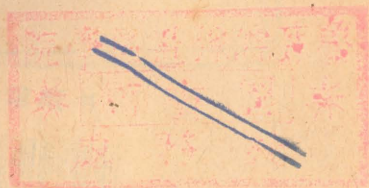


本國學基
叢書續行水金鑑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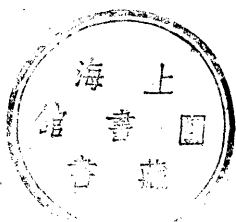


書叢本基學國

鑑金水行續

(四)

修纂等序世黎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6 1524B

續行水金鑑卷第四十九

河水工程五

商虞廳。今按乾隆四年添設通判。分歸河廳管商邱虞城兩縣河務。乾隆元年添設協備。隨同豫河營守備管理通工河務。乾隆四十七年改爲商虞協備。

通判一員。協備一員。原管臨河隄長二萬四千五百九十丈八尺。內商邱汛改築南隄。增長二丈七尺。除撥隸歸河廳八千五百六十丈。現管商邱虞城兩縣境內黃河南岸。西自睢寧廳屬寧陵汛下界起。東至歸河廳屬虞城下汛上界止。計長一萬六千三十三丈五尺。爲汛二。曰商邱汛。曰虞城上汛。

商邱汛主簿一員。千總一員。今按原設考商虞千總。乾隆四十七年改爲商邱千總。管堡夫五十六名。兵七十六名。汛地自睢寧廳屬寧陵汛下界起。至虞上汛上界止。臨河隄長八千九百十六丈五尺。內頭堡至十堡止。乾隆四十八年改築新隄。長三千五百二十八丈五尺。餘係舊隄。今按乾隆四十八年未經改隄以前。頭堡至十堡歷年鑲築埽壩。仍列本汛開載。以歸畫一。不入北岸。至涉歧錯。其乾隆四年未經分廳之工。本係一汛。亦不分別。頭堡考。商交界楊家堂。雍正二年。河勢南趨。鑲埽長二百丈。旋淤。二堡。

雍正十三年舊工復生。鑲埽長二百丈。旋淤。四堡朱家莊。雍正十三年舊工復生。鑲埽長七十五丈。旋淤。乾隆二十年復生。鑲雁翅魚鱗。裹頭等埽。共長五十一丈。三十年淤閉。六堡西。乾隆十九年鑲埽長三十丈。迤下又鑲埽長五十二丈。二十年淤閉。二十一年復生。鑲順水挑水護崖。裹頭等埽。長一百四十

三丈。三十三年淤閉。河夫營。今按在新南隄十堡之北。雍正十三年鑲埽長二百七十二丈。旋淤。乾隆二十三年七堡至河夫營鑲埽長二百六十四丈。迤下又建魚鱗等埽長九十六丈。二十六年又鑲邁埽二十一丈。三十四年淤閉。九堡東嘉慶十九年建土壩一道長三十五丈。又於十一堡建土壩一道長三十五丈。又於十二堡建土壩一道長三十丈。十四堡辛集乾隆二十六年建壩臺三道。二十七年鑲護崖裏頭挑水順水等埽一百五十四丈五尺。三十三年二壩東鑲埽長八十二丈。三十四年三壩鑲埽長九十六丈五尺。迤東於三十三年鑲埽長七十五丈。均於四十年淤閉。十五堡雍正三年鑲防風埽長一百二十丈。乾隆九年鑲裏頭等埽六十丈。二十年淤閉。二十四年復生鑲埽長六十丈。二十九年淤閉。十六堡乾隆十九年鑲迎水裏頭挑水等埽三十丈。旋淤。劉家埠口新井曹縣隄雍正五年鑲埽長五十六丈。旋淤。十九堡東嘉慶十四年建隄北土圈堰一道長七十丈。十五年接土堰下築土壩一道長七十丈。二十堡乾隆五十九年建土壩一道長一百丈。

虞城上汛主簿一員。分防外委一員。管堡夫四十四名。兵六十四名。汛地上自商邱汛下界起。東至虞下汛上界止。臨河隄長七千一百七十七丈。會議館新井曹縣隄雍正五年鑲埽長一百三十九丈。祖師廟新井曹縣隄雍正五年鑲埽長七十八丈八尺。旋淤。乾隆四十六年復生鑲埽長三百六十八丈。四十九年淤閉。五虎廟新井曹縣隄雍正五年鑲埽長九十丈。旋淤。今按該處地屬山東曹縣隄。於康熙時改隸虞城。故有新井之語。九堡嘉慶二十三年盛漲。刷塌隄身。搶護穩固。卽於四堡上首起至十堡下止。隄北建築越隄一道長七百二十八丈。與大隄一律修守。十四堡乾隆五十九年建挑壩一道長三

十五丈。鑲埽三段。久淤。嘉慶二十年建挑壩三道。一長五十四丈。一長三十八丈。一長三十二丈。二十一年於三壩下空檔建磨盤壩一道。長五十丈。鑲埽五段。又建四壩。鑲埽長四十一丈。又建五壩。鑲埽長四十三丈一尺。十五堡。雍正五年鑲埽長六十丈。旋淤。乾隆五十九年復生。建挑壩一道。長四十四丈。鑲埽六段。六十年鑲埽長九十八丈。旋淤。嘉慶二十四年鑲埽二段。長十七丈。又建二挑壩一道。長十五丈。鑲埽長二十二丈。又建三壩一道。長十一丈。鑲裏頭長二十四丈。二十五年三壩下空檔鑲埽長六十六丈。十六堡。乾隆六十年鑲埽長一百二十九丈八尺。旋淤。五十九年建挑壩一道。長四十五丈。鑲埽五段。後淤。十八堡。乾隆五十九年建挑壩一道。長二十七丈。鑲埽三段。六十年鑲埽長一百五十四丈六尺。旋淤。嘉慶二十三年迤東建魚鱗壩二道。一長五十丈。鑲埽長三十一丈八尺。一長五十丈。鑲埽長四十四丈四尺。旋淤。二十四年迤下建順水壩一道。長十八丈。鑲埽長二十一丈。十九堡。嘉慶二十三年鑲埽長九十二丈七尺。二十五年下首建魚鱗壩一道。長四十丈。鑲埽長三十九丈八尺。又建挑壩一道。鑲裏護埽長三十丈二尺。商虞廳冊。

歸河廳。今按嘉慶十六年添設通判。裁商邱汛千總。改歸河協備。

通判一員。協備一員。分管黃河南岸虞城縣境內河務。西自商虞廳屬虞城上汛下界起。東至江南蕭南廳碭上汛上界止。臨河隄長八千五百六十丈。爲汛一曰虞城下汛。虞城下汛。縣丞一員。分防外委一員。管堡夫四十四名。兵六十名。汛地與廳同。嘉慶二十一年。咨部將十五堡以下至江南界隄北圈堰。改爲縷隄。原編之二十五堡起至四十八堡止。改編爲頭堡至二十四堡。

今按圈堰創於何年未詳所自。二堡舊二十六堡衛家潭舊有埽工乾隆七年於東首鑲埽長一百三十丈。二十五年淤閉。迤下劉家樓舊有埽工乾隆七年接鑲三十丈。後淤。十八年復生。接長七十丈。二十年淤閉。迤下王家營乾隆七年鑲埽長四十丈。後淤。十三堡舊三十七堡乾隆二十五年河勢坐灣鑲埽長二百九十丈。三十四年淤閉。六堡嘉慶二十五年建順水壩一道長七十丈。挑水壩二道一長四十丈一長六十丈。十四堡舊三十八堡乾隆三年鑲埽長六十丈。旋淤。十八年復生。鑲埽長八十五丈。二十年淤閉。二十五年復生。鑲迎水順水挑水等埽長三十七丈五尺。三十一年淤閉。十六堡今按隄南地名蔡家樓舊四十堡嘉慶十四年鑲圈堰上首埽工長四十一丈二尺。又將圈堰加築壩臺鑲埽長九十九丈六尺。迤東連十七堡先於十三年建蓋壩。餞壩順水壩共鑲埽長二百四十六丈。九年停修。十七堡嘉慶十七年鑲順隄埽三段。十八年接鑲七段。二十年又鑲九段。迤東又鑲埽四段皆淤。是年迤下。又建魚鱗壩一道長五十丈。鑲埽長十九丈五尺。又建順水壩一道長四十丈。鑲埽長五丈七尺。又建魚鱗二壩一道長三十七丈。鑲埽同壩長。十八堡嘉慶二十一年建挑水壩二道一長三十丈。鑲埽長三十三丈。一長四十丈。鑲埽長三十八丈七尺。二十二年添築挑水三四五壩三道一長三十五丈。二十四年鑲埽四十七丈六尺。一長四十五丈。二十五年鑲埽三十二丈四尺。一長五十五丈。自十七堡新堰至舊隄嘉慶十八年築格隄一道長二百八十八丈。又十八堡內格隄長一百八十五丈。嘉慶十七年築十九堡舊四十三堡嘉慶八年建挑壩三道。鑲埽長二百四十六丈。九年淤閉。黃岡舊有埽工雍正五年鑲護崖雁翅等埽二百五十五丈。後淤。歸河廳冊。今按河南通志載康熙四十九年總河趙世

顯疏稱河南虞城縣黃堦壩新建挑水壩一座。甚爲有益。須挑水壩之上。再建挑水壩一座。
江南徐州道屬蕭南廳。今按徐州以上。豐蕭碭銅四縣。黃河兩岸隄埽工程。乾隆二年分設通判一員。管
理。五十五年添設通判一員。將兩岸工程分廳管理。嘉慶五年改蕭南通判爲同知。名蕭碭南岸同知。八
年又分碭汛爲上下汛。添設員弁。二十五年又分銅沛所屬銅山縣境郭汛隄長一千八百五十七丈。屬
蕭南蕭汛經管。至今因之。

同知一員。守備一員。管理碭山蕭縣銅山黃河南岸隄埽工程。上自河南商虞廳屬虞城縣界起。下至銅
沛廳屬銅山縣郭汛界止。臨河隄長二萬七千九百六十四丈四尺。爲汛三。曰碭上汛。曰碭下汛。曰蕭
汛。今按乾隆三十二年所修碭山縣志載。黃河原在碭山縣南。因明大學士沈鯉奏稱。黃河水經鳳陽。入
海遙遠。議將黃河自虞城東之黃堦壩堵塞。改開新河於碭城之北。兩岸築隄。現有黃河舊形。在碭之鼎
新集東智家集回龍集等處可稽也。又載。老黃河卽減水河。在縣南。自豫省夏邑縣涌子河起。至永城界
減水河止。計長二千八百九十五丈。水由蕭境歸濰河。達洪澤湖。乾隆二十三年。濬考南河。舊圖碭境南
岸隄隄之南。接河南境起。至毛城縣迤南東水隄止。有大隄一道。隄南又繪有河形一道。注老黃河。下達
洪河。行水金鑑及府志。皆未載述。縣志所言。舊形可稽。似非虛謬。前項隄河經嘉慶二年楊關兩馬路及
十六年李家樓漫溢。隄衝河墊。形跡少存。今昔情形又不同矣。

碭上汛。縣丞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皆嘉慶八年分汛添設。管堡夫四十名。兵九十五名。汛地自河南
虞城縣界起。至關家馬路碭下汛界止。臨河隄長七千二百丈。虞碭交界處。土壩一道。長一百二十

八丈。嘉慶二年築。楊莊土壩一道。長二百丈。嘉慶二年築。自交界起接楊莊壩外堰一道。東西長一百五丈。嘉慶三年築。楊莊壩內圈堰。長三百五十七丈。嘉慶二年築。又外圈堰。長六百五十四丈。嘉慶四年築。今按皆在隄北。嘉慶二年四年隄工漫缺。先後圈築。李家樓。嘉慶十六年七月漫溢。十七年三月於隄北灘面越築堵合。二十一年於大壩後放淤。現在歲修邊埽。長二百九丈。原築西大壩尾堰。長一千一百五丈。上抵楊莊圈堰東大壩尾堰。長六百九十二丈。下接縷隄西二壩尾堰。長九百三十五丈。亦抵楊莊圈堰東二壩尾堰。長三百五十三丈。下抵大壩尾堰二壩。金門北面圈壩。二百九十六丈。二壩迤南。縷隄之北圈隄。長八百八十六丈。現作縷隄。迤下順水土壩一道。長四百五十丈。嘉慶三年築。吳家集。康熙十七年築越隄。長一千三百丈。嘉慶十七年淤沒。隄北自榮家壩縷隄起。由東北折而向東。至王平莊三壩尾下交界止。民堰長三千三百九十八丈。乾隆二十二年築。王平莊在毛城鋪北三十里。乃河灘民堰地名。乾隆五十五年夏。民堰漫塌數處。水擁毛城鋪漫壩而過。將西裏頭後隄身刷通四十餘丈。王平莊溝槽掣成寬深。官爲堵閉。築大壩二百八十五丈。上挑水壩九十五丈。築二壩。長五百五十五丈。五十六年又築三壩。長一千五百七十丈。並普修民堰。又於北岸河勢坐灣處。挑渠引溜。東趨未成。王平莊遂有迎溜埽工。是年又於工尾築下迎水壩。長五十五丈。所用錢糧。以在民堰施工例。應民出奏。准於碭、蕭、銅、睢、邳、宿各州縣按糧攤征。其後此議攤州縣。雖經改自上江。而王平莊用項攤征之例。由此而定。嘉慶四年邵家壩漫工之後。河行北岸。埽遂淤閉。二十二年八月。河復南趨。先自上挑水壩起。至下迎水壩止。於北面灘上築圈堰。長三百二十一丈。又接越隄築埽靠。長二百七丈。旋又幫寬越堰三百七十

丈爲壩臺。建埽長一百四丈。二十三、四年。上下接築埽壩。共埽長三百四十餘丈。埽外拋護碎石十三段。二十五年。豫省儀工漫缺。下游濬河。於王平莊對岸取直挑河。後遂溜行新渠。埽工淤平。

碓下汛。主簿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名。兵八十五名。汛地自上汛界關家馬路起。下至老隄頭蕭汛界止。縷隄長七千二百七十七丈六尺。今按關家馬路。至毛城鋪西開。牆隄長二千七百十五丈。

六尺。又自東開牆起。至蕭汛界止。隄長四千四百九十二丈。毛城鋪減水壩。今按行水金鑑。祇載毛城

鋪小石閘一座。大石壩一座。俱康熙三十三年建。伏秋黃漲。減水出小神湖。三十九、四十年。河身漸深。水

不過開。四十一年。異漲出閘等語。其壩之寬高丈尺。並原建年分。未經載明。該壩原建似無石底。故乾隆

初。有堆築玲瓏碎石之議。蓋初建時。河底尙深。漲水出槽。漫灘由壩順洩。其勢平衍。故壩上灘面無抽跌

之虞。壩下河道無泛溢之患。非若後此。河底日高。動須啓閉。觀其初建壩門之寬。從可知矣。該壩在昔爲

利。在後爲害。謹考志乘爲之臚敘。以見今昔情形不同。因時制宜之法。大石壩一座。口寬三十丈。高一

丈一、二尺。康熙十九年建。三十二年倒卸。乾隆二年復修。兩頭鑲築柴裏頭。中砌片石。二十三年又修。兩

裏頭五十六年。兩頭各展寬五丈。共寬四十丈。中填碎石已淤。壩北石壩一座。原口寬一百三十五丈。

東裏頭高一丈八尺二寸。西裏頭高一丈三尺二寸。康熙三十三年建。今按因舊壩倒卸。於北首重建。洩

漫灘漲水。由壩下小神湖入。洪河達濰河。經孟山等五湖出。歸仁隄。以達洪澤湖。今按康熙時尙可出祥

符開。雍正後。徑達洪澤湖。五十五年。石壩衝塌。五十六年復修收窄。改口門寬一百二十丈。乾隆二年。中

鋪片石。二十三年。又將口門收窄。止留寬五十丈。中鋪碎石。頂寬二丈。底寬十丈。四尺六寸。厚三尺。爲滾

水壩東西石牆各周長十四丈高一丈二尺六寸五十五年漲水衝跌五十六年重修加高碎石二尺加牆石高七尺八寸新舊共高二尺四寸今碎石淤沒惟兩牆尙高出灘面六尺已淤沒一丈四尺四寸矣

舊壩之西康熙二十二年建石閘一座乾隆二十三年拆今按乾隆元年總河高斌以閘下河道日久沙淤應將洪溝巴河二道疏濬之外並疏蔣溝崖河七十餘里仍會洪巴二河達徐溪口其壩上各支河漸深分洩稍過應加築隄壩而京官王安國晏斯盛孫邁孫夏之芳連章條奏利害河不果濬是秋工部尙書趙宏總河高斌等議毛城鋪壩上近年刷深支河十餘道洩水過多應全行堵閉惟留離壩外郭家口支河一道相機分洩不令過多並於壩門中間堆砌亂石玲瓏滾壩俾無衝深奪溜之虞又與下游倒鈎水之定國寺支河同爲分洩二年四月奉上諭著照九卿原議令總督慶復會同高斌確估定議具奏是月高斌奏堵支河並修石壩又修創碎石二壩兩頭用柴鑲做防風中留口門三十丈拆用遠年場廢石閘卽康熙二十二年所建壩西之閘壩上又築鉗口壩以時啓閉附請分設豐碭通判三年修築毛城鋪迤裏三汊河口夾土大壩挑浚洪溝河上自毛城鋪起下至徐溪口止間段挑浚並切灘四年大學士伯鄂爾泰勘奏毛城鋪壩北支河郭家口之東西增挑引河二道圍壩並碎石底議撤十一年總河高斌奏徐城誌椿長水七尺准放毛城鋪二十二年八月奉上諭毛城鋪苟非盛漲不得開放是時大河河底已漸墊高故須啓放攔束非復康熙時之止洩出槽之水流行平衍也二十三年築蔣家營鉗口大壩在臨河灘面並南北土壩尾又築傅家窪汪家寨王家莊賈家寨榮家壩各處支河攔河土壩又修築蔣家營二三壩是年秋總河白鍾山奏修毛城鋪壩改口門爲五十丈鋪碎石厚三尺修二壩鋪碎石厚二尺

後以蔡家營傳家窪引河。逼近黃河。乃改挑引河於傳家窪之下。唐家灣形勢倒鉤。則毛城鋪溝槽既填。復有亂石壩抵禦。壩南又有重障。節宣有度。不致橫流四溢。濰河淤墊之患可大減矣。二十七年奉諭毛城鋪迤東唐家灣引河。視徐城水誌長至一丈一尺五寸。開放。俟漫灘水落。卽行堵閉。六月。總河高晉奏。六月十八日開放唐家灣草壩。水歸引河。量深二尺一二寸。流入毛城鋪碎石壩根。水深一尺四五寸。水由碎石縫滲過。深五六寸。壩脊高出水面二三寸。按乾隆元年至是年。毛城鋪屢有更改。其先後題奏。諭旨成案。皆未載入。茲於碭山縣志查出。臚敘創改工程。以備後來查考。其全稿已載章牘。三十一年。總河高晉奏。濬唐家灣。並請修洪河內西流黃隴二閘。四十一年。丁家集民堰刷開。毛城鋪過水一尺三寸。壩下洪河漫缺多處。是冬堵丁工民堰。濬唐家灣引河。又於北岸舊河取直挑河。長一千一百六十丈。引溜北行。四十二年。總督高晉奏。唐家灣引河。原定以徐城誌椿長至一丈一尺五寸。開放。俟長符定制。上游水已逾誌。應改徐城水誌。長至九尺五寸。知照啓放。唐家灣引河。五十三年。伏汛。啓放。毛城鋪過水三尺餘寸。五十四年。毛城鋪西大河分而爲二。一行張王莊北。一行莊南舊河南岸。民堰漫開。寶家寨過水較深。用料堵閉。五十五年。七月漲水。唐家灣河漫灘民堰。又開二處。毛城鋪上鉗口西壩後。刷場二十餘丈。該壩過水一丈九尺。裹頭漫入水中。王平莊民堰刷場成河。築壩堵閉。五十六年。加高頭壩。東西裹頭七尺八寸。連舊工共高二丈四寸。又加高碎石壩脊二尺。並修壩下二壩。留口門寬四十丈。壩脊壩牆雖皆加高。而河底日高。一經盛漲。卽已漫壩掣溜。皆由乾隆五十一年後。道廳視該壩爲分洩祕訣。遂致上分下墊。下墊則正河水不能容。而分洩益甚。壩下永碭蕭宿靈睢之民田。歲受其患。而河高隄矮。漫溢頻聞。

矣。嘉慶四年漫開民堰五處，下注之水漫壩而過，刷潰壩東陳梁兩馬路縷隄。總河康基田在邵家壩堵築未成，五年正月壩燬於火，至冬總河吳璫堵竣，除臨河大壩刷場外，現存二壩六百五十九丈，嘉慶七年啓放奪溜，旋堵現存二壩連土尾長一千一百六十二丈八尺，又築東尾南北壩長七百四十丈，八年奏改唐家灣引河於舊河頭東濬河長六千五百四十八丈，灘面較高毛城鋪石脊一丈二尺五寸，視乾隆二十七年平灘過水河底高一丈五尺餘寸，十年因唐家灣迤下，唐家林黃流紆阻，開挑引河以順溜勢，十三年大學士長麟戴衢亨以毛城鋪自乾隆四十年後，傅家窪丁家集張王莊王平莊屢次漫水吸溜，嘉慶四年七月邵家壩唐家灣復因開放引河掣動大溜，致成漫口，經年累月，始行堵合，今該壩現存石裹頭二座，東西相距五十丈，將淤土刨挖數尺，下露碎石壩頂，已非前河，臣靳輔滾水壩舊制，查訪近年徐城以上河身漸覺深通，係因八年後停開毛城鋪滾壩，正河得以逼溜刷沙所致，現查出十八里屯舊有靳輔所建二閘，應請修復宣洩，其修復毛城鋪石壩之處，應毋庸議，奏奉諭旨嘉獎，准照辦理，十七年總督百齡、總河陳鳳翔議請修復，以資減黃助清，經協辦大學士松筠、戶部左侍郎初彭齡議恐淤墊正河，並淹壩下民田，奏准停辦，現在尙存東西石裹頭高出灘面六尺。毛城鋪滾壩改建後，金門寬五十丈，中砌碎石壩，頂寬二丈，底寬十丈四尺六寸，高三尺，東西裹頭由身各直長二丈，上迎水各斜長三丈，下分水各斜長六丈二尺，上下水四裹頭各橫長二丈，二壩石裹頭久淤，洪河西堰一道現長四萬八千七百五十九丈，自毛城鋪壩下起至宿靈交界李家莊止，洪河東堰一道現長四萬八千六百九丈，自毛城鋪壩下起至宿靈交界止。乾隆二十三年安徽巡撫高晉奏明派員分管濰河，自徐溪口

至符離集止。派宿州州同管兼理西流黃疇沙溝三閘。符離集至霸王城止。派宿州州判管兼理蒿溝挑溝、唐溝、北山河四閘。王城達陵子湖河道四十餘里。派靈璧縣主簿管。是年又濬南北股河於河頭。各建閘一座。南河成案。毛城鋪東牆起至老隄頭。蕭汛界止。舊縷隄長四千四百九十二丈。康熙十九年築。定國寺越隄一道。長一千九十丈。康熙三十八年築。隄北王平莊迤下三壩。尾上汛界起。至蕭汛徐嚴工迤上止。乾隆五十七年民築。臨河大越隄一道。長六千四百九十七丈。內在碭下汛。隄長五千二百九十七丈。蕭汛隄長一千二百丈。現作臨黃縷隄。中有唐家灣河缺口。缺口之北。本有鉗口壩。久堵。隄北有邵家壩二壩。唐家灣二壩。皆堵閉。漫工所築。兩壩土尾相連。中有南北直堰。長三百四十一丈。于家集攔水堰一道。長四百三十丈。南起舊縷隄。北抵臨黃縷隄。嘉慶八年築。三岔河東西攔河堰一道。長二千一百二十三丈。西起三壩集。東抵定國寺前舊縷隄。嘉慶六年築。中有唐家灣河缺口。長三百丈。魏家寨攔水壩一道。長三百九十五丈。東抵舊縷隄。八年築。今按以上三堰。在舊縷隄之北。新縷隄之南。分管洪溝河兩岸子堰。至蕭縣界止。西長三百八十六丈。東長五百七十七丈。乾隆十二年築。碭山縣志。蕭汛主簿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二員。管堡夫七十八名。今按內有銅沛改來十四名。兵一百三十二名。今按內有銅沛改來二十二名。汛地上自碭下汛界起。至銅沛廳屬郭汛止。原管蕭縣境內。隄長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九丈二尺。嘉慶二十五年分銅沛郭汛縷隄。自北辰起至胡家樓止。銅山縣境內。隄長一千八百五十七丈。屬蕭汛管轄。共有縷隄長一萬三千五百四十六丈八尺。徐家莊埽工。康熙四十五年建。雍正二年淤。八年復出。乾隆十四年淤。二十年復出。五十年淤。工後越隄一道。長五百七十一丈。康熙

四十七年築。接下越隄長二百七十五丈。雍正二年築。現作縷隄。接下越隄長二百七十五丈。乾隆八年築。現亦作縷隄。接下越隄長四百四十丈。二十一年築。接下越隄長五百丈。三十三年築。現多坍塌。嚴家莊埽工。今按在徐家莊之下。乾隆五十五年建。工長二百丈。五十六年於對岸挑河。長七百十四丈。引溜未成。嘉慶四年淤閉。李家樓埽工。今按即舊日順河集。康熙四十四年建。乾隆十年於對岸挑河。引溜入渠。工遂淤閉。嘉慶四年復出。鑲埽長三百二十餘丈。五年於對岸梁家莊挑河。引溜北趨。埽遂淤閉。工後越隄一道。長一千四十丈。康熙三十八年築。內有涵洞一座。寬高各二尺。洩隄內積水。嘉慶六年加幫越隄。將洞堵閉。二十二年重修。田家樓埽工。康熙四十八年建。乾隆七年淤。四十二年復出。四十八年淤。嘉慶七年復出。接生工長二百三十餘丈。工尾又築挑水壩四十丈。十二年下首淤閉。溜勢上提。於工頭之賀家莊鑲埽長二百六十九丈。十八年於北岸郭家堂取直挑渠。引溜渠行走埽前。溜即輕減。現在修工長一百十丈一尺。田工後越隄一道。長六百二十丈。康熙六十一年築。任家壩。今按在郝家集西。嘉慶十一年建。埽工長七十八丈八尺。十三年廢。今按蕭汛。徐殿工。順河集。田家樓埽工。皆建於康熙年間。行水金鑑未載。今照府縣志所載。參考補入。再田工。迤下至交界。縷隄北面。嘉慶八年以後。築有土壩多道。皆係暫截順隄。河水淤廢不常。茲不備載。分管蕭縣境內洪濰河堰。長八千五百十丈。乾隆十二年築。蕭南廳冊。

銅沛廳。見前。

南岸郭汛縣丞一員。今按本係直隸徐州州同。雍正十二年陞州爲府。改設管河縣丞。把總一員。協防一

員管堡夫四十六名。兵一百四十八名。汛地上自蕭南蕭下汛胡家樓交界起。下至三山頭小店汛界止。南隄一道。間山湊長七千三百二丈七尺。今按郭汛本自蕭縣汛。北辰三官廟起。汛內所屬之天然閘。向歸蕭南廳經管。啓閉隨將天然閘以北縷隄。並歸防守。嘉慶七年。河臣吳璣奏准。仍舊改歸銅沛。二十五年。添設蕭下汛協防。將天然閘迤北縷隄三千五百五十八丈。咨明分半與蕭下汛協防。而以一千七百七十九丈。仍隸該汛。自蕭下汛胡家樓起。至天然閘止。縷隄長一千七百二十九丈。內隄北灘面。嘉慶二十三年。刷有順隄。河水入天然閘。二十四年。於侯家樓築攔水滾壩一道。長五百六十丈。兩頭用土。中長一百七十丈。築成碎石滾壩。較准北門誌椿。存水二丈三尺五寸。該壩過水二尺。俾有節束。以免天然閘喫重。又於迤東七百三十丈處。河形內築土壩。長一百五丈。又於迤下二百八十丈處。築土壩。長七十丈。係外辦。未奉奏報。天然閘西臨河築順水壩一道。長二百五丈。嘉慶七年建。天然閘西隄南越隄一道。長二百九十二丈。乾隆三十四年建。天然閘一座。金門寬三丈二尺。閘牆原高二丈二尺。康熙二十二年建。歷年加高十六層。現高四丈一尺二寸。閘上東西鉗口壩一道。土尾柴頭。東長一百八丈。西長七十五丈。中長三十一丈。每年啓閉。西鉗口壩之南格隄一道。長四十九丈五尺。又自縷隄至東西鉗口壩。各築攔堰。臨水一面。護以碎石。皆嘉慶六年建。閘下河堰。起銅山。經蕭縣。歷安徽宿州。靈璧。泗州。以達洪澤湖。嘉慶二十年。創十八里屯滾壩。其水由虎山腰洩入天然閘。河隨培堰濬。河將近閘東岸王家山。至趙家山。築堰一道。長一千七百三十七丈。兩面包護碎石。又培兩堰。起自閘下。經蕭縣。宿州。艾山。止。工長一萬五千六十一丈。內銅境堰長三千九百四十一丈。蕭境堰長九千四百六十丈。宿境堰長一千

六百六十丈。又自宿州史家山起。至彭家閘止。培堰長五千八百二十丈。銅蕭境內。間段濬河。長七千四百九十九丈。宿州靈璧境內。間段濬河。長一萬三百九十丈。泗州境內。間段濬河。長六千四百九十丈。該處河堰。向係地方州縣修理。所用錢糧。歸民攤征還款。此次需用較多。民情拮据。經督臣百齡。河臣黎世序。奏准作正開銷。苗家山至冰雹山。卽十八里屯。縷隄一道。長一千五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建。歷年幫加。現長一千一百三十九丈。隄之東西兩頭。康熙二十二年。各建有天然石閘一座。年久淤沒。十八里屯。嘉慶二十年。創建滾壩。以洩黃漲。而護徐州郡城。內縷隄之北。鑿山爲底。就山建頭石壩一座。兩牆砌石。金門寬二十八丈。東牆高二丈四尺。計石二十層。兩牆高一丈八尺。計石十五層。二十三年。又加石二層。閘尾至縷隄。建東東水隄。長三百六十丈。西束水隄。長二百八十丈。臨水一面。均護碎石中。挑河長三百五十四丈。較準北門水誌。存水一丈七尺五寸。與該壩石底相平。二石壩一座。西距苗家山十丈。坡隄就山。金門寬三十丈。兩牆砌石。中鋪碎石爲底。東裏頭高二丈四尺。計二十層。西裏頭高一丈九尺二寸。計石十六層。閘下卽丁塘湖。今按徐州府志。丁塘山在城西二十五里。其東有丁塘。故名。其下有拔劍泉。東西南三面皆山。洩下之水。向西出虎山腰。兩山對峙。中有窪槽。東西長一百十丈。南北寬十六丈。山根石腳相連。可作天然滾壩。水入天然閘。河湖之東面。有黃山。築隄長一百七十七丈。西包碎石。又閻家山至尖山。築隄長九十六丈。攔禦入湖之水。不令旁洩。自虎山腰起。至宿州艾山止。河長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九丈。二滾壩迤東。縷隄北面碎石挑壩五道。嘉慶二十年築。迤下。又築碎石盤頭土壩十道。二十四年。建迤下九里溝埽工。長六十八丈五尺。迤下。間段碎石土壩五道。各壩檔內。皆砌碎石。包護隄陂。南山窪

至韓家山縷隄一道長一百二十五丈康熙三十九年築七十三丈雍正五年接長四十五丈餘皆後加韓家山起至梁山口止縷隄長四千五百八十丈內隄北自山邊起至石礮嘴下柳園頭止新舊石工長二千九百九十一丈七尺查徐州護城石明季間段創建乾隆十六年翠華南幸親臨閱視指授方略以近城石隄最爲緊要令將從前已有者加幫以培其勢從前所無者接築以重其防遵建工長一千五百六十八丈二尺四十六年又補築韓家山東石工四百五十丈內韓家山起長二十丈計石十二層接前神廟起長四百三十丈計石十七層皆四十六年建接前周家莊起至泰山廟止長五百三十四丈五尺計石十七層乾隆二十二年建自泰山廟起至四大王廟止長六百五十六丈二尺計十七層明季建接下至東門外止長二百四十四丈計石十七層亦二十二年建接下至拐角樓止長二百五十五丈五尺計石十七層明季建接下至梓潼閣止長五百九十四丈二尺計石十七層亦二十二年建接下至石礮嘴止長六十一丈八尺明季建接下至石工尾止長一百九十五丈五尺計石十七層亦二十二年建內四十六年間段加高一二三四層嘉慶四年間段加高一二層七年間段加高一二三層十八年間段加高一二三四五層今按道光二年又間段加高三四五六層前石工外韓家山迤下大王廟黃樓等處二十三年幫土作隄包坡碎石工長一千三百八十二丈二尺外包碎石嘉慶十八年辦又泰山廟後碎石挑壩三道嘉慶二十年建又北門外搶修埽工長二十四丈又東門外越隄一道長二百六十六丈北坡包碎石嘉慶十八年建現已作縷又自火星廟起至石礮嘴止長三百七十六丈七尺乾隆四十六年後歷年於石工外拋砌碎石俾護石工係外辦未奉奏報石礮嘴迤下七百六十餘丈處乾隆

四十年築小越隄一道長一百丈隄南楊家樓越隄一道長四百三十四丈康熙三十八年築。接下段家莊越隄一道長八百九十二丈康熙三十八年築。今按隄內有格隄長一百三丈。蘇隄一道長七百九十二丈南起雲龍山。今按府志山在城南二里。又名石佛山。今建雲龍書院爲生童肄業之所。北至段家莊越隄中有涵洞一座乾隆二十三年建洩石狗湖之水。今按府志湖在雲龍山西北地卑下南山之水盡匯於此稍久不消昔人作石狗鎮之故名亦名石溝又名簸箕窪經戶部山。今按府志山在雲龍山北卽項羽戲馬臺明天啓四年河決移戶部分司署於此故名。北以達奎河石礮嘴隄南逼近奎河嘉慶二十五年建石工長五十五丈石高十層係外辦未奉奏報奎河一道。今按府志奎山在城東南四里橫枕河曲與北岸駱駝山相對爲徐門戶山麓有水名奎河水達宿州在銅境者長一萬九百三十九丈五尺明季挑乾隆二十二年水利案內復加挑濬以洩郡城之水。

南岸小店汛主簿一員。今按原係直隸徐州州判雍正十一年升州爲府改設管河主簿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八名兵二百五十六名汛地上自郭汛界三山頭起下至睢南廳王家堂汛交界止南隄一道長一萬八十六丈隄北距山根三十七丈處順水土壩一道長八百四十五丈乾隆十一年築。黃工韓家堂張家房爲昔年險要埽工張工後塘乾隆四十八年放淤今埽皆淤閉。又魏工埽工除歷年拋護碎石停修外現修工長六十五丈。又埽工迤下築碎石土壩四道嘉慶二十年建迤下孫家灣又築碎石土壩六道二十一年建迤下又築碎石土壩三道二十四年建。小店埽工除歷年拋砌碎石停修外現修工長二百四十一丈七尺隄南楊橫莊大越隄長三千六百五十五丈康熙三十一年建。

原長三千四百三十六丈。內有潘家馬路越隄二道。一長三百十八丈。雍正五年建。一長三百十五丈。雍正四年建。迤下楊橫莊小越隄一道。長二百八十四丈。亦四年建。接下黃家莊越隄一道。長四百二十七丈。康熙三十八年建。接下韓家堂大越隄一道。長八百十九丈。乾隆二十五年建。內有格隄。長一百八十三丈。四十六年建。接下張工大越隄一道。乾隆十九年建。原長七百五十丈。內上長四百六十丈。嘉慶十二年後。作爲縷隄。接下全家樓大越隄一道。長九百丈。乾隆四十八年建。內有附縷隄李家樓越隄一道。長三百七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建。又孫家灣越隄一道。長三百八丈。乾隆九年建。小店工越隄一道。長五百丈。乾隆三十二年建。又接下康熙三十六年。原築越隄。長七百九十二丈。現作縷隄。今按銅沛廳冊圖。有牛市裏隄。長一千九百四十丈。雍正五年創築。未詳起止地名。而圖註則以舊縷隄頭起。至睢南交界止。臨河縷隄一段。爲前項隄工。考之乾隆十年所修徐州府並銅山縣志。並未載有前隄名目。惟稱小店迤東起。至靈璧縣止。有民築臨河子堰。長四千五十三丈。其語與行水金鑑相同。蓋府縣二志所列河渠各條。類皆引敘行水金鑑。故於雍正元年以後。乾隆十年以前。河渠應載各事。未盡詳細。但府志載牛市口在房村西北。內有越隄。外有子堰等語。則牛市裏隄。當在現今小店埽工迤東。房村迤西。而不當在舊縷隄之北。惟小店埽工迤東。現在止有臨河縷隄。後首既無越隄。前面亦無子堰。以雍正五年創築之隄。而在後之府志縣志。並未查列。則非就舊隄頭迤下臨河子堰幫築可知。該隄之應在何處。無從查悉。闕以待查。房村牛市河一道。長萬二千七百五十八丈。乾隆二十三年水利案內。挑濬以洩澇年積水。入孟山湖。下出歸仁隄。達洪澤湖。宿州州同一員。本駐宿州。雍正十年移駐州城西北徐溪口。彈壓地

方因徐溪口水利河道爲毛城鋪下游乾隆十七年題改河缺屬銅沛同知轄分管濰河開壩工程上自蕭宿界起下至宿州符離橋止計九十七里有零又分管南股河上自永宿交界翟家橋起下至符離集九孔橋止計五十六里有零又分管北股河上自蕭宿交界土型橋起下至符離集七孔橋止計五十三里有零銅沛廳冊

睢南廳今按邳州靈壁睢寧三州縣黃河兩岸隄埝開壩工程原設同知一員管理乾隆五十三年裁汰六塘同知添設邳北同知專管北岸隄埝改邳睢同知爲睢寧同知專管南岸隄河開壩工程嘉慶八年添設宿南通判將本廳所屬睢寧境內戴家樓汛地自兵十堡起至宿遷界止隄長三千五百九十二丈分隸宿南至今因之

同知一員守備一員管理靈壁今按屬鳳陽府睢寧兩縣境內黃河南岸隄埝工程上自銅沛廳屬銅靈交界小店汛界起下至宿南廳屬周家樓汛界止隄長二萬二百九十四丈爲汛二曰王家堂汛曰戴家樓汛

王家堂汛靈壁主簿一員今按管靈壁縣境隄自小店界起至睢寧衛工頭界止長三千九百四十八丈睢寧縣丞一員今按管隄自衛工頭起至戴家樓汛界止長八千二百二十五丈把總一員協防二員管堡夫六十六名今按靈壁主簿管二十二名睢寧縣丞管四十四名兵二百十八名汛地上自銅沛小店汛交界起至戴家樓汛界止隄長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三丈裏隄一道長一千八十丈雍正五年築上接小店隄尾現作縷隄劉謝工埽工長二百五十丈九尺乾隆五十一年復生嘉慶十

五年淤閉。工後越隄一道長三百丈。乾隆三十二年築。又撐隄一道長二百九丈。乾隆五十六年築。小三堡埽工。乾隆三十二年復生。原修工長二百三十丈三尺。四十三年淤閉。四十九年復出。修工長一百五十一丈。嘉慶十五年淤閉。工後西撐隄一道長二百二十七丈。乾隆十九年築。東撐隄一道長七十八丈。乾隆元年築。工後墨家莊善後裏隄長一千一百八丈。雍正五年築。張家瓦房埽工長三百八十八丈四尺。雍正八年生。乾隆三年對岸挑河引溜直趨。工遂淤閉。十七年溜復南趨。工又出。二十二年七月。總河白鍾山放淤。分爲東西兩壩。四十五年又分爲上中下三壩。嘉慶十五年淤閉。工後越隄一道長六百四十五丈。雍正五年築。迤東小撐隄長三十二丈。乾隆元年築。雙溝迤西越隄長八百八十丈。康熙四十五年築。接越隄尾。縷隄北。縷水隄一道原長七百五十丈。乾隆八年築。二十六年衝廢三百丈。存長四百五十丈。今按劉謝小三堡等工。卽雍正以前之謝家樓墨家莊。行水金鑑已列有隄工地名。而無埽工。徐州府志載靈璧縣墨家莊。雍正五年築裏隄長二千一百十八丈。又雍正九年築張家瓦房壩壘。並搜崖埽工長一百五十丈。因徐州境內茅家山二十里長河大溜。直射南岸。致新生險工。築此以資捍禦。乾隆三年於對岸挑引河一百七十丈。舊河二十餘里。淤爲平陸。有最險埽工三百餘丈。靈璧縣志載張家瓦房壩壘。在雙溝集西五里。其地與墨家口相近。明萬歷中總河潘季馴謂此處縷隄。正當黃溜之衝。河狹水激。必不可守。因而棄縷守遙。築格隄於單口之上。雙溝之下。使橫流遇格而止。水退仍復歸槽。立法甚善。康熙二十三年間。靳文襄公治河。修築子縷二隄。遙隄則未之及也。然其書言以大興經理之日。正河道敞壞之時。惟奪河阻運是懼。故隄防北岸。不遺餘力。南岸未遑及之。乃稱遙隄。

之利有四。是南岸遙隄。靳公固已計及矣。嗣後司河者。慮其工費浩繁。竟未修。而遙隄之舊存者。且令居民領種納租。數十年來。遺迹蕩然矣。雍正中。總河齊公。於墨家莊臨河築隄一道。此卽所謂河挾水激。必不可守。而棄縷守遙之處也。今遙棄而守縷。縷之外。又加一縷。則水逾急。大溜直刷隄根。遂成險工。此總河穉公所以有張家瓦房壩臺之建也。往年於北岸間挑引河未成。忽一夕鼓浪衝開。大溜東趨。南岸之險頓平。乾隆十七年。伏秋盛漲。大溜仍復南趨。其險如故。據此。則劉謝小三堡等工。在雍正時已爲墨家口險要。埽工。迨後溜勢下移於張家房。而墨家口之工遂開。乾隆九年後。張家瓦房埽又閉。十七年復又刷出。厥後上下提移。因地立名。遂有劉家莊謝家莊小三堡張家莊之名。而埽工之長。亦倍於昔年。墨家口張家瓦房二工。三百餘丈之數矣。又行水金鑑載。自銅山縣界撐隄起。至龍虎山止。臨河子堰長二千六百八十四丈。康熙二十四年築。徐州府志載。墨家莊裏隄長二千一百十八丈。雍正五年築。靈璧縣志載。前隄長二千一百八十丈。比府志計多長七十丈。靈璧縣志房村引河條。言明時黃河縷隄。由徐州房村集東南入靈璧縣境。東至謝家樓。東北至雙溝集。本朝靳文襄公。以此處地勢甚窪。隄形兜灣。慮其囊水。因於灑河高處。築子堰以禦漫溢。此卽康熙二十四年所築臨河子隄也。嗣後增築高厚。遂以新隄爲縷隄。而以舊隄爲月隄。月隄之內。東西十五六里。南北四五里。除柳園數頃屬官外。餘悉銅靈兩縣民地。舊時河灘。皆成沃壤。惟雨潦中積。無處宣洩。往往被淹。五十年。張某具呈總河。請於房村東設涵洞一座。以洩數十年積水。批鳳廬准徐二道會勘。隨經勘明。水無出路。詳覆銷案。張某又乞邳睢廳。詳請疏濬水道。由涵洞通運料河。每年霜後啓放。靈邑士民訟之。不勝。志又載。運料河康熙中。墨家口防險。淮

徐道潘尙智於謝家樓起首開小河一道南至練灘入潼河運致孟山湖毛蘆乾隆十八年黃水南來淤爲平陸不可開濬矣此涵洞河之所由開也據此是康熙二十四年所築臨河子隄後已培爲縷隄而相距月隄南北遙遠故雍正五年又於縷隄之南越隄之北創築墨家莊裏隄以爲重障惟裏隄長止一千一百八丈並無如府志所載二千一百十八丈之多細加考校府志所載之數乃係連工頭一千八十丈之裏隄並爲一數耳又考銅沛小店汛事宜冊內有雍正五年所築牛市臨河裏隄長一千九百四十丈上接小店越隄下接靈壁縣境工頭裏隄餞築旣在一年上下復又連接似係原創一隄分隸兩廳兩汛者但裏隄在縷隄之後乃小店則稱臨河靈壁則稱現作縷隄似又乾隆初年以後棄縷守越者無從確考矣

耿家河隄南越隄一道長四百五丈乾隆二十三年築耿家河碎石餞工長二千二十五丈乾隆二十三年善後案內建砌雙溝迤上至朱家馬路止縷隄北面嘉慶二十一年包砌碎石坦坡長二千三百十三丈以上屬靈壁主簿汛地峯山石閘四座康熙二十四年建就山開鑿天然限制以洩黃河異漲之水本無啓閉迨後河身漸高乃於閘外築壩以時啓閉乾隆二十二年奏定以徐城北門誌椿長水至一丈一尺開放頭閘水再加長以次啓放五十五年後黃水過大頭四兩閘久閉不啓頭閘原建由身長四十三丈金門寬三丈五尺長二丈高一丈八尺二閘原建由身長四十七丈金門寬三丈二尺長二丈高一丈八尺嘉慶十五年拆建二十一四兩年加高現在金門寬三丈四尺由身長三丈牆高閘底三丈四尺八寸除崖石高六尺實砌牆二丈八尺八寸計石十四層三閘原建由身長六十二丈金門寬三丈二尺長二丈高一丈八尺嘉慶十五年拆建二十一四兩年加高現在金門寬三丈四尺

由身長三丈。牆高。開底三丈四尺八寸。除崖石高六尺。實砌牆高二丈八尺八寸。計石十四層。四開原建由身長四十三丈。金門寬三丈四尺。長二丈。高一丈八尺。峯泰兩山峯山居北。泰山居南。間山坡石脚相連。中間空檔約長二十餘丈。就勢鑿作滾壩。將臨黃土壩幫寬。外鑲護埽。卽以鑿山之碎石。將臨黃壩兩面包砌堅固。永不開放。俾水由滾壩下注。遞達於二三兩開。嘉慶二十四年建滾壩。南北寬二十五丈。爲壩口。東西長八十六丈。爲壩身。名曰峯泰滾壩。進水由東而西。流入二三兩開。南達開下引河。二三兩開之北。西自虎山根起。東至峯山止。築臨黃攔壩一道。長一百六十七丈。兩面包石。永不啓放。二三兩開後身土隄。加培高厚。兩面並包碎石。共長一百十六丈。頭開外。嘉慶二十四年添做柴挑壩三道。又於壩外包護碎石。長三十六丈六尺。開下康熙年間所挑洩水引河。由焦官營下達孟山湖。其跡已無可考。乾隆四年。總河高斌疏挑河長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七丈七尺。水向西南。入靈璧縣境之孟山陵子等湖。達小河。卽濰河。下注洪澤湖。西堰自開下起。至魏家橋止。長九千四百三丈。皆乾隆三十七年創築。開河堰工。歷次淤墊。刷殘。隨時培濬。皆係民辦。民守。乾隆四十二年。督河院議設堰長。修守巡防。今按靈璧縣志載。貢震所輯河防錄言。河防志稱。毛城鋪王家山開壩。康熙三十九年以後。河底漸深。水不過開。而於峯山四開。則未言其過水否也。乾隆三年。總河高公。旣經理毛城鋪。復於峯山開下。開引河一道。由睢寧馬家淺。焦官營西南。至靈璧之枕頭山。入魚溝。歸孟山湖。圖說所謂。將故蹟量加修整者也。四年河成。五年啓開。僅聞頭開兩堰崩裂。黃水散漫。淹溺田廬。河形旋失。蓋此處地勢東北卑而西南亢。水行不順。故汗漫四出。流緩而沙停也。震於上年八月。登峯山南望。見九頂山東。有直河一道。猶通舟楫。歸而按之。

黃河舊圖，乃知此卽斬公時峯山開河也。又重修睢寧縣志載：峯山石開四座，闌下引河四道，尾上總引河一道。例係歲夫挑濬，益信峯山闌引河。在睢寧而不在靈壁矣。此河路直而近，勢順而捷，可以經久。司河者不深考，而別開新河於馬家淺之西，致旋放旋淤。乾隆十一年，河湖蓄洩機宜摺內，有不遇盛漲之年，毋庸啓放之語。蓋懲於往事而云然也。往年張家馬路決口處，河員復議開峯山淤河，震力爭之而止。總之三處開壩，於河有益於民有損，而峯山四開尤甚。毛城鋪王家山減洩之水，先入小神馬廠水壩，諸河然後由洪溝濰河而下，流遠而沙漸停，其水出槽，不過淹及窪地，且或幸其積淤變爲膏腴。若峯山則壤接雙溝，睢寧交界處，田廬繡錯，四開高據山岡，伏秋黃流奔猛之勢，向內一洩，又不順其就下之性，欲其不橫溢爲害，烏可得哉。且不獨民受其害也，靈壁五湖，向稱水櫃，歷年黃水經過，湖底墊高，湖濱水涸，地畝漸可耕種，每歲冬春水涸，濰河一線之流，深不逾尺。孟山以下，歸仁集以上，淤墊尤甚。蓋因雍正四年，睢寧朱家海決口三載始塞，虹泗睢宿連界處，諸湖具飽。一也。乾隆五年，峯山放開，導入漁溝，孟山崔家兩湖，淤高數尺。二也。十八年，銅山張家馬路決口，全河直趨孟山，與清相抵，泥沙悉停。三也。濰河故道，本由孟山北過潼那集，繞睢寧縣治後，東至宿遷山河口入黃，自有明天崇間河決，睢寧故道湮塞，乃由孟山前至睢寧縣南，經找溝入祠堂湖，百餘里間，俱係湖溝，並無河道。黃水至此，遂散漫停蓄矣。若復開峯山闌，則孟山以下，歸仁集以上，去開最近之地，將成平陸，穉蕭永宿之水，由濰河而下者，何塗之從而歸於洪澤，明白昂治開封之決，濬宿州古濰河以達泗，劉大夏治張秋之決，開四府營淤河，由符離集出宿遷，其出口之地，俱在小河口白洋河二處。潘季馴築歸仁隄，以捍濰水湖水及黃水，使不得南會於淮。

又遏諸水。盡從小河口白洋河入黃。助其衝刷。是明時濰河之水。無入淮之路。蓋恐害及高堰也。自順治十六年歸仁隄決。濰湖諸水。悉由決口入淮。不復入黃。刷沙致黃水反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倒灌。淤成陸地。靳文襄公建黃河南岸開壩九座。減水俱由歸仁隄五堡壩闢入洪澤。此河道之一變也。至雍正四年。朱家海決口。歸仁隄五堡開壩。俱爲衝塌。泗虹宿挑之交。諸河俱飽。從前容水之地。十存一二。且烏鴉嶺砂礮。被水衝刷。聚於歸仁集。如門限然。此濰湖諸水所以不下。而靈虹睢宿同受其病者也。旣不能減黃水以助淮。且不能洩清水以刷黃。河道民田。將有交受其害者矣。靳公創建開壩。於今七十年。未有黃水行之七十年而不加高者。今旣未有變通之法。則陵子以下之濰河。不可以不開。烏鴉嶺之砂礮。不可以不鑿也。又按道光二年。於開河內。自闢下起。至吳家壩。取直浚深。二千四百十丈。培東西堰。添設千總一員。協防二員。効用二人。兵一百名。官爲修守。不復攤征。清水潭迤南。遙壩一道。長四千三百八十丈。係遠年古隄。久已殘廢。清水潭越隄一道。長六百丈。又撐隄一道。長四十丈。皆雍正五年築。今按清水潭。行水金鑑。並無其名。亦未載有四千三百餘丈之遙隄。徐州府志雖未載有遙隄丈尺。而黃河圖內則繪前項遙隄。自峯山關迤西。衛工頭下起。跨越開河。至王家堂止。註稱遙隄長四千三百八十丈。是否清水潭。卽在峯山四關之下。存以備考。官莊越隄一道。長五百六十丈。乾隆二十一年築。武官營大越隄。長三千三百五十六丈。府志載。康熙二十四年築。久已殘廢。今按武官營在康熙時爲險要之工。河防志言。曾於越隄之中。創築重隄。未幾河溜北徙。工遂閉。至今未嘗生險。賈家樓迤西。越隄一道。長二百四十丈。乾隆四年築。現作縷隄。朱家樓小越隄一道。長一百四十丈。乾隆七年築。賈家樓迤南。越隄一

道長六百七丈。乾隆元年築。現作縷隄。王家堂大越築一道。長一千六百七十二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五十八年加築。又小越隄一道。長二百四十三丈。乾隆三十五年築。皆爲嘉慶十八年漫工衝塌。今按王家堂本有埽工。最爲險要。康熙三十八年。曾經漫缺。載在行水金鑑。徐州府志載。王家堂對岸河灘。雍正十一年八月。天開引河一道。險工遂平。總督河道大學士嵇曾筠入奏。詔祭河神。據此。王家堂埽工。至雍正十二年後始閉。房家莊埽工。長二百丈。乾隆三十四年建。四十八年淤閉。五十四年復生。名房薛工。建埽長一百三十七丈。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頭劉家莊。工尾李家莊。各築柴土挑壩八道。外護碎石。各壩檔內並鑲護埽。工後越隄一道。長六百四十八丈。撐隄二道。西長五十八丈。東長四十四丈。皆雍正四年築。已衝廢。

戴家樓汛。主簿一員。今按並管宿南廳屬周家樓汛。千總一員。協防二員。今按嘉慶二十年添設一員。管堡夫三十八名。兵二百二十五名。汛地原管自王汛界起。至宿南蔡汛界止。縷隄長一萬一千七百四十四丈。內於嘉慶八年。將兵十堡迤下隄。長三千五百九十三丈。分屬宿南。改爲周家樓汛。外實存縷隄八千一百二十一丈。戴家樓埽工。康熙十八年建。原長五百五十六丈。乾隆五年放淤。分爲東西兩壩。十六年放淤。分爲四壩。三十年三十六年兩次放淤。工遂閉。四十年於中間復生。工長一百九十三丈四尺。名陳家莊。五十一年又於上首生。工長二百六十七丈三尺。五十六年又於上首二堡生。工長一百二丈。以後河溜。上下提移。淤復不常。兼又接生。因居民之姓。以立名。現在有余家堂埽。長二百七丈四尺。紀家房埽。長二百二十七丈三尺。馬家房埽。長一百四十九丈八尺。程家莊埽。長八十五丈三尺。鄒家莊埽。長一

百五十七丈五尺。夫六堡埽長七十三丈。或毗連。或間斷。共工長九百餘丈。埽外皆間段拋護碎石。工後戴二堡迤南越隄一道。長二百二十八丈。嘉慶七年築。陳家莊西越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七丈。乾隆四十一年築。迤上越隄一道。長二百六十丈。乾隆四十四年築。又越隄長四百丈。乾隆二十二年築。現作縷隄。又越隄一道。長二百二十丈。乾隆四十四年築。又斜格隄。長七十五丈。乾隆四十七年築。戴工後大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六十五丈。康熙四十一年築。現作縷隄。又小越隄一道。長三百八十八丈。雍正五年築。鄒家莊後越隄一道。長四百五丈。乾隆五十七年築。又外越隄。長五百十丈。乾隆七年築。江家房圈堰。長四百四十丈。嘉慶元年築。韓家壩大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十八丈。康熙十八年築。魏家莊埽工。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一日漫溢。堵合。遂成迎溜埽段。現修工長二百二十四丈五尺。迎溜埽外間段拋碎石。郭家渡埽工。乾隆三十九年建。四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漫溢。堵合。修工長一百五丈七尺。四十八年淤閉。四十三丈三尺。後又溜勢下移。續生。現修工長二百二丈一尺。迎溜埽外間拋碎石。魏郭二工。上下毗連。考其地。卽在昔年韓家房工之下。其工不知閉於何時。而於乾隆三十九年移生下首。郭工後。乾隆四十年築越隄。長二百六十八丈。四十五年漫口衝塌。四十六年另築越隄。長五百五十丈。是年魏工漫口衝塌。合龍後。補築二百四十七丈。現長五百三十七丈。越隄內格隄一道。長一百十二丈。已殘廢。睢南廳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

河水工程六

宿南廳。今按宿遷縣境南北兩岸黃河隄埽及歸仁隄開工程。本設宿虹同知一員管轄。嘉慶八年總督費淳總河吳璥奏准添設宿南通判專管宿遷南岸並歸仁隄工。其北岸工程專歸宿北同知管理。又將睢南廳屬睢寧縣境之戴家樓汛兵十堡廵下隄長三千三百九十三丈分歸宿南廳管轄至今因之。

通判一員守備一員管理睢寧宿遷兩縣境內黃河南岸隄埽工程。上自睢南廳屬戴汛兵十堡下交界起至桃南廳屬煙墩汛洋河交界止。縷隄長一萬七千五百五丈五尺爲汛三。曰周家樓汛。曰蔡家樓汛。曰洋河汛。

周家樓汛主簿一員。今按與睢南廳分屬協防一員。今按嘉慶八年設管堡夫十八名。今按由睢南戴汛改撥兵八十二名。今按由睢南戴汛改撥六十二名。嘉慶十二年咨添二十名。汛地上自睢南戴汛兵十堡界起至蔡汛界止。隄長三千五百九十三丈。歷年加培添接及以越爲縷。現在實長三千九百七丈屬睢寧縣境。周家樓埽工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九日漫缺。十月堵合。遂成埽工。嘉慶十四年淤閉。郭家房埽工嘉慶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漫缺。十二月堵合。遂成埽工。今按郭工在周工之下。周工閉而郭工生。現修工長二百二十六丈四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峯山樓埽工長一百一丈四尺。今按在郭工之下。周郭二工上下毗連。考之乾隆初年所修徐州府志圖繪隄埽形勢似卽昔年之朱家壩工爲雍正四

年決口之處。俗名朱家海者。府志載朱家樓格隄。五百三十五丈。康熙二十四年築。月隄九百五十丈。五十九年築。雍正四年。河決朱家口。十二月堵塞。五年增築越隄三百六十三丈。又於對岸挑直河五百八十丈。開子河四千六百六十八丈。九年又加築越隄五百十六丈六尺。現在所存康熙雍正年間之隄甚少。自係後此河勢變遷。棄縷守越。因居民之地名。以定工名。其舊有縷越隄工。兩遭漫衝。率多坍塌。現在情形。不惟與乾隆初年不同。卽與嘉慶初年亦各互異。茲就現有隄埽。明白開列。並附遠年所創越隄。載明坍塌爲縷字樣。以明今昔情形。惟府志圖繪朱家口。在王家堂戴家樓兩工之下。而志內列敘縷越隄工。在王家二工之上。似誤以王家堂迤上之朱家樓爲朱家口矣。其埽外間段拋護碎石。係道光二年新土工。

朱家壩後越隄五百七十六丈。雍正五年築。已坍塌。接下圈隄。長一百七十丈。嘉慶十年築。現作縷隄。後越隄一道。長五百二十丈。乾隆二十一年築。久坍塌。上越隄一道。長三百二十二丈。乾隆四十年築。現作縷隄。格隄一道。長一百八丈。乾隆四十六年築。現作縷隄。下越隄一道。長三百八丈。乾隆四十年築。久塌入河。朱工壩臺上護灘隄一道。長一百丈。乾隆四十年築。又下護灘隄。長一百十六丈。四十六年築。皆塌入河。小越隄長二百五十五丈。雍正九年築。龍門壩臺前格隄。長一百二十丈。雍正九年築。外越隄長五百十六丈五尺。乾隆二十三年築。皆塌入河。周工越隄一道。長四百七十四丈。又下越隄一道。長三百丈五十四年築。郭工後越隄一道。長六百五十丈。嘉慶十二年築。

蔡家樓汛。縣丞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三十六名。兵一百三十名。汛地上自睢寧縣境。周家樓汛右隄頭界起。至張王廟洋河汛界止。縷隄現長七千三百八十二丈。墩郎廟迤上越隄一道。長三百

四十三丈。雍正元年築。撐隄一道長一百三丈。雍正元年築。羅家莊。乾隆二十三年建埽工四十三丈。三十一年放淤。停修。墩郎廟。康熙五十九年建埽一百七十丈。乾隆二十三年放淤。停修。工後越隄一道長三百五丈。康熙三十八年築。乾隆三十一年放淤。刷場。又撐隄一道長一百三丈。雍正五年築。乾隆三十九年放淤。爲縷。老隄頭。越隄一道長四百三十九丈。康熙三十八年築。雍正七年放淤。爲縷。乾隆三十一年放淤。刷場。田家房埽工長三十一丈五尺。嘉慶二十四年生。工後越隄一道長四百七十五丈。嘉慶二十三年築。蔡家馬路。雍正七年建埽長二百三十丈。乾隆三十一年放淤。停修。小三堡埽工。今按卽昔年之蔡家樓。乾隆三十三年復生。原修工長五百四十丈。三十九年放淤。廢工。五十三年復生。歷年接築埽長三百四十八丈三尺。嘉慶八年。下首放淤。停修。工長一百四十二丈三尺。後於下首接修埽長九十一丈。上首又接修埽長一百五十五丈。現修工長四百五十二丈。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後越隄一道長六百六十五丈。乾隆三十四年築。三十九年放淤。爲縷。又越隄一道長四百二十丈。乾隆五十七年築。撐隄一道長一百五十六丈。嘉慶七年築。八年放淤。爲縷。彭家堡。越隄一道長九百十五丈。康熙十八年築。今按行水金鑑載蔡家樓老隄頭。兩工相連。下卽彭家堡工。工後有康熙雍正年間創築大小越隄。今多無存。自係歷次放淤。棄縷守越。卽以越爲縷。後復建築越隄。其形勢已與昔年互異。今惟存有舊越隄九百十五丈。云係康熙十八年所築。彭家堡越隄。然其丈尺與金鑑所載不同。是否。未能斷臆。臧家莊。乾隆二十年建埽五百八丈。三十三年放淤。廢。王家馬路埽工。今按卽臧家莊。乾隆五十六年復生。工長三十丈。歷年接生。工長一百五十四丈七尺。嘉慶二十四年淤閉。移生於下。

首兵九堡處。工長二百一十一丈一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後乾隆十九年創築越隄一道。長五百十丈。三十三年放淤爲縷。又越隄一道。長六百丈。乾隆三十一年築。三十八年放淤爲縷。臧家莊上首魚鱗越隄一道。長二百七十二丈。乾隆四十二年築。迤下小古城圈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五丈。嘉慶六年築。現作縷隄。朱家莊埽工。嘉慶八年生。現修工長三百五十四丈七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孟城菴越隄一道。長二百五十丈。雍正九年築。嘉慶八年放淤爲縷。

洋河汛主簿一員。巡檢一員。今按管歸仁隄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二十八名。兵一百五十名。汛地上自蔡汛張王廟界起。至桃南廳屬煙墩汛洋河鈔關界止。縷隄現長五千七百六十六丈五尺。自張王廟起至徐家灣下縷隄止。臨河隄長一千一百十三丈五尺。康熙二十一年重築。久爲縷隄。遙隄一道。自張王廟起至縷隄頭止。長九百九十二丈。康熙十九年築。陳家壩埽工。康熙三十八年生。歷年接修。工長四百三十丈。乾隆三十九年。下首放淤。棄工止修。工長一百七丈四尺。嘉慶五年淤閉。八年復生。埽工於陳工之下。名杜家莊。現修工長二百一丈七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後大越隄一道。長九百五十丈。康熙三十八年築。小越隄一道。長五百丈。雍正五年築。撐隄一道。長一百丈。乾隆五十六年築。格隄一道。長二百三十三丈。乾隆十九年築。三十九年放淤爲縷。工尾魚鱗越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三丈。乾隆四十年築。五十一年放淤爲縷。趙家莊埽工。長三百六丈。乾隆五十九年建。迤下化村鋪埽工。現長一百四十四丈。乾隆九年建。埽外間段皆護碎石。工後越隄一道。長三百十丈。嘉慶四年築。吉祥菴埽工。今按在趙化工之下。長一百八丈七尺。乾隆四十七年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後越隄

一道長五百八十丈。雍正五年築。夫十二堡埽工。今按在吉祥菴之下。長一百五十三丈五尺。嘉慶二十二年建。埽外皆護碎石。工後撐隄一道。長九十五丈。雍正五年築。鈔關埽工。長一百八十五丈。雍正十一年建。乾隆九年淤閉。四十三年復生。旋又閉。嘉慶八年又生。名兵七堡。現修工長九十三丈。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兵尾舊草壩。今按在康熙時爲險工。越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五丈。康熙三十二年建。嘉慶八年放淤。下首刷塌。僅存上長一百三十丈。作爲縷隄。遙隄一道。自便民閘起。至桃源界止。長九百十五丈。康熙十一年築。今按此隄。行水金鑑未載。又按洋河汛。卽舊日之陳家道口汛。徐州府志載。汛內有徐家灣龍門搶修險工圖繪。其工在張王廟之下。又載臨河隄。長一千一百十三丈。遙隄九百九十二丈。康熙十九二十一年築。皆起自張王廟。下接縷隄。考金鑑註。引河防雜說。宿遷縣南岸險工。四曰蔡家樓。彭家堡。曰徐家灣。曰白洋河草壩。是徐家灣爲昔年著名險工。閉於何時。無可查考。歸仁格隄一道。自便民閘起。至五堡火星廟止。長二千七百十九丈三尺。康熙十九年築。內北首有便民閘一座。二十二年建。今按徐州府志載。前項隄閘。皆靳文襄所建。導西水以入洪澤湖者。與奏疏所言不符。乾隆四十三年。總河薩載以閘已久廢。令拆石料。運辦外河順黃壩。石工無存。南首有石涵洞一座。康熙二十一年建。今按行水金鑑。無此涵洞。照徐州府志補載。年久坍塌。乾隆二十二年。水利案內。修砌石裏頭。以洩西來之水。四十六七年。郭魏工漫溢。淤澱廢棄。歸仁隄一道。北接五堡土隄起。南至泗州。今按昔屬鳳陽府虹縣。境烏鴉嶺止。長三千五百九十七丈六尺。內自烏鴉嶺至歸仁集石工頭止。土隄長五百九丈。又自歸仁集起。至五堡格隄止。石工長三千八十八丈六尺。建自明萬曆九年。康熙二十一年三十九年。

至四十一年屢修。雍正四年，睢寧朱工漫溢，隄石多有衝缺。乾隆四十六、七兩年，郭魏工漫溢，復間段衝塌淤沒。現存間段隄石工約長二千七八百丈。前隄之中有歸仁、安仁、利仁、雙金門、石閘三座。康熙三十九年建，各口寬二丈二尺，各高一丈八尺。雍正四年，朱工漫溢，衝塌安利二閘，惟有歸仁閘宣洩西來之水。並蔡家等處民便河水。乾隆四十六、七兩年，郭魏工漫溢，並皆衝塌淤廢。今按歸仁隄，康熙十九年以後，止有五堡。舊減水壩，並便民閘兩處洩水之路。迨後隄工衝缺，五堡減水壩亦爲衝塌，便民閘亦淤墊無用。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修治歸仁隄，於五堡迤東接涵洞口舊河之下，開挑引河至桃源之老隄頭。建閘卽祥符五瑞二閘，爲洩水入黃之路。遂於四十一年築塞五堡，舊減水壩缺口。歸仁隄五堡之東，接涵洞口起，至九龍廟止，舊引河長一千二十七丈九尺。又自九龍廟起，至桃源縣境老隄頭黃河邊止，河長三千七百丈四尺五寸。康熙三十九年開濬，在宿遷境內，河長三百五十七丈七尺五寸。在桃源境內，河長三千三百四十二丈七尺。南東水隄自五堡起，至桃源界止，長三千七百五十七丈。明萬曆九年創築。康熙三十九年修，內自五堡迤下起，至九龍廟止，石工長一千一百丈。並桃源境內南堰接宿境隄尾起，至老隄頭黃河邊止，長一千四百六十二丈。康熙三十九年創築。北東水隄自格隄三堡起，至桃源縣黃河邊止，長三千七百七十六丈七尺。在宿遷境，長六百八十三丈。在桃源境，長三千九十三丈七尺。皆康熙三十九年創築。內宿遷境內有小石閘一座，俗名小閘，洩洋河積水。由運料小河出閘，以達引河。並歸黃河。康熙四十一年建。今按南東水隄，雍正四年朱工漫溢，間段衝塌，石多淤沒。現存隄長一千五百六丈。迨乾隆四十五、六、七、年，敦魏二工。五十四年，周家樓，並嘉慶十一年，郭家房等處漫溢，隄皆

衝殘河悉淤墊。歸仁隄之東西舊有民河數道，亦爲歸仁隄之源流。附載於後，並錄乾隆年間水利案內。奏辦宿靈虹三縣河道，由歸仁隄達洪澤湖，以備後之閘津者。便民河一道，自上蔡汛李家莊起，下至五堡迤下止，長八千三百六十丈。宣洩宿境黃河南岸積水，並分蔡家河水，由歸仁閘入安河，達洪澤湖。乾隆四十六年以後，歷被漫口之水，淤爲平陸。林子河卽陵子河一道，自上找溝集起，屬睢寧縣境，下至涵洞止，長六千六百九十四丈。宣洩睢邑沈家湖，並泗山湖之水，由鮑家河入安河，達洪澤湖，亦淤成平陸。鮑家河一道，自涵洞起至桃源界止，長一千二百十丈。上承林子等河之水，入安河，以達洪澤湖，亦淤平。羅家河一道，自楊家湖尾起，至歸仁閘止，長三千三百三十五丈五尺。洩楊家湖之水，由董家溝入安河，以達洪澤湖，亦淤平。董家溝河一道，自歸仁隄起至安河止，長二千七百三十丈。洩歸仁隄羅家河諸水入安河，以達洪澤湖，亦淤平。宿南廳冊。今按涵洞以東引河，乃康熙三十九年所挑，洩西來之水，出祥符五瑞二閘，入黃河，以西刷黃者。兩岸築有束水隄，並建石工於南東水隄之上段，向不入鮑家河。今稱穿入，自係雍正年間漫工衝隄成河。考淮安府志載：桃源縣九龍潭河，在治西南六十里。洩林子等湖之水，入泗州境，達洪澤湖，長九千一百八十丈，口寬三四丈，底寬一二丈，深三四尺。乾隆八年，濬等語。查九龍潭在五堡東涵洞引河之南。乾隆八年所濬之河，或就舊有河形而濬之耳。此河已久淤平。林子河亦淤爲腴地矣。又按歸仁隄，在雍正以前，爲高堰之屏障。明時黃河南岸，洋河以下，未曾建隄。總河潘季馴乃創此隄，捍禦黃水，濬水湖水使之并入於黃，助其衝刷，不令東注入淮，爲高堰患。康熙年間，靳張兩總河，師其遺意，因地制宜，先後經理，創新培舊，改隄濬河，建立閘壩，視黃水之強弱，遞互啓

閉。雖係因時定規，要亦仍主導清入黃之法。迨後河底漸高，雍正四年朱家海漫工，隄開衝損，河多淤墊。而上游毛城鋪天然峯山等閘，每年減漲之水，遂由濰河直注洪湖，不僅清水不能再由涵洞引河出，詳五二閘以刷黃，轉將濰河墊高，漲水四達。於是宿州靈璧睢寧宿遷虹縣泗州桃源，歲罹水患。乾隆八年，二十二年，大興水利，濬治濰水，並入湖諸河，而未論及入黃之道。修復歸仁隄閘，蓋維時黃河已高於民地，非若康熙時之尙可引清水以入於黃河也。考徐州府志載：宿遷白洋河在縣東南四十里，卽小河之下流。東出者小河，卽濰水。至此合於黃河，俗謂之小河口。上流自徐溪口合蕭縣永壩姬村諸湖水，由宿州之符離溝，經濰河，又合埠子白鹿等湖，匯爲白洋河。從東西兩溝，以入黃河。巨浸彌漫，望之如洋，故名。順治間，黃河決入小河，白洋河口皆淤。是洋河在昔本爲澤國。今則桑田遍野矣。乾隆四十六年後，睢宿南岸四次漫工，昔年兩境大小諸湖，如孟山陵子楊疇土山崔家找溝埠子白鹿等湖，悉爲淤平。歸仁隄河將成平陸，毛城鋪議不再啓。其十八里屯天然峯山等閘，每年減漲及濰河之水，皆由歸仁隄缺口。下達安河，以入洪澤湖。至濰河節年疏濬，並於兩岸創建束水隄堰，而土性沙鬆，易致刷缺。下游安河亦多淺狹，故每年夏秋間，近河民田，易逢水患。歸仁一隄，乾隆以後已無關緊要矣。

淮揚道屬桃源廳。今按桃源南北兩岸隄河工程，原設同知一員管理。乾隆五十四年裁鎮江府水利通判，改設桃南河務通判，管理南岸隄埭各工，而以原設同知改爲桃北同知，專管北岸桃源廳舊隄淮徐二道，以距徐甚遠。嘉慶七年奏，隄淮揚道。

通判一員，守備一員，管理桃源縣境黃河南岸隄工。上自宿南洋河汛，白洋河鈔關起，下至清河縣外南

廳南岸汛交界止。計長一萬六千三百十五丈四尺。爲汛二。曰煙墩汛。曰龍窩汛。

煙墩汛。縣丞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六名。兵一百六十六名。汛地上自宿南洋河汛界起。下至龍窩汛止。縷隄長八千二百五十六丈六尺。隄內涵洞四座。淮安府志。今按前項涵洞。志載並無地段。今久淤沒。無可查考。祥符石閘一座。金門寬二丈四尺。高二丈八尺八寸。計石二十四層。康熙三

十九年建。中格磯心。又建五瑞石閘一座。金門寬一丈二尺。由身直長十二丈。高二丈四尺。計石二十層。閘南東西東水隄二道。東長一千四百六十三丈二尺。西長三千九百三十三丈七尺。皆西接宿南洋河汛屬。歸仁隄東東水隄堰。中有河一道。上接歸仁隄三閘下抵閘。共長三千三百四十二丈。亦屬兩汛。此二閘與歸仁隄內三閘互相爲用。以洩灘水。並睢宿境內諸湖之水入黃。并力刷滌。免注洪澤湖。以護高堰。行水金鑑。業已詳載。迨後黃河底漸墊高。諸水不能出閘。而歸仁隄上下諸河。亦爲屢次南岸漫口淤墊。隄中三閘。亦爲衝塌淤沒。於是西水盡入洪湖。不由祥符五瑞二閘出。而刷黃矣。乾隆四十年以後。遇黃水盛漲之年。酌啓祥符五二閘。以資減洩。自後率以爲常。於是築閘。北至河邊東西東水二隄。並築頭二土壩。又築閘下南北東水土堰。南堰起自西東水隄。北堰起自半邊店迤上。勢向東南。攔束洩下黃水。以達洪湖。今按道光三年。移建兩閘。稍北。堅灘上。金門各寬二丈四尺。由身各直長五丈高二丈八尺八寸。砌石二十四層。底比舊閘底高一丈七尺三寸。閘建磯心。東西築鉗口壩。加培碎石閘。下東水堰。南長五千三百九十丈。北長二千二百三十丈。隄北于家港引河一道。淮安府志載。在九里岡對岸。康熙初年決口。舊有積水。六十一年。總河陳鵬年題開引河。長二千一百九十七丈五尺。以洩積水。今久淤廢。伍家營

樓隄一道。淮安府志載：地近半邊店，東連蔣溝，南接房家湖。雍正八年，總河嵇曾筠題建，長一千四百二十七丈。今久淤廢。胡家莊沈家莊埽工，縣志載：二工毗連，上迎北岸半路劉之溜。康熙五十五、六、八等年，總河趙世顯題建挑壩。雍正元年，工後築越隄，長九百五十五丈。越隄之內，又有小越隄，長四百一十丈。雍正五年建，八年總河嵇曾筠題建護崖埽，一百五十丈。乾隆初，溜勢開行，淤閉。今按此工，建於康熙年間，行水金鑑未載。今據府縣志補入。煙墩險工，順治十六年生，最爲險要。雍正年間，溜勢開行，淤閉。乾隆五十一年後復生，名王家莊。至今修防，埽外間段拋護碎石。今按煙墩埽工，以現在隄勢而論，似在現修埽工稍西處。胡沈二工之下，府縣志載：隄南有大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七十一丈。康熙四十一年，幫築內加幫煙墩工，東舊有護城隄，長五百七十丈，接築新隄，長六百一丈等語。據此，則是年以後，至雍正年間，煙墩埽工已漸下移。在此時，王家莊工頭，尙非今日情形也。北門護崖埽工，雍正七年，總河尹繼善題建，工長一百四十七丈，旋即淤沒。工後築越隄，長三百九十丈。內隄南一段，長二百二十丈。隄北一段，長一百七十丈。今按煙墩汛隄尾，現在王家莊工之下，北門地段，去龍窩汛隄頭，有三百數十丈，而北門護崖埽工，府縣志皆列入煙墩汛尾。今仍志載之舊，以待參考。

龍窩汛，主簿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四名，兵一百五十九名。汛地上接煙墩汛界，起下至外南廳屬南岸汛交界止。隄長八千六十四丈八尺。盛家莊埽工，長一百六十四丈四尺，緊接王家莊工尾。乾隆五十一年後，時淤時出，迤下灘面土壩一道，長四十丈。嘉慶十二年築，以攔漫灘順隄之水。今按王工下，盛工上，嘉慶間尙有駱家莊工、鮑家莊工，今淤閉。張家莊舊埽工，並舊樓隄，乾隆初淤閉。

顏家莊埽工。康熙五十八年。總河趙世顯題建挑壩埽工。雍正五年。總河齊蘇勒築越隄一道。撐隄三道。十年淤閉。十三年復出。乾隆四年。總河高斌令棄縷守越。旋淤。八年。總河白鍾山復建越隄格隄。今久淤。廢。以上見淮安府志並桃源縣志。司家莊。乾隆五十一年漫缺。堵閉。工後築越隄一道。長六百二十一丈。五十三年埽工淤閉。胡家灣因河南臥。嘉慶二十一年築碎石盤頭土壩。以挑河溜。李家口卽李義口。康熙年間數受水患。所謂豁口者也。今年久隄外已長淤灘。見淮安府志並桃源縣志。談家壩埽工。乾隆五十一年以後。棄縷守越。隄埽淤閉。劉家莊埽工。在談工下里許。乾隆五十一年以後。生今淤。本工縷隄長七百三十丈。卽乾隆五十六年所築越隄。嘉慶八年。舊隄汕刷。今按卽康熙四十一年所築越隄。六百十六丈。後卽以越隄爲縷者。復又以越爲縷。田家集挑水壩埽工。長一百八十七丈六尺。嘉慶九年。築挑壩。迤上灘面碎石盤頭土壩三道。十七年築。田袁工埽工。共長一百九十七丈六尺。嘉慶九年。建埽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本工後大越隄一道。長八百七十丈。越隄內格隄一道。長一百三十丈。皆是年。建。馬廠陂舊斜隄一道。明萬曆六年築。八年。又建閘一座。康熙四年後。閘口屢漫。縷隄潰決。淹沒民田。後築隄禦水。今久淤沒。女兒隄在馬廠東北。舊有險工。派及婦女搶築。故名。乾隆初遺址猶存。今無可考。今按見淮安府志並桃源縣志。行水金鑑未載。今據志補入。高家灣埽工。康熙四十二年。總河張鵬翮題建。又築越隄一道。長五百丈。越隄下接小隄一道。雍正二年。建。又撐隄二道。共長三百二十四丈。五年。建該工。現修埽工。長一百四十九丈九尺。埽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埽工。迤上。嘉慶十三年。築外越隄一道。長一百五十五丈。夫二十一堡埽工。長三百二十丈五尺。在高工下里許。嘉慶十三年。建埽

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工尾碎石盤頭土壩二道。二十二年築。工後大越隄一道。長九百五十丈。嘉慶八年築。十四年越隄內又築格隄一道。長一百七十丈。又小越隄一道。長八十七丈。二十二年築。桃南廳册。外南廳。今按外河同知。於康熙二十四年分定後。所轄黃河北岸自駱家營至泗鋪溝止。南岸自高家灣下起。至陳家社止。其汛五在北岸者。曰清河北岸汛。在南岸者。曰清河南岸汛。山陽外河汛。上河汛。下河汛。雍正九年。總河嵇曾筠以廟灣海防同知兼管河務。將下河汛新港工頭以下隄工。分屬海防廳管。乾隆五十四年。分添桃南通判。又將南岸汛內頭堡隄長三百六十丈。劃歸桃南。嘉慶十六年添設海阜同知。又將海防之南岸汛。劃歸海阜。而以外河廳屬之上河汛地。歸海防。十七年總督百齡。總河陳鳳翔奏添外北通判。將北岸一汛。分歸管理。改南岸曰外南同知。

同知一員。守備一員。管理清河山陽二縣。黃河南岸工程。上自桃源縣桃南廳屬龍窩汛高家灣界起。越清口下。至山陽縣海防廳。上河汛界三岔隄止。縷隄長一萬五千二百三十五丈。爲汛二。曰南岸汛。曰外河汛。

南岸汛。巡檢一員。馬頭司。把總一員。協防二員。管堡夫二十八名。兵一百五十名。汛地自桃南龍窩汛界起。越清口至外河汛季家淺止。縷隄長五千四十丈。吳城縷隄。自高家灣界起。至張福口止。長三千五百五十八丈五尺。北臨黃河南臨洪湖。吳城七堡埽工。長三百十六丈五尺。嘉慶十一年後。歷年接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石工尾下首碎石土壩八道。二十三年建。今按道光二年有接建。夫八堡。上自縷隄起。至御椿亭上止。臨河越堰一道。長五百七十丈。嘉慶十二年築。今按康熙年間。黃河直抵惠濟祠前。始

折而東下，逼近清口，易於倒灌。屢於北岸疏濬陶莊引河，引黃北趨，未能奏效。三十八年，聖祖仁皇帝臨視，指授方略，令侍衛肩椿訂立，卽於其處建築挑水壩，挑溜北趨。土人至今稱爲御壩。壩尾土堰，直抵南首，纒隄長三百四十六丈。四十二年，又自挑壩至禦黃西壩止，接築順水隄，長四百八十五丈。迨乾隆初建木龍於壩之上下，河漸北行，壩下漸長淤灘。四十二年，改挑陶莊迤北新河，創築攔黃壩，河遂北行。越過惠濟祠，遠避清口倒灌。垂今五十年，淤灘漸長，清黃交匯之處，愈往下移。雖因河底比昔墊高，倒灌在所不免。而清口西岸一帶，昔爲黃溜經行之地，近久居民稠密，今昔情形不同矣。御壩上下木龍五架，乾隆五年建。迨後歷有添移，其多寡地段，因時而殊，並無一定。淮安府志載：乾隆四年，奏大學士伯鄂爾泰巡視南河，相度清黃交匯形勢，擬於舊壩外添建大壩挑溜北趨，並擬疏濬陶莊引河。是年冬，總河高斌奏請用効力州同李嗣條陳，試建木龍挑溜。數年黃溜中泓，現行陶莊引河舊址。南岸頭二三壩險工盡淤閉，誠良法也。李嗣木龍說略云：木龍之制，創始於宋。史載天禧五年，陳堯佐知滑州，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橫木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曾鞏爲堯佐立傳，且載木龍事。元賈魯塞北河口，亦用木龍。其初法不傳，今所建木龍，用以挑截黃流，輒能化險爲平，且力能移河。左右惟其所指，謹按清口，上關漕運咽喉，下係徐揚命脈，誠爲河防第一要工。向因北岸陶莊一帶，淤漲沙灘，挑逼黃流，南射清口，每當淮水稍弱，輒以倒灌爲虞。屢挑引河，迄無成效。康熙三十八年，於南岸建築挑水大壩，經理六年始竣，所稱御壩是也。前後費帑數十萬，嗣因北岸漲沙日寬，大溜益復南趨。雍正八年，於壩下接築頭二三壩，並於碑亭後，鑿埽護隄，節年歲搶修費，亦復不貲。乾隆四年，大學士伯鄂爾泰奏請開復陶莊引河，更議於南岸

添築挑水大壩。總河高斌下採末議。委明建造木龍。挑開大溜。北刷陶莊沙灘。南岸淤漲。工閉。試有成效。於五年正月。備陳入告。奉硃批。且試行之。俟再有成效。則甚美事也。後隨諦審形勢。加增木龍。歷今數年。前北岸清口舊灘。原寬一百九十餘丈。長八百丈。今已衝刷無餘。南岸挑壩。原出河心四十丈。當全河頂衝者。今已環漲沙洲。寬五六十丈。至百餘丈。長九百餘丈。現在黃河大溜。循行北岸。向之所議引河壩工。均可毋庸挑築。而清水出口順暢。會黃東注入海。此數年來建設木龍之本末。與清口南北兩岸坍漲之情形也。

攔黃壩順黃壩。今按自攔黃壩南壩頭起斜。至御壩順水隄止。築攔堰一道。長一百四十丈。又自攔黃壩後起。至順水隄尾止。創撐隄一道。長二百丈。又自攔黃壩北尾起。至河尾止。於新河南積土之北。築束水隄一道。長八百九十一丈。時家莊對岸新河尾。添築木龍二架。河臣薩載遵旨於攔黃壩外。添築土埽壩工一道。名順黃壩。以爲重門保障。歷年提移淤復不常。現修埽工。長五十丈七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

攔黃壩順黃壩中間空塘。四十三年填與灘平。四十五年聖駕南巡臨視。指示全填。與隄面相平。今按攔黃壩後塘。周長四百十丈。南北寬一百二十五丈。四十九年總督薩載。總河李奉翰奏。請填與灘平。近壩之處。填與壩平。經大學士公阿桂覆勘照辦。又自攔黃壩北首起。至新西壩迤上。束水隄止。築斜隄一道。長二百四十六丈。陶莊引河南岸。臨黃束水隄尾起。至新西壩迤上止。乾隆五十年。因清水甚小。黃水倒漾。漕船阻滯。經大學士公阿桂會同督河院奏挑倒鉤引河。長四百十五丈。借引黃水。以濟空運。旋即堵還。清口以下。西大王廟前裏河交界起。至舊東壩止。乾隆四年築。纒隄長七十丈。接下至惠濟祠後大營房止。纒隄長六百九十二丈。康熙十七年築。又自大營房起。至外河交界季家淺止。纒

隄長六百八十九丈五尺。三十八年築。卞家汪石工長八十四丈。康熙四十一年建。接下天妃壩石工長三百四十七丈。康熙三十年建。乾隆十九年石上加甃長三百二十丈。接下惠濟祠前起至大營房止。石工長一百六十二丈。康熙三十九年建。以上石工於嘉慶十年自卞家汪起至惠濟祠後止。間段加甃共長五百三丈二尺。後因隄日卑矮。十四年加高隄工。將所有石工通行包築。淤土坦坡而石工遂埋於隄內矣。東西束水壩。今按康熙三十七年建於風神廟前。距通湖各引河尾四百二十餘丈。藉以束清瀾黃。後廢。雍正元年奉旨仍建。俾清水七分。敵黃三分。濟運。篇年伏秋。淮水盛漲。酌量拆寬。霜降後照舊補築。乾隆二十二年。高宗純皇帝南巡。後奉諭清口原淮水故道。東西兩壩。古人具有深意。乃定水制。秋冬收蓄。春夏拆展。盛漲時山盱三壩。過水一寸。將東壩開寬二丈。過水二寸。開寬四丈。二十七年。又定每年拆展。收束口門長丈。爲溯源絜委。釜底抽薪之策。後於四十一年。開挑陶莊新河。挽黃流至周家莊。與清交匯。清水出口路長。奏准將該壩移下一百六十丈。於平成壘處建築。連壩基共長八十二丈。四十四年。湖水盛漲。將東西壩全行拆除。迤下河面寬闊。水勢迂緩。總督薩載。總河李奉翰。奏明將該壩又移下二百九十丈。在惠濟祠前建築。長一百六十八丈。五十一年。大學士公阿桂會同總督總河勘明。以運口外現有之兜水壩。於束清相宜。應照舊存留。以爲束清壩。其舊有之東西壩。應再移下三百丈。於福神庵前建設。以禦黃水。如遇黃水過大。將口門收窄。不使濊入。如清水過大。將迤上兜水壩。相機拆展。此壩亦一體展擴。俾資暢洩。並將東壩做長。以遏黃水回溜。西壩收短。使清水直出抵黃。如此則外有東西壩禦黃。內有兜水壩束清。無論湖河水大水小。相機拆展收束。均可應手得力。奏奉批諭。再無過此法。

者矣。邇卽建築兩頭。先築土壩基。共長九十丈。接前各築土心柴鑊壩。長三十丈。接前兩頭各築柴壩。長五十丈。中留口門八丈。迨後順黃壩河尾淤灘漸長。清黃交匯之處。亦漸遠。嘉慶九年秋。黃水倒漾。清口河道淤墊。特命尙書姜晟。河東總河徐端。會同總督陳大文。總河吳璥。勘辦通河全局。議於清黃交匯處。距舊禦黃壩三百八十丈。高家馬頭西岸河尾斜築挑壩。挑逼黃溜使之北趨。兼遏倒漾。再於東岸築對頭柴壩。次年辦竣。名新禦黃壩。兩壩共長三百六十丈。每年視清黃水勢之大小。相機拆築。如遇黃水過大。亦卽堵閉。禦黃二壩。今按嘉慶十六年。因湖弱黃強。於新禦黃壩之南一百九十丈。添築二壩。旋廢。二十二年。因新禦黃壩口門水深至八丈。收束不易。奏准就二壩舊基。添建重壩。以資擊束。共築壩長一百三十丈四尺。以後每年展寬接築。或有時堵閉。皆就該壩施工。其新禦黃壩盤住兩頭。以爲外障。現存口寬六十丈。順清河嘉慶十六年以後。遇有南岸漫工。洪湖水大。開挖禦黃西壩後身。以資暢洩。隨時堵閉。禦黃壩外東岸。嘉慶二十五年。築迎水壩一道。

外河汛縣丞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二員。管堡夫二十六名。兵二百十名。汛地自南岸汛界季家淺起。至海防廳屬上河汛界三岔隄止。縷隄長一萬一百九十五丈。自季家淺起。至周家莊下十一堡上止。隄長四千五百六十二丈。屬清河縣。又接清河縣界起。至二十五堡迤下止。隄長四千二百二十七丈。屬山陽縣。又接山陽縣界起。至海防三岔兵工隄上止。隄長一千四百六丈。屬安東縣。陳家馬頭起。至小新莊止。臨河越隄一道。長二千五百二十六丈。嘉慶十八年築。今按清江浦。居黃河之南。明季河逼隄行。總河王宗沐捐建石工。自海神廟至老壩口。長五百九十五丈。民德之號曰王公隄。康熙時張文端公治河書。

云前隄歲久淤墊，乃築外越隄，長六百二十丈，護以椿埽，又行水金鑑，載河防雜說云：近年河還故道，隄外沙灘盡行洗去，前此居民築室之處，水且深二三丈矣，然則張文端所言之越隄，不久已爲刷去，溜復及於隄前。今查淮安府志載：王公隄埽工，康熙五十八年淤，至今河溜北徙，對岸王家營，而南岸隄外，久現寬灘。老壩口險工，在清江浦之東，毗連市廛，嘉慶十二年，堵築減壩漫工，挑竣以下舊河，於老壩對岸，取直開河，險工遂閉。十八年復於縷隄之北，創築越隄，繞過清江，直抵老壩工下，以爲外護。石馬頭一道，南北長十八丈，寬一丈五尺，雍正六年建。老壩口、小車路、大車路、朱家溝、洪福莊、玉皇閣、周家莊，七工相連，舊有埽工，老壩工下，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漫溢堵合，嘉慶十二年，於對岸取直挑河，並在舊河頭築做柴土壩攔截，工遂淤閉。十八年工外，創有越隄。工後大越隄一道，長九百十五丈，乾隆四十年築。周家莊工下，撐隄一道，長二百五丈，乾隆十九年築。兵四堡埽工在老壩工北，新築大越隄之尾，嘉慶二十一年建，歷年提移淤復，有徐家莊、小新莊地名，現修埽長四百九丈三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頭碎石土壩一道，嘉慶二十三年築，又於越隄尾築碎石土壩三道。三老壩，又名草灣，越隄一道，長六百二十五丈，嘉慶十一年築。湯董莊埽工，今按行水金鑑載：有柴市、湯董莊埽工，四百三十五丈，淮安府志載：有柴市、湯董莊、王家莊、孫家莊、孫金莊、沈家莊六工相連埽工，現修工長五百五十三丈，歷年提移，有潘湯、陳高、張等莊地名，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尾碎石土壩七道，道光二年築，又於兵二十二堡築碎石土壩五道。湯董莊工後，越隄一道，長二百十丈，康熙十八年築，雍正三年築，撐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丈，今按淮安府志載：北接縷隄，穿越隄南，至汰黃隄，又築上撐隄一道，長二百八十三丈，下撐隄一道。

長一百八十七丈。上張莊埽工。今按行水金鑑載長五百十九丈。淮安府志載雍正二年上下築有埽隄一長四十九丈。一長六十四丈。久淤。汰黃隄行水金鑑載自車路口起至上河汛大菱陵止長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九丈八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外南廳冊。今按汰黃隄當張文端治河之時止言修築則非初創可知。而淮安府志載汰黃隄一道下註舊係民築順治初巡按秦世楨題令官修一名太荒隄亦名太行隄十六年御史何可化奏稱長亘三百餘里爲下河各州縣保障等語又於海防廳童下二汛內皆載汰黃隄一道下註詳外河縣丞汛內皆未載明起止地名丈尺查大菱陵在康熙年間尙屬外河廳上河汛地行水金鑑所言汰黃隄至大菱陵止與府志所載下河汛仍有汰黃隄之語未符惟修築二字與府志民築官修之語相合但府志註長亘三百里又與臚載及行水金鑑止於大菱陵之言有異黃河兩岸創築樓隄始於康熙十七年汰黃隄本係明季民築初築之時或實長亘三百里張文端於康熙三十八年修築起於車路工止於大菱陵就舊有之工擇要而修亦未可定今查外南海防二廳圖繪現在隄河情形外南所屬外河汛內樓隄之後並無另有汰黃隄形惟接老壩工後乾隆四十年所創大越隄下首起至湯董莊下二十堡止有重隄一道長六千七十八丈三尺又自二十一堡下起至海防界三岔止亦有重隄一道長二千三十九丈行據汛弁覆稱卽係汰黃隄康熙年間建造柳園頭石閘是以圖抵樓隄爲止歷年已久隄皆坍塌所覆亦未確切柳園頭閘建於康熙三十一年原擬減水由運料小河下達汰黃隄修於三十八年運料小河在汰黃隄之北起於清江之下斷無在後修隄轉將以前上下洩水去路築隄隔截之理現在海防廳自上河汛界起至童營汛大菱陵止有汰黃隄一道長三千二百四

十二丈。在上河汛者一千五百七十丈。在童營汛者一千六百七十二丈。惟外河中間自二十堡上。至二十一堡下。並無汝黃隄名。或因年久誤記。或因坍塌。或因以越爲隄。無可細查。闕以待考。淮安府志載。柳園頭石閘一座。註稱減水。由運料小河沿隄直出雲梯關下。掌家港專爲運料而設。康熙三十一年建。並未開放。今按雲梯關在黃河北岸。佃湖之下。今南岸隄以南之河。而云出雲梯關。似有舛誤。至掌家港則在陳家浦之上。其石閘於乾隆年間拆除還隄。又按淮安府志載。運料小河一道。註稱西至清江浦。新開下起。東經湯董莊。上張莊。真武廟。鄭家馬路。至海防各汛。達八灘入海。長三百餘里。其在外河汛境內者。長五千三百五十七丈二尺。自康熙二十五年以來。屢經挑濬。皆未成功。此河開成。各套運料船沿隄而上。二三日可抵清江。前河尙有南堰。長與河同。今已歷年久遠。隄坍塌。外河汛以上至清江浦。則井形跡無存。其清江新閘。已於雍正十二年拆毀矣。

淮海道屬海防廳。今按海防同知。設於明萬歷年間。建城於廟灣。專管海防軍務。與遊擊協守。以備倭寇。康熙三十一年。兼管海州鹽城兩境下河水利。雍正四年。以葦蕩左右兩營。陞科地租。飭令經徵。至復設葦蕩營而止。九年。總河嵇曾筠題以外河廳屬之上河汛以下工程。一百五里六分。並山安廳屬之南岸大套一汛。六十一里。分歸海防廳管理。改爲河務海防同知。乾隆二十六年。兼管山阜水利。原管隄工。上自外河廳屬上河汛新港頭界起。下至阜寧縣陸家社竈工隄尾止。計長三萬一百六十五尺。分童營下河南岸三汛。嘉慶十六年。兩湖總督馬慧裕。兩江總督松筠。總河蔣攸銛。以海口兩岸接築新隄。需添廳營員弁修防。乃添設海安海阜二廳。將海防舊管之南岸一汛。改歸海阜廳管轄。而以外河廳屬之上

河一汛改歸海防廳管理。是年添設淮海道。海防廳原隸淮揚道。遂改隸淮海道屬。

同知一員。守備一員。管理山陽阜寧。今按阜寧。於雍正十年分山陽鹽城兩縣地添設。兩縣境內黃河南岸河務。上自山陽縣外河廳外河汛三岔界起。下至海阜廳仁和汛陳家社止。縷隄長二萬一千三百八十八丈七尺。爲汛三。曰上河汛。曰童營汛。曰下河汛。

上河汛。今按淮安府志載。上河汛舊管至海防下河汛界。計隄長五十里。雍正九年自新港迤東。另設童營司管汛地三十三里。屬海防廳。主簿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十八名。兵六十名。汛地自外南廳外河汛三岔界起。至童營汛新港止。縷隄長二千八百六十九丈七尺。屬山陽縣境。楊家馬頭埽工。雍正十二年築。久淤。工後越隄一道。長三百九十二丈。雍正十三年築。乾隆元年開縷隄。放淤。今按淮安府志載。黃河挾數千里泥沙。直下注海。經流之處。河身易致淤墊。乾隆元年春。高公再蒞南河。創放淤之法。於河隄卑薄處。圈築越隄。將舊隄斜穿二小口。開倒鉤河。引濁流由上口入越隄。水勢既平。泥沙盡澄。越隄之內。清水由下口大河衝刷河身。而越隄之內。積久墊平。大隄既厚。埽工可停。誠創制也。按放淤。洵爲保險良法。若放淤廢埽。則溜無抵禦。必致裏臥。恐有南北坍長。改移河勢。另生險工之弊。是當察看形勢。未可概言廢埽。而在今日。尤當加意。

二堡下至尹韓莊越隄中間止。乾隆二十年創越隄一道。長三百四十四丈。現廢。尹家莊韓家莊兩地毗連。雍正十年建築埽工。十一年淤。嘉慶三年。迺上王家莊生工築埽。後於七年十二年先後生工築埽。名劉家莊曹家莊。現修埽工。共長二百九十八丈九尺。工後大越隄一道。長八百八十丈。康熙十九年築。越隄內格隄二道。一長五十五丈。一長七十二丈五尺。皆雍正五年築。

又真武廟起。至鄭家馬路止。越隄一道。長四百七十丈。乾隆二年築。又接下至七堡下止。越隄二道。一長二百十五丈。乾隆七年築。一長四百十七丈五尺。八年築。汰黃隄一道。上接外河汛三岔界起。至董汛界嚴家馬頭止。長一千五百七十丈。康熙三十八年築。董營汛巡檢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三十二名。兵九十二名。汛地自上河汛界新港工頭起。至下河汛界葉家營止。縷隄長五千九百十丈。皆山陽縣境。新港伍墩兩工相連。名新五工。雍正十年築。有埽工。後淤。乾隆四十七年復出。嘉慶二十三年淤。高家莊埽工。雍正十年建。後淤。乾隆三十九年放淤。停修。以後旋出。旋淤。現修埽長二百四十八丈二尺。唐家堡埽工。雍正十年建。乾隆三十九年放淤。停修。以後時出時淤。現修埽工二百五十丈四尺。新港工頭格隄一道。長五十六丈。康熙四十二年築。新港工頭至伍墩越隄一道。長三百八丈。康熙四十二年築。伍墩格隄一道。長五十丈。四十六年築。現爲縷隄。伍墩格隄尾起。至唐家堡格隄頭止。越隄一道。長一千丈。康熙四十二年築。下長六百丈。於乾隆三十九年放淤。塌卸。現存四百丈。作爲縷隄。接下周家莊。今按雍正十年埽工。後淤。南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丈。乾隆十一年築。內下長五百二十七丈。現爲縷隄。內格隄一道。長一百十丈。十一年築。接下唐家堡越隄一道。長七百三十七丈。康熙四十二年築。現爲縷隄。今按新伍高唐四工。相距甚近。迤下卽七胡吉沈等處埽工。七堡卽小菱陵埽工。雍正十年築。淤復不常。現修工長一百六十六丈五尺。胡家馬頭卽何家莊埽工。雍正十年築。以後淤復不常。現修工長二百七十丈。吉家莊卽大菱陵埽工。雍正十年築。以後淤復不常。現修工長一百十四丈。埽外拋護碎石埽工。迤上嘉慶二十四年築。碎石盤頭土壩三

道。沈家圩埽工與吉工相連。乾隆四十六年築。五十八年放淤停修。嘉慶十四年復生。現修工長二百二十三丈。工後大菱陵格隄一道。長五十七丈。乾隆二年築。今爲縷隄。接下格隄頭起。至舊隄頭止。越隄一道。長五百三十丈。康熙四十二年築。今爲縷隄。隄內格隄長八十二丈。乾隆十一年築。七堡格隄一道。長七十五丈。又小菱陵格隄。長一百八丈。又大菱陵南越隄一道。長八百四十丈。隄內顧家馬頭格隄。長一百二十丈。皆乾隆十一年築。接前沈家圩魚鱗隄一道。長二百二十二丈。乾隆八年築。今爲縷隄。又餞隄一道。長五百二十丈。康熙三十五年築。又裏越隄一道。長七十八丈。雍正八年築。又外越隄一道。長二百二十一丈。雍正九年築。又臨黃外越隄一道。長八百七十丈。乾隆二十一年築。又裏越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丈。五十二年築。今按沈家圩各越隄。皆入下汛。與童營各越隄毗連。隄南遙隄。內塘嚴岡蘇家嘴。舊有民建涵洞二座。汰黃隄一道。接嚴家馬頭起。至大菱陵工尾止。長一千六百七十二丈。

下河汛。馬邏司巡檢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二員。管堡夫七十二名。兵一百九十一名。汛地自下河汛界葉家營起。至海阜廳屬仁和汛止。縷隄長一萬二千六百九丈。屬阜寧縣境。童家營東西裏頭埽工。雍正十年建。後淤。蔡家馬頭埽工。乾隆二十二年建。漸淤。現修工長六十九丈七尺。錢家馬頭埽工。乾隆五十三年建。現修工長七十八丈一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盧家莊埽工。嘉慶十一年建。現修工長一百七十丈九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今按錢盧二工。埽段毗連。盧家莊埽工尾。道光元年築。石盤頭土壩六道。左家莊范家莊楊家莊埽工。康熙年間建。羅家莊埽工。雍正三年建。四工相連。久淤。童家營越隄

一道長六百七十七丈。康熙四十一年築。隄內格隄一道長九十丈。雍正四年築。蔡家馬頭大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六十一丈。乾隆元年築。內下長五百七十丈。今爲縷隄。接下斜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五丈。乾隆二十一年築。又下格隄一道長一百三十丈。乾隆四年築。錢家莊越隄一道長八百五十三丈。乾隆二十四年築。又盧鋪越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二丈。乾隆元年築。左家莊越隄一道長九百八十八丈。又上格隄一道長八十丈。下格隄一道長七十五丈。皆雍正五年築。接下董家莊越隄一道長三百三十一丈。乾隆十一年築。兵十四堡埽工。嘉慶三年建。現修工長一百七十丈五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馬起營埽工。乾隆五十二年建。現修工長一百四十七丈二尺。李家莊埽工。嘉慶八年建。現修工長一百六十九丈四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今按兵十四堡。馬起營。李家莊。三工毗連。工後越隄一道長九百丈。乾隆二十三年築。又中越隄一道長三百二十五丈。乾隆七年築。又魚鱗越隄一道長三百十丈。乾隆二十一年築。涂家莊埽工。長一百六十六丈。乾隆二十二年築。久淤。陳家莊越隄一道長四百八十丈。康熙四十年築。又上下越隄二道。一長八十丈。一長六十丈。皆康熙四十年築。海防廳冊。海阜廳。今按海阜廳。於嘉慶十六年添設。康熙年間。南岸隄止鼇工尾。自陳家社至隄尾。設汛曰南岸汛。屬山安廳。雍正九年改隸海防。乾隆二十九年。總河高晉奏明。自陳家堡迤下工程。棄而不守。嘉慶十五年。六年。接築海口長隄。初自鼇工尾至二木樓。接隄長六千八百五十九丈。繼自二木樓至大淤尖止。接隄長四千八百三十九丈。添設廳營員弁兵夫。復將海防廳屬南岸改歸管理。

同知一員。新設守備一員。管理阜寧縣黃河南岸隄工。上自海防廳屬下河汛界陳家社下起。下至大淤

尖隄尾止。縷隄長二萬二千八百二十三丈。內陳家社至竈工尾。舊隄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五丈。迤下至海口。隄長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八丈。皆嘉慶十五年所築。新隄十五年。初奏止。設二汛。曰南岸汛。曰海阜汛。十五年添築新隄之後。於十八年奏改三汛。曰仁和汛。曰十巨汛。曰海南汛。添設河兵一百九十二名。添設堡夫六十四名。

仁和汛。巡檢一員。卽大套司。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六名。兵八十八名。汛地自海阜廳下河汛界起。至岔隄尾止。縷隄長八千三百五十丈。陳家社裏越隄。長五十五丈。雍正八年築。又外越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五丈。雍正九年築。辛家蕩滾水壩一座。淮安府志載。康熙四十一年建。未淤。今久湮沒。乾隆十一年創裏越隄一道。長八百六十丈。越隄一道。長三百六丈。黃泥嘴南岸。挺向北岸。河勢灣曲。嘉慶八年。在南灘取直挑河。長一千三百丈。大汛啓放溜走新河。舊河遂淤。自五堡上起。至陳家浦南圈堰止。嘉慶十四年築。臨河圈堰一道。長四千一百七十五丈。陳家浦卽行水金鑑所載。地名陳家莊。西礮掌家港。三處相連。險要埽工。淮安府志載。乾隆十年七月十九日。陳家浦漫缺二百餘丈。九月水落。始塞築重隄。長一千六百二十丈。後河溜開行。該工淤閉。嘉慶十二年秋汛。異漲漫缺。以前所創越格等隄。皆爲刷塌。十三年春。在北首灘面築壩堵閉。內自夫十五堡。縷隄北面起。至大壩尾止。築南壩圈堰。長一千二百二十二丈。又自北隄尾起。由東轉南至夫二十四堡。縷隄止。築北壩圈堰。長二千七百三十六丈。中間堵合柴壩。連壩基長一百五丈九尺。又自南壩圈堰。于家莊前起。至南三壩尾止。築圈堰。長七百丈。又築南二壩尾圈堰。長二百七十丈。中築柴壩。連壩基長一百十五丈。又自三北壩尾起。至北圈堰

止築壩尾隄長二百三十八丈。又於南圈堰之西築挑水壩長二百七十六丈。嘉慶十八年自三南壩基東至北圈堰築重隄長三百四十七丈。又自挑水壩至北大壩後築攔水隄一道長二百九十七丈。陳家浦三北壩外上下圈堰嘉慶十七年後歷年鑲築埽工一百六十餘丈今皆淤閉。

十巨汛縣丞一員以阜寧縣丞移駐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皆新設管堡夫三十八名兵七十名汛地自仁和汛界岔隄尾起至海南汛十巨以下于家港止縷隄長六千八百五十丈。自上汛夫二十四堡新隄尾起至竈工尾止嘉慶十三年築外越隄一道長六百六十丈。

海南汛縣丞一員以鹽城縣丞移駐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皆新設管堡夫四十二名兵七十八名汛地自十巨汛尾千家港起至大淤尖隄尾止縷隄長七千六百二十三丈。衛灘越隄一道長一千四百五十五丈嘉慶二十四年築。越隄下首二十五年又接築套隄一道長七百八十丈。今按接前越隄下宋家尖至東窪直隄一千四百七十丈又宋家尖上下碎石盤頭土壩十八道又衛灘埽工四百二十三丈皆道光二年築。

東窪埽工嘉慶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節建埽長三百七十五丈二尺上首九十二丈已經淤閉。工後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九十四丈嘉慶二十年築。今按越隄下首起至七巨港越隄止道光二年接築直隄一道長九百二十五丈。七巨港至八巨港下止越隄一道長一千六百五十丈嘉慶二十二年築。隄南衛灘迤下卽葦蕩右營官蕩西界衛灘南界後洋北界縷隄東抵海灘海阜廳冊。

此
页
空
白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一

淮水原委一

淮水出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南之桐柏山。皇朝通志。

淮水出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南桐柏山。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大復山。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

州界。其南爲太平嶺。接連而東。西接棗陽縣界。大復胎簪。皆桐柏之支峯也。有淮井。水道提綱。

東南流。經湖北隨州北界。皇朝通志。

東南流。作曲經湖廣隨州北界之出山司。水道提綱。

又折而北。經桐柏縣東折。東流經信陽州北。正陽縣南。羅山縣北。有澗河。自信陽州來會。皇朝通志。

又折而北。依翠屏山麓。經桐柏縣城東。始折東流。作曲一百九十里。經信陽州北境。又九十里。始出

重山。有明港河。自西北來會。明港河。出信陽州西北境之回龍山。東流經州北境。至明港驛。北折而

東南流。至山麓。與淮水會。東經正陽縣南。羅山縣北。有澗河。西南自州城東北流來會。澗河出州西

南界山。三源。一出平喜關北流。一出東南。一出其西者。並會北流數十里。折而東流。經州城南。又東

北至五里店。南折而北流。又東北至羅山西北境。北流入淮。水道提綱。

澗水自湖北隨州。流入信陽州南。環抱州城。又東北至羅山縣界。入淮。舊志有黃土河。在州西南七

十里。卽澗源也。大清一統志。

經息縣南。有小黃河自羅山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經息縣南。有小黃河西南自羅山縣城東北流。合竹竿河來注之。小黃河出羅山縣西南境。武勝關之北靈山。東北流百餘里。經縣城東南。又東流數十里。竹竿河自南來會。竹竿河出九里關。東操山。北流百三十餘里。竹竿鋪東。又東北會小黃河東北流。經濮公山西麓。北入淮其口。正對息縣。

水道提綱。

小黃河在光州治前。源出湖廣麻城縣分水嶺。北流合恨溝入淮。河南通志。

竹竿河在羅山縣東北三十里。源出窟壠山。北流入淮。河南通志。

又東分二派。合於光州西北。皇朝通志。

息縣稍東。水分二派。一東南流。有光山縣北水自西南來會。折東北流。與一派之東北流折而東南者。會於光州西北。分五十里復合也。光山水出縣西南山。東北流。經縣北。又東北至埠子口。與淮水南派合。又東北與北派合。水道提綱。

淮河在光山縣北九十里。河南通志。

又東經固始縣西北。有南汝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百三十里。經固始縣西北境。汝水北自新蔡西北。合舞陽西平上蔡遂平確山汝寧諸水。東南流來會。曰汝口。水道提綱。

南汝水源出遂平縣西南境之洪山龍陂兩源。卽泌陽北界山也。汝水舊從舞陽縣北而南入西平。

界自元末於渦河塌斷其流，使東歸潁，於是西平雲莊諸石二山之水，明時亦塞，今水道與古全異，即名稱亦隨時不同，所謂濯灑瀉汶溱，亦難確鑿指證，但據時俗所見，敘次源流耳。北源出華山，扶予山，南源出中陽山，其山南之水，皆流入泌，東流九十餘里，至沙河店，東南合東北流六十餘里，經遂平縣城南，又東北五十里，折東南流，經上蔡縣南境，至汝寧府治汝陽縣北境，有斗河自西來注之，又東折東南流，經府城東北，又東南有小沙河，西南自確山縣北來注之，小沙河自確山縣西境山，東流經城北，又東南流折而東北，經府南境入汝，又東南有吳塞河，西南自確山縣西南境來注之，吳塞河出泌陽縣東南境，東流經天目山北，東北流又曲折東經確山縣南境，山麓，又東北經真陽縣北界府東南境入汝，此水源長與南源北源相似，又東南數十里，折東流，至新蔡縣之東南，有洪河，西北自西平上蔡來會，洪河出舞陽縣東南界之筆尖山，東北流百餘里，至西平縣城北，折東南流，經上蔡縣東北，折南流，有朱里河，西北自西平南境，東南流，經上蔡南境來注之，又南經府治東北境，又東南經新蔡縣城東北，又南入汝，自元以前即汝水，又東流，經固始縣西北境，東入江南潁州界，支流南入淮，水道提綱。

南有光山縣水來會，皇朝通志。

其南，即光州南水，西南合光山諸水，東北流來會，光州水曰小黃河，源出光山縣西南界山白沙關北三源，北流數十里而合，又北數十里折東北流，經縣城南，有一水自東來注之，又東北分爲二派，經光州城南，又東北復合，有小水曰白露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北有春河，自南來注之，又東北入

淮其水口正對汝口。汝口之北卽潁州界。水道提綱。

自元末因汝水泛溢爲蔡害於舞陽。塹斷故汝遂以灑水及西平縣西諸山之水爲汝水上源。縣志謂汝源出舞陽縣黑龍泉。下入八里河。東至西平縣。合水鎮北與雲莊諸山水合流。東經西平城北。又至城東十餘里。分爲二。一東南出會流堰河入汝陽縣界。一北出會周家泊水。東入上蔡縣界。明嘉靖中西平水斷。汝水祇上承遂平濯觀諸水。流繞府城而東下。郡人指流堰河及朱里河濯觀爲汝源。又非雲莊舊流。蓋汝源凡三易矣。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有曲河。自商城縣史河。自固始縣來會。皇朝通志。

淮水勢大盛。卽折東南流。經老關巷南。又折東北流。有曲河。西南自商城縣來。史河南自固始縣城。合石槽河來俱會。曲河出商城縣西南湖廣麻城縣界。東北流入境。經黃蘗山。東北百餘里。經縣城西北。又東北經固始縣北。又東北與史河俱入淮。史河出商城縣東南境。松子關北山東北。曲曲流二百餘里。折西北流。至固始縣東南。有石槽河。自南來會。石槽河出商城縣南境。長嶺關。東北流百餘里。折而北。至固始。南會史河。又北經縣城東。又東北經大山西麓。又北百里。與曲河俱入淮。曰三河尖。水道提綱。今按河南省歸淮諸水。歸德府陳梁沙河。自鹿邑縣入渦河。下達江南亳州。以入於淮。古谷水亦入渦河。豐樂河自永城入江南境。出離河。以達洪澤湖。刺河卽茨河。自鹿邑至江南潁州府。由潁河入淮。濯水。今謂之黑河。入於刺河。以達淮。明河棟溝河皆入肥河。達淮。陳州府之大灑水。潁水皆合潁入淮。南陽府之灑水。撫水。汝寧府之灑水。濯水。溱水。慎水。練水。汝水。汝州之扈澗。

水泄水皆合汝入淮。又汝寧之油水谷水、光州之柴水、申陂水、青陂水、決水、谷河，則皆徑入於淮者也。統計河南省與淮會者共二百七十餘道。

又東北入江南界，經潁州府阜陽縣南，南汝水支津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入江南界，經潁州南境南照鎮，汝水支津自西來會。水道提綱。今按淮水合汝水東注固始縣，至朱臯鎮入江南阜陽縣境，距潁州府城南一百二十里，又繞老觀港、安舟岡等村，至南照集入潁上縣境，其南岸皆霍邱縣境。

東南流，經霍邱縣北，潁上縣南，有澧河來會。皇朝通志。

乃東南流，經霍邱縣北，潁上縣南，有澧河自西南來注之。在霍邱西北。水道提綱。

澧河，霍邱縣西十里，源自棗木河北流，入淮。潁州府志。

又東南有潁河，自霍山縣經六安州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南流，有潁河南自霍山北流，經六安州而北來注之。潁河出霍山縣南，潛山縣西北境山，北流經天堂鎮，西北有一水自西南來會，又北有曼水河，西自湖廣界山，東北流經上土司南而東北合一水東來注之，又北經霍山縣城西北，又折東北流至石埠口，有一水自東南來注之，曰兩河口，又北至蘇家埠，西折而東北流，經六安州城西北，又東北出山，北流經單家集東、馬頭集西、錢家集東，又北至霍邱縣東境，有城河西南自下落山東北流來注之，又有清河東南通芍陂水，又北入淮。水道提綱。今按兩河口在霍邱縣南六十里。

溧水卽泚水。一名白沙河。源出霍山縣南境。北流經縣西。繞城而東。又東北流經州城西。又北入潁州府霍邱縣界。注淮水。大清一統志。

溧水在壽州西七十里。源出霍山。東經霍邱縣至州境。北流入淮。方輿勝覽云。溧有蛟害。楚辛乙射之。遂絕。江南通志。今按水在潁州府入淮者。阜陽縣境則汝河谷河。潁上縣境則沙河清河大潤河小潤河。霍邱縣境則史河澧河。汝河東河。沙河下接鳳陽府壽州境。汝河達東河入淮。

折東北經壽州西。有沙河合汝水。潁水來會。皇朝通志。

淮水折東北流。經正陽關北。壽州西境。有沙河上承伊陽汝州郟縣襄城之汝水。登封禹州長葛許州臨潁之潁水。滎陽以東開封以南之賈魯河。雙泊諸水。自西北來會。曰潁口。水道提綱。

淮水自州西南正陽關入壽境六十里。至州城西北入鳳臺境。壽州志。

淮自桐柏縣至壽州東南流。凡八百餘里。自壽州西南正陽關東北。屈至魯家口入縣界。正陽關至

此十五里。城西南五十里。南岸屬壽州。北屬縣。自此四十里。至賀家淺直城西。兩岸俱屬縣。淮自霍

邱以上。其流未盛。至壽州受兩沙河之水。土人以溧水爲南沙河。潁水爲北沙河。至鳳臺又挾兩淝。

而浩瀚極矣。數百里之來源。挾南北翼注之衆水。而洩之以八十丈之硤石口。其勢不暢。故每遇夏

秋霖潦。萬水俱匯。則泛溢爲害。包岡阜。敗田疇。壞房舍。浸城郭。往往而是。鳳臺縣志。

澧水。源出魯山縣西沒大嶺。東流經縣南。又東經寶豐縣南。又東入南陽府葉縣界。亦名沙河。漢書地理志。澧水出魯陽縣東北。至定陵入汝。按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楚救蔡。與晉師夾泚而軍。注泚水

出魯陽縣東。經襄陵。定陵。入汝。與漢志源流符合。是泚水卽澧水也。大清一統志。

沙河卽古澧水。俗曰沙水。源出魯山縣西境之堯山。卽伊陽南界山。曰沒大嶺。東流合西南來之波水。又東南經縣城南。又東有達老河西北來注之。魯山在縣東北。河自山西麓東南流入沙。東經寶豐縣南境。有小水自東北來注之。水自縣東南之香山西南流入。又東南經葉縣。北有昆水注之。縣北有昆陽關。又東南流。有輝河。西自葉縣城南來。東流注之。又東經舞陽縣東北境。汝水西北自襄城來會。又東南流至鄆城縣南。曰大澗水。其上流卽故汝水也。俗總稱爲沙河。有濃河。西自舞陽之北。東流來會。濃河亦曰澧河。首引舞陽。西界魯山。南界裕州北境之三里河水。三里河本南流入唐河者。於山中分其支津。東流出山。經葉縣南境。舞陽北境。又東至鄆城南。南與沙河會。共行二百八十里。按元人竭斷。故汝使東歸潁水。過其南由舞陽以達西平之路。致汝寧府所名之汝水全非古之出天息山者。沙本入汝。又得濃河自西南來會而東。於是南北汝水遂判然不相涉也。東經城東南。又東稍北。曲曲流經上蔡縣北界。東至商水縣西北。潁水自北來會。俗曰沙河。口水道提綱。

汝水自河南府嵩縣東北流。入伊陽縣界。經縣南。又東經汝州城南。又東南經寶豐縣北。又東經郟縣南。又東南入許州襄城縣界。大清一統志。

汝水源出嵩縣西南境。南陽府北界山兩源。南源曰播鼓山。東北流。北源曰老君山。東流。播鼓山西。南水。卽南陽湍水之源也。老君山西。卽杏花山。又西卽熊耳山。伊水之源也。數十里合而東北。經嵩縣南境之伏牛山北。卽古天息山也。源至此已百餘里。又東北百餘里。經伊陽縣城南。又東北五十

里折而東南流。經汝州城南。又東南有一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經寶豐縣北境。郟縣南境。又東南經襄城縣城西南。又東南八十里。沙河西自葉縣來會。源至此曲折已六百里。又東南經舞陽東北境。鄆城縣城南。會西來之澧河。又東北經上蔡縣北界。東至商水縣西北。會北來之潁水。自會沙水以上。皆仍古道。水道提綱。

潁水源出登封縣北。中岳嵩山西南之少室山。南流經城西。有二水自西南來會。一出玉寨山。一出其南。折東南流山中。經密縣南境。又東南經禹州城北。又東南分爲二派。一東北流。經新鄭縣南界。折而東南。經長葛縣西南。又南經許州城東北。又東南至臨潁縣東境。其南一支。東南流。曰石梁河。經襄城縣東北界。又東南經許州城西南。又東南經臨潁縣北境。東南流與分支復合。凡二百三十里也。又東南有渚河。自西南來會。渚河出汝州東北境山。在登封東南。禹州西北。水東南流山中。經州南。又東南經襄城縣北境。又東南經臨潁縣西南。又東南入潁水。又東流數十里。折而南流。於商水縣西北。會西來之汝水。俗曰渚河口。又東稍北至周家口。有滎陽東南諸水合爲一河。自北來會。水道提綱。

北汝水與潁水沙水合者。今入淮處。曰潁口。而經流概名沙河。水道提綱。

三水既會於商水縣北。折東南流。至陳州府南界。分爲二派。一支南流。爲項城北。沈邱南之澗河。一支東南流。爲沈邱北之沙河。澗河自商水東南境南流。有支渠西達縣南境。與西北來之汾河合。其正流東南經沈邱縣西北境。汾河自西北來。東南流經項城縣城北。而東會焉。又東南經沈邱縣

城西南。又東南入江南界。經太和縣西境。朝陽鎮。沈邱集之南。又東南至潁州城北。其北支自北來會。沙河東南流。至沈邱北境。槐坊店南。折東北流。入江南太和縣西北境。折東南流。經界首鎮。稅子鋪南。甄橋集北。舊縣集西。又東南經縣城東南鎮。至州北境之茨河埠。有茨河自北來會。又東南與澗河會於州城北。又東折而南至八里塚西。又東南經潁上縣城北。又東南至正陽關之東北。淮水自西南來會。曰潁口。沙澗分流三百里。復合。實汝潁也。俗於潁州而下。概曰沙河。沙河澗河之名。彼此紛然。以時俗稱呼相沿已久也。水道提綱。今按澗。皇朝通志及各志均省作澗。

潁州。沙河在城東門外。東南流入淮。卽潁水也。按唐會要云。元和十一年。置淮潁水運揚子等諸縣。米自淮陰泝流。至壽州西四十里。入潁口。又泝流至潁州。沈邱界五百里。至於項城。又泝流五百里。入於澗河。三百里。輸於鄆城。得米五十萬石。考之臨潁志云。楮河在縣東南十五里。卽潁潁水源。出登封縣潁谷。流經本縣東南。至清水鎮。入沙河。達於淮。鄆城志云。澗江渡在縣西一里一百步。卽沙河也。是則沙河卽潁水明矣。江南通志。

滎陽水。出縣南境諸山。山脈自鞏縣汜水南界相連。而東有無數小水。北流合爲一。東北流經滎陽縣城東。又北流十餘里。折而東。曰索河。卽古京索地。東經河陰南境。有京河西南自瓦礫泉來會。又東經滎澤南。有須河南自山中數源合而來會。折東南流經鄭州北。有東京河西南自山中東北流。合一水來會。水勢始漸盛矣。自汜水以東。凡南岸諸山泉。並無北注大河者。隔於河隄。引流成渠。自滎陽有索河。北流東折。經河陰滎澤南境。會南來之京河。須河。又東經鄭州北。會南來之東京河。又

東南會南來之磨河。卽古溱洧諸水。今總名小賈魯河。又東南有欒河自南來會。又東南經中牟縣北。自此以下。俗曰賈魯河。又東南至開封府西南境。朱仙鎮之西。十餘里。折南流。經通許縣西境。尉氏縣東境。又南流。折而東南。至扶溝縣北之李家潭。西南有洧川縣雙泊河。自西北來注之。雙泊河源出密縣南山。東南流。經禹州北境。東至新鄭縣城南。稍東有黃水河。西北自山中東南流。經新鄭縣城東來會。折而南流。至長葛縣西北境。又東流。經城北。又東流。經鄆陵縣北境。又東南。經扶溝縣城北。東入賈魯河。又東南八十里。折而西南。數十里。又折而東。經西華縣北而東。又南流九十里。至周家口西南。潁汝自西南來會。水道提綱。

按元賈魯所開河。在儀封縣黃陵岡南。故道湮沒。今所云賈魯河。卽宋時之蔡河故道。府志云。沙河一名賈魯河。又名小黃河。受京須索鄭諸水。經朱仙鎮呂蒙潭。至扶溝者。是也。大清一統志。

惠濟河。卽汜水也。自中牟縣西十里鋪。出賈魯河。經祥符陳留杞入歸德府睢州柘城。至江南亳州。下達於淮。乾隆六年。命查勘河道。開濬兩岸。賜名惠濟。二十二年。復挑濬深通。永資利賴。按河道舊在中牟縣十五里堡。二十六年。因黃水漫溢。淤成平陸。二十七年。西十里堡。改建滾水壩。二十九年。因壩底高出水面。河身淤塞。不能分洩。賈魯河之水。改建石閘。大清一統志。

惠濟河上承鹿邑賈魯灘。自安家溜入境。東流三十里入渦。卽今之兩河口。乾隆二十三年。奉文委桐城縣縣丞高偉疏濬。亳州志。

又東北有東肥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有淝河自西北來會水道提綱

又東北有芍陂沿河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經壽州北有芍陂沿河水自東南來注之芍陂塘在壽州東南周數十里其西南支津西南流合清河西北入淝水其西北支津西北流曰沿河經州城東北又西北經兩山入淮水道提綱

肥水在鳳臺縣北自廬州府合肥縣界西北流入至肥口北入淮俗曰東肥河大清一統志

夏肥水任鳳臺縣西北自潁州府潁上縣界東南流又東南入淮亦曰西肥水大清一統志

淝河爾雅同出異歸曰肥後加水旁爲淝其在潁郡者二一北淝河在蒙城縣渦水之北宿州龍山湖之水也東流過懷遠縣入淮一西淝河漢書地理志所謂夏淝水也自河南鹿邑之孟家橋入亳州境橋以上西北來者爲練溝河直北來者爲清水河上流同出於渦河而統會於孟家橋自橋以下始名淝東南經太和之淝河口又東南經亳州之龍德寺阜陽之苗家集潁上之金溝紆回曲折於潁郡之四邑而後至鳳臺縣硤石口西入淮淝水濼繞處卽爲村疇居人皆植柳積柴養魚方言謂之魚滬卽詩潛有多魚之潛也水不能直流漸致淤塞雨潦輒泛溢爲患乾隆十三年發帑疏濬並將通於淝河之宋塘河通於宋塘河之茨河及北淝河茨河一並深通卽以土積兩岸築隄禦水沿河之水患始平又有東淝河不在潁州境發源合肥縣之紫蓬山分水嶺西北流二百里繞壽州城北西至八公山下入淮潁州府志

淮東北流至城西北肥水合衆水自東南來入之謂之兩河口卽東肥河至壽唐關西經烟籠山

下。屈而西七里。至硤石口。屈而北。夏肥水合衆水自西北來入之。卽西肥河。乃北出兩硤間。謂之硤石。過硤石一里。曰新河口。左合夏肥水支津。殺硤石之湍流也。鳳臺縣志。

又東北有廬州府北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有水東南自廬州府北來注之。水二源。出六安州東南龍穴山。一出大尖山。皆東北流。經官亭鎮西。曲曲出山。經廬州府西北境。二百餘里而合。北流經伊家集東。又北至北鑪鎮南。有清洛澗水。東北自定遠來會。又西北流百餘里。經兩山。又西北入淮。水道提綱。

又東北經懷遠縣城南。有天河自南來注之。水道提綱。

濠水。今謂之天河。出鳳陽縣歷山西之雙尖山。猴尖山。謂之大澗。按濠水之源。方志皆無確言之者。今特就目驗者。悉之大抵源之大者。惟大澗。其遠者則十里溝。溝水出歷山之北。西北流五里而合。三澗二澗水。水俱出歷山西。合流後。又北流三里。而合十里溝。又西北流八里。過胡家橋。而水始大。自大澗以東。皆鳳陽境也。又西北會金家澗。其下流則皆在縣境矣。懷遠縣志。

天下名勝志。懷遠縣入淮之水。自渦而外。有天河洛河等。凡十二所。按此則天河之名。自明已然。懷遠縣志。

懷遠縣志。又有洱河在縣西六十里。亦自蒙城縣流入。至縣南歐村入淮。大清一統志。

洱河源出鳳臺縣西北境之王家集。曲折東行九十餘里。會黑濠河之水。至縣境之七步嘴。入湯魚湖。湖水東行十四里。至尹家溝。折而南行一里。注於淮。按洱河入淮。在洛河之上。懷遠縣志。

洛水自廬州府合肥縣界北流入經定遠縣西九十里與壽州接界謂之接澗水又北流至懷遠縣西南七十里入淮又謂之洛澗大清一統志

洛水在懷遠縣南七十里自定遠之清洛澗流經壽州至縣境入淮亦曰洛澗注淮處曰洛口江南通志

洛河源出定遠西境之莫邪山西南行三十餘里其流始大折而北行二十餘里至北鑪橋鎮又北流七里而入縣境懷遠縣志

沙水在懷遠縣西南十里自潁州府蒙城縣流入經荆山之麓南入淮俗曰沙河亦曰芟河又名黃河大清一統志

芟河在蒙城縣南五十里源自潁上諸湖回繞邑境東注於淮江南通志

欠河在城東南八十里首受清游湖水東南流經花溝集公雞寺至輒橋寺入蒙城縣界東南流入淮案水經注言沙水分爲二水其北流者至譙城側入渦矣其東南流者有章水矣於章水下又云一水東注俗謂之欠水其卽此欠河歟亳州志

欠水亦曰芟河經蒙城縣棗木橋入境河之南爲蒙城鳳臺境按欠水見水經注乃沙水正流而古志書無及之者蓋沙水分支歧出者多遂致迷謬懷遠縣志

經懷遠縣南有渦河亦名西肥河自河南太康縣鹿邑縣經江南亳州分二支一經太和縣潁上縣至壽州來會一經柘城縣鹿邑縣過亳州蒙城縣懷遠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有澗河自西北來注之。此澗河與前澗河由一水而分流也。澗河出河南太康縣東南，東流數十里，一支南流二十餘里，又分二支，俱東南流七十里，經鹿邑縣南境，又東南入江南界，經亳州南境，又分爲二：一東北至州東南之義門集西，東會澗河北派，俗曰十字河是也；一東南流，經太和縣北境，又東南經潁州北境，曰澗河，又東南流，經潁上縣北境，至壽州西境，入淮。一支自太康東流，經柘城縣南境，分爲二派：南派東南經鹿邑北折東北流，北派至柘城東南，有舊黃河起睢州西北，東南流，合西來州南一渠，又東南折而南，經歸德府西南境，南經柘城東境，又南來會，此澗河之上源也。又東南與南一支復合，而東經鹿邑東北境，入江南界，東南經亳州城，北折東南流，至儀門集南支，有支津曰十字河，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流曰澗河，至雒河壘北，有雒河自北來會，又東南經蒙城縣城北，又東南經懷遠縣北，又東南入淮。雒河上源曰澗河。水道提綱。

渦水卽蔡水分流，自太康縣北，東南流，經淮寧東北，入歸德府柘城縣界。渦水自陳州府太康縣流入，經柘城縣南，又東經鹿邑縣北，又東入江南亳州界。渦水自河南鹿邑縣流入，經亳州北，又東經蒙城縣北，又東入鳳陽府懷遠縣界。三國魏黃初六年，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渦水，俗曰渦河，在懷遠縣北一里，自潁州府蒙城縣流入，又東入淮，謂之渦口。大清一統志。

蒙城縣渦水自亳州東流入縣西境，經狼山過禮城，至縣城北二里，又東出懷遠縣渦口，至荆山口入淮。渦河爾雅曰澗爲洵，郭景純注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也。本作澗，省文爲渦，義取旋流也。源於豫省通許縣南，至太康鹿邑睢州之舊黃河，繞柘城而來會焉，東流入亳州境，又東南遶蒙城，過懷

遠入淮。許氏說文以爲出狼湯渠。水經注陰溝始亂。狼湯終別於沙。而灑水出焉。灑水受沙於扶溝縣。漢志爲狼湯。南曰狼湯。北曰浚儀。卽汴河也。今汴河不通。過河考元大德間。黃河泛溢。自通許分流。一支由陳州合潁。一支分過河。則通許而上。必有流可通。故引黃而南注也。至賈魯疏汴。自朱仙鎮至周家口。合於潁水。過河與汴河遂各爲一支。明正統十三年。河決滎澤。又經陳留入渦口。宏治二年。命侍郎白昂導河。由渦入淮。六年。平江伯陳銳鑿孫家渡。及賈魯河。至朱仙鎮。經扶溝。通許。潁壽諸州邑。合渦入淮。正德四年。侍郎崔嚴濬孫家渡。引水達渦。以殺水勢。八年。侍郎趙璜疏亳州河渠。崇禎十五年。河決入渦。終明之世。渦時爲黃所奪。國朝順治元年。黃河復故道。嗣後沿河隄防。歲加修築。亳州蒙城之間。黃流始絕。而渦河遂爲安流。潁州府志。

渦河。上自河南省鹿邑縣入州境。懷家溜。東流經城北北門。又東經釣魚臺。又東南經白龍王廟。至雉河集草橋。出州境。入蒙城縣界。在境內一百四十五里。按渦水之源。出於陰溝。陰溝源出於河之濟陰溝。又首受大河。則渦水本與河通。又自鹿邑賈家灘至州。兩河口亦係黃流故道。亳州志。渦河自蒙城縣之雙澗集。古渦陽城也。南行十七里。至宜村集。又東行四里。而入縣境。懷遠縣志。

又東北有北肥河。自宿州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有肥河。自西北來注之。肥河自宿州西境兩渠會。東南流二百六十餘里。入淮。水道提綱。北淝河在蒙城縣北三十里。東流入鳳陽府懷遠縣界。北淝水源出宿州西南龍山湖。與潁州府蒙城縣接界處。東南流經懷遠縣北十里。入於淮。按水經注。淝水本入渦。而今水自入淮。蓋其流

變矣。大清一統志。

北肥河自蒙城之烏家集南。古瑕城也。東南至小瓦埠集東。而入縣境。至沫河口入淮。懷遠縣志。

又東有龍子河。自鳳陽府鳳陽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至長淮衛小蚌埠之南。有龍子河自西南來注之。龍子河二源。出鳳陽西山中。合北流入淮。

水道提綱。

又東經鳳陽府北。皇朝通志。

折東北至衛城北。折東南流。經鳳陽府城外北境。稍東有濠水自南來注之。水出府城東南山。北流

經府城東北山入淮。水道提綱。

東濠水在鳳陽縣東北二十里。匯縣界之西濠水南濠水入於淮。按東濠水凡三源。其出於陽亭

北者。元和志府志皆云出濠塘上。其一與西濠同出鳳陽縣之莫邪山。東流至昇高橋入東濠水。縣

志亦謂之西濠水。其一出鳳陽縣之離山。東流與諸山之水會於射子口。入東濠水。縣志亦謂之南

濠水。又按舊志臨淮縣初爲東西二城。東濠水自縣西南入城。自縣東北出城入淮。所謂經小城而

北者也。宋時連南夫作守。決濠水自城西徑入於淮。今水道復淤。改由新石橋入淮。大清一統志。

今按水至鳳陽府入淮者。壽州境則清河。鳳臺縣境則東淝河。西淝河。濕泥河。黑濠河。懷遠縣境則

響河。天河。黑河。洱河。茨河。渦河。北淝河。解河。鳳陽縣境則龍子河。西濠河。東濠河。石燕湖。花園湖。下

接五河縣境。泥與洱音同。濕泥河當卽洱河之訛。

又經五河縣南。有滄河水自河南永城縣。分支經宿州來會。皇朝通志。

經臨淮縣城北。又東北流至小溪口。西折而北。經五河縣南境。有南湖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北至縣城南。滄河水自西北來注之。滄河自河南永城縣西南境。舊鄆縣城西北之渾河集。東南流。經舊城西。又東南至縣南境。分爲二派。其南派。西南流入江南界。經亳州東南境。爲雒河。至雒河集入潁河。又東南經蒙城北。又東南至懷遠東入淮。其一北派。東流入宿州西北境。東南流經南平集北。宿州南境。又東南經固鎮驛南。又東南有潁河。自西來會。潁河自宿州南境。東南爲長湖。又曲曲東南流。歧爲二派。又東流復合。東北流入滄河。滄河又東南流。至五河縣城西南入淮。水道提綱。

漢書地理志。沛郡洨侯國。垓下。高祖破項羽。應劭曰。洨水所出。南入淮。後漢書郡國志。沛國洨。有垓下聚。蓋卽西漢洨夷侯周舍之所封。見漢書王子侯表。東漢許慎爲洨長之所治也。見後漢書儒林傳。江南通志載。洨水在靈璧縣東南。入於淮。循名考實。靈璧南鄉。無所謂洨水者。今案水經注。究其源委。乃知古之洨。卽今之滄也。酈注言。洨水首受蕪水。於蕪縣東南。流逕穀陽縣。又東南流於洨縣。故城北。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洨水又東南入於淮。通志云。蕪縣在宿州南四十里。秦置陳勝。起兵於蕪大澤鄉。卽此。又云。穀陽故城在靈璧西南七十五里。漢置縣。又云。連城舊縣在靈璧縣南。魏收志。穀陽郡首領連城縣。齊周時廢。據此諸說。今宿州南蕪縣集。卽古之蕪縣也。靈璧固鎮南土城。卽古之穀陽城也。魏收地形志。穀陽郡治穀陽城。太和中置鎮。穀與固北音相近。固鎮當是穀鎮之誤。而靈璧舊志謂固鎮卽固陵。考史記高帝紀。晉灼及師古注。皆以固陵爲固始。漢地志

屬淮陽國。今屬河南光州。固鎮東南連城集。卽古之連城縣也。澮河從蘄縣集東南流七十里。至固鎮土城北。又三十里。至連城集北。又十五里。至濠岡。濠岡當是洩岡。其地高阜。正臨澮河南岸。地名與水道。如合符節。則澮之爲洩也無疑矣。獨其所謂洩縣故城者。未知所在。通志載洩縣故城在靈璧縣南五十里。又引魏收志云。穀陽郡連城縣有濠城。卽漢洩縣地。遂以今之濠城集爲漢洩縣故城。誤矣。酈注言洩水東南流。至洩縣故城北。則洩城在洩水之南可知。今濠城集在澮河北四十餘里。與酈注旣不相應。且以洩城與垓下并而爲一。亦與漢志洩有垓下聚一句文意不相似也。今之濠城集。卽古之垓下聚。是無疑也。漢志言洩有垓下聚。水經注亦言縣有垓下聚。玩有字之意。則垓下與洩城自是兩地。不得并而爲一也。且今濠城集四面並無土城。惟東北有土臺高丈許。周圍不過一里。其非洩縣故城。益可知已。竊疑今連城集北有兩土城相比。正在澮河南岸。其東南濠岡亦北臨澮河。連城則有城可據。濠岡則因洩得名。所謂洩縣故城。二者或居其一大抵淮北州縣。每當割據之世。城郭邱墟。人烟斷絕。兵燹而後。文獻無徵。以譌傳譌。相沿失實。卽如洩在淮北。濠在淮南。濠水有二源。並在今鳳陽縣南山中。東源在濠塘山。西源出莫邪山。至昇高橋合流。東至臨淮縣城西。有石絕水。謂之濠梁。卽莊子觀魚處。北流入淮。雖相隔祇此一淮。而水之源流判然各別。何乃南北相混。以洩爲濠。穢史已然。無怪後世矣。魏收地形志。連城縣有濠城。濠水。洩卽澮也。濠卽澮也。收北人。此地。在南北邊界。考之弗詳耳。又按張文端河防志云。澮河源出河南永城縣馬腸河。東流經宿州。過靈璧固鎮橋。至五河縣南入淮。此據鳳陽府志也。所謂馬腸河者。蓋卽蘄水上流。洩首受蘄。

斬首受睢。永城睢河久淤。故斬無所受。然志載宿州以下。澮河之源流。與水經注洩水無異。安得謂其有兩水乎哉。夫洩之譌爲濠也。聲之似也。猶濡水之譌爲灤。漢志遼西肥如縣濡水。南入海陽師古曰。濡音乃。官反。讀若難。後訛爲灤。以聲相近也。邳水之譌爲汭也。洩之變爲澮也。義之通也。交與會一義。康熙字典。澮又音滑。兩水合也。猶黑水之變爲瀘。禹貢錐指云。梁州之黑水。漢時名瀘水。瀘本作盧。如盧弓。盧矢。盧橘之類。皆訓黑。劉熙釋名。土黑曰盧。漢中山盧奴縣有黑水。酈道元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尤盧水爲黑水之切證也。引葭水之變爲長蘆也。水經注。衡水西逕樂鄉縣。故城南。又東引葭水注之。又云。衡水自堰分爲二。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謂之長蘆水。蓋變引葭之名也。按長字之義。與引相通。蘆卽葭耳。雅俗異音。古今異趣也。澮河自固鎮以下。寬二三十丈。深二二三丈不等。境內河道之最通暢者。上至斬縣。寬深減半。再上至永城境。淺窄不能過舟矣。明萬歷間。河決單縣之黃岡口。歷久不塞。復決其上。流蕭家口。全河奔潰南下。繇澮河趨固鎮入淮。今澮河兩岸高灘中有沙洲數處。皆黃水經過所致。父老猶有知其故者。每歲夏秋水發。淮漲於下。則澮漲於上。固鎮橋面水深三四尺。河灣窪地被淹。下流順河集一帶。漸進五河口。淮水倒灌。受害尤甚。然無法可治。惟俟其消退而已。靈璧縣志。

澮河在縣治南門外。源出河南歸德府永城縣馬長河。東流經宿州。過靈璧縣固鎮橋。至縣南。入於淮。舊在縣治南一里。兩岸陡峻。嘉靖二十二年。水漲沙淤。徙於北。許五河縣志。

鳳陽府志。澮河源出宿州之仁義鄉。東流經靈璧縣入淮。通志同。今境內澮河西自宿州界之喬家。

莊東至周家渡。又東至新馬橋。東入於滄。不見其入淮也。考張文端河防志。凡淮河南北之水之入淮者。雖小必錄。亦並無懈水入淮之文。蓋府志誤也。河身久淤。夏秋雨集。水面寬二三里。至新馬橋。匯爲巨浸。風濤相激。舟渡甚險。蓋懈水入滄。滄漲則懈不能消。若冬春之間。固可褰裳而涉耳。靈璧縣志。

宋咸淳置五河縣。以沱滄濳潼四水合派於淮。故名。五河縣志。

又東有沱河。自羊城湖來會。皇朝通志。

於城東南有沱河。自北經城東來會。沱河自虹縣北境。羊城湖南流。曲曲東南分爲二派。夾縣城東西至南復合。又南至五河縣北境。東南爲沱河。又至東南於城東入淮。水道提綱。

沱河自鳳陽府靈璧縣流入。至五河縣西北。合滄水入淮。大清一統志。

沱河在靈璧縣流。至五河縣西北。合滄水東入於淮。江南通志。

沱河在縣治北二里。源出宿州紫蘆湖。經靈璧縣東南。至縣西北。合滄水東入於淮。五河縣志。

分二支。一東北爲潼河。一東流復合。皇朝通志。

淮水東北分爲二派。一東北爲天井湖。南北五十餘里。其東南爲二支渠。曰潼河。一東流至朱家莊。北與二渠復合。水道提綱。

潼水在州西。俗曰南潼河。縣志。南潼河源出羊城湖。環縣西門東南流。經五河縣入淮。有響水潭。潼汴合流於此。大清一統志。

潼河在五河縣治東三十里。源自虹縣通沱河。經天井湖。南至鐵嶺嶺入淮。江南通志。
潼河在縣治東三十里。源出虹鄉羊城湖。通沱河。經天井湖。南至鐵嶺嶺入淮。北至虹鄉石磯子。亦入淮。五河縣志。

天井湖在五河縣東北二十里。與州治界。江南通志。

天井湖在縣治東北二十里。源出舊虹羊城湖。經界溝集石蠟子。南匯於湖。西卽天井岡。岡傍武家莊。前有井。南爲淺湖。北爲深湖。二水相連。均爲天井湖。西與沱河通。東爲鐵嶺嶺。屬泗州地。東西長十三里。南北約九里。湖水向從東南鐵嶺嶺石山麓。由峯山湖東入淮。今湖口淤塞。南灣玢嶺衝開一口。水直至浮山脚下入淮。五河縣志。

濛河在縣治南三里。是南湖東流入淮處。昔年低凹。南大壩卽坐其上。黃水淤後。地轉高平。湖水出入俱行黃家溝。而濛河無跡矣。五河縣志。今案濛河及南湖二水。均於嘉慶年間淤塞。

有池河自定遠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爲女山湖。至雙溝鎮西折而南流。有一水西南自上店鎮來注之。又南六十餘里。有池河。西南自定遠來注之。池河源出定遠縣西北喜羊山。南流。折東南經縣城西南。又東流百數十里。至池河驛北。折東北流。經三界鎮北。又東北有潤溪。自東南來注之。折西北流百餘里。入淮。水道提綱。
池水在定遠縣東南六十里。自廬州府巢縣流入。東北入泗州界。大清一統志。
池河在州東西北。自鳳陽府定遠縣流入。大清一統志。

池河在盱眙縣西。自定遠縣界流入。北注於淮。江南通志。

又東經盱眙縣北。泗州南。皇朝通志。

淮水又折東流五十里。南岸迤東。尙有小山。經盱眙縣城北。泗州城南。淮水自五河縣以下。廣闊同黃河。至盱眙縣北。更闊十餘里。爲洪澤湖。首泗州。宛在水中。四面皆水。盱眙與南北相望。但隔一渠。其西南及縣東南。尙有小山耳。水道提綱。

淮水自鳳陽府鳳陽縣流入。經五河縣東南。又東經州南。與盱眙縣分界。又東北入淮安府清河縣界。大清一統志。

東北匯爲洪澤湖。皇朝通志。

自泗州東北爲洪澤湖。有老子山在湖口。當泗州之東。近南岸。水道提綱。

洪澤湖在山陽縣西南九十里。洪澤鎮西。長八十里。淮河匯入其中。毗連清河桃源。與泗州盱眙境相接。湖之東岸。卽高家堰。爲兩河之關鍵。宋史神宗紀熙寧四年。開洪澤湖。達於淮。又馬仲甫爲發運使。自淮陰經泗上。浮長淮。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者便之。漕運考。洪澤湖在山陽西南九十里。自東北而西南。逆漚滂湃於山。清桃泗。天長高寶之間。此湖往代三之二。皆民田。自黃河潰決。全淮壅注。不得暢流入海。漫衍四及。遂爲淮鳳間一巨浸。其中猶有洪澤村。寥寥民居數十。浮沈於洪濤之中而已。其廣袤約數百里。西北隄曰歸仁。所以障黃河。睢河及靈芝諸湖水之北入。東南堰曰高堰。以障淮流之東出。務使之全注清口。以匯黃入海也。大清一統志。

洪澤湖在山陽縣界。合泥墩諸湖爲一。上承鳳泗諸水達清口。會黃河入海。又引入運河。濟漕注於江。乾隆四年奏准。洪澤湖發源桐柏淮泗及七十二谿等處。間歲冬春。河臣會委大員。將河形水勢。通塞衰旺。以及分支合流。可引可截各情事。詳細勘明。豫爲酌定。大清一統志。

洪澤湖在府西界山陽清河桃源盱眙四縣。本名洪澤鎮。當淮水下流。左右有數十湖匯而爲一。土人統名曰洪澤湖。泗州城陷於其中。其東南爲淮揚兩郡。高堰之設。所以障此水也。江南通志。

洪澤湖治西南九十里。山陽清河泗州盱眙四界相連。本古淮浦縣地。淮水經其旁。當未成湖時。爲洪澤鎮。自淮陰達濠泗之官路也。有洪澤館。士大夫停驂之驛舍也。有洪澤村。洪澤橋。市廛商旅所輻輳也。東北通富陵湖。卽古富陵縣。後漢書稱。於明帝時淪爲麻湖。南通白水塘。有三堰以障水。護田。堰不治則洪澤沿淮受害。宋魏勝守淮。運糧至此出閘。元初置洪澤屯田萬戶府。引塘水以灌民田。明初因之。自白水塘不修。水無所制。匯成洪澤湖。民田盡付汪洋。又自元迄明。黃河往往潰決入淮。久之遂成巨浸。於是會萬家湖泥墩湖富陵湖總爲一湖。幾與雲夢澤相埒。西風一吼。波撼長隄。故高家堰迤南。最爲險工。漕糧運道所關。淮揚民命所係。而田之沈廢。又無論也。康熙初年間。湖水壞堰東趨。潰清水潭。淹沒七州縣。後雖高堰加築。建減水壩以殺其漲。使正流仍出清口。然黃屢決入湖。並受黃河減壩之水。湖身墊高丈餘。又豫省祥符七邑之水。導引入湖。湖非昔日之湖。而水日增。况黃淮有時並漲。清口宣洩不及。則高堰危。自清水潭決後。繼此而潰者。古溝凡四。茆家圩一。夏家橋一。唐埂壩一。善乎張檢討之言曰。黃淮強弱不定。終難保其無事。必俟河淮分流。清口永無。

倒灌。方能復當年之舊也。山陽縣志。

康熙十二年。泗州知州李德耀修城及隄。其後淮湖泛漲。隄不能支。城遂淪陷。寄治於盱眙山。江南通志。今案據河渠紀聞。淮水西壅。壞泗州城。在康熙十九年。迨乾隆四十二年。巡撫閔鶚元奏裁鳳陽府虹縣。以泗州移治之。初改名泗虹州。旋復舊名。

湖之西北。有淮河自碭山。蕭縣。宿州。靈璧。睢寧來注之。皇朝通志。今案一統志。水道提綱。河南通志。江南通志等書。淮河俱省作睢。惟此加水旁。今皆仍原書之舊。

其西北。有睢河自碭山。蕭縣。宿州。靈璧。睢寧。東南流注之。湖自泗州之北。迤東折而北。有管公店前水。東流注之。又折而西北。至鮑家集東。又西北乃折而東。而東南爲睢河口。睢河自碭山縣南境東。南流入河南永城縣界。東南經蕭縣西境。曰龍溝河。又東南有齊村河。自東北來會齊村河。出徐州府西北。蕭縣北境。黃河南岸。大山。兩源南流。合西南流。至蕭縣東南山下。爲小湖。又西南流。東匯二泉水。又西流。合南一小水。又西入睢河。蕭縣之西南境也。睢河又南流。至餘溪口。有小水自西山來注之。又東南經宿州北境。有一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經靈璧縣北境。又東南經虹縣北境。睢寧縣南境。青陽驛南。又東南百里。入洪澤湖。自睢口而東南五十餘里。南與老子山相對。湖南北徑五十里。自此而東北。南北益廣。遂至徑百六十餘里矣。水道提綱。

睢水故汴水東流也。自陳留東至杞縣北。又東入歸德府睢州界。寰宇記。睢水在陳留縣東南五里。其後開通濟渠。而此渠廢。乾隆二十二年。修濬河南河道。大加挑濬。過流無阻。大清一統志。

睢水在陳留縣東北四十里。又名隄河。睢水在睢州北一十一里。州之得名以此。按睢水在梁郡受汴入泗。漢軍爲楚所擠。睢水爲之不流。此卽其上流也。夏邑縣南二十里有睢水。經永城縣。合沙白水達於宿州。河南通志。

睢水在宿州北二十里。自河南夏邑縣白河。經州之符離。會泗入淮。其上流之支爲睢溝。亦曰曲溝。

今案黃河自宋元以後。奪泗達淮。皆爲河。茲猶言會泗入淮。乃沿舊志之誤。

睢水在府南六十

里。自蕭縣流入境。又東接宿州界。江南通志。

禹貢曰。灘沮會同。南河志曰。睢水出陳留縣西狼湯渠。東北流。又東經杞縣北。又東經寧陵縣南。又東經商邱縣城南。又東經蕭縣南。又東經宿州北。又東經靈璧縣東南。流入於泗。按泗爲黃河所奪。睢水舊由宿遷縣小河口入黃。今淤塞。由孟山等湖出歸仁隄。達洪澤湖。河防志。

睢河俗稱小河。亦稱行河。屬靈璧境內者。上自霸王城西宿州界。下至板橋睢寧縣界。約長七十餘里。中間陵子以上。至宿州徐溪口。河形尙在。徐溪口以上。久已淤成平陸。陵子里以下。至宿遷歸仁隄。一片湖泊。不見涯涘。蓋久矣。今之睢水。非復古之睢水矣。古之睢水。來源甚少。而下流甚暢。今之睢水。來源愈多。而下流愈澀。何以明其然也。古者徐豫間。岡原陂澤之水。分流於汴泗。汴水引河。其初未有隄也。睢特汴之支流耳。自漢修汴渠。隋開通濟。於是隄以防之。宋以後黃水入泗。衝突爲患。又隄以防之。向者汴泗所受之水。悉爲橫絕。滯蓄無所。畢湊於睢。而睢乃大矣。明白昂濬歸德飲馬池而下。劉大夏濬祥符四府營而下。引黃入睢。是時所濬。猶是睢河故道。本朝靳文襄公治河於

南岸建閘壩九座。減洩黃水。匯於靈璧五湖。流清而停濁。是時徐漢口以上。久經淤塞。靳公於閘壩下。各開引河入睢。上游置不講矣。則睢又分黃之委。而睢更大矣。古者睢河至靈璧。由孟山後東趨。小河口才百里耳。而宿遷境內。尙有白洋河。朱家溝。周家溝。胡家溝。俱係宣洩埭子。諸湖入泗之路。小河一口不足以洩睢之漲。則賴此以分之。故其流暢。雖大不爲害。明萬歷間。河決單縣之黃堍口。數年不塞。總河楊一魁言。歸仁之北。有白洋河。朱家溝。周家溝。胡家溝。小河口。洩入運河。勢如建瓴。可見當時睢河諸水入泗之路。不專恃小河口也。康熙中。張文端公治河。尙議開胡家溝。引睢水入黃。因其地亢。故改至老隄頭。詳見河防志。明季河決睢寧孟山以東。睢河之故道悉淤。楊驢陵子等里。瀦而爲湖。今楊驢陵子諸湖。皆明時有糧之地。睢河淤斷。瀦而爲湖。國初賠糧。民不堪命。鄒平馬驪宰是邑。始以水沈拋荒。詳請豁免。於是睢水漫溢於靈虹。睢宿之境。然其下游。仍由小河口白洋河而入黃也。迨至歸仁決。而睢水南。睢水南而黃水入宿境。河溝悉爲淤墊。睢水不得不常假道於歸仁。以趨洪澤矣。夫導水之法。取道宜直。不宜紆。宜近不宜遠。孟山之至歸仁也。百里而遙。歸仁之至洪澤也。又百里而遙。其道里已倍於小河口。且睢出小河口。則以泗爲壑也。至洪澤則不得以淮爲壑也。何也。夏秋暴漲之時。淮旣挾汝潁肥渦濠池諸大川。以匯於洪澤。而東則障於高堰。北則東於清口。方且震盪衝激於其中。而不得逞。而睢適當其怒勢。不能與淮抗衡而出。故睢之以淮爲壑者。在清口之外。而不在清口之內。則其去孟山也。四百里而遙。且朱家海決口。而宿虹諸湖飽矣。烏鴉嶺之砂礪聚於歸仁。集如門限矣。夫睢合豫徐岡原陂澤及黃河之水。行千里入淮。而一阻於歸

仁再阻於清口。靈壁安得不病。或曰睢之害宿州以下並受之。奚獨靈壁然。靈較他州縣尤窪。故治河者以爲水櫃。宿居上游。睢河之寬深過於靈壁。愈下愈窄。愈窄愈淺。宿州又隄其兩岸。東西百餘里。束水歸靈。至靈而散漫四出。匯爲巨浸。其又甚則南至汴埭。北至河隄。洞庭波濤之險。起於平陸。此宿虹諸邑所未有也。故特詳其原委如左。漢書地理志。陳留郡浚儀縣下云。睢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取慮入泗。浚儀縣今開封府祥符縣。取慮音秋盧。今徐州府宿遷縣。水經注。睢水出陳留縣西狼湯渠。東流至下相縣故城南。又東南入泗。謂之睢口。陳留縣西卽祥符也。下相故城在宿遷縣。今一統志。睢水汴水之支流也。今自河南陳留縣東北與汴河分流。經永城縣南而入徐州碭山縣界。下流至邳州宿遷縣東南而會於泗。謂之睢口。亦曰小河口。以睢水亦兼小河之名也。河南通志。開封府下云。睢水在陳留縣東北四十里。東流經杞睢寧陵達於徐。又歸德府下云。睢水在夏邑縣南二里。經永城縣合沙白二水。達於宿州。沙水卽蔡河也。源出狼湯渠。睢河上源亦名白河。此二河今淤。鄭元慶小谷口會叢云。歸德府商邱縣南有古睢水。自寧陵縣流入。東入夏邑界。今湮。其曰穀水者。卽睢水也。江南通志云。睢水東出者曰穀水。南出者曰蘄水。鳳陽府志。睢水在宿州北二十里。源出河南夏邑縣白河。經州境東流至清河縣。會泗入淮。明嘉靖間。御史戴金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其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至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則睢河兼白河之名。由來久矣。按府志。修於康熙二十三年。曰源出夏邑。紀其近也。彼時小河口已塞。睢水過歸仁集入淮。故曰至清河縣。但不應仍言會泗耳。

睢寧縣志。睢水自宿州靈壁東流而下。入睢寧界。歷孟

山、潼郡。二里名，並屬靈璧。睢志誤也。至子仙鎮，經壩頭過廟灣，繞縣治後，再東抵高作，耿車兩地名，而盡於小河口入黃河。自天啓二年崇禎二年，黃河衝決，淤爲平陸，故道遂湮。今小河自孟山東下，歷縣治南界，由找溝而東南入祠堂湖口，俗之所謂小河者，卽昔睢水也。鮑斐英治河說曰：睢水受商邱、寧陵、永城、夏邑、豐、碭、宿、靈、虹無源之水，從宿遷白洋河，小河口入黃。前人防其入淮，築歸仁隄以捍之。順治時河決入小河口，而白洋河入黃之道遂淤。靳文襄公開民便閘，導之入淮，淮不能容，而旁洩六壩，遂爲高寶與秦七邑之災。張文端公建安仁、利仁諸閘，束水入黃，去白洋河，小河口僅數里，地勢高仰，不能入河。今莫若相形勢，開引河，使永遠入黃。水小則助淮出清口，以刷黃水，大則清口以上，淮不能刷沙，睢爲之刷，是謂助淮刷黃之法。靈璧縣志。

睢水在宿遷縣南十里，俗名小河，自睢寧縣流入境，至此合於黃河，謂之小河口。明萬歷初，河臣潘季馴於縣南築歸仁隄，以束睢水湖水，並由小河口入黃河，以護高堰。縣志：其水易淺狹，故名小河。順治十六年黃決沙淤，遂爲平陸。徐州府志。

睢水在縣南五十里，縣東南有徐溪口，睢水由永城縣流經此，又東南入蕭縣界。明嘉靖中，自徐溪至永城，俱成平陸。碭山縣志。今案睢河分爲南北二股，相沿卽以南北二股名，不復稱河之本名。更有以天然開下洩水河，亦名北股河者，不知開河下水。昔南流自徐溪口入睢，乾隆八年後因形勢不便，將尾閘改由大山頭折而東南，至高皇山，出彭家溝入睢。迨睢河由徐溪口下分爲二股，開下河亦由大山頭下入北股河，由開下洩水入北股睢河，非天然開河上游，均可稱北股河也。又毛

城鋪下洩水河。本名洪河。自壩下達徐溪口入睢。洪自洪。睢自睢。後並稱爲洪睢河。漸致混淆。今更以洪河爲洪睢河。皆誤也。嘉慶七年。後毛城鋪停止啓放。二十年。改於十八里屯。建滾水壩。減黃漲水。入天然開河。達於睢河。所謂洪河者。又淤成平陸矣。

其西北爲桃源縣境南岸。迤東北爲高家堰。皇朝通志。

自睢口東南折而西北六七十里。又折而東。其嘴正直睢寧東南。東徑高家堰百七十里。而東北經桃源縣南境。有小水四自北來注之。自桃源南至南岸。徑百三十里。南自老子山南岸迤東北百五十餘里。爲高家堰。水道提綱。

高家堰城西南四十里。漢廣陵太守陳登築。是時廣陵太守治射陽。三國志注。登曾任典農校尉。乃巡土地之宜。盡灌溉之利。堰宜是時所築。宋史李孟傳。孟傳爲楚州司戶參軍。修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陳公塘卽高家堰也。自韓信城五里。至青墩二十里。至武家墩。又南至管家莊堰。西爲阜陵泥墩諸湖。湖西爲淮。本不相通。當日築堰以利灌溉。非以捍水患也。自河與淮合。河淮並高。於是淮水東浸。諸湖并而爲一。洪水直抵堰下。衝蕩激射。堰始危險。加高增厚。屹若長城。明世堰圯。七邑罹災。隆慶六年。漕撫王宗沐知府陳文燭始議修築。郡人丁侍郎士美爲文記之。國朝康熙初。又決。二十二年。靳輔大加修治。歷數十年不壞。雍正八年。發帑金百萬重修。高廣堅固。防守倍嚴。山陽縣志。今案高堰臨湖大隄。明季建石無多。康熙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題建石工。自武家墩至唐埂。共七千二百餘丈。雍正七年。發帑金一百萬兩。令總河孔毓珣協理河務尹繼善。加修石工。一律高堅。

爲久遠計。始於八年十月至十年六月。總河嵇曾筠題報堰石工告成。乾隆十六年。總河高斌請將堰土隄一律幫寬十丈。二十二年後。至嘉慶十四年。又歷次改建。甄石工。臨湖並無土隄矣。

康熙四十二年。命於山盱汛建南北中滾水石壩三座。其天然北壩一座。仍前設立。至乾隆十六年。復命增二壩。以前三壩爲仁義禮。新增二壩爲智信。定爲五壩。并欽定開放機宜。必俟湖水十分漲盛。始於仁義禮三壩酌開一壩。以次相度情形酌開。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五寸。則開智壩。水勢不減。乃次及於信。其天然壩立石。永禁開放。揚州府新志。今按嘉慶十五年後。仁義禮三壩跌成深塘。不能修復。兩江總督百齡。總河黎世序。因奏請於蔣家壩南山坡之地。創挑仁義禮三河。改築滾壩。一如舊制。將舊壩三處補築土石隄工。其洩下之水。仍由舊壩引河匯入高寶湖。

乾隆七年六七月大雨。河淮漲溢。淮決高堰之古溝。千里渺然巨浸。郡屬田禾沈沒。人畜漂溺無算。淮安府志。今案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因風暴掣卸堰石工。總河蘭第錫奏聞。旋命尙書慶桂。侍郎韓鏐履勘估修。應加應拆各工。並因禹王廟及侯二門兩處石堰。挺入湖心。甚屬緊要。請於隄後圈築越堰。以作重門保障。於六十年三月告竣。今侯二門越隄一道。在高堰廳十堡長隄後。

北界爲清河縣境。爲全湖之委。皇朝通志。

其北岸。卽清河縣南之御壩。始爲全湖之委。水道提綱。

北流至清口。黃河自西來會。皇朝通志。

北流至清口。黃河西自清河縣城南來會。水道提綱。今案清河縣。今改治河南。則來會處。在縣治

西北。凡舊籍稱清河南者皆視此。

淮河在清河縣南。自泗州流入。匯爲洪澤湖。至縣西南清口。黃河自西北來會之。又折東北。經山陽。安東。阜寧三縣境。入於海。其下流。今通謂之黃河。樂史太平寰宇記。淮水在淮陰縣西二百步。又漢志云。至淮陵入海。淮陵故城在今盱眙西北八十五里。此地計距海甚遙。淮何得於縣界入海。淮陵乃淮陰之訛也。清河縣志。淮水自盱眙縣龜山益折而北。又二十餘里。而洪澤阜陵泥墩萬家諸湖。環匯於東岸。又東北至縣東南五里。爲運河口。折而北五里。合大河。爲黃淮交會之衝。河自北而來。河身比淮爲高。故易以遏淮。淮自西而來。淮之勢比清。江浦又高。故易以嚙運。病淮必至於病運者。莫如河。禦黃卽所以利運者。莫如淮。黃運兩河之樞機。實皆自淮操之。大清一統志。

與河合。東北流。東分支渠。南爲運道。水道提綱。今案。明平江伯陳瑄鑿清江浦河。通淮達黃。以通漕運。其運口在三里溝。百餘年後。爲黃所淤。乃別開三里新河。移運口。萬歷六年。潘季馴爲總河。運口於甘羅城南。然距黃淮交會處。不過二百餘丈。阻塞時。告康熙十年。以天妃閘塞。乃於清河縣東腰鋪界內。支河之遠。張福口者。疏浚通舟。十九年。總河靳輔。又移於爛泥淺之上。乾隆二年。總河高斌。又移於舊口。南與三汊河相接。以避黃。納清運口之南向。有引河七道。上承洪湖來源。下至運口外。張家莊前會流。三分入口。濟運。七分東注。敵黃。今天賜引河。及爛泥淺引河。均久已淤閉。惟存引河五道。曰張福口引河。張家莊引河。天然引河。裴家場引河。太平引河。而全河關鍵。尤在束清禦黃二壩。創於康熙戊寅。距引河尾四百二十餘丈。重建於雍正癸卯。至乾隆丙申。己亥。乙巳。屢次移。

建初皆爲東西二壩。乙巳之後。始定以運口外之兜水壩。爲東清壩。而移東西壩於福神庵前。爲禦黃壩。迨嘉慶年間。先後增築新禦黃壩。禦黃二壩。又建重壩。以資擊束。皆詳見於後。

東北並流入於海。皇朝通志。

東北經清江浦。淮安府山陽縣。阜寧縣北境。安東縣南境。又東北經北沙鎮北。又東北至雲梯關。入於海。水道提綱。

淮肇源桐柏。經信陽。羅山。息縣。光州。新蔡。固始。霍邱。挾豫皖上游山水。至正陽關與汝水合。又經壽州與肥水合。歷懷遠。臨淮。與渦水合。至五河與潼。濠。沱。滄合。始由浮山礮石之間。入泗州境。過盱眙。下至龜山北。匯歸洪澤湖。與睢。汴二水合。又經古淮陰縣。西出清口。歷山陽。安東。雲梯關歸海。淮固自有淮之道。未嘗與河合流也。邱濬曰。周以前。河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則自西而東。而南矣。據此。則舊志所稱。自朱仙鎮而東南。經留城。趨徐邳。挾泲沂直下。乃元明以來。河入海之道。故淮運兩河。從清口來。與河會。而河遂與淮同趨。斷自有明始。河防志云。漢元光河溢入淮。宋太平興國八年。咸平三年。天禧三年。熙寧十年。河凡四入淮。然旋復故道。淮自淮。而黃自黃也。元泰定初。河始離故道。南與淮合。然亦時有通阻。自賈魯力捍入淮。而河不復北。明洪武四年。河決原武。南由項。潁。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北衝張秋入海。南至懷遠。東北入淮。又泗州舊志云。國朝康熙五年。河決歸仁隄。水勢衝突。直逼泗境。與高堰平。此河決入淮之本末也。而其淤清口。則自明隆慶始。考隆慶六年。河水漲。挾沙闌入清口。逼淮水不得直下。沙隨

波停清口淤塞。所謂門限沙者是也。後運口亦淤梗。運道者數年。萬歷二十三年。河大溢。清口久淤。淮倒灌泗城。至國朝康熙十九年。城竟淪陷。三十八年五月淫雨。黃淮交漲。潰高堰。澱清口。淮水東注。高寶運河隄岸多壞。此黃奪淮趨病。淮卽以病運之端委也。淮雖挾七十二山河之水。到海不及二千里。其源短。河來自萬里。控引百川。其源長。長則強。短則弱。其勢常虞不敵。明之治河也。疏濬塞兼用之。始未嘗不善。而後陵夷也。故清口通塞不常。及隆萬之際。大壞。總河潘季馴謂河未易以人力導。惟以水治水。則導河卽所以濬海也。治淮卽所以導河也。故築高堰諸決口。而淮遂出。久之復壞。楊一魁主分黃導淮之說。而淮亦出。久之愈壞。康熙三十年至四十二年。大司馬遂寧張公秉承廟算。總理河務。築高堰。閉六壩。關清口。開七引河。凡所爲揚清抑濁者。視季馴加密。而淮遂大出。此蓄淮所以刷黃濟運之由來也。五河縣志。

此
页
空
白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二

淮水章履一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一年奉諭今年清水小於黃水黃水溜過西壩直向卞家汪激成回溜以致倒灌清口迨後清水暢出刷通清口船行無阻今於天妃壩以上卞家汪以下相度形勢仿照御壩規模建壩一座內蓄清水之勢外禦黃水回溜著趙世顯勘明妥辦再將陶莊引河疏濬深通導流仍由北岸暢行清口自無倒灌之虞按是時張福口裴家場張家莊等引河疏濬深通清水東注陶莊引河水仍北流惟黃水過盛則溢出之水洄旋於清口而有倒灌之處卞家汪以下創建挑壩內蓄清水外禦黃流使回溜遇壩而散其勢不能上出而清水得壩之力暢注禦黃東下陶莊引河不濬自通此皆聖主親臨閱視區畫精詳至今守法永賴平成也河渠紀聞今按卞汪下挑壩蓄清禦黃卽兜水壩之權輿而兜水壩又束清壩之始基也

康熙六十年加修自山清交界武家墩西隄至土地廟大隄頭攔河壩臨湖一面隄工長七百六十六丈七尺江南通志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始建清口東水壩於風神廟前東西各一東壩長二十六丈西壩長二十四丈以禦黃蓄清按洪湖水出清口會黃注海分流入運全河關鍵在東西兩壩黃河乘高遏淮淮不能禦而內灌卽以病運黃水必使其有抵始可抑黃以助淮淮水必使其有餘始可制黃而利運權衡制宜西壩

宜慎守以抵禦黃流。東壩但視水勢消長。以時修拆。爲蓄清禦黃之道。然其時清黃交會。猶在惠濟祠後也。迨挑陶莊引河。黃流下注周莊。乾隆丙申。移建東西壩於平成臺。又以河面寬闊。水勢行緩。至己亥年。復移下二百九十餘丈。添築兜水壩於風神廟前。以爲重門。復以黃流下注。相距尙遠。濁水直灌入運。至乾隆乙巳年。將東西壩復移下三百丈。於福神庵前建設。以資禦黃。加鑲兜水壩。以爲束清。如黃水過大。收窄禦黃壩口門。不使漾入。清水過大。束清禦黃一體展拓。俾資暢洩。接長東壩。以攬回溜。收短西壩。使清水直出。抵黃。操縱由人。應手得力。定議湖水消存三尺。酌留口門十二丈。湖水消存二尺。酌留口門八丈。節宣有制。遵行二十餘年。黃淮各得所宜。安流無害矣。河渠紀聞。今按束清禦黃兩壩。創於康熙三十七年戊寅。謂之東西兩壩。雍正元年癸卯重建。是時亦祇謂束水壩。而無所爲束清禦黃也。乾隆乙巳之役。始以運口外之兜水壩爲束清壩。移東西兩壩於福神菴前。爲禦黃壩。

雍正三年六月。河南巡撫田文鏡奏。據楊文乾轉傳聖諭。飭開賈魯河一事。伏查此河前據楊文乾在布政司任時。卽與臣商議。欲行開挖。臣思此河如果工竣。可以永遠通行。敢不亟爲奏請。隨查閱舊案。自鄭州滎陽縣起。至陳州沈邱縣止。共計十一州縣。紆回不下千里。於康熙四十五年。曾經開挖。雖題銷議捐。俸工銀二萬九千餘兩。然至四十七年七月內。工完。合計派之里下。及通省各屬公捐。實動用銀二十餘萬兩。迨後駕船試探。其中或淺或深。不能暢行無阻。蓋豫省土性鬆散。略被風雨吹刷。兩岸所挑沙土。仍歸河道。旋濬旋淤。是亦地土使然。故不待河水衝決。而數年內深者尙有河形。淺者已爲陸地。我皇上至誠感格。河靈助順。斷無漫溢之事。然臣所慮者。新開河道。兩岸流沙。勢必漸次淤墊。而各處交通支河。一

遇山水漲發盡歸合流。又不免水去沙停。不時挑挖。而每年錢糧糜費。且查鄭州屬之楊對橋地勢高下不等。難循故道開挖。必須另開四十餘里。方免阻隔。若向民間買地開河。已得數萬金。再加備料雇夫。建閘築壩。一切動用等項。費甚浩繁。况查康熙四十五年。費銀二十餘萬。均係派之里甲。今蒙皇上愛養黎元。諸弊盡革。若俱照民間價值。雇募採買。所費更恐不貲。此臣所以再三熟計。而不敢遽爲入告者也。今旣蒙聖諭。容臣再行確查。可否開挖。另摺奏聞。殊批諭旨。

十二月十五日。總河齊蘇勒奏。洪澤一湖。乃全淮水櫃。藉以濟運敵黃。爲河防第一要區。查攔湖石岸土隄。綿長一百餘里。昔年恐湖水泛漲。隄工不能容納。是以設有滾水石壩三座。口門各寬五六十丈不等。以備宣洩暴漲之水。又查此滾水石壩以南。舊有天然土壩二道。各寬六十餘丈。亦係洩水之口。原因此地土脈甚堅。雖遇大溜奔騰。不能衝其硬底。傷其土岸。故以天然得名。此係全湖關鍵。必俟異漲時。石壩宣洩不及。不得已而始行開放者也。乃今歲夏秋。淮黃大漲。周橋一帶攔湖石隄。出水只剩一層。工程危險。無如石壩門檻太高。不能過水。及至周橋一帶。水勢幾平隄頂。而石壩滾出之水。不過五寸。各工告急。臣念勢迫事緊。隨飭道廳各官。將天然土壩二道。盡行挖開。以資分洩。詎意此壩雖開。而異漲仍未甚減。不得已。又將天然二壩。兩邊土岸挖寬一百六十餘丈。以洩其盈滿。當時湖水平岸。儻稍有風浪。則全湖幾至不保。幸經月之久。西風從未一作。湖水漸次消減。工程得以平穩。伏查滾水石壩三座。乃宣洩之要工。當此湖水大漲。不能分洩尺許。幾至誤事者。皆因創建之時。未審地勢情形。水面高下。安砌門檻太高。故臣近見皇上頒發儀器。測度地勢。於河工高下之宜。甚有準則。曾將此滾水石壩。原立門檻太高。不能

隨勢洩水緣由。請諸臣代奏。仰懇聖主。勅令諸臣。於明春查閱海口膠河之便。就近繞至湖隄。將此石壩口門。動用儀器。測度地勢。俾臣得以合高下之宜。改落石壩門檻。庶全湖宣防有準。水大聽其自洩。水小聽其自蓄。運道民生。萬年永賴矣。硃批諭旨。

是年總河齊蘇勒議稱。洪澤湖滾壩三座。安砌門檻太高。每遇湖水大漲。不能暢出分洩。將三壩門檻各落低二尺五寸。以爲宣洩之道。按是時李衛言。齊蘇勒因朱家海衝決。沙淤洪澤湖底。恐高堰難保。將天然等壩落下尺寸。致湖水力微。不能敵黃。連年倒灌清口。分溜直趨運道。沙塞水發盈溢兩岸。水涸僅存河身。其言切中事理。朱家海貼近洪湖。堵築遲以二年。下流雒虹桃源州縣。多有淤地。七道引河漫淤過半。湖水不能暢出。高堰自必著重。落低三壩之檻。以洩湖水。爲一時救急之計。而忘水之愈落。而淮愈不得出也。此所謂救湯揚沸。而不計釜底之薪也。固堰盱臨湖石隄。亟疏引河。以通其流。清水奔流暢出。淤沙自去。不追原受病之由。力救其弊。而輕於一洩。塞數百萬正供轉漕之道。豈計之得哉。河渠紀聞。

雍正四年八月。上諭。高家堰加修隄工。關係緊要。若於歲修案內。逐漸增修。恐致遲緩。著卽動正項錢糧。作速估計興修。江南通志。

雍正五年。修理高堰大隄。頂上前面柴工。并加高背後土隄。一律取平。上年十月題估。是年八月工竣。江南通志。

八月河南總督田文鏡奏。豫省所屬之賈魯河一道。臣於雍正三年覆奏。欽奉皇上硃批諭旨。此事原非朕所亟欲爲者。爾之意見甚是。又奉諭旨。試再加籌度。如得便捷良法。費既不致浩繁。又可一勞永逸。自

應奏聞舉行。否則且暫止耳。欽此。臣隨卽飭行布政使會同管河道委員逐細勘查。今據布政使費金吾管河道祝兆鵬詳稱沿河一帶若一概興修未免工程浩大。况於民田無礙無庸疏濬。惟中牟縣屬天麻堡至孔家莊止地勢低窪。每至雨水過多。民田間有淹沒。又復環繞城邑。一時難以就涸。此亟宜疏濬。以資宣洩者也。據委員上南河同知劉永錫會同中牟縣知縣章兆曾逐一查勘。舊河身共長四千七百四十丈。內除五百二十丈並無阻塞。不必疏濬。外實應開挖四千二百二十丈。再從新河添開八百九十五丈。共應開挖五千一百一十五丈。則中牟縣之水可以直達祥符。無阻塞之患矣。共計土十萬六千九百六十五方。每方價銀八分八釐。共需銀九千四百一十二兩。其所挖新土均分兩岸建築小隄。每方應加平鍬夯礮。工價銀八釐。共需銀八百五十五兩零。二共需銀一萬二千六十八兩零。又士民冉克明等出具承辦認結河成之後。如或淤淺。情願各照河岸地畝段落丈尺多寡。每歲自行疏濬。繪圖造冊。轉詳臣覆查開濬。水利原爲民田起見。况所費不及從前二十分之一。又可一勞永逸。自應急請興工。可否照依所估銀數。動撥司庫耗羨銀一萬二千六十八兩零。臣遴委熟諳河務廳汛各員協同該縣領給銀兩。著於今冬農隙。速卽雇夫挑挖。俾水有所歸。民資其利。奉上諭。此議甚好。允係應興之役。從來水利爲農民第一要務。不獨中牟爲然。舉凡類斯宜疏宜濬河道。逐處周詳籌畫。具奏以聞。切毋惜費。如爾地方上力有未逮。朕自發帑修治。硃批諭旨。

是年大濬汝南一帶溝洫。按汝南百川灤河。上達汴洛。下航吳越。縮穀九州。四方輻湊。豫南一大都會也。郡國書云。汝水源出舞陽黑龍泉。西平棠溪雲莊山澗諸水。合流入潁。卽俗名洪河者也。南受仙女池。

五花澗留堰瞿瀧之水。黃酉河水注焉。汝合黃酉。上下如玦如環如蛾眉。由城西遶北。轉東而南。形若垂瓠。東南受練泥方泉之水。英水溱水自西注之。逕安城入正陽縣境。東南受溱水入息縣境。澗頭曲呂西港諸水入焉。經新蔡縣官津店。北爲三分口。南逕固始縣朱臯鎮。北入淮水。屈曲周流。於汝南諸屬之境。所在溝引。灌溉農田。大沾利益。自漢以來皆治之。至是大加疏濬。照業食佃力之例。勸民各依田頭開挑。初濬汝陽縣北之攔馬常溝十里十二里等溝。縣西南之魚陂馬常老官新興除水洪河。青龍上官王莊。麥北伍屯。及古堰界汝黃宋焦秦等溝。次及縣東南大小柳魚林六乾。及桂魏楊周鳳泥官古各溝。並商尹郭楊四大溝。又次及縣東北之螞蝗六里五龍羊蹄上下柳小紫積谷黑漆陶台。及姜田焦張馬楊黃陳于張劉伊熊任葉倪等溝。自五年迄六七兩年。分年浚治。俱一律深通。加修汝河東岸蒼陵荊河黃邱各隄堰。增培高厚。以防汝漲。並及上蔡之朱馬石洋柳堰黃莊仙女茅界包葦直龍草樹蔡汜白水洪枯等河。及洋子河源官橋白馬青龍桃花南北洪各溝。以次疏導。又加修六堰。以節水勢。確山南北關郭店駐龍吳寨桂橋普濟高黃龐樓索莊等溝。正陽南北東西各路大溝。同時施工。新蔡之青陂葛陂陽陽皆瀦水之地。自漢爲富水分流。蘇港古港小岔柳林紅花馬常龍江化莊七岔櫟亭。及張趙李馬伍谷各港。深濬修防皆如之。至西平二十四陂。卽鄧艾築以溉民田者。茲復按保遍治。坊郭留冊重渠永豐仙侶安撫王寨范二郎雲合里仁十保之上下三十六渠。義亭新豐興賢大堰。崇教儀封樂業撫治常濟師靈洪村十一保之上下五十五渠。皆按畝計夫。均役齊力。並城南城北數十里之官道溝。一體浚治。而又疏漲盛之水。使有去路。遂平之菱角湖。周五十里。瀦水以備旱潦。境內沙河黃濟猛虎黑龍黃莊冷溝石洋萬

全龍泉秦家老戴龍潭君章岔溝陽奉劉昌三岔泥河上渠等溝渠。分別疏濬寬深。以洩兩崖之水。信陽之五里溝。土門基屯長臺馬廠等溝。皆疏濬寬深。引水入淮。凡此河溝隄堰。疏修以利農。通水尺寸。皆有法度。各工並舉。逾年悉治。顧寧人汝南水利論云。唐虞首關水土。禹軫溝洫。周瀦蓄水。防止水溝。蕩水。遂均水。列舍水。滄瀉水。以水殄草。以涉揚芟。詳矣。鄧晨鴻郤陂。四百里。殷饒他郡。鮑昱力梁石洫。歲省費三千餘萬金。何敞銅陽舊渠墾田三萬頃。召信臣開泉瀆。起隄。關作均水約。刻石田畔。此四君者。勳銘漢鼎。血食汝水。皆治陂之力。唐張紫陂。宋高黃陂。並爲時利。自明以來。歷皆有事。翟方進決鴻郤陂水。而民失利。漢安帝以陂與貧民。日就湮廢。秦觀言汝南之陂。非特資灌溉。實一郡瀦水處也。陂廢水無所歸。遂散漫爲患。汝南溝洫。同時並治。宜民之盛事也。河渠紀聞。今按汝南溝洫。實淮水上游。故備錄於此。

雍正六年七月初二日。奉上諭。據河道總督齊蘇勒奏稱。改修山盱滾水壩三座。卽令河兵將沿河舊存廢石運用。不須另動錢糧。今工程俱已告竣等語。此皆齊蘇勒平日實心任事。倡率屬員。而白鍾山又能遵其教令。核實辦理。甚屬可嘉。若以從前之總河官員處此。不知又冒開多少工費矣。白鍾山著交部議敘。齊蘇勒疏。洪澤湖滾水石壩三座。其北首二壩。門檻現高水面五尺。南壩門檻現高水面五尺五寸。周橋一帶石隄。現高水面止有六尺。若遇水漲六尺。卽與隄頂相平。而北壩僅能洩水尺許。南壩止能洩水五寸。所洩無幾。則周橋一帶石工。甚屬危險。臣等測量全湖形勢。若將滾水三壩之門檻。各落一尺五寸。庶尋常之水。可蓄以敵黃。而暴漲之時。又得以暢洩。再先年沿河兩岸。建有閘壩等工。因未審地勢高下。多有壩身太高。不能過水。而廢棄者。其廢棄之閘壩。石塊甚屬堅厚。今若改落石壩門檻。儘可拆取添

用。不過需用搬運修整之價。較赴山採辦錢糧。大有節省。至甌灰等項。除上面兩層之工。所費無幾。江南通志。

雍正七年。上諭河道總督孔毓珣。天然等壩洩出之水。恐其溢浸民田。爾可相度動帑。於壩下修築束水隄工。務令各壩所洩之水。悉歸湖內。毋致民田被患。孔毓珣遵旨勘議疏。臣抵任後。親往湖隄五壩之下。逐細詳勘。查三滾壩口門。共寬二百丈。湖水加長。約過水一二尺。至三四尺不等。天然二壩口門。共寬一百二十丈。開放過水。約至六七尺不等。而原挑壩下引河二道。止面寬十二丈。底寬八丈。深三尺。至陳家莊匯合一河。止面寬十二丈。底寬十六丈。深四尺。是來源廣闊。去路窄狹。止可引溜歸泓。不能盡爲容納。全賴兩隄束水下趨。以防旁溢。而原築隄身。止頂寬二丈。底寬五六丈。高六七八尺不等。本不高厚。且陳家莊南甸等處。兩隄相距。闊者一百三四十丈。窄者八十餘丈。若止放滾水三壩。隄內雖然窄隘。尚可容納。若值五壩齊開。以三百餘丈之水。下遏上壅。勢必泛濫。臣循隄細看。若竟疏浚引河。亦可引水下注。但天然二壩一開。水卽緣隄湍逝。必致河沈水底。閉壩之後。又虞高竇二湖之水。逆湖而行。轉致倒漾。是疏浚引河。亦非洩水之長策。伏思壩下隄河。原備束水。欲使壩下循軌。誠如我皇上聖明洞鑒。必應修築隄工。以束水勢。俾來無漫衍。去有匯歸。方足固湖隄而衛田畝。應請將南甸隄徑窄狹之處。自南岸王家庵起。至趙家莊止。取灣就直。改闊二三丈。長三百丈。另築新隄一道。卽將舊隄之土。挖築新隄。其隄尾距湖尙有二十餘里。向無隄工。應於南岸隄尾馬家圩。至應家集。約十七里。接築新隄一道。北岸隄尾自周家圩。至李良橋。約十五里。接築新隄一道。再將南北兩岸舊隄。按其段落平險。遞爲增減。一律加高培厚。

庶兩隄夾束水勢。湍流無旁溢之患。自應家集李良橋迤下。去湖尚有六七里地勢窪下。土性虛鬆。本難築隄。况此處成熟田畝無多。無庸議築。以上應築隄工。約需帑一十一萬一千餘兩。實於湖隄民田。兩有裨益。此隄向係民修。隄成之後。請飭令地方官於附近有田之家。按田畝多寡。秉公選擇。殷實老成之人。令爲隄長。凡遇放壩時。率領居民輪流赴隄。晝夜巡邏搶護。閉壩後。如有浪窩水溝。於農隙卽爲修補。按是疏下。閣臣議准。覆奏於八年正月。奉旨依議。江南通志

十一月初四日。奉上諭。朕思治河之道。惟有使黃水暢流。無所壅滯。則永慶安瀾。然欲使黃水無所壅滯。必須保固高堰隄工。使清水力能敵黃。且以助其暢流之勢。則河工永遠無慮。是高堰隄工。關係最爲緊要。從前齊蘇勒雖將石工稍加幫修。而朕以爲不若多費帑金。於隄工險要之所。及單薄之處。俱加修石工。務令堅固高厚。以爲久遠之計。庶於河道民生。大有裨益。前孔毓珣在京陛見時。朕以此諭之。伊亦深以爲然。又曾將治河之道。降旨詢問田文鏡。而伊之所奏。與朕意不謀而合。可見高堰隄工。乃必應加增修理者也。著發戶部帑銀一百萬兩。交與孔毓珣。尹繼善。籌畫相度。有應豫備物料。卽於歲內採買。早爲豫備。再著汪澂。對琳。張坦。麟。吳昌祚。前往淮上。協同河臣等。悉心辦理。河道總督嵇曾筠等。疏高堰山。盱廳一帶石工隄工。捍禦洪澤全湖巨浪。保護淮揚民生。蓄清敵黃。利漕濟運。最爲緊要工程。仰賴我皇上聖神天縱。洞悉全河關鍵。特發百萬帑金。加修高厚。以爲久遠之計。臣查修砌石工。必須於工外建築越壩攔水。然後施工。今小黃莊迤南。湖面寬闊。若建立一線孤隄。安能抵禦。再四思維。惟有借舊石工。連土留寬二丈。暫爲外障。俟新土築定根基。再將舊工拆起。選石添建。方資捍禦。查高堰廳屬。自六堡起至

小黃莊止。又自小黃莊起至高良澗禹王廟前止。應幫餞隄工。共長五千九百七十一丈六尺六寸。山旰廳屬自高良澗禹王廟前起。至古溝東壩北止。又自古溝東壩南起。至滾水壩北止。應幫餞隄工。共長三千九百三十七丈六尺三寸。又疏臣等勘核題估。除石工內現在完整者。止須每年照例於石上鑲柴搶修。足資捍禦。無容加修。其有間段底樁腐朽。石塊欹斜。每屬順砌卑矮。應建越壩。拆修加高一律堅實。又有年久風浪撞激。灰縫剝落。樁朽歪斜。脹裂傾圮者。其中雖間有完整。但向係順砌之工。襯裏甃石單薄。若於舊石之上。再加新石。上重下虛。勢難撐立。應通身全拆。重修另換馬牙梅花等樁。丁順間砌。始能垂久。至舊工根基樁空之內。向經填滿碎石。今舊樁難起。新樁難下。徒費人力。不能施工。惟有借舊石工。留寬二丈。暫爲外障。於後身開槽。釘樁砌石。俟新工築定根基。再拆舊工。選用其舊工底石。因新工灰汁未老。應留二層。以防風浪撞激。保護新工。再清水潭一壩。裏越未建石工。今應一例剝建。通共工長六千三百四十二丈九尺四寸。江南通志。按自大修串場河道。開北岸高老壩黃婦橋等渠。疏下河入海之路。濬南岸董溝白塔諸河。導運河出江之口。所以爲下河計安全者至矣。然下河流也。上河源也。上河治而下河自治。上河之扼要在高堰。睿謀宏遠。發帑大修。先經孔毓珣估定幫修土餞。陸續告竣。至是復飭淮揚道白鍾山勘估。內有間段樁朽石欹。原屬順砌卑短者。應建築月壩。拆修加高。其年久風浪撞激。灰縫剝落。底樁腐朽歪斜者。向係順砌之工。襯裏甃石單薄。應通身拆修。另換馬牙梅花等樁。丁順間砌。始能垂久。當起工伊始。大水汪洋。無從立脚。法先於工外築壩攔水。湖寬浪擊。一壩難禦。必外加樁埽組索。攔護爲費更鉅。舊工填滿碎石。舊樁難起。新樁難下。惟借舊石工連土留寬二丈。暫爲外障。以當越壩。卽

於後身隄面開槽釘樁砌石。俟新工築定根基。再拆舊石選用。其舊工底石因新工灰汁未老。應留二層以防風浪撞擊。清水潭裏越石工一例創建。以期鞏固。仰惟聖明軫念淮揚。發帑百萬。經營措置。以一堰障七十二山河之水。增一尺之高。等尋丈之用。壘丁順之石。比萬仞之牆。綢繆事先。用以成一勞永逸之大計。不獨淮揚七邑仰戴生成矣。河渠紀聞。

十二月初二日。孔毓珣奏。查清口迤上。舊有引河七道。匯全湖之水。同流出口。用以濟運。敵黃關係甚重。昔緣湖水下注。直逼高堰。是以自武家墩起建築石工。而高堰與武家墩俱係迎溜頂衝。危險最甚。嗣因清水時弱。以致黃沙倒漾。武家墩下灘地漸長外。而周家灘地亦漸增淤。日積月累。高堰之頂衝。移在山盱汎內。工程險要。又非復昔日情形矣。臣乘舟溯清口而上。將各引河逐細詳勘。查天然引河與爛泥淺引河。俱已淤淺。帥家莊引河。竟淤阻難流。惟張福口與張家莊。裴家場三處引河。尙屬深通。但臨湖河頭亦覺微淺。其三岔引河一道。以周家灘嘴節年迤邐南淤。武家墩之外。黃水灌入。沙淤成灘。此河亦漸淺窄。臣思欲求清口暢關。全在引河深通。而興工挑濬。工程浩大。輾轉思維。竊擬做照前河臣靳輔挑濬清口沙淤之意。相度上下。離河身二三丈。各挖深槽一道。俾分頭衝洗。漸次刷閃。前河臣行之有效。自應做照而行。但現係水落之後。淤淺雖多。或汎水長發。勢能衝刷。臣俟來年水汛之時。再詳看黃淮交會之勢。引河出水若何。如果挖槽有益。相度舉行。詳悉具奏。奉上諭。相度妥確。然後試行。朕意謂猶非探本尋源之策。若能使淮強黃弱。勢可相敵。卽不行挑濬。亦必暢流無滯。不然徒恃此數道引河。恐湖水未必能應手濟用也。惟速將湖南一帶石工加高加厚。一律修砌堅固。俾湖水無涓滴漫溢之虞。其勢自強。自當從

清口暢流而出。可免淤淺之患矣。朕向未留心河務。據理而論。治河方略。莫善於此。宜急爲斟酌籌畫者。毋因慎重錢糧區區小見。貽悞河防要務。殊批諭旨。

是日又奏稱。高堰山盱一帶臨湖石隄。外而抵刷黃溜。內而保障淮揚。實河工第一關鍵。臣抵任後。欽遵諭旨。帶同河員。由陸赴工。相度又乘舟沿隄上下。將隄根椿石逐加相視。查此隄南屬山盱。北屬高堰。西面臨湖。隄長一百六十餘里。自康熙三十九年興築後。至今年久。不無椿朽縫裂。根脚空虛。是以常有坍塌。臣擬將此隄除現在石工完整高固者。無庸加修。其工雖堅實而隄身卑矮者。卽就上面用石加高。其椿朽石欹鼓裂損壞者。若再加新石。上重下虛。更難經久。莫若全行拆起。另換新椿。重爲修砌。至石工原有十三層九層及七八層不等。高矮不齊。地勢不一。俱應以武家墩地勢爲準。用水平逐段測量。不拘層次。惟視南北形勢加石。一律平整。務期堅固。臣又查湖隄自北而南。共有埽壩十一座。向因內隄險要。故特包過石工。越築埽壩。以資重障。獨有清水潭一壩。外係埽工。內係石工。外壩稍有疎虞。壩內土隄卽不能抵禦。應於壩內一體加築石工。以資鞏固。又大隄背後。雖經加幫。但此處土隄與石隄相爲表裏。尙有單薄之處。應爲加寬加厚。永作全湖屏障。奉上諭。此事俟汝等會同相度。詳勘妥議。摺奏到日。再降諭旨。殊批諭旨。

是月初六日又奏。高堰加築石工。欽蒙我皇上發戶部帑銀。交臣與撫臣尹繼善相度。並欽差侍郎汪灃。內閣學士張坦麟對琳。通政司右通政吳昌祚來淮協同辦理。惟是此隄工程浩大。隄身甚長。欽差四人。應否分開工段查督。抑同臣一總辦理。奏請皇上批示。奉上諭。朕命四人來意。令其監工。自當分段管理。

以專責成其如何興修事宜悉聽卿與尹繼善指示而行伊等陛辭時已曾面諭况伊等於河務皆茫無所知卿二人亦無可與之商酌處但留心訪察其行爲少覺不妥卽行奏知莫待貽悞後藉口委卸於欽差二字朕不專罪伊等也將此諭亦令尹繼善知之硃批諭旨

是日又奏高堰加築石工欽奉聖諭令將應用物料歲內豫備臣籌酌辦理候撫臣尹繼善到日再行會商但撫臣來淮遲速未定今將臣所擬辦理緣由臚列先行奏請皇上指示一石料應先採也河工石料向來採覓於徐州山中與盱眙縣潤溪地方臣擬先行分委幹員前往採辦又恐石多匠衆委官未能彈壓在徐州採石者擬添委淮徐道往來查催在盱眙者擬令河工學習內閣學士西柱督催一運石船應打造也民船艙深板薄不能載石必須另造臣擬於道庫內先動銀兩給發辦石之員卽令一面打造船隻雇募水手以資裝運統於辦石項內銷算一裹輒宜豫燒也石隄裹石之內例用襯輒臣擬委員先往備貯至石灰一項恐先燒走性俟將用之前委員燒運一葦柴宜豫備也石隄損裂外塌者勢須拆砌另釘樁木但必於湖內捲埽築壩厚水乾後方能興工臣擬先期委員購備柴料一樁木鐵具宜豫購也臣擬委員於蕪湖乍浦等處採買樁木又擬委員於山西等處製造應用鐵錠釘鍋汁鍋等項

一石匠宜豫募也石料陸續採取運工而石工鑿鑿需時臣擬有石到工俱先開鑿平整堆貯以便臨時取用一興工宜相時也隄工需石甚多一時不能運齊轉瞬桃汛水發築壩修隄壩身不能穩固儻石工一經拆動關係匪輕臣擬將各料物豫備完整於明年霜降後一齊動工儻庶汛水可以無虞而一例興工亦免曠日持久一委官應擇人也此隄工大費多必得殷實之員實心任事臣已另摺奏請

皇上揀發其効力官員中。臣亦現在分別選擇。惟經管黃河工程廳員。本有汛地修防者。臣擬一概不行調委。一甃灰椿木并雜料宜委總催也。辦理石料已擬委員。其椿木甃灰雜料等項。與招覓夫匠。不可無大員督催。臣擬委淮揚道白鍾山綜理其事。以上各條。是否有當。奏請聖主指示欽遵。至戶部帑銀。諒即可到。但料物應早豫備。臣擬於河庫內先借銀十萬兩。分給委員。早爲採辦。俟帑銀到日。卽行還庫。合並奏明。奉上諭。朕已有旨。命於江南鹽藩二庫撥銀百萬交卿等採辦物料矣。庫帑解到時。卽分委能員採辦齊備。於來年霜降後興工。覽一齊動工。儼竣之議。甚是。至選擇河員一款。將汝另奏之摺。抄發該部查議。奏覆降旨。其總催之員。照卿所奏。專委白鍾山綜理。甚屬妥協。硃批諭旨。

雍正八年正月初十日。孔毓珣尹繼善奏。高堰石工。臣等籌度修理。於正月初三日同赴高堰一帶。細加相度。自武家墩起至小黃莊止。地高工固。無庸加高。惟內有脹裂欹斜者九段。應行拆修。又查自六堡至小黃莊止。大隄背後土隄。應加幫高寬。以資堅厚。內有侯二門等四壩。舊有石工原屬卑矮。年遠椿木朽腐。應行拆修。比照高堰石工。一律加高。又自小黃莊至山盱古溝東壩止。現今石工地形低窪。且歷年既久。底椿朽腐甚多。必須通身拆起。換椿加石。高與隄面相平。第修砌石工。必先建築越壩。以攔湖水。然後可以施工。今議做照從前高堰修砌石工成例。將舊有石工。連背後土隄。共寬二丈。俱留不動。以代越壩。於此二丈後。開槽釘椿砌石。俟新工立定根基。再將外護舊石。逐漸拆起。攙搭選用。但退進二丈。則舊日隄身較他工單薄。是隄頂挖槽。更須慎重。查土隄之後。有應加幫裏戩工。亦宜加築高寬。以資內護。內有清水潭裏越隄。原係土工。應用石改建。使一例完整。又自古溝東壩以南。至滾水南壩。石工地勢本高。現

在堅實無庸拆砌亦不用加高內有椿歪石欹處共計八段應一體修固其大隄背後土隄自古溝東壩起至滾水北壩止亦應幫築高寬以資堅厚以上各石工約估銀八十二萬餘兩應幫土工約估銀十五萬餘兩通共約估銀九十八萬餘兩自宜協力趕築完竣但所用石料採辦需時且三汛內水勢長發亦未敢輕拆舊工再四斟酌與其動工待料不如料足興工已經選擇幹員各處開山覓匠上緊辦料於秋汛後併力開工至土餞急宜先築現在委員於開印後分段修築土工務期夯礮堅實一律寬厚幫護石隄捍禦波浪奉上諭朕不惜百萬帑金以衛民濟運工程當務久遠堅固一勞永逸此外卽再增數十萬兩亦不爲多若因省小費致誤大計則所費百萬仍屬虛用也隄工卑矮之區固應增高而單弱之所尤宜加厚可再詳加相度勘視切勿胸存小見凡有卑薄以及傾圮處悉將隄身拆砌務令自頂至底一律堅實期於永久獲益所需錢糧不必限定此數切諭至囑至所奏查估工段採辦石料築土代壩等項事宜俱屬妥協照所議行硃批諭旨

四月十三日河東總督田文鏡奏江南清口淮黃交匯有關運道民生上年秋汛極大清不敵黃深厘聖念仰蒙頒發帑金加築高家堰石工瀦蓄清水逼溜刷黃誠爲萬年底定之計臣因淮水出湖旣須激射衝流以壯其勢而上源諸水亦必暢匯入淮以成其大然後奔騰直注所有歸淮各河自應逐處勘明經臣覆摺奏聞當於雍正七年十月內分委同知通判各員分往南汝開歸四府六州等屬將所有歸淮河道一一細查有無淤淺阻塞確勘明白卽飭地方官疏浚具報茲據該同知等勘覆臣謹按淮水發源於桐柏縣之胎簪山伏流三十里泉源湧出是爲淮井又伏流二十六丈成渠東注歷信陽正陽羅山息縣

光州固始入江南霍邱縣界。濳洄豫省計長五百八十里。其全豫之水來與淮會者共計二百七十餘道。羣趨競赴於淮。惟其遠近匯歸之多。皆有助清敵黃之力。故必一律通流。方能奏效。今查明上源各處。悉屬暢達。其間偶有淤淺。各該地方業已疏濬深通。但豫省上源循流貫注。而下源之在江南境內者。亦必支支暢達。始能匯湖蓄勢。併力抵黃。臣聞洪澤湖出口處。有張福口。裴家場。張家莊。爛泥淺。三岔河。并天然。天賜引河七道。其天賜引河。聞已淤淺。自三月來。又復流通。然不甚深闊。此皆淮水出口之處。所關甚鉅。若臣移咨江南督河各臣。誠恐地方各官。視爲鄰省咨行之事。未必實力疏濬。仰請皇上。敕下江南河督各臣。將淮水出湖處。並境內一切歸淮各河。委官查勘。如有淤淺。立即疏挑。并引河亦設法速治。務俾暢流匯注。如此則上源水盛。出口勢強。以之制黃。而河流順軌。以之刷口。而積墊咸除矣。謹將淮河自桐柏發源起。至清口。淮黃交匯處。繪成總圖。並將歸淮各河。按照各州縣繪爲一冊。恭進御覽。奉上諭覽。奏窮源竟委。究派尋支。分合上下。籌畫無遺。具見卿慎重河防。實心任事之意。朕深爲嘉予。但專力助淮。主見固是。儻淮水過甚。其間亦恐有不虞。非經督河諸臣。詳查妥計。何可草率施行。蓋言利尤宜先慮其害也。候交河臣議覆。有旨。硃批諭旨。

六月二十五日。嵇曾筠奏。江省清口。爲淮黃交匯南河第一要區。必須勢均力敵。二瀆合流。方與運道民生有益。臣於六月初十日。到任之始。當詣清口。看得東西束水二壩。高峙整齊。中間水勢深通。自洪澤湖滔滔暢出。併力敵黃。二水濳洄。交會東注於海。臣因閱視高堰工程。復由清口迤上。查勘引河七道。俱已刷通。逐一探量。現在張福口水深七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裴家場水深七八九尺。至一丈三四尺。

不等。張家莊水深六七八尺不等。爛泥淺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不等。三岔河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天然引河水深六七八尺不等。天賜引河水深四五六七尺不等。不須疏濬。在在通利。誠如聖諭。如果淮強黃弱。便不引亦必暢流。况蒙恩指示。發帑修築。現今高堰山盱一帶。土餒工程。業已高寬堅厚。即緊閉各壩。蓄清專力。敵黃亦可萬全。無慮。奉上諭。屢戒卿等大言肆志。不啻三令五申。迺此慰朕之摺。尙未齋至。而馳驛報災之本。已先呈覽。不但朕懷無由而慰。卿顏能不赧然。爲因今歲北地雨澤歉少。恐至夏秋霖潦。頻諭慎防汛水泛漲。言猶未已。今果如是矣。善後事宜。若不能會商詳計。區畫萬全。則何面目對斬輔齊蘇勒之祠堂乎。悉心竭力。勉爲之。硃批諭旨。

十一月初八日。嵇曾筠尹繼善奏。高堰石工。經孔毓珣會同臣尹繼善。勘議奏陳。並委員領帑各處辦料在案。臣曾筠到任後。屢詣該工。逐一查勘。竭力督催。以冀早竣。上副宸衷。慰注。今幫築土餒。已經修整一律完竣。其石工各料。現在立限嚴催。乘此水落星飛。趨運以濟修築。臣曾筠前往該工。加謹先做樣工一段。開槽至一丈九尺。底土乾燥。人夫得以立足。簽樁放心。墊砌。臨湖築工。得此土頭。誠爲希有。惟是承修各員。領工遲早不同。則辦料亦先後不一。而各料之中。惟石料最多。或辦自江南。或辦自山東。今秋陰雨連綿。在山之石。旣難開採。湖河水大。已採之石。復難運送。是以不能依限運足。若不按工科料。概令拆砌。恐六千餘丈之長隄。普律開挖成槽。萬一砌未及半。料不接濟。轉瞬春汛。全湖風浪。關係非輕。再四思維。惟有令承修各員。按現到料物。陸續開工。做照樣工程。式未完之前。仍留外面舊隄。以爲保障。旣築之後。漸次拆砌舊石。以作全隄。兼工分築。嚴督趨運。庶已砌者。各料應手。計日可完。未砌者。原隄具在。風浪無

虞奉。上諭。此議甚善。如是修砌。庶免意外疎虞。硃批。諭旨。

是年會同協理河務尹繼善。估築山盱東水隄。工。建清口挑水三壩。案沂沭山水暴漲。入洪湖。得山盱諸壩宣洩之力。而尤宜保護下河。築壩下束水隄。以範淮南趨。建清口挑水壩。以助淮東出。皆河淮之樞要。初孔毓珣議將南甸以下王家庵等處。另築新隄一道。南北兩岸隄尾。各築新隄一道。舊隄加培高厚。俾兩隄夾束水勢。不致旁溢。蒙沂水漲時。啓放山盱各壩。壩下新築隄。工。藉以束水歸湖。順流東注。已收先事豫圖之效。至是加修完竣。又清口對岸。長出淤灘。逼溜南趨。大壩迤下。直接清口。西壩悉成頂衝。孔毓珣相度未及興築。乃於大壩雁翅下。接築埽工九十五丈。護埽衛隄。增建挑水壩一座。長十丈。下雁翅長三十丈。又恐回溜倒衝。再於所建頭壩下。離數十丈。建挑水二壩。仍恐壩下之溜。不能遠去。更建挑水三壩。至順勢開行而後止。三壩中間。雁翅連比。挑溜北注。陶莊引河。剋期竣事。皆善政之可紀者。河渠紀聞。今按沂沭諸水。在今黃河北。蒙沂水漲。與山盱無涉。蓋黃既奪泗會淮。則黃河以北之水。無越河入湖之理。此由衝擊溜逼。互見運河章牘中。

是年濬河南陳許二州溝洫。按豫志言。陳州地勢早下。夏秋霖雨積潦。許蔡汝鄧及開封諸河之水。下注。並由陳州沙蔡同入潁河。不能容受。境內瀦爲陂澤。開八丈溝。分決蔡河之水。自爲一支。由潁壽入淮。沙河不致壅遏。嗣以新河去淮尙遠。益開二百里。起西華。循宛邱。入項城。達於淮。使畎澮陂澤。各有所歸。年久沙淤。故道漸失。至是疏古蔡河故道。一入沙河。一經沈邱。項城縣境內。入沙河。又疏濯河故道。至鹿邑縣境。入沙河。以次疏濬。自陳州迄西商項沈許臨襄鄆長葛之境。分年並治。初疏陳州之柳涉清水。枯

狼龐橋各溝。河商水之青龍青泥護城等溝。粉枯二河。項城之老萊十字高張閘。秦王孫石等溝。及南北新河。沈邱之黍洋老萊三里八丈柳皂盧新等溝。許州之洗眉斜河黑河。白龍草店薛陂官坑洪山孟坡蔣店古澗蓮池等溝。臨潁之藕河。土路清陽烏江黃龍連尖青泥黃花等溝。襄城之山店洛子房村等溝。鄆城之泥河。洪渠裴城曹店及城外村莊田間溝渠。長葛之汪陂。長明胡陂寺耳謝柳周陽各溝。此皆五年所濬之溝河也。其施功次第。以時遞及。陳州之外河。戴留黃道清水河溝。濬於六年。左村明河艾坡並州南五溝。及西華之柳窪二郎韓灣柏家各溝。濬於七年。西華之關清鹽場高郭劉河各溝。濬於八年。蓋皆引灌農田。而因民所利。如此。陳許窪地。大雨時行。多屬水鄉。惟恃溝洫旁通。爲野潦所歸。藉以曲達於沙蔡灌粉等河。通流溉田。昔孫叔敖鑿驛馬溝。以洩潦水。賈逵開運渠。以通餉道。曹魏屯田。許下北接潁水。南抵泥河。臨潁之棗祗灌河。皆資引灌。鄧艾宗其法。西華之鄧門。陳州之翟王廣漕諸渠。故蹟猶存。自唐以來。不廢經營。大旨以洩水而役水。水爲人役。利不棄地。又得分洩其勢。害去而利無窮。所謂盡力於溝洫。待人以行者也。河渠紀聞。

是年開南陽屬內一帶溝洫。按南陽古稱沃野。渠道周通。資灌溉。漢晉唐宋遺蹟可考。而知南陽召渠馬仁高陂鄧州之六門三郎鉗盧楚堰。皆澤及後世。年久失修成廢。至是勸民疏浚。在南陽則浚林水安塚樹窪石橋許房新店夏晌博望等渠。或引入白河。或引入栗河。或引入潦河。分流灌田。在鎮平則開縣東柳泉三塚溫程等營之二十五渠。縣南沙河柳莊王黃等營之二十二渠。縣西蘇莊曹劉等營十八渠。縣北郭岡土寨趙魏等營十五渠。在內鄉則開東路溝。引水入界河。西路南路溝。引水入刁河。小江河北

路溝引水入螺螄長城山溝等河。在新野則孟渠。余林馬槽水字小侶紅沙石羊東渠桐柏黃趙諸渠。疏其東。趙莊黃渠方楊各渠。疏其北。龍潭堰子大小黃官溝吳溝河渠徐馬孟渠。疏其南。在淅川則引全灣五龍岵山柳林泰廟白亭高祠孫鋪石門大溝小渠。入丹江。福前南路。長村李官石渠龍廟許灣劉梅大小溝渠。引入浙水。馬蹬紫旗盪堰下淤三大溝閘峪三渠。引入小河。在裕州則浚州東之惠港朱莊馮莊吳莊陳直五渠。州南之孟莊譚莊石莊下河口四渠。州西之維摩金店袁店三渠。州西南趙河花莊吳灣賈樓程店官道六渠。在舞陽則疏夏橋雁張沙女乾柴胡岡馮岡雁李之水。入唐河。疏連寺潘岡馬村姚莊澧北之水。入泥河。疏路莊卸店泥溝棟樹呂店之水。引入八里河。疏梁潭東關楊莊賈灣之水。引入三里河。疏劉秀廟水。入茨河北舞渡之水。疏入郟城渠。東官道羅寺溝之水。疏入西平渠。南官道北官道溝之水。疏入乾江河。西南官道溝水。引入滾河及搭連河。尙店界溝水。疏入赤河。縣東北百尺溝北通潁水。南通汝河。潁盛則南播汝溢則北注。修沙灰澧三河兩岸之隄。以禦水患。在葉縣則有昆水上中下三堰。東西二陂。蓄黃城山之水。以溉田。分流各出之支所在。導引。縣東南萬家渡紅雁五龍祁寨等十一渠。縣東孫莊台劉雁頭等十四渠。縣南柳莊官路焦廟吳莊等二十一渠。縣西任店閻村大林王莊等七渠。縣東北焦莊龍窩董湖等十四渠。縣西南輔君花莊等七渠。皆隨地疏導。以盡其力。可謂無遺利矣。河渠紀聞。

是年幫築高堰壩下河隄。江南通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三

淮水章牘二

雍正九年大修高堰石工。江南通志。

雍正十年高堰石工告成。江南通志。

是年河督嵇曾筠題報堰盱石工告成。按自壑閉六壩。建置滾水。留南北天然二壩。敵黃有力。宣洩得宜。而洪湖風浪激石。震撼時聞。皇上洞悉形勢。機宜以高堰爲南河第一險要。特頒諭旨。發帑興修。凡工之卑矮殘缺者。概修石工。一律高壑。以垂永久。經始於雍正八年十月。至十年六月告竣。由是收束淮流。暢出敵黃。而黃治。黃水循軌。永無倒灌。而運亦治。河渠紀聞。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六日。趙宏恩奏。鳳陽府屬宿靈虹三州縣。及泗州各屬。水患疊見。固由於溝洫未通。隄墜未修。更由於河道淤塞。臣檢查檔案。宿州靈壁。現議築隄。虹縣則請濬謝家溝河道。而泗州又以壑鄰詳阻。委鳳陽道李如蘭查勘議修。安仁等閘。又據糧道王恕稟稱。開通小河。疏睢入黃。則四邑永無水患。所見各異。臣查此事。既爲鳳陽一帶百姓田廬所關。亟宜辦理。但非勘驗確切。未便舉行。卽專就四邑情形定論。亦未穩妥。正在籌畫擬議。三月二十六日。大學士臣嵇曾筠祭掃祖墓。親至江寧。臣以宿靈虹泗水患之事。籌慮。嵇曾筠詳晰講議。俟河工事務少暇。親身查勘。通加相度。期於地方民生有益。以廣皇仁。應俟勘明商定。另行奏聞。硃批諭旨。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等會議。監察御史夏之芳奏。一湖水宜堅束也。淮水外障。全在高堰。而借清刷黃。尤仗全湖之水。前明至今。皆以束湖水出清口爲治河良策。康熙三十六七年間。屢挑爛泥淺。裴家場張福口等處。導水出口。卽古人築隄束水。借水攻沙之意。今高堰堅築。而淮水出口。勢終不暢者。聞近來黃水倒灌。漲入洪澤湖口。堰外地淤成坡。不但湖水出口無力。并湖口受水之地。亦漸狹隘。將來黃水盡占淮界。逼淮四溢。何所底止。似應相度湖口淤澱處。從現在天然引河。下至清口。并加挑浚。再於堰外餘地。幫築長隄。繇亘清口障水北流。其運河口之天妃閘。或循舊制添設閘板。以時啓閉。使淮水之勢不分。庶迅流直達。而海口益得暢洩矣。一滾壩宜高墊也。高堰自漢陳登築後。不聞有閘壩洩水之說。自明時因泗州陵寢起見。又中於守陵太監并奸商偷渡之計。於堰外築周橋翟家等壩。放水入湖。以洩泗州之水。然不久卽閉。明河臣潘季馴論六壩宜築不宜開。利病甚悉。康熙三十六四十年。堵塞六壩。堅築武家墩一帶隄工。束水刷黃。舊有明驗。語云。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皆云水不可令分洩也。前河臣齊蘇勒欲保高堰隄工。竟將天然等壩底改低三尺。與下河水平。以便啓洩。曾不知古人建壩。原以洩異漲之水。非以洩平槽之水也。高堰隄身高於高寶興泰等處。二三丈不等。故水大自壩上滾出。水小則由湖身出。清口刷黃。今則隄高壩低。蓄水少而洩水多。淮水未發。下河先已盈溢。一遇水漲。無地可容。旣不免於衝溺。而清口水弱。益難刷黃。似應將各壩壩底。仍照舊墊高三尺。且嚴禁輕啓。必有異漲。乃爲宣洩。其餘應塞者。塞之。不必多留水門。分刷黃之勢。則束水攻沙。旣有專力。而下河亦不致沈溺等語。查洪澤湖水。原以汕刷黃流。其出水之處。名曰清口。必寬闊深通。方得暢流無礙。據御

史夏之芳所奏。以近來黃水倒灌。漲入洪澤湖口。堰外地淤成坡。不但湖水無力。並湖內受水之地。亦漸狹隘。是現在清口狹隘。難以敵黃。雖如高斌所稱海口果係深通。而上流壅滯。恐下流亦未必疏暢。其如何開闢深廣。應令總河高斌回任後。會同大學士嵇曾筠。並副總河劉永澄等。詳加相度。妥議具奏。再查御史夏之芳奏內有滾壩宜高墊支河宜並疏尾閘宜暢洩三條。似於建築閘壩後。亦應次第酌籌。是否應行。一並酌議具奏。南河成案。

乾隆二年。奉上諭。朕聞河南之葉縣。西平。遂平。襄城。郟城等縣。今年俱遭水患。河南土地平衍。河流不能盈尺。向來故有渠道。率多淤填。一遇山水驟發。不能宣洩。廬舍田禾。遂遭淹浸。著尹會一。白鍾山。悉心計議。如何疏導河流。加增隄岸。以防洪水漫溢。定議辦理。覆奏。南陽府屬之葉縣。許州屬之襄城。郟城二縣境內。有澠河一道。俗名沙河。發源於汝州屬之魯山縣。沒大嶺。經襄城。郟城。葉縣。東入江南境。歸淮河。又有汝河一道。發源於河南府屬之嵩縣。天息山。至襄城。與澠河合流。又有澧河一道。發源於魯山縣之貴山。經葉縣。至舞陽縣。入澠河。此葉縣。襄城。郟城三縣舊有之河渠也。再汝寧府之西平。遂平二縣境內。有小汝河一道。發源於西平縣。螺翅坑。入汝河。又有洪河一道。發源於西平縣。雲莊。諸石等山。至新蔡。東入汝河。又有小沙河一道。發源於南陽府屬之泌陽縣。老雅山。至遂平。入汝河。又有大石洋河。發源於遂平縣。蒼峯。嶽。亦匯入汝河。此西平。遂平二縣舊有之河渠也。五縣河渠。總由澠。汝。達於淮。俱發源崇山峻嶺。自高而下。來猛去速。現在河身深二三丈。至七八丈不等。河面寬十餘丈。至六七十丈不等。冬春涓涓細流。伏秋山水暴漲。匯聚傾下。湍激洶湧。葉縣。西平。遂平。襄城四縣地居上游。水過卽消。不爲大害。惟郟城。

地勢低窪。被水成災。查明賑卹。其應行修築之處。鄆城縣沙河。應幫築隄工四段。葉縣沙河。應幫築隄工一段。西平縣洪河。應幫築隄工一段。酌給飯食銀兩。使力役就食。寓賑於工。此查辦事宜。濟民實政也。河渠紀聞。

乾隆三年。豫省查勘賈魯河道。疏通積水。按豫省土地平行。宋時四大漕河。均已就淤。坡水無歸。多聚窪地。遂成廢壤。至是查勘賈魯河故道。相機疏通。賈魯河發源於開封滎陽縣。歷河陰。滎澤。鄭州。中牟。祥符。尉氏。扶溝。西華。淮寧。商水等州縣。至周家口入沙河。縣長五百餘里。先於雍正十三年。河督王士俊奏。賈魯河鄭州一帶淤塞。山水陡發。不無汎濫。請濬築河身隄堰。並於大辛莊河口。添建滾壩洩漲。幫築子堰束水。經豫撫富德會同白鍾山。將鄭州大凌莊起至中牟合河口。挑挖三千七百餘丈。築堰四千一百三十餘丈。嗣鄭州張家橋至乾柴李家莊土堰。經伏秋汎水汕刷。豫撫富德創築圈隄。加築土堰。鄭州花家莊等處。多年積水涸出。悉成膏腴。其高莊。劉莊。馬家樓一帶。民田水不漫及。歲得收穫。別有賈魯新河。在賈魯河北岸。自中牟縣十五里鋪分流至祥符紅沙灣入沙河。洩開歸迤南。陳州迤北之水。開封城內積水。由東南水門放出。穿護城隄亦至紅沙灣歸入沙河下流。會渦入淮。皆分洩。坡水無礙。江南賈魯河下通周家口。沙河爲南北商賈往來津要。洩開封以下一帶瀦水。最爲捷便。惟遇山水漲發。重載往來通利。至水涸後。不無淺澀。上源鄭州中牟等處。專資洩水。保護田疇。年久淤淺。分別疏治。其尉氏以下。至陳州一帶。亦加宣導。中州四達之地。宋元以來。河道久湮。惟賈魯河下接沙河。通南北之氣。農田水利攸關。鄭州中牟以下。經管水利之丞倅牧令。加謹防護。毋使歲久填淤。不可以非要工而忽之也。河渠紀聞。

乾隆四年大學士鄂爾泰奏。一天然二壩之斷不宜開也。查天然壩之名始於明河臣潘季馴。因彼時湖底甚深。此處地形稍亢。且爲山旰尾閭。而高家堰石隄僅三千餘丈。又不足恃。故用以減水防決。然亦止令漫溢而出。初未聞掘壩至地。而一洩無餘也。今湖底既高。水面隨長。形勢迥異。所賴以瀦清會黃濟漕運而保淮揚者。實惟高堰一隄。束水之力。或遇異漲。藉以減水。則又有三滾水石壩。南壩北壩寬七十丈。中壩寬六十丈。且前河臣齊蘇勒恐其減水無多。復經將三壩各改低一尺五寸。是半槽之水。湖本能容。過岸之水。壩已足洩。天然土壩原不須開。乃河員舊習。但遇湖水盛漲。三滾壩尙未過水。卽將天然壩掘與地平。俾全湖注東。以高寶邵伯諸湖之巨浸。地勢低於高堰數倍。而又益以洪澤全湖之水。諸湖不能受。勢不得不開高郵之南關五里車邏等三壩。以洩入下河。而興鹽等七州縣。田禾盡沒。廬舍漂蕩。此等情節。河員非不熟知。所以忍於爲此者。不過爲隄工考成計耳。殊不思以幾人之考成。較諸億萬人之田廬生命。孰輕孰重。以數十丈隄工。未然而然之需費。較諸數州縣被災應免數十萬之錢糧。與夫散銀賑米。又數十萬之帑項。孰寡孰多。况湖水全洩。則元氣大虧。應請敕下河臣。將天然二壩。永不許開。俾洪澤湖水得以常蓄。至有爲天然壩不開。高堰隄危險之說者。查高堰石工共長一萬二千九百二十餘丈。計七十餘里。且隄頂寬四五丈。貼隄土工靠實。坦坡如法。而葦草蟠結。過隄之浪。不能擊背而撼隄。此萬無可慮者也。或又有爲湖水甚盛。壩減無多。歸入運河可慮之說者。不知湖水卽使暴漲。正可用以刷黃。但將運河正越各閘壩。暫俱封閉。大關清口。令湖水暢出。料不過數日卽平。若令歸入運河。始籌消受。則是旣招之入。又逐之出。凡所經由。皆屬危險。誠不如截其上流。不令洩入。俾專力趨黃。一舉兩得之爲愈。

也。河南開歸道冊。今按此奏。廷議令總河酌議。嗣總河覆奏。所有滾水石壩。仍照原議建築。以備宣洩。乾隆五年。浚河南之賈魯河。先是豫撫尹會一奏。請興豫省水利。並浚賈魯河下游。入渦會淮。而安撫陳大受復言。上游之水奔騰下注。渦河淺窄。恐不能容。工部議令總理水利大臣。暨兩省督撫。河臣會議。務使有利無害。上從之。至是汪澐等奏。豫省自開封府以南。沿河七州縣之水。俱歸江南之渦河。見議所開河道。雖有沙河挑河水利溝。老黃河諸名。其實本屬一河。所濬者。即舊有之水道也。惟賈魯河原係入淮之河。因水勢善溢。故議於北岸設閘開河。以分其勢。洩水本自無多。况行四百餘里。方入於渦。自不致江南有礙。查豫省地居上游。其水以江南爲歸。而入渦入淮。稍有區別。賈魯河入淮之水。既分洩入渦。則渦水亦當分洩入淮。庶上游下游兩得均平。亳州迤下六十里。渦河南岸有分流之水。漳河一道。由乾溪溝歷淝河。以入於淮。今應將漳河疏浚。遇渦水盛大。可以分洩。大學士工部議。應如所請。從之。皇朝文獻通考。

乾隆八年正月。工部題。會議得大學士陳世倌等奏稱。分洩下游水勢。若不多方區畫。設復有漲水。湖不能容。高堰全隄受險。則淮郡全城可慮。臣等再三籌酌。山盱滾壩之南。天然南北二壩處。添建二滾水石壩。今按此議。改三壩爲五壩之始。口門各寬六十丈。由身量高一尺。儻遇異漲。既可分洩。而過水止在壩面以上。一經平壩。便已斷流。於全湖蓄水無損。與天然之徹底開放。致清水受虧者迥別。况壩身既比山盱舊壩稍高一尺。是必舊壩過水一尺以上。新壩方能過水。若僅止一尺。猶無水可過。即遇盛漲。過水旬日無不消退。兼之循序漸下。必不致奔濤直衝。爲高寶諸湖之患。黃河南岸之大川。上江鳳泗二屬。則南

有澮河。中有沱河。北有睢河。澮河現在深通。無庸置議。惟睢河上受毛城鋪天然閘引河減下之黃流。與濉溪口諸山之水。下入五湖。南有小河。北有潼河。俱由歸仁閘入安河。後開謝家溝分入汴河。俱歸洪澤。每遇久雨霪潦。山水驟發。沿湖窪地。不免淹浸。議將潼河下游之林子河挑深。下接安河。並謝家溝下游。浚深。以通積潦。至沱河一帶。經宿靈虹泗各境。久已淤塞。一加開浚。則下游五湖一縣衆水灌聚。勢難容受。臣等議將宿靈鳳等處大道。兩旁官溝。疏浚寬深。挑溝之土。培築大道。添橋以通積水。宿境之水。導入澮河。靈鳳等水。導入濉河。分塗宣洩。不使仍入沱河泛溢。此南岸各屬之大川。應行興修者也。自應悉如所奏辦理。

刑部侍郎周學健奉命往江南查辦水利。於七年三四等月。陸續具奏。又請遷移臨淮縣城。并泗州州治。查臨淮縣城逼近淮水。累遭浸灌。半屬傾頽。今歲異漲漫淹。倍加危險。亟應遷建。以奠居民。今勘定縣屬周樑橋地方。高敞平坦。向來並未被淹。以建縣城。洵可永弭水患。泗州州治。寄居盱眙縣境。本境居民。隔越河湖。聲息難通。在官有鞭長莫及之虞。在民多跋涉風濤之苦。公私實多未便。臣周學健原奏所請。裁撤五河縣。改爲州治之處。查五河爲衆流彙聚入湖之地。現在屢遭水患。滄及城池。改爲州治。終非一勞永逸之計。今勘定州境雙溝地方。地居適中。衆山環繞。俯臨淮水。以建州城。旣便民情。且弭水患。二處城垣。與本境水利甚有關係。相應行令該撫。將泗州臨淮應建城池衙署倉庫。應辦各項事宜。以及各州縣應豁水佔地畝額糧。並灘派丁糧等項。作速造報。吏戶工三部。查核辦理。南河成案。

六月二十日。奉上諭。軍機大臣等。前尹繼善奏淮水爲洪湖上游。現淮水陡長丈餘。儻續長不消。有必須

宣洩之勢。自當權其輕重。相機妥辦。斷不敢將就因循。以貽百姓之累。朕已經批示矣。今白鍾山亦奏稱。淮水儻續長不消。洪湖難以容受。有必須宣洩之勢。自當酌量情形。相機妥辦。是伊二人異口同聲。如出一轍也。開放天然壩。原係異漲無可如何。不得已之下計。豈有別無籌畫。惟恃此爲長策乎。且滾壩原以過水。今水尙未過壩。卽蓄意掘壩放水。是竟以下河州縣爲壑。可以自免干係。如此則河道總督。人人優爲之。又何難辦之有。况下河州縣。每年被淹。湖水日弱。縱可遮掩目前。恐將來爲害甚遠甚大。亦不可不慮及也。從前完顏偉任南河時。因與德沛不合。以致債事。今尹繼善與白鍾山。又未免有意扶同。亦恐於事無濟。爾等可傳旨訓諭之。純皇帝聖訓。

七月白鍾山奏覆。御史都隆額條陳。據都隆額稱。淮水以清口爲正經門戶。凡遇湖水微弱。則於清口西壩下埽收束。蓄清敵黃。設遇湖水漲大。將西壩拆令寬廣。以洩清刷黃。一俟水減。仍將西壩下埽收束。廷議以因時制宜。果否有益。令臣等詳勘。遵查清口實爲淮水門戶。前河臣齊蘇勒相度機宜。於清口兩岸。設東西水二壩。如湖水微弱。將兩壩接長。以蓄清敵黃。如湖水盛漲。將兩壩拆寬。俾水勢暢達。以保湖隄。法甚善也。歷年俱係遵辦。卽如上年五月。上游淮水陡長丈餘。致洪湖亦驟長六尺餘寸。當飭廳營將清口束水壩展寬。故湖水得以暢出。消滅甚速。所有山盱之三滾壩。雖經過水數寸。旋即斷流。已有明驗。是清口束水壩。應如該御史所奏。因時制宜。相機辦理。實屬有益。南河成案。

是年御史都隆額條奏。一宣洩洪湖水口。宜加修整也。洪澤湖與淮河之水。浩瀚縣亘數百里。而僅由清口流出。會黃入海。水勢洶湧。則沙隨水去。而海口得以深通。水勢微弱。則黃水逆流。而運口淺阻。其形

勢宜鎮定。而不宜分張。再天然壩係防水盛漲而設。原屬權變之道。不宜輕啓。所以前人有言。水向東。海口通。水向西。天然開。此乃治淮河之要道也。若僅保護沿湖之工。將天然壩啓放。則水勢卽分。湖水一分。則清口之水微弱。而黃水逆流矣。不求治本塞源之道。惟將清口上下兩隄保固。使清口之水洶湧。以禦黃流。則由傍口向南宣洩愈多。而由正口向東宣洩愈少。况清口之水。本非微弱。因分其形勢。故至微弱。黃水本非逆流。因清水微弱。故至逆流。去歲洪湖盛漲。應將水口修理寬闊。使淮水暢流。挾黃刷沙入海。始不失以水治水之道。河臣等恐不能保守山陽、安東、海州工程。將清口東西二隄固守。此卽如喉閉胸脹。由腰背破裂者也。是以古溝之潰決。實由清口水不暢流所致。非關天然壩啓與不啓也。臣愚以爲淮河之水。以清口爲正。其東西二隄。乃雍正年間齊蘇勒所建。兩岸皆係柳葦埽修築。故可損益。非輒石工程可比。淮河之關鍵在此。而治淮之要道。亦係乎此。請嗣後如遇湖水微弱。卽於清口西隄下埽。使蓄湖水以禦黃流。如遇湖水盛漲。卽將西隄拆去。使之寬闊。以洩清口之水。以刷黃河之沙。庶得以水治水之益。而二隄無固守之愚矣。至西隄以下。有陶莊引河。斷不致水勢甚大。有河身不能容納之虞。再下游之水。皆入於海。而所洩之水雖多。亦無過於宣洩之憂。惟俟水勢平時。仍將西隄下埽束水。則蓄洩在人。損益由己。而黃淮兩河之水。永慶安瀾矣。至備辦修防外河之山陽、安東、海州工程料物。及先事綢繆。皆係河臣之事。無庸臣議。若將淮河正口置之不問。惟以修理旁口爲務。則甫除一弊。又滋一弊。恐非萬全之策也。皇清奏議。

乾隆九年七月。大學士九卿議奏。吏部尚書果毅公訥親奏稱。天然二壩石工。高堰以下二隄。俱可停止。

修建也。天然二壩原議徹底開放，必致清水受虧。若永行堅閉，又慮出格之水，湖不能容，請將天然二壩改建滾水石壩。照山盱三滾壩式，量高一尺，不致過水太多，覆准遵照。尙未興工，查洪湖地勢，儘南之天然二壩，儘北之武家墩，俱較古溝六安溝高七尺餘，較高堰高六尺餘。淮水入湖，正溜先至古溝六安溝低處，然後分溢武家墩高堰外灘。其浸及三壩天然壩外灘者，乃其回溜倒漾。如遇異漲，老子山溢注之水，亦倒漾及此。其上游來水，如清水溝蔣家閘以南，約二十餘里，天長盱眙境內瀝水，並聖人山前淮漲分流，俱由此入湖。凡此皆於湖內爲餘水，宜令早洩，否則合正溜餘水，全湖漲滿，三滾壩宣洩不及，則武家墩一帶運河閘壩僅隔一隄，危險堪虞。而上游廬鳳諸水，不能卽下，並患淹漫。况水出清口交匯之地，河寬四百餘丈，清水過盛，佔流四分之一，逼黃路窄，不能暢下。毛城鋪王家山減下之水必多，又復歸入洪湖，以助漲勢。來源多而去路少，清水盛漲，大率如此。自乾隆七年水患後，天然壩有不便永閉之勢，相機開放，又恐臨時徹底過水爲患，因議改滾水石壩。與三壩並資宣洩，壩身比南滾壩高一尺，是於開放之中，仍寓收蓄之意。但水由北壩滾出，卽係應減之水，復經南壩，然後於天然二壩過水，則爲應洩之水。可知今若將二壩加高，水去仍遲，恐淮河上游及武家墩運河等處，清水壅積，並阻遏黃河爲患。臣愚以爲應將天然二土壩改與南壩相平，於南壩過水時，亦令過水，庶可宣洩，以免上下游壅遏。至此處地充灘高，回流勢緩，且係水長自過，應仍土壩之舊，無庸改建石工。向來相傳二壩土性堅實，過水不刷，因名天然。臣看壩土雖屬膠凝，加以夯礮堅實，然過水之後，難免衝刷。但使刷有槽溝，隨時堵築，尙易爲力。臣見洪湖水決二丈餘之坑坎，未至堵閉過難，則此三尺之土工，操縱亦儘可由人。若如向來所聞，過水不

刷設遇異漲開放。而自壩而西。至隄根不過三尺餘深。所洩之水亦屬無多。且與從前屯積多水。然後開放。水勢緩急迥不相同。况下游去路業經通順。亦不爲害。二壩既不用石工。其沈家西林家西甌石等工。俱應停止。再高堰舊有二隄。現議加築高厚。以資重障。臣查所加尺數。遠不及大隄之高。而兩隄之相去甚促。二隄之下。在在坎窪。取土尤難。萬一大隄疎虞。乃恃二隄捍禦。已成大患。且上游天然二壩。果能經理妥協。及時減洩。不致下游壅遏。周橋以下。豈有他虞。二隄工程儘可停止。以省糜費。臣將此條商之完顏偉。據云天然壩改與南壩相平。俾及時減洩。事屬可行。惟土壩過水。不若用石足資鞏固。商之高斌。據云洪湖水宜多蓄禦黃。不宜多洩。致清水受虧。開放天然壩固爲高寶諸湖之患。若滾壩出水五尺以上。勢雖稍緩。患仍相等。前議將天然壩改爲石滾壩。高南滾壩一尺。乃不得已用減異漲。於蓄水尙無虧損。今於三壩外。又令多洩。似未相宜。且土壩雖堅。過水不免衝刷等語。查乾隆八年正月大學士陳世倌等。於查勘江南水利案內。奏將高堰大隄內舊有二隄。加培高厚。接築隄尾。又議於山盱滾壩之南。天然南北二壩處。添建二滾水石壩。由身量高一尺。儻遇異漲。既可分洩。而過水止在壩面以上。與徹底開放者迥別等因。今尙書公訥親會同督河二臣。詳勘各處異漲之水。俱由此北入河內。凡此皆於湖內爲餘水。宜早爲減洩。請將天然二壩改與南壩相平。無庸改建石工。自屬分洩合度之法。又據商之河東總河完顏偉。以土壩過水。不若用石足資鞏固。商之直督高斌。以洪湖之水宜多蓄禦黃。不宜多洩。致清水受虧。查天然二壩地充灘高。所受之水原係淮漲分流。及老子山等處漫注倒漾餘水。與敵黃之水無涉。應及時宣洩。以免上下游壅遏。自應如尙書公訥親所奏。行令該督等將現在土壩改與南壩相平。但河臣完

顏偉以土壩過水。不若用石。直督高斌以湖水不宜多洩。應請仍敕該督等再加詳酌。或土性浮鬆。酌用灰土夯築。不使衝刷。抑或遇水大之時。嚴飭該管員弁。加謹防範。有應行堵築處。卽行堵築。不致上下游受患。並將前估之沈家西林家西甌石等工停止。再天然二壩既經辦理妥協。則下游周橋以下。自鮮他虞。所有高堰舊二隄。應行停止修築。亦應如所議辦理。南河成案。

乾隆十年九月。大學士公訥親。吏部尙書高斌奏。廣東巡撫準泰奏。請開濬濉河一摺。奉旨。大學士訥親。尙書高斌會議具奏。欽此。據稱。上江宿靈虹等處。頻有水災。固屬天時難必。而每年夏秋間。無論高卑地畝。多有被淹。最重者實因毛城鋪減下黃水。去路淤塞。以致橫決。臣六月進京。卽因驛路雨水積聚。屢乘野渡。經過小河一道。問名濉河。係毛城鋪減下黃水經由之處。兩岸平曠。村莊禾稼無際。而河旁淤沙成灘。幾與岸平。河心甚窄。臣竊疑之。八月十六日。至此。則徧地濁流。莫辨遠近。村莊禾稼。盡在水中。不勝駭異。細詢原委。知濉河發源於河南夏邑。入江南界。納毛城鋪減下黃水。經蕭縣宿州靈璧虹縣。紆回數百餘里。歸宿於洪湖。舊時河身原寬三十餘丈。至六七十丈不等。積年黃水停淤。宿州則僅存河心一二十丈。深不過五六尺。丈餘而止。至靈虹則淤灘更大。並有居民。因淤佔成湖蕩。稱菱藕者。是以黃水未發。舟楫不通。一經長發。卽四散漫溢。宿靈虹咸受其災。臣查毛城鋪分減上游黃水。以保徐州郡城。歸於洪湖。助淮敵黃。立法至善。則毛城鋪以裏引河。卽不便不疏濬寬深。爲容納減水之地。今濉河原形寬廣。而現淤。至於如此。則挑濬濉河。以復原形。誠萬不可緩。上江水利案內。鳳潁一帶未完各工。經督臣尹繼善定議。俟洪湖下游河道開壩大工。規制已定。再行勘籌。奏請舉行。此上下江水利之次第。今濉河一道。原係

年年減納黃流。歸於洪澤。不能因洪澤下游各工未定。而卽不納黃河之水。是今日先濬濉河。實有益於宿靈虹億萬生靈。於水利全局。仍並行不悖。仰懇特諭督河兩臣。委員會同各地方官。將濉河相度估計。開濬俾減下之水。順軌以達於湖。拯此災黎。登於衽席。均沐皇恩浩蕩。惟是黃水紆回數百里。雖經開濬。濉河勢必水去沙停。若無經管河員。隨時挑濬。則數年之後。仍歸淤墊。可否專交邳睢靈壁河務同知管轄。責成疏濬。抑令委河員管轄。及歲修或應動帑。或用民力。並請交議。查濉河二股。俱發源於河南。一自永城。一自夏邑。至濉溪口。會毛城鋪減下之水。由符離集灰谷堆入五湖。再由小河口下達安河。匯歸洪湖。紆回數百餘里。經江南蕭宿靈虹等州縣。卽古所謂浪蕩渠也。其濉溪口以上。本係清流。自會毛城鋪。蔣溝等河減下之黃水。沙停易淤。臣高斌曾將五湖上下之燕子口。謝家溝等處挑濬。乾隆七年。又經大學士陳世倌等。奏將宿靈虹等處通濉溝渠濬深。並請將符離集橋路修整等因。乾隆九年。臣訥親至毛城鋪。勘視洪溝蔣溝等河。向督河二臣商及迤下一帶河道。該督等以洪湖下游。規制一定。卽行次第挑濬。並擬於兩旁增築子堰。以防漲溢。今巡撫準泰。目擊情形。又復奏請挑濬。應如所奏。濉河經由之處。凡有河身淤淺窄狹者。令該督等委員詳勘估挑。其應分員管轄。及每年歲修。俱請交總督尹繼善會同總河白鍾山詳議。請旨施行可也。奉硃批。依議速行。南河成案。

乾隆十一年三月。工部會議。江南總督尹繼善等奏稱。江南地方爲淮黃二瀆。經由歸宿之所。衆水匯聚。洪澤一湖。實爲滯蓄之區。而上江鳳潁泗下江淮徐海等屬。濱臨湖河。地勢低窪。一遇汛水霖潦。易滋滄漫。乃上年七月內。雨水過多。河湖並漲。淮徐等處低窪田畝。復致被災。仰蒙旨詢問。經訥親等議將被水

河道隄堰。應行修築事宜。妥協辦理。又廣東撫臣準泰條奏。濰河應疏一摺。一併交辦。臣等親往各處查勘。有因河道淺窄。不能容納。致被滄漫者。有本無隄堰。或隄堰卑薄者。亦有前經修過。而河欠寬深。隄欠高厚者。細加勘丈。洪溝河現在寬深。毋庸議挑。惟毛城鋪起。東至蕭縣之張家灣。西至宿州界止。應於兩岸離河崖稍遠處。堅築子堰各一道。夯礮堅實。並將舊有之沈家隄殘缺處所。修補完固。仍於堰內酌建涵洞閘座。使民田積水宣洩入河。過此則爲濰河。崖高河低。毋庸議挑。惟河形灣曲紆回。兩岸多有淤灘。以致阻遏。水勢不能暢注。應急行挑切。以順河流。自灰谷堆至霸王城。地愈卑窪。崖高不過一二尺。且有與水面相平者。汛水一至。即便泛溢。今擬於兩岸各築子堰一道。相地形高下。定築堰高低。總期堅實。以束水勢。至兩岸內地。若窪若溝。若坡若渠。不可悉數。或上接豫省永夏等邑來源。或旁納下江銅蕭等邑支流。並本境各路泉渠之水。均匯聚於濰。但通河口門皆塞。致民田積水不消。自應亟爲疏濬。並視口門寬窄。分建涵洞陡門。相機啓閉。則兩岸坡水。俱得暢達入河。其北則蕭縣之王家山天然閘河。亦由濰溪口入濰。前因形勢不順。每虞倒灌。於水利案內。將閘河尾閘。另於大山頭南挑河。出彭家溝入濰。今查大山頭下地。係礪石。河底高仰。出水不暢。仍致倒灌沙淤。水從窪地東漫。若再加挑。則河身盡屬礪石。難以開鑿。今擬於閘河舊尾。向南改挑。使水由濰溪口會流下行。將舊尾口門築壩堵截。以免倒灌。大山頭下河頭與漫水東注窪地。並築壩堰。彭家溝入濰口門。亦應疏通。以洩山水。並將天然閘河朱家祠堂上下新淤。一律疏濬。則水得暢行無阻矣。其下則揚瞳陵子土山。孟山。崔家等五湖。原爲受水之區。現在寬深。間有淤淺。亦斷無煞壩挑挖河身之法。似應照舊聽其承納來源。容蓄衆水。毋庸置議。又睢寧之峯山四

開其減納之水。亦歸五湖。所有閘下引河。由小朱營至富家窰。以入孟山湖。年來因河勢灣曲。多有淤墊。水從小朱營漫刷溝槽。直趨崔家湖。形勢頗爲直捷。今擬就漫刷溝槽處。再挖寬深。卽以挑土培築兩岸。子堰。并將閘下舊堰一律修築。至五湖迤下之謝家灣。由汴河出臨淮口。而歸洪澤。勢最順直。從前水利案內。雖經挑浚。今底尾仍高。未能全局通暢。應將謝家溝挑挖寬深。使入汴順利。則五湖之水下趨於洪湖者益暢矣。於潁州府境內挑河一道。河出太康花子坡。由鹿邑。歷上江。亳州。太和。蒙城。潁上。阜陽等州縣。以入於淮。年久淤塞。夏秋水發。往往漫溢。今細加查勘。自豫江交界之孟家橋起。至宴兒汪一帶。民間俱於河中填築土壩。設立魚斷。加以橋座低矮。遇水不能下注。易於泛溢。今擬擇其淺窄處。間段挑挖。寬深。改建高大木橋一十七座。其土壩魚斷。有礙河道者。悉行拆除。并將分洩淝水入茨河之宋湯河。一併挑濬。其挑河之土。卽築土埂以衛民田。遇有田間積水。聽民開放。隨令堵築。又蒙城縣南鄉。有茨河一道。北鄉有北淝河一道。乃通縣坡水所歸。河身淤淺。應亟挑挖深通。以洩積潦。則蒙亳太和等處。庶免被淹之患。此上江水利宜辦理也。南河成案。

四月二十二日。工部會議得高斌等奏。上下兩江。衆水匯聚。地勢低窪。每遇伏秋汛漲。一時宣洩不及。歷年屢有水患。尹繼善等議挑各河。及隄堰閘壩等工。務期水有歸宿。臣高斌至各處查勘情形。如毛城鋪之洪溝河一帶。於離河稍遠處。堅築子堰。並將舊有隄堰修補。酌建涵洞。濉河自灰谷堆至霸王城兩岸。築堰並疏通湖窪溝渠各口。分建涵洞口門。相機啓閉。天然閘河挑浚河身。改順河尾。并於大山頭築壩。不使東注。疏通彭家溝。以洩積水。皆亟應興辦。但原奏濉河自灰谷堆起至霸王城兩岸築堰。今相度形

勢應自灰谷堆迤下之符離橋一律接築。方爲妥協。至原奏五湖以下之峯山開河挑直河身培築子堰。謝家溝挑挖寬深分洩濰河入汴。與濰河南北兩岸黃疇橋等處疏河建洞。及潁州淝河宋湯河蒙城茨河北淝河挑淺築埂建設橋座。應列爲緩工。均如所議行。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九月工部議得協辦大學士高斌奏。洪澤湖山盱廳之沈家西林家西等處隄工一千六百餘丈。原議建築石工於乾隆九年議停。今查石工費多不若於此二處改建。甄工以免風浪衝激之險。又高堰廳之六安溝舊石工卑矮處所一千餘丈亦應加寬。甄工等語。查沈家西林家西二處相接天然壩之南北在三滾壩以上地勢高亢迴流水緩並非頂衝險要之處。乾隆七年清黃並漲因上游諸水匯注天然二壩緊閉清水宣洩不及以致湖水滿盈不能容納。古溝有衝決之患。沈家西林家西等處受倒漾之水是以彼時相度似屬險要。議令興修。今年湖黃勢較乾隆七年更大而臨河隄岸未致潰決及漫溢者緣遵照開放天然壩之議湖水得以宣洩而下游亦不似七年受古溝衝決之患是從前險要頂衝之處尙可防範。則此二處地勢水勢均非險要。可以無容建築。甄隄或土工有應行培築處所令該總河等隨時培補。奉旨依議。南河成案。今按七年古溝衝決舊案無存。此條部議所述較詳。足備參考。

是年顧琮總理南河會同估辦上下江河湖水利工程。按上江水利惟疏潁州渦水出河南陳州太康花子坡由鹿邑亳州太和蒙城潁上阜陽等州縣導之入淮。浚宋湯河分淝水入茨河疏蒙城縣坡水匯流歸於南茨河北淝河卽以挑土兩岸築成土埂各工分別緩急。次及洪濰河疏築事。經大學士高斌會議由部覆核如原奏。毛城鋪迤下之洪溝河一帶。堅築子堰。修補隄堰。酌建涵洞。濰河自灰谷堆至霸王

城兩岸築堰。疏通湖窪溝渠各口。分建涵洞。天然閘河挑浚河身。改順河尾。並於大山頭築壩。不使東注。疏通彭家溝。以洩積水。皆屬亟應挑築。原奏自灰谷堆至霸王城兩岸築堰。應自灰谷堆迤上之符離橋。一律接築。河渠紀聞。

乾隆十二年五月。大學士高斌。總河周學健奏。山盱廳屬蔣家閘一座。於乾隆九年定議修理開放。今上年湖水盛漲。山盱三滾壩過水六尺。天然壩亦經開放。因寶應湖受水既盈。未能全下。遂注入高郵湖。致滾壩洩水平緩。寶應運河西隄受險。極力搶護。方保無虞。而蔣家閘開放宣洩。直注高郵湖。建領甚暢。是該閘遇盛漲。資其宣洩。已有明驗。今因大汛經過。衝擊損壞。應行拆修。查原金門寬一丈八尺。今應加寬四尺。照惠濟閘金門二丈二尺。以資暢洩。其閘底全壞。下塘衝深。應移下五十餘丈。庶於地勢合宜。查舊閘爲盱邑通衢。今移建於下行旅未便。應於舊閘以上。建木橋一座。以資利涉。但該閘惟洩盛漲之水。平時臨湖口門。堅築草壩。勿使輕開。其閘下河長五十餘里。兩岸民田。需水灌漑。應於草壩西偏。建石涵洞一座。口門寬方三尺。俟湖水長後。不必盛漲。即可開放。以利農功。閘工約計共需銀一萬八千餘兩。容臣等再加確核。另疏題估興修。奉硃筆旁批。旣利民之舉。具題來。若緩不及待。則一面興工。南河成案。乾隆十五年四月。高斌奏呈河工圖說。恭候來春聖駕時巡。指示方略。洪澤湖。洪澤湖在山陽縣西南。清河縣東南。盱眙縣東北。周環三百餘里。發源河南桐柏。經信陽。羅山。息縣。光州。新蔡。固始。霍邱。至正陽關與汝水合。又經安徽壽州與淝水合。歷臨淮懷遠。定遠。五河。泗州。盱眙。合豫皖諸山河水。匯爲洪澤湖。由清口會黃入海。隄工自武家墩至秦家高崗。長一萬七千餘丈。查洪澤湖地居淮揚數十州縣之上游。

堰盱隄工所以障全淮之水。使不分流旁出。併力北趨。以與黃會。復分入運口。以通運道。乃黃運兩河關鍵也。先是隄身單薄。石工間段幫築。屢致衝潰。淮揚頻告水災。淮水勢分力弱。黃水倒灌入湖。運口淤墊。運道民生。均爲可虞。歷蒙聖祖仁皇帝南巡。親臨指示。堅築高堰。堵閉六塘。使淮歸故道。暢出清口。雍正八年。荷蒙世宗憲皇帝。特降諭旨。以治河之道。惟有使黃水暢流。無所壅滯。則永慶安瀾。然欲使黃水無滯。必須保固高家堰隄工。使清水力能敵黃。以助其暢流之勢。發戶部帑金一百萬兩。將隄工險要之所。及單薄處。俱加修石工。以爲久遠之計。捍禦巨浪。保護二郡民生。蓄清會黃。利漕濟運。誠千古不易之章程也。臣等查高堰石壩。現今完固。惟土隄尙有未能一律之處。緣湖水浩瀚。兼之西風鼓浪。汕刷尾土。自武家墩至秦家高岡。有寬十餘丈者。有寬七八丈者。且有僅寬五六丈者。雖土隄外俱有甃石工程。可以無虞。而萬全之策。必須將尾土培厚增高。惟是隄長一萬七千餘丈。工費浩繁。臣等再三籌畫。通計隄身幫寬以十丈爲率。約需土方銀五萬餘兩。若卽於堰盱二廳。歲搶修柴埽工內。分年節省。妥辦土工。則數年可一律完整。不須另請錢糧。該處土堅。足資捍衛。將來俱寬至十丈。則既有石工。以爲外捍。復厚其土隄。以資保障。高堰一帶大隄。益增鞏固。正以仰體世宗憲皇帝。大修石隄。保固高堰之至意。而淮揚十州縣民生。咸底安全矣。三滾壩。天然壩。蔣家閘。洪澤湖三滾壩。於康熙四十年前。河臣張鵬翮題建。一北壩。一南壩。均寬七十丈。一中壩。寬六十丈。因其時六壩旣經堵塞。大汛水漲。若專恃運口爲尾閘。則高堰瀕危。於是議設減水三石壩。以洩溢槽之水。其翟塘原有天然南北二壩。仍留以備異漲。各壩滾下之水。俱由草子唐漕等河。分洩入白馬寶應諸湖。歷高郵邵伯入運。以達江。乾隆十一年。臣高斌奏准。將滾

壩迤南之蔣壩石閘修建。每年相機啓放。查洪澤湖會黃濟運。必須多蓄。使之常盛。方能暢出清口。不致黃水倒灌。伏秋盛漲。有餘之水。又必早爲分洩。高堰一帶。方能容受。現在南北中三石壩。總以高堰水誌長至八尺五寸外。聽其過水。如未及誌。水已低於壩脊。當收蓄以會黃濟運。既可洩溢槽之水。而仍能留平槽之水。則減洩之法。誠莫如滾壩爲最善也。至天然南北二壩。係屬土壩。並無石基。一經啓放。則全湖之水。奔注高寶邵伯諸湖。勢必將運河東隄南關車邏等壩啓放。下河各州縣田廬受淹。且分洩太多。湖水受虧。卽不能會黃濟運。是天然二壩。誠未可輕易啓放。臣等謹按洪湖爲全淮委注之地。天然壩旣未可輕放。若專恃南北中三滾壩過水。其蔣家閘分洩亦屬無多。設遇水溢。湖不能容。則淮揚二郡。深爲可慮。臣高斌曾於乾隆八年。奏請添建二滾水石壩。估銀一十一萬餘兩。嗣經廷議。以天然壩地亢灘高。所受者原係淮漲分流漫注倒漾之餘水。今將現在土壩改與南壩相平。過水。停其建石。十年南滾壩過水二寸。卽啓天然土壩。汕刷廣深。仍係澈底開放。隨經搶護堵閉。十一年臣高斌復奏。俟南滾壩過水三尺。再相機啓放。臣等細加籌畫。十四年湖水加長。自六月初一日滾壩過水後。至七月十二日水勢有長無消。滾壩過水。已至三尺。一時不能消退。高堰全隄可慮。急須啓壩分洩。臣等因下河民生關係。是以慎重未放。幸水勢漸退。保護無虞。據此試驗情形。若再添兩滾壩。則減洩旣多。水退自速。應請仍照八年原議。相度地勢。添二石壩。其天然舊壩照舊堵閉。庶異漲旣可多爲分減。而過水止在壩面以上。一經平壩。便已斷流。於全湖應蓄之水。毫無損礙。與天然壩之徹底啓放。致清水受虧者迥別。兼之循序漸下。下游不致驟漲。而高堰一帶。可無危險之患矣。南河成案。

是年河南巡撫鄂容安奏豫省惠濟一河自中牟西十五里鋪起經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淮寧鹿邑等處至江南亳州入渦河以達淮雖爲分減賈魯河異漲之水而各州縣溝坡雨水亦皆賴以宣洩自乾隆六年議請每年動支耗羨銀四千兩爲歲修疏復支用其挑河之士分積兩岸修築子堰并建築涵洞仍於下游鹿邑地方每歲秋分築壩蓄水立夏開壩放水奏准辦理迄今九載而河身淤墊之處甚多檢查歲修卷案遞年所領銀兩雖屬無多終恐不歸實用是以臣於十四年卽令動支專委熟悉河工之員詳細勘估臣復加履勘核計土方工價若同時興工原設歲修恐不敷用經臣聲明詳酌另奏隨委管河道佟世表前往逐一確勘復令布政司富明親勘核議今據司道勘議臣與當面詳籌從前估挑工段或淺或深原不一律遞年挑淤濬淺亦僅照原估而止未能深通暢注若急加挑浚必致漸積漸淤轉使前功廢棄查河勢西高東下除下游之柘城淮寧鹿邑等境河身通暢毋庸挑濬外其上游之中牟祥符陳留杞縣睢州五邑或較原估淤淺應行開挖寬深或因地勢居高再加挑濬但原議內應行酌改者如兩岸原經築有隄工而又以挑河之土臨河加築子堰無論土性浮鬆遇雨卽卸卽使加功堅築逼近河身大溜直衝子堰勢必坍塌其水全力直注大隄堰不可保而隄亦隨之子堰之築非徒無益實爲有害應將挑河之土運至大隄加高培厚俾得永固前議加築子堰應行停止又如兩岸涵洞率多卑薄而所建亦非其地徒有涵洞之名未收啓閉之益應於沿河坡窪地方便於出水歸河處將隄身酌留口門用石包裹兩頭以防激流衝刷平時仍於口門內堆築小堰一遇積水聽民開放入河水過仍前堵閉則蓄洩咸宜可免坍塌前議涵洞之處應行改建再如鹿邑河尾於秋分築壩立夏開放原爲蓄水濟舟而設查商船

由亳州而入惠濟。建壩則舟楫難通。况柘城、鹿邑交界。現有沙礮足資攔蓄。此卽天然蓄水之壩。前議分時蓄洩。地勢既非。且於水利無益。鹿邑河尾。應停其建壩。所有惠濟河開挑工程。共需銀三千九百八十九兩零。尙在歲修四千兩之內。應卽動支。乾隆十五年歲修銀兩。於霜降後。委員分段及時挑浚。仍責成該管道府查催。務使如式深通。以收實效。統俟工完核報。至改建涵洞。加培大隄等項。約需銀二三千兩。應於來年歲修項下確估動用。工竣照例報部核銷。再惠濟河來源。出賈魯河。由鄭州至中牟分洩。而鄭州窪下之區。係賈魯河經由之地。匯成大湖。伏秋湖河並漲。鄭中二邑民田。年年被淹。今議於鄭州唐雷莊起挑挖一道。直接至惠濟閘。迄北入湖。則上游之水節宣有資。鄭中二邑被水處。所均可涸出水。旱田地數百頃。需費無多。而爲利甚溥。鄭州居民無不踴躍。情願自行開挖。現在雖未完竣。已於農隙興工。頗有實效。此臣與司道等相度情形。將應改之處。悉心計議。務使民田廬舍。均有裨益者也。皇清奏議。

此
页
空
白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四

淮水章廣三

乾隆十六年二月高宗純皇帝南巡親臨堰盱諭天然壩永禁開放添建智信二壩仍加封土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五寸始啓智壩仍不減次及於信又自新建信壩北雁翅以北改建石工南雁翅以南至蔣家壩用石基甃甃以期首尾完固按仁義禮三壩舊制高下一律總以高堰水誌深八尺五寸平水爲度欽遵勘估舊建仁禮二壩寬七十丈義壩寬六十丈新建二壩寬六十丈壩基石脊高下與舊壩同其舊築土工俱改建甃石工程林家西改建石工沈家西清水溝秦家甃工及建蔣家閘鉗口石壩剋期築竣黃淮清濁異勢自淮奪於黃而淮之清者亦濁洪湖地勢亦稍變異潘宮保議築高堰時周家橋迤南一帶地勢亢於高堰淮水大漲從此漫入白馬湖洩旬不雨仍爲陸地故於此地空而弗築留以洩異常之水曰天然減水壩也迨後黃入於淮洪湖底亦受淤至今二百餘年向之高者亦平若任其減洩則諸湖不能容淹及下河聖慈廣覆永禁開放天然壩增智信二壩以節蓄之議者以高郵三壩上應堰盱五壩復益昭關諸壩以足其數實則增智信以爲永閉天然之地而五壩仍不常洩也卽當南岸漫工全黃入湖助清刷沙自清口以下河道寬深大汛水長僅開一二壩卽足濟用蓋刷沙之力大而河深也常年水不大漲五壩堅閉不開湖河節宣以時安流順下仁義禮三壩亦皆備而不用不獨智信二壩也有智信二壩而堰盱有長安之勢不開五壩而下河無沈竈之憂職河防者宜常思減水之去路毋輕於一

試也河渠紀聞

是月初十日。上諭內閣。洪澤湖上承清淮。汝潁諸水。匯爲巨浸。所恃以保障者。惟高堰一隄。天然壩。乃其尾閘。伏秋盛漲。輒開此壩。而下游諸州縣。胥被其患。冬月清水勢弱。不能刷黃。往往濁流倒灌。在下游居民。深以開壩爲懼。而河臣轉藉爲防險祕鑰。二者恆相恃。朕南巡。親臨高堰。循隄而南。越三滾壩。至蔣家閘。周覽形勢。乃知天然壩。斷不可開。夫設隄以衛民也。隄設而民仍被其災。設之何用。若第爲掣流緩漲。自保上游搶險各工。而鄰國爲壑。田廬淹沒。勿顧。此豈國家建立石隄。保護生靈本意耶。爲河臣者。固不當如此存心也。天然壩。當立石永禁開放。以杜妄見。近者河督大學士高斌。副總河巡撫張師載。於開天然壩之說。亦深以爲非。而請於三滾壩外。增建石滾壩。以資宣洩。朕親臨閱視。謂增三爲五。卽以過水一二尺言之。向過三尺者。卽爲五尺。向過六尺者。增而至丈。是與天然壩名異實同。人必有議其巧避開壩之名。而陰襲其用者。是當爲之限制。上年滾壩過水三尺五寸。天然壩仍未開放。應卽以是爲準。俾五壩石面高下維均。以仁義禮智信爲之次。仁義禮三壩。一如其舊。智信二壩。則於石面之上。加封浮土。必仁義禮三壩已過水三尺五寸。猶不足以減盛漲。則啓智壩之土。仍不減。乃次及於信。斯爲節宣有度。較開天然壩之一往莫禦者。懸殊矣。再高堰石隄。至南滾壩以南。舊用土工。石隄有首無尾。形勢不稱。應自新建信壩。北雁翅以北。一律改建石工。南雁翅以南。至蔣家閘。水勢益平。則石基輒整。如此方首尾完固。屹如金湯。永爲淮揚利賴。至洪湖束水。藉以刷黃。而上游宿虹鳳潁諸邑。歲被水患。議者謂洪湖盛漲。諸邑先被其災。洩洪湖仍於上游無補。自朕觀之。漲減則上游之漫溢者亦減。此固在封疆大吏先事綢繆。而

司水土者亦未可以閭閻休戚非職掌所在而專以束水保隄爲得計也。河工宿弊不可枚舉無益之費尤多或明知無用而因循不廢或陰以爲利而妄事興修高斌張師載於此雖能持正如茆家圩頭二草壩固已廢所當廢而此外無益之費卽以朕巡視高堰一壩之內已不勝屈指數然屬員已議其不發帑不興工矣朕觀河臣筦領河漕數千里民命所繫視督撫綏輯一二省者爲難冒涉風雨守護隄防亦視督撫坐辦案牘者爲勞歷來河臣不乏表表尸祝之輩而糜帑養患有罪無功其識機宜得關鍵實著功效者幾人哉果使全不興工則置民瘼於不問河臣幾於虛設故無此政體如其糜脂膏以擲虛牝則蠹弊之最巨者總之河不可不治而勿循虛名工不可不興而必歸實用斯爲至要昔我皇祖聖祖仁皇帝屢幸南河躬親指示平成睿略萬世永賴朕何能仰企一二卽經臨視有所籌畫亦不敢自信爲必不可易惟愛養黎元揆理度務崇實敦本兢兢業業之衷可共白耳將此詳悉宣諭中外臣民其庀材興工一切應行事宜河臣會同督臣按例確估具題

純皇帝聖訓

是月奉上諭高堰山盱土隄幫寬十丈爲率需用土方銀五萬餘兩卽於堰盱二廳歲搶修柴埽工內分年節省妥辦

南河成案

六月初三日高斌等題稱洪湖隄工爲淮揚保障會黃濟運實南河第一關鍵欽奉皇上親臨閱視全隄周覽形勢添建智信二壩仍加封浮土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五寸始相機節宣天然壩則永禁啓閉其舊用土工形勢不稱處一律改建甄石工程隨卽欽遵諭旨率同道廳委員前往堰盱工詳勘確加丈量查舊建仁禮二壩寬七十丈義壩寬六十丈今新建二壩亦應寬六十丈其壩基石脊欽遵諭旨五

壩高下一律維均。總以高堰水誌深八尺五寸平水爲度。內新建智壩一座。估銀五萬八千三百四十兩五錢零。信壩一座。估銀五萬九千二兩一錢零。林家西改建石工。估銀四萬四千二百二十三兩零。沈家西改建石基。概工。估銀三萬五千三百八十一兩三錢零。清水溝秦家高岡改建石基。概工。估銀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兩七錢零。又接下石基。概工。估銀四千七百九十三兩八錢零。蔣家壩改建石基。概工。估銀一萬八千五百五十兩三錢零。蔣家開工。鉗口石壩一座。估銀六千九百一十兩七錢零。通共估需料物。夫工銀二十三萬七千六百三十七兩八錢零。造冊題估。再此項工程所需。概石木灰等料繁多。採運稍稽時日。須早爲發帑購辦。庶可及時修築。臣等移咨江蘇撫臣於藩庫內撥款。解交河庫動支。給發委員。分投採辦。料物到齊。本年秋汛水退後。剋期興工。限乾隆壬申年伏汛前一律完竣。奉旨該部速議具奏。十四日工部議准具題。奉旨依議速行。南河成案。

乾隆十八年四月。高斌奏。山盱廳洪澤湖工。古溝東壩石工一段。長九十八丈。係乾隆八年堵閉漫口後。建於深塘之內。砌石二十層。隄高三丈。工竣以來。迄今十載。雖石工未露脹裂。而該處較兩頭工程。逐漸卑矮。上年八月。臣到工查勘。令該道廳加高土工三尺。與上下相平。今春融凍解。二月二十八日。中段倒卸石工一段。長二十丈。兩頭脹裂二十六丈。共計四十六丈。係從前漫口衝刷最深之處。緣下係深塘。根土淤鬆。而石工高峻。故難經久。查此處迎溜受風。亟宜補修。以資捍禦。一面照估採辦料物。一面先用柴草攔護。外戩長五十五丈。中填土樁與舊工尾土交接。一律相平。夯礮堅實。以防大汛。料物一齊。照舊石工基址。退進二丈。挑槽簽樁。修砌石工。長四十六丈。兩頭越灣。添估石工二丈五尺。共新修石工四十八

丈五尺。砌石二十層。上加輒工五層。將舊工根基留爲外護。根底既得堅固。而石工加輒。則下重上輕。可免垂頭外仰。自獲經久。再該處隄工長一百五十丈。上年已幫頂寬至十二丈。後因加高三尺。收頂只寬十丈。今估新砌石工。退進二丈。應於補築石工後。隄身長五十丈。幫寬四丈。南北兩頭工長一百丈。仍幫寬二丈。均足十二丈之數。則工堅隄厚。永資鞏固矣。南河成案。

按大工合龍後。龍門下必有深潭。古溝漫工。就隄接築。漫水自高而下。衝激更深。補還石隄之中段。卽漫口衝刷之深潭也。凡水衝至極深。其下多係活沙泉眼。椿不能立。必須隄外築壩攔截。辱盡內塘水。始可施工。而隄外水深浪湧。壩不能固。惟將舊隄收進爲基。下椿鋪底。此移步換形之做法也。深潭不獨不可下石。卽下土亦不易。如合龍後。龍門澆餞深至五六丈外者。所下之土。每衝出二十丈外。必俟填滿深潭。土不外游。至出水後。始可計方估土。工費甚大。或於壩下本淺處。儼築土壩。爲重門以閉其氣。工用輕省。便於防守。全在臨時審察機宜。補還古溝。漫工石隄。下虛上隆。築實不易。非老於工者爲之。不能經久也。

河渠紀聞

十月二十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等奏湖水情形一摺。高堰各工已俱危險。經舒赫德等晝夜搶護。雖間有汕刷。然大勢已可無虞。惟閱圖內所繪情形。似於蔣家閘及東水隄等處。若早求一宣洩之方。或積水尙可稍減。不致衝刷隄身如此之甚。蓋洪湖未復故道。則漫溢之水。必當使有所歸宿。若更壅阻。則潰決滋甚矣。其石工衝汕之處。應於桃伏大汛之前。急爲修理完固。已如所請。著嵇璜德爾敏揀派司官。帶同馳驛前往督辦。此時已發帑購辦石料。務先期催集。俟欽差到日。卽可星速鳩工。早收捍禦之益。

純皇帝聖訓

十一月嵇璜德爾敏鄂容安尹繼善富勒赫奏高堰隄工捍禦洪湖爲淮揚保障今歲伏秋盛漲加以全黃歸注風浪洶湧致輒石各工倒卸甚多仰蒙聖恩念切民瘼興修以資捍衛臣等於月之十五日馳赴高堰查勘洪湖水勢武家墩沿隄深三尺六寸南至高堰水深八尺一寸又南至蔣家閘水深三尺六寸五壩已經斷流今歲水勢雖較往年旺盛而現在逐日消耗尙爲平穩自武家墩至蔣家閘隄工共長一萬六千餘丈內有康熙三十九年修建石工乾隆四五等年續加輒工者有雍正八年興修通身石工者有乾隆十六年及十八年修建通身石工或通身輒工者工程輒石不同年分亦新舊各異因今年水勢甚大風浪衝擊新舊輒石工倒塌者三千六百餘丈現未倒塌而皸裂應行拆修者五百四十餘丈二共四千一百餘丈必須及時興工修砌其修築之法又當因地制宜詳加分別如修砌石工應於隄外先築攔水壩以便施工水深處難以築壩惟有退進一二丈於隄身開槽修砌且留舊隄石基以爲外護俟新工砌至過半再拆舊石層層添砌至舊有輒工原難經久前經臣舒赫德等奏明將倒卸輒工盡行改石則凡輒工內通身全倒及半倒脹裂者自應全拆改築石工而石工較輒工其勢倍重應將下面椿木酌量加添其下石上輒工內有止倒上半輒工而下截石工未倒者卽於上面改石椿脚年久未免虛鬆頭重難勝仍不免傾圮亦應通拆到底另行加椿修砌方能穩固如石工年分未久止倒一半其根脚尙固者只須加砌上段不必全拆以免糜費至輒石各工有通身完好全未倒卸者自應存留雍正八年所修工程現俱堅固毋庸置議其餘新舊工內上面雖屬整齊而下面及根脚有無搖動殘缺現在水勢漫

蓋不能詳閱。俟興工時水涸，逐一查勘。如有應修補處，另奏續估辦理。再查高堰石隄，向來做法止用石二進。石後用輓二進，卽與隄土相連。輓石與土不能固結，一經風浪，則湖水浸入，搜空易致坍塌。必須於輓石背後築打灰土三尺，以禦衝刷。今按堰圩輓石工後，加灰步土始此。南河漕規雖未載此項，而石隄大工應請照京城各工例興作，並請嗣後舊有工段，遇坍塌應修者，亦照此辦理。此臣等現在分別籌辦之情形也。工段縣長必得多員分修，方能速竣。今於附近府佐州縣及河員內，擇才具可用者二十餘員，分派工段。委淮揚河庫二道催查，趁此冬令，將水中舊石上緊撈取，儘數選用。所需新石，已奉旨令江南山東兩省採辦。所需輓樁石、灰糯米等項雜料，及雇募匠工，皆須豫備。現在發銀定限，飭承辦各員分路採辦。俟運石到工，先儘險要處卽行儻砌。但工段縣長需石甚多，洪湖水險轉運維艱，石工未竣之前，風暴時有其倒卸殘缺處，非鑲做柴工難以保護。其海漫石必須鋪柴一層，名爲馬鞍，方免風浪汕刷。今按馬鞍埽始見此。石後尾土急應多備柴束，以免臨時周章。臣尹繼善已酌發銀兩購辦料物備用。入於歲搶修案內核銷。石工固須鞏固，而土隄爲石工後敵，亦屬緊要。現在土隄歷年加高培厚，其頂足十丈，底足十餘丈者固多，亦有被浪衝掣，頂殘缺更有年久未幫。隄身卑薄，皆須一律加培。其隄工海漫石殘缺者，一併補修完整。再五滾壩過水甚大，壩身石塊間被衝損，應須修補。五壩迤下束水土隄，在在殘缺，亦應補築。均請歸大工內一體報銷。蔣家石閘衝壞，應行拆修。工程尙可稍緩。另案估計辦理。以上各工共約需新石十六萬四千餘丈，銀五十九萬餘兩，再幫修土隄約需銀十餘萬兩。此係約計之數。容臣等將石料新舊隄身高矮及裏外層次逐一算明，詳細估計題奏。南河成案。

按此因張公漫口。全黃歸注洪湖。衝損石工。修補殘缺也。漫水下注。又加風浪洶湧。倒卸隄工。自武墩至蔣開。萬有六千餘丈之工。倒壞臟裂。八千餘丈。河督尹繼善等。勘估修築。更將土隄一律加培。隄頂海漫石。補修完整。五滾壩及壩下束水土隄。一律補築完固。河隄修砌石工。爲費甚鉅。非當湖河風浪撞擊之所。及蓄水開減水壩。攸關運道民生者。不敢輕舉。先審山陵岡麓。土性堅凝。始爲建築。尤重根基。根基不實。石必下陷。前人於底樁。每用大木方梁。橫亘其上。長釘關穩。上鋪二尺厚板。簽釘縫連合。而爲一板縫。用油麻。加脰船法。脰密。方砌底石。灌以灰汁。融結如一。灰漿不能由樁頂漏去。底樁必須到地。馬牙梅花。株株實在。方能著力。一有虛鬆。則力難勝重。漕規估計樁木。雖有二截三截之分。而測量地勢。以入地深穩爲主。然後層層加砌。不致傾側倒墜。至裏石之後。復襯河輒。土石性殊。難以聯屬。以輒貼土。輒土易於融洽。輒石後再築灰土三尺。更加穩固。如法施治。以費爲省。萬有餘丈之堰。鞏若金墉矣。河渠紀聞

乾隆十九年十月。工部題議得。江南河道總督尹繼善等。疏稱。外河廳屬清口南岸汛。吳城縷隄。內臨洪湖。外係黃河中。僅一綫單隄。每遇汛水長發。風浪汕刷。甚屬險要。曾於乾隆十二年。修建輒工一千丈。今所建輒工。自五堡迤下。間段塌卸不堪。隨飭據淮揚河道吳嗣爵詳稱。遵卽逐細查量。應補砌塌卸舊輒工。長九十五丈。共估需工料土方銀二千九百六十四兩三錢一分九釐五毫。造冊請題。再吳城縷隄。於乾隆十一年。修砌輒工一千丈。十七年。續請接築輒工一千二百二十丈。內有已經完工者。亦有未經修竣者。伏秋風浪衝刷。新舊多有殘缺。應拆修補築。查十一年所做工程。已在保固限外。十七年新工。內羅綸等承辦。尙未完竣。例應賠修。此外舊有土隄一千二百九十丈。應加幫寬厚。今加幫舊隄土工。已奉欽

差於詳勘黃運等事案內勘估。應彙入彼案造冊請題。至羅綸等新做未竣衝刷。應賠輓工。已委桃源同知張樹玉等接辦。俟工完照例取結造冊請題。查吳城樓隄。該督既稱所建輓工自五堡迤下間段塌卸不堪。題請急爲補砌。應如所題辦理。以資捍禦。仍令該督俟工完日。將工段銀兩照例核實造冊題銷。至加幫舊隄。並新做未竣衝刷輓工。應速飭僱辦完竣。照例核實具題查核可也。南河成案。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上諭內閣。據白鍾山奏。洪湖水勢長發。仁義智三壩過水甚多。現將清口束水東壩。量行展寬。俾清水暢流。會黃入海。白鍾山此舉已遲矣。清水原淮水故路。東西兩壩。古人具有深意。所爲淮流力弱。資其堵束。迸力刷黃。至淮水既當盛漲之時。西壩不動。東壩當早爲宣洩。以減其勢。此固操縱由人。非可膠柱。至五壩則不得已而設此尾閘也。欲洩水勢。當在清口。清口洩一分。尾閘便減七八分。清口壩不早爲展拓。無怪乎水勢全注五壩。而高寶諸邑。行被水患矣。此朕今春親臨相度時。所欲言而未及言者。可傳諭白鍾山等。嗣後清水束口東壩。當秋冬淮弱時。仍照舊修築。束清敵黃。春夏之交。一遇水漲。卽展拓開闊。至盛漲時。三壩等處過水一寸。則東壩可開寬二丈。過水二寸。則開寬四丈。俾得疏洩通暢。不致奔赴尾閘。此最要之著。所當永遠遵行。又黃河水勢。於五月下旬陡長。其力既盛。自能刷沙。現在徐州一帶沙淤處所。可衝刷加深否。亦著白鍾山查明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上諭內閣。淮黃並稱二瀆。向來黃河水勢。寧夏一經長發。卽將長水尺寸馳報。下游河東江南等省。豫爲防範。立法甚善。淮河水報。自應亦照黃河之例。其上江正陽一關。爲淮水上下關鍵。水勢尤易查驗。大汛時著白鍾山酌委妥員。在彼探報。庶上下游呼吸可通。而淮水匯聚之洪澤高寶諸湖。得以先事豫

籌著交兩江總督安徽河南巡撫飭行所屬沿河各州縣一體遵照將水勢長發情形隨時報明江南河道總督查覈如有遲延沈攔責成各該管道員挨查究處以重河防純皇帝聖訓

七月工部咨明河南撫院覆稱淮水發源於南陽府桐柏縣西境之胎簪山伏流三十餘里至淮井而始顯寬止丈餘深僅尺許有時竟無勺水雖當春夏水亦如斯自淮井至縣治東北之固縣鎮河身漸寬流亦平緩至花蕊店出境共長六十餘里入汝寧府信陽州之申新村東北曲流一百里至長台關如遇水發河流寬廣又七十里至陡溝出境計在州境濼回一百七十里支河汝港山澗溪流俱入於淮而水勢滋大從兩河口入羅山縣西北境東流由江家埠至周家渡口下至青龍寺孫家店出境從揚名埠入光州息縣境其北岸係正陽縣界距縣治九十里仍由羅山入息境其南岸係光山縣光州界各距城六七十里不等俱入息境自息境之揚名埠下至縣治南關外十里大埠口轉東過臨河店長陡店烏龍集淮汝集計二百五十里出息縣入固始縣境亦距縣治七十里惟經過往流集東流三十里至三河尖入江南霍邱境彙於正陽關此豫省淮水經由之情形也其在豫省境內各州縣情形雖逐漸不同然每有上游之水未長而下游已長者亦有上游略長而下游已盛長者止可就其長發尺寸具報不能以上游之形勢悉符於下游惟江南正陽關挾七十二道山河之水彙成巨浸是以淮水之長發尺寸惟正陽關測量始爲明確今就豫省情形細加酌議查黃水發源於星宿海而設立水誌在甘省寧夏大壩地方一遇水長填註滾單限行六百里馳報河院沿河俱有守汛員弁兵夫查探驛遞飛報今淮河一帶惟信陽州設有驛站餘俱塘馬數匹又無守汛員弁兵夫則填單飛報爲難且淮水在桐柏縣發源水勢未大卽正

陽縣、光山縣、光州。雖有淮水經過。不過沿邊少許。又各距城甚遠。若令逐程轉報。恐致紆遲。此四州縣均無庸設立水誌。填單飛報。應請於信陽州屬之長台關河口。插立水誌。今按淮水報始此。責令地方保長鄉約輪日看管。該州每月派役巡查。一見淮水比尋常水勢長至五寸以上。飛報該州印官。一面填單飛移下游之羅山縣。一面具文通報江南河院。暨本省司道衙門查考。其羅山縣應於周家渡口。息縣應於大埠口。各照式設立水誌。一例看管。巡查水長通報。一面填單飛報下游。如羅山縣則報息縣。息縣則報駐劄烏龍集之光州州判。至息縣之烏龍集。既有州判駐劄。固始縣之往流集。現有巡檢駐劄。三河尖現有汛弁駐劄。應於烏龍集往流集三河尖二處。各照式設立水誌。亦令地保鄉約輪日看管。令州判巡檢每月派役巡查。令汛弁每月派兵巡查。如遇水發。該州判行知息縣通報。該巡檢汛弁報明。固始縣通報。挨次填單飛報下游。其正陽關通判衙門。以三河尖駐劄之汛弁飛報爲便。正陽關通判逐程轉報江南河院察核。其設立水誌各州縣。如有上游未及。移知下游。應聽下游徑將本境水長尺寸填單飛移。下汛後。仍將上游遲誤。稟報本道衙門。以憑查究請參。如或各有遲誤。互相狗隱。或本道察出。或別經發覺。均應一體查參。再羅山、息縣。固始三縣。祇有塘馬數匹。路徑亦頗崎嶇。若州判巡檢衙門無馬。應差祇能雇用民馬。令各縣於公費內酌撥價值。均恐不能如黃河馳報。定以六百里之限。可否以日夜行四百里爲限。毋許遲延。其水誌式樣。用四方直木一株。粉白。蓋油。上刻黑塗丈尺寸分數目。插立河畔土中。以便識認。具報。其滾單刻印填寫。下汛接得此單。卽同本汛滾單一併飛遞。下汛逐程傳遞。則馳報不致遲延。而下游得以豫備等語。當查日行四百里。必致貽悞。應照寧夏之例。日行六百里。餘均如議辦理。南河成案。

是月蘇撫陳宏謀奏請通盤籌辦疏洩之宜。奉上諭。今日召見陳宏謀。詢及各省水災。據奏。皆因上游爲衆水所匯。而下游無所歸宿。必當會同通盤籌辦。其言頗中肯綮。江南山東河南壤地相接。數年以來。頻罹水患。而今年爲最。朕早見及此。於閱河時。卽已諄切訓諭。並分命欽差及督撫河臣相度籌辦。而時已首夏。不及措施。竣事者。荆山橋上下百餘里。及清河積水而已。豫兗之境。被災較廣。人戶田廬。撫卹者不下數十州縣。南望爲之惘然。傷懷轉瞬。秋冬工作。可施若不先事亟圖。坐視其年復一年。橫流四出。直至臨時補苴。何所底止耶。山東之水。匯於淮徐。河南之水。達於鳳潁。該督撫等。雖各守封疆。要不得各分畛域。况此噉噉災黎。皆朕赤子。人臣公忠體國之謂何。而忍稍存分別見乎。在今日言之。會三省之全局。而川澮以疏之。隄防以禦之。工費仍屬浩繁。然一舉而使千里內之田疇民舍。可以永獲安全。則民生之利。孰大於是。卽多需帑金。所不當惜。况統屢年賑卹所用計之。爲數果孰多孰寡耶。在國家蠲賑。未嘗不動盈數百巨萬。而小民已受蕩析之苦。卽使爲督撫者。皆能體朕愛民之心。郡縣之吏。又悉良有司。撫卹極周。經理極善。而災黎所得。日纔以升合計。度命而已。何如無災而得終歲蓋藏之爲能自樂其生耶。且水非旱比。赤地千里。待澤上蒼。非人力所及。有吁嗟籲禱而已。水則專藉人工。所難者治之。當得其要領。及任事當求忠實勇往之大臣耳。前曾以此諄切傳諭尹繼善。伊於地方情形。非不熟悉。其才力亦非不能辦。此特惜費省事之意。膠固於胸中。而又恐辦之或無成效。動曰地處窪下。治之亦不能保其不被水患。夫治之而仍受水患。此則未得治之道耳。豈終不可治耶。乃以是藉口。而委之不治。是正因噎而廢食矣。爲地方興大利。除大害。詎可沾沾爲一身功過計。是豈朕委任意耶。江蘇巡撫陳宏謀。安徽巡撫高

晉山東巡撫鶴年。河南巡撫胡寶瑑等。皆能任事之大臣。所有三省積年被水之由。應如何相度形勢。從長計議。俾可永彌水患之處。著該撫等各於所屬境內。悉心查勘。仍復彼此會同籌辦。侍郎裘曰修。夢麟。往來查閱。隨時商酌。其有應會兩總河者。亦著會閱詳議。陳宏謀著卽由河南歸德一路。前赴江蘇。沿途逐一先行省視。與高晉等會奏請咨。諸臣膺茲委寄。務各以實心和衷共濟。以慰朕念切民瘼。宵旰憂勞之至意。欽此。尙書裘曰修。安撫高晉議。以濰河宜洩虞夏商永之水。自徐溪口至符離。又自符離集至靈璧之霸王城。俱間段淤塞。又自徐溪口南北分爲二股。卽就現在兩路衝出河形。因勢利導。一律加挑深通。以暢去路。至濰河之入五湖者。東南一路趨謝家溝。入洪澤湖。東北一路由烏鴉嶺入洪澤湖。應將謝家溝展寬。烏鴉嶺下沙礮挖淨。以免阻礙。餘如宿州靈璧虹縣之溝河。併一律疏浚。以暢分流。虹縣潼河受水極大。舊有林子河歸入安河之路。已淤。應從徐家衝開通。達董家溝。歸安河入湖。最爲捷徑。至烏鴉嶺董家溝。安河間段淤阻。金鎖鎮劉李埂田家集陡門等處。上下八十里。爲入洪湖之咽喉。皆須逐段挑挖深通。上游濰河一帶之水。順流直下。施功次第。當由此起。現在行查江省委員及時辦理。至徐州城外六十餘丈之河。難容萬里長流。又築塞九十里旁洩之路。專恃毛城諸河宣導。濰河雖治。每歲仍須減洩一洩。則宿靈受淹。勢不能免。固無一勞永逸之法。疏濬後歲加修治。日以爲常。至乾隆甲辰。大挑開下河道。自蕭縣下至宿靈。直抵洪湖陡門六百餘里。間段開挖。工費至一十七萬五千餘兩之多。而不數年後。仍未免於填墊。緣毛城各壩開洩無已時。宿靈以下之淤無止息也。河渠紀聞。

八月。上諭。裘曰修。高晉等奏。會勘宿靈虹積水情形。籌辦疏濬事宜。於水勢來源去路。頗爲明晰。所言歷

年受病之由。及目前利導之法。俱得要領。見奏疏濬各工。應興舉者。卽行興舉。不必會商。往返致稽。時日。朕爲百姓生計。並不惜費。惟期用之於實。永遠消患而已。至毛城鋪爲濉水上游。欲濉河之無淤墊計。惟有堅閉毛城鋪。苟非盛漲。不得開放。萬不得已。如今歲之自行漫溢。卽當於斷流之後。將淤沙盡力挑濬。若少因循。則今年淤一尺。明年卽淤二尺。河身墊高。節節阻礙。年復一年。其淤更甚。故逐年挑濬深通。是爲要務。其濉河下游。皆達於洪澤湖。而洪澤湖以清口爲出路。前經指授河臣。於汛前將草壩拆卸。俾得暢流。已有成效。嗣後卽以此爲法。不待盛漲。一遇水勢長發。隨時酌量拆卸草壩。豫爲減水之地。從前惟恐運河水少。故須蓄以濟運。今則惟恐其多。所當因時審度。不可執一而論也。所有現議應開支河。趕辦竣工。去累年淤阻泛濫之積。不特宿靈虹等州縣漸有起色。上游豫東諸積水。皆有所歸。民生利賴所關甚鉅。其共勉之。時裘曰修等言。宿靈虹諸州縣被水。緣豫省商虞夏永之水。畢滙於宿州。所恃以宣洩者。惟濉河一道。查濉河自徐溪口至符離集七十餘里。上年毛城鋪諸閘減洩黃水太多。沙淤平岸。河形全失。濉河旣不能容。則豫省諸水及宿州諸山水漫流。遂於徐溪口南北分爲兩股。南股自張家溝至豬羊山衝斷驛路。下至時村。由唐溝歸入濉河。北股自牛家樓至大頭山高皇壩。於時村迤下三村歸入濉河。濉河上段已成平陸。難以施工。擬就兩處衝出河形。因勢利導。分一河爲兩河。至符離集以下。仍入濉河。俾上源散漫之水。順軌分流。自符離集至靈璧之霸王城百數十里。河身間有淤墊。應加挑通。以暢去路。至霸王城以下。卽靈璧之五湖。從前楊疇王山陵子崔家孟山五湖。今則連而爲一。其地最窪。卽多開溝渠。亦屬無益。不若捐之於水。以爲蓄蓄之道。其水沈地糧。題請豁免。至虹縣之板橋各小河口。則濉河

之入五湖者。至此復露河形。分爲二支。一由謝家溝經古汴河。一由烏鴉嶺經歸仁閘。下安河俱入洪湖。此兩支亦宜開浚。以免阻礙。其他支河在宿州者。有彭家溝。濳河。栢山河。在靈璧者。有斗溝。拖尾河。沱河。在虹縣者。有荀家溝。岳家河。皆須挑濬。以暢分流。虹縣又有疇河。年久淤塞。宜改從潘家山南。達於董家溝。歸安河入湖。最爲徑捷。此三州縣應修之水道也。惟下游洪湖。以清口爲出路。前蒙聖明指示。河臣將草壩拆卸。以暢其流。若每歲應期開放。俾上游之水。隨來隨去。則來多去速。亦不致壅闕於一時矣。巡撫高晉又請浚治潁州府屬之兩河口。急三道河。茨河。明河。淝河。武家河。宋湯河。鳳陽府屬之栢家河。裔溝。河。黑濠河。濕泥河。俱報可。皇朝文獻通考。

十月。欽差侍郎夢麟等奏。宜洩洪湖去路。並請補修堰。盱一帶石工。又柴工改砌。甃工。及補築子堰各事。宜上諭曰。及早宣洩。疏通去路。乃要務。保護隄工。終屬下策。爾等宜知之。純皇帝聖訓。

十一月。裘曰修。夢麟。白鍾山。陳宏謀。高晉奏。全淮俱入洪湖。而去路。又以清口爲咽喉。疊奉訓旨。令每歲及早多拆東西草壩。以暢其流。臣等遵奉。面加商酌。今值冬令。應照例束壩蓄水之期。但向來口門只留十八丈。至二十丈不等。未免收束太緊。臣等今擬酌留三十丈。較往年多寬十丈。至十一二丈。則現在湖水可以暢出。其湖水多出一分。則來年可多受一分。似於宣洩之道。更爲有益。明歲正二月春汛未發之前。卽仰遵聖訓。相機早行。大爲拆放。所有臣等會籌緣由。理合奏聞。南河成案。按運口爲漕艘經由要道。必使清強黃弱。不致倒灌入運。黃水乘高而來。勢力强悍。正溜足以截淮。回溜足以倒灌。噴淤。仰承指授方略。令於頭壩北壩外。建壩攔截黃水。工竣挑水北趨。回溜一激自散。不能倒轉。及遠。清水直抵黃水。

於惠濟祠下。無復內灌。挑護實爲得力。不獨運河無虞淤墊。清水會黃歸海之勢益盛。海口日通。迎流一壩。真有回瀾障川之用。是時大興水利。疏通濰河。虞夏商永蕭碭諸水。由安河歸入洪湖。去路以清口爲咽喉。議拆東西草壩。放寬尺寸。以暢其流。向來口門止留十八丈。收束太緊。酌留三十丈。俾湖水暢出。湖水多出一分。來年多受一分之益。清水出口暢盛。力足禦黃。又有大壩挑流。既可消上游之水。更可得敵黃之力。一舉而兩益矣。河渠紀聞

是月裘曰修夢麟白鍾山陳宏謀高晉奏。上江地方。諸水開通後。皆歸安河。以達洪湖。安河計長一百二十餘里。金鎖鎮劉李埂陡門間段淤淺。業經奏明挑挖。今從歸仁集以下。逐段測量。至陡門出口之路。此段蘆葦叢生。深止尺許。淤墊較前段更甚。上游數百里東下之水。至此皆爲門限所格。連年受害由此。惟是長二千一百餘丈。寬七八百丈之水面。無從扎壩。若概用鬮工。不獨天寒艱於入水。亦且蘆根糾結。鬮具難施。若坐待水涸。又恐交春新水復生。臣等擬將蘆根先行刨取。則淤泥一併帶出。水流泥活。便可疏通。沿河一帶。漁船頗衆。用錢雇募四五百隻。并打造鐵耙等器。人夫站立小船之上。用鐵耙刨取蘆根。兼撈淤土。俟一船裝滿。載往近河坡上拋棄。仍復回船刨取。較之扎壩鬮工。難易大相懸殊。且現在即可施工。舍此無可著力。惟計船給值。計日算工。不能照土方成法銷算。須擇誠實勤力之員。專督其事。庶工可速竣。而帑不虛糜。查蘆鳳道寶善驛道蔡長灃。現有穎亳宿靈虹等處工程。不能兼顧。今專委江安糧道錢度總領其事。董率試用同知富琦。色卿。額等。協同泗州知州陳詔。剋日趕辦。以專責成。尾閘一通。則上游水有去路。而安河河尾壅遏之患可減矣。安河河頭亦有應行籌計者。查歸仁集外。濰奎河。潼河。柘家

湖、林子河、羅家河、諸水俱入安河。來水既衆，而咽喉尙狹，業經奏請開濬董家溝一路在案。今查歸仁隄迤下舊有涵洞，穿入鮑家河，以入安河。年久淤塞，擬再開通此河。又分林子河一支，由此經行，則安河進水之地，亦有所分，可減河頭壅遏之患。奉硃筆旁批：何須犛於奏銷之常例耶？但期工歸實用，百姓受利，朕不惜費也。南河成案。

是年疏濬河南幹支各河。裘曰修、胡寶瑋等言：豫省自滎澤以下，北阻大河，南則南山橫亘，諸水所經，惟以正東及東南兩面爲去路。正東則宿州之濉河，向因徐溪口等處梗塞，致豫省之巴河、響河、豐樂河，皆無去路。下阻則上淤。此夏虞商永被水之由也。東南則以潁州府之阜陽太和、亳諸州縣爲出路。淮水之大本能宣洩，而兩省犬牙相錯處，淺阻亦多。豫省之水濡滯不下，則豫省先受患，漲極而潰，奔流四溢，其患又及於上江。此開封陳州迤下歸德之柘城、鹿邑、汝寧迤下西平、夏蔡水患之由也。今濉河已奉旨興挑，而潁亳一帶亦次第疏導，則去路可以無阻，而後水之在中州者，可得而治也。豫省東面之幹河，在商邱則爲豐樂河，在夏邑則爲響河，在永城則爲巴溝。實則一河，而旁受惠民溝、陸鄰溝、毛家河、虬龍溝、岐河諸水，河身旣窄，深不過四五尺，亟宜大挑。東南一面之幹河，以大沙河爲大，卽古之潁水，見在深通，毋庸疏治。其他則賈魯河、歷祥符、尉氏、扶溝、西華、淮寧五縣入於大沙河，自尉氏以下，宜加挑濬。又有惠濟河在開歸陳三府之中，分賈魯河之水以達淮，向皆淤阻，宜通身浚治。又有渦河，經通許、太康、柘城、鹿邑諸縣，入亳州界，以達淮。下游淤阻，自鹿邑以上，漫口甚多，亦當挑濬。此外如永城漕溝、夏邑毛家河、小引溝、觀音閣引河、白河、三汜河、虞城惠民溝、商水北沙河、大澗溝、鹿邑清水河、汝寧府洪河、汝河，均間段窄。

淺亦宜徧加疏濬。如此由引河以達支河。由支河以達幹河。其不能歸河者。或田間多作溝渠。以爲導引。或窪地聽爲藪澤。以資停蓄。總使有源之水。既得下注。而潢汙野潦。亦有所約束。而不至散溢。則水道治矣。疏入得旨報可。皇朝文獻通考。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五

淮水章廣四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吏部題。臣等會議得安徽巡撫高晉奏。安省鳳、潁、泗各屬一切工程次第告成。所有善後事宜分別酌擬。一奏稱請定水利兼銜以專責成也。地方農田水利。凡督撫藩司知府直隸州並州縣正印等官均爲職分應辦之事。惟正印官事務殷繁。不無顧此失彼。若將守巡各道及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等官兼以水利職銜協同正印官稽查辦理。實爲有裨。現准部議調任河南布政使劉慥陳奏水利兼銜案內行令查議。今上江現修河道均在廬鳳道所轄鳳、潁、泗三府州地方。請將廬鳳道並鳳陽府同知通判潁州府通判直隸泗州州同均兼水利職銜。另行分別鑄給關防。以重職守。嗣後將所屬各州縣舊有河道並本年新修各河及隄堰橋閘卽責成各該員協同地方官加意經理。至冬令水涸各於境內查勘。如有淤阻汕刷殘缺。報明道府一面勸諭附近有業村民。出夫修浚補築。一律寬深堅實。出結呈案。如有工費浩繁。民力不繼。亦卽詳請臣與督臣再加親勘酌籌。請旨辦理。如果各道府丞倅州縣實力奉行。河道溝洫完整。隄堰橋閘堅固。分別記功獎勵。三年內始終不怠。或保知府。或於計典內卓薦。以示優獎。儻有玩忽捏報。或藉端擾累。一經發覺。嚴參治罪等語。查籌辦水利地方各官事務殷繁。若令巡道府州佐貳等官協理。則責成更專。可收實效。應如該撫所請辦理。一奏稱濰河宜加保護以垂永久也。宿靈虹上承豫省永夏及江蘇蕭碭清黃諸水。全賴濰河宣洩。嗣因濰河淤塞。水分南北兩股。致泛溢爲

患。臣尋源溯流。體訪查勘。既將濉河開挖閘座。以備啓閉。又將南北兩股。一併疏浚。以分其流。更於南北兩股河流匯歸濉河處。所各設閘座。以備啓閉。平時則上下各閘啓板。聽清水分流。儻遇盛漲。毛城鋪漫灘水至。則上下各閘隨時閉板。俾清水各歸南北兩股本河。將濉河空出。以讓黃水獨行。一俟斷流。仍將各閘啓板。放入清水。以資刷沙。此現在辦理之形勢。啓閉之機宜也。夫水利河道。雖與河工有間。要其利害。則一河工。因設專員。是以隨時相機保護。水利河道工竣。一交地方官經營。遂致有名無實。今新修各河情勢。既具機宜。宜講若不派員分管。一二年間。仍歸廢棄。殊非仰體皇上永垂利賴之至意。查宿州有州同一員。州判一員。靈璧縣有主簿一員。請將自徐溪口起。至符離集止。所有河道。再西流黃疇。沙溝三閘。應交州判徐溪口之州同分管。其自符離集起。至霸王城止。一切河道。再蒿溝。挑溝。唐溝。北山河四閘。應交州判分管。該州判向住州南臨溪集。今請於伏秋兩汛。移駐村落適中之地。以便往來照料。冬春仍駐臨溪。以資彈壓。又自霸王城以達陵子湖口。並一閘座。有河道四十餘里。應交靈璧縣主簿分管。仍將各員所管河道閘座。統責成宿州知州總理。不可因有分管之員。稍爲歧視。但既設閘座。必得閘夫以司啓閉。應請每閘各設四名。所需工食。照例咨部支銷。如此立定章程。則濉河可資保護等語。查宿州所屬濉河。經該撫挑浚。并將原有閘座修整。又添設閘座。以備啓閉。第不派員分管。恐歸廢棄。請自徐溪口起。至符離集止。河道並三閘。交宿州州同分管。自符離集起。至霸王城止。河道並四閘。交州判分管。自霸王城以達陵子湖口。河道四十餘里。交靈璧縣主簿分管。俱責成宿州知州總轄。應如所奏辦理。一。奏稱毛城鋪應責成河員與地方官一體稽查也。濉河淤墊之故。實因毛城鋪減洩黃水過多所致。則毛城鋪

實爲淮河之關鍵。嗣後凜遵聖訓。堅閉不開。并照奏准之案。將口門衝深溝槽填平。上建亂石壩。其口門以北之鉗口壩。並口門以南之亂石壩。一律修復。以節水勢。卽責成蕭碭廳營。加謹守護。設遇盛漲漫灘之水。仍不能不洩入淮河。令蕭碭廳先期知會宿州。俾得豫爲防範。如有漫灘水發。蕭碭廳營不立時知照。或知照而管閘各官啓閉失時。俱嚴加參處。務期上下關會。聲氣聯絡。則淮河縱有停沙。亦易疏濬。等語。查水性靡常。必得責成河員協同地方官一體稽查宣洩。方爲有備無患。應如所奏。毛城鋪漫灘水發。令廳營臨期知會宿州。俾經管各官豫爲防範。如並不知照。或知照而經管各官啓閉失時。卽據實查參。

一、奏稱新修水利河道。隄堰閘座宜分別官辦民修。以示遵守也。鳳、潁、泗各屬新開並疏浚修整各河。大小三十餘道。長者二三百里。短者亦不下數十里。其間土性不一。有老土有淤沙。有砂礪。河道工成之後。底岸堅實。可望經久。縱每年雨淋水衝。不無坍塌。而工程有限。又新舊各子堰或有殘缺。均請俟冬令水涸後。交兼管水利丞倅督率各地方官查明勸諭附近有業居民。一律修築查報。不許混行動項。惟宿州之洪河、淮河。前因黃水淤墊。全是淤沙。今在淤中開挑成河。土性終屬虛鬆。雨淋則岸土坍塌。風起則浮沙飛揚。將來伏秋兩汛。大雨時行。上游水發。兩岸被水匯歸河中。難免坍塌淤墊之患。若兩岸坍塌。原可聽其寬展。而河底淤墊。則水勢恐有阻礙。必隨時疏浚。庶合機宜。伏讀上年八月欽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仰見我皇上聖明洞鑒。誠永宜服膺遵守者也。今淮河挑淤工費既繁。民夫不繼。應歸官辦。第疏濬挑挖。要在隨時估修。必得豫撥銀兩收貯道庫。以備急需。查江寧藩庫有匣費一項。原係歸入耗羨案內。以充公用。每年請撥銀三千兩。解貯廬鳳道庫。如遇盛漲。毛城鋪黃水漫溢。或雖無漫水。而每年清水過。

後於冬初水涸時。飭令該州將洪濰二河。有無淤墊。逐一查明。如有應挑工段。具文申報道府。親臨勘估。督州雇夫。如式開挑。一面通報督撫委員查察。再加勘驗。核實報銷。所撥銀兩。如有餘剩。存爲下年之用。儻不足數。在司庫匣費內找領。或水過未淤。不許藉端糜費。儻有冒濫情弊。查出嚴參等語。查鳳、潁、泗各屬。新開並疏浚修整各河。及新舊子堰等工。每年雨淋水衝。不無坍塌。自宜隨時勸民挑築。以節錢糧。應如所奏。如有前項些小工程。於冬令水涸後。交兼管水利之員。率同各地方官查明。勸諭附近有業居民修築。至按年疏浚洪濰二河。工費浩繁。民力不繼。應准其仍歸官辦。請項興挑。所需銀兩。在江寧藩庫匣費項下。每年豫撥銀三千兩。解貯廬鳳道庫備用。仍令該撫將前項銀兩。俟工部核明准銷日。於年底彙奏案內造報戶部查核。一、奏稱河道既已興修完工。而民間溝洫。一應次第講求也。凡安徽省上承豫徐下達洪湖之正河支河。開挑疏浚。俱經一律籌辦。從此可望水勢暢流無阻。惟每州縣之溝洫小河。多者百餘道。少亦不下數十道。現在潁屬各州縣。及鳳屬之鳳臺縣。因正引支河已經開通。而附近士民。有將田湖溝洫自行開挖。以達正支河者。又有修堰設橋者。此蓋勤力之士民。不待勸諭而能踴躍從事者。至宿靈虹併泗州歷年被災。民多貧惰。人心不齊。現准部咨議覆。御史吳鵬南條奏。宜修水土之政一案。令酌量查議。又議督臣陳宏謨陳奏。下江水利案內。上江一體照辦。臣參酌各議。悉心體察。應就安徽省地方酌擬章程。以期立法必行。今鳳、潁二府地多平衍。宜開溝洫。靈、虹二縣及泗州。瀕臨湖河。地勢低窪。可築圩圍。一州一縣中。應開溝洫若干。應築圩田若干。某處先辦。某處嗣舉。查明造冊。由道府核詳立案。卽交兼管水利丞倅協同地方官。多方勸諭。次第興舉。如有本地慕義急公。捐資勸事者。請照樂善好施例。分

別獎勵。既不可派累滋擾。更不可因循怠忽。務期士民踴躍從事。庶可行之無弊。仍令年終各將辦過溝洫圩圍若干。由道府勘報。將地方官歸入前條兼銜案內。分別勸懲等語。查興修水利。首務固在經理。幹河其次則疏支渠築圍埂。使水潦有備。而沮洳皆成沃壤。本年正月。臣部議覆御史吳鵬南條奏。各省督撫。如有水利農田。應行修舉者。均令酌議具奏。又侍郎裘曰修等議覆。督臣陳宏謨條奏。上下兩江水利。事同一體。其有應行上江照辦者。奏准在案。今據奏鳳。潁二府。宜開溝洫。靈。虹二縣及泗州。可築圩圍。將辦理先後查明造冊。由道府核詳立案。即交兼管水利丞倅協同地方官勸諭次第興舉。均應如所奏辦理。一奏稱嚴禁居民阻水之弊。以免河道淤墊也。河底通利。則下注迅速。一有阻遏。則上面浮水。雖過而河底泥沙漸積。甚有關礙。乃有沿河無知村民。水發時或豎立木椿。拴繫葦箔。捕取魚蝦。名曰設籬。又有於河水消落。或用草土。或用甃石築埂中流。戽水取魚。且爲往來行人捷徑。河底層層阻隔。迨次年水發。無人收拾。衝蕩滿河。歷年既久。雖有寬深河道。亦必阻遏淤淺。臣現飭地方官示禁。倘再違犯。枷責痛懲。仍押令將阻礙處所。如式修整。以儆愚頑。併飭道府丞倅。有水利之責者。一體查察。務期惡習盡除。河無阻礙。儻地方官奉行不力。一併參處等語。查東南澤國。小民多傍湖河溪港而居。農隙時或施罾布網。或下籬安籠。以收自然之利。本難禁其取攜。况間遇水潦乏食。貧民臨流採捕。亦足以資餬口。儻一概禁止。不特有妨生計。且開胥役勒索之門。應飭令地方有司。及兼管水利之員。親往詳察。因時因地。善爲奉行。凡官河大港。關係蓄洩機宜。如有築埂立椿。實係阻礙河流者。應設法嚴禁。其餘溪灣汊港。無關蓄洩處所。仍聽民便。毋得委之胥役兵丁。藉端需索。恭候命下。工部行文該撫。併兩江總督。江南總河。一體欽

遵辦理可也。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白鍾山奏。初二日。臣覆奏。湖口出水微弱。黃水略有倒灌。摺內。欽奉硃批。運口以內。雖清。而清口以內。亦不可使其常渾也。清口以內。今復如何。明白奏來。此等情形。若非身歷其地。何由深悉。欽此。仰見睿慮精詳。無微不至。伏查本年桃汛以來。淮水未發。湖水未長。致湖水出口微弱。又值東北大風。將黃水漾入清口。因而運口以內。略有倒灌。風色停止。淮水暢出清口。黃流仍卽抵回。臣前奏內。止將運口以內水清奏聞。並未將淮水暢出清口。黃流抵回情形。詳悉陳明。致上廑宸衷垂詢。不勝惶悚。隨赴該處查看。現在淮水暢達清口。水色俱清。第目下大汛將臨。淮水尙未加長。誠恐清水有去無來。仍不免黃強清弱。臣率同道廳營審度形勢。將前歲遵旨所築之攔黃壩。恪遵聖訓。加幫寬長。挑清敵黃。并於清口之東西束水二壩。再行相機接築。務期束高清水。抵禦黃流。使清水常強。不致黃水漾入成淤。以仰副聖主慎重運道之至意。南河成案。

六月。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安徽巡撫高晉。奏宣洩湖水情形。奉上諭曰。此不過豫爲洪湖盛漲之計。然須思及去路太多。恐清口致弱。有倒漾之虞也。誌之。純皇帝聖訓。

十月。白鍾山等奏。洪澤湖全賴堰盱一帶隄工。保障全淮。蓄清敵黃。最關緊要。自武家墩以南。至蔣家壩。計長百餘里。俱係輒石工程。其武家墩迤北至湖口。濟運壩。向係土隄。每遇水大。搶修柴土。塘護。乾隆二十二年。聖駕臨閱。視陞任副總河嵇璜。同尹繼善隨侍。面奉聖訓。指示應建石工。並奉諭旨。將來做工。當先儘此石料。現在徐州石土各工。併舉。俟將來次第辦理。欽此。仰見我皇上慎帑重工。安愈求安之至。

意。兩年以來。徐城兩岸。興舉土石工程。淮揚徐海各處。有急辦續辦水利大工。臣等欽遵聖諭。俟各工告竣。於秋汛工平後。臣白鍾山親赴該處。率同各道等詳勘。查武家墩迤北至濟運壩止。隄長一千六丈。正當洪湖下游。每汛水長發。風浪撞擊。原舊土隄易於汕刷塌卸。自不若改建石工。可一勞永逸。惟工段綿長。需料繁多。入山採取。路遠運艱。而堰盱各工。所存乾隆十九年分大修石工案內。餘剩石料。除陸續撥用。並於二十二年秋堰盱風暴案內。補修石工。儘數選用無存。茲復於沿湖一帶。搜尋吊撈。計得面裏石塊四千餘丈。臣等與各道商酌。如普例建石。實不敷用。再四審度。武家墩南首原係甌工。擬請於該處接做甌工。其面底蓋鋪石塊。並將搜尋之石。儘數估砌。少辦河甌。通共估需銀五萬八千餘兩。既可經久。抵禦且與南首甌工接連。更得節省錢糧。從此洪澤全湖大隄。一律鞏固。永資保障。實於河防大有裨益。南河成案。按自武家墩迤北至湖口濟運壩。正當洪湖下游。向係土隄。水漲時搶修柴土搪護。風浪撞擊。易於汕刷。議將武家墩至濟運壩。千有餘丈之隄。改建石工。武家墩迤南石工。改做甌工。即以存工之石。蓋面鋪底。全湖大隄。一律鞏固。防禦非不周密。而至爲通堰權萬全之善策。莫如於石工外。再加碎石坦坡。洪湖石工砌高十九層。至二十一層。高二丈二尺八寸。至二丈五尺二寸不等。每當伏秋汛漲。風浪撞擊。動經塌卸。雖就缺處補還。究非一氣渾成。新舊不能融結。石工陡峻。易傾。惟碎石坦坡。足以禦之。蓋水至汕刷。椿土土漏。則椿虛工危。浪拍石牆。往來掣曳。牆高則孤危難立。坦坡漸次遞下。制水而不與水抗。水來平漫而上。水退順緩而下。水卽淘深。搜刷椿土。碎石隨水滾入填護。雖遇巨風大浪。可無撞卸之虞。坦坡始於靳文襄。是時止用土加椿。其實碎石工費雖鉅而耐久。視用土反省。高堰高澗。侯二門古溝舊大壩諸

處水深溜湧。先年皆外加埽工。今已不用。險更甚於前。應先擇要加碎石坦坡爲外護。卽如高澗外深潭。前經白莊敏奏築碎石坦坡。迄今無事。已有明效。無踰此矣。河渠紀聞。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尹繼善奏。豫省黃河漫水。現入潁郡渦、淝等河。江南潁壽等屬毗連豫省。今漫水旣入渦、淝等河。自將由淮河匯入洪澤湖。朕前批閱河圖。早慮及此。惟奏內所稱湖水加長。必由山盱五滾壩減洩。仍入高寶諸湖等語。則下河各屬及淮揚運河勢。必均受其害。此大不可者。閱高晉所奏。亦大略相同。朕意洪水勢旣盛。惟有大開清口東西二壩。俾湖水暢流。庶爲急則治標之要策。况清口兩壩之設。原以蓄清敵黃。今上游黃已入清。正當就清口擴其去路。而黃河斷流之處。容納尤有餘地。看來必如此辦理。若聽其由五滾壩宣洩。則不獨洪澤湖已受黃淤。而高寶諸湖及下河一帶。豈不慮及。在在淤墊耶。著傳諭尹繼善、高晉。令其會同商確。速行妥辦。純皇帝聖訓。

十月尹繼善奏。高堰大隄捍禦洪澤全湖。爲淮揚兩郡之屏藩。關係至重。本年七月內。陡起風暴。浪若排山。致將輒石等工。掣卸二千五百餘丈。石後土工亦間段掣卸。此係臨湖緊要。急應修做之工。必須及早備料。上緊儻辦。於來年汛前完竣。方資捍禦。並非善後可比。除將倒卸之舊石。儘數吊撈選用。不得拘用三用四之常例。多糜帑項。其在保固限內倒卸應賠修者。責令賠修。已經剔除外。臣嚴加確核估計。輒石工程。實需銀十一萬兩零。幫築土工。需銀三萬二千餘兩。是堰盱二廳之高堰大隄。所當急辦者也。南河成案。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上諭行在內閣。朕閱視高堰隄工。自武家墩迤北。於乾隆二十二年命建輒工以來。

整繕完緻。足資保障。惟由濟運壩至運口五百餘丈許。尙仍土隄之舊。未免間有汕刷。自宜一律接建。甄工至燒造甃塊。尤宜較前寬厚。以期鞏固。俾全湖均藉安瀾。副朕軫念民生至意。河道總督高晉。卽遵諭行。純皇帝聖訓。

六月二十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高晉奏伏汛水勢情形。所稱嗣後洪湖水長。卽將清口東西壩。以次拆寬。此係遵朕今春諭旨辦理。但今夏黃水倒漾。勢又不同。此因江南雨澤較少。湖水不能盛旺所致。此時雖力量充足。可以敵黃。而黃流一經倒漾。流沙運河。卽不無淤滯。朕意與其拆東西壩。莫若於天妃閘入運之水。相機多爲節宣。令積淤盡滌。乃現在應行相機辦理者。可傳諭高晉。勘明實在情形。熟籌辦理。總期運口淤沙。旣毫無停壅。而湖水勢益暢流。庶爲兩有裨益。純皇帝聖訓。

乾隆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李宏奏。高堰山。肝二廳。臨湖大隄。係淮揚保障。最關緊要。比年來仰蒙皇上智炳。幾先酌定洪湖水勢。豫展清口壩工。俾湖水東注。會黃歸海。高寶一帶下河民田。歲獲有秋。今臣赴堰。肝沿隄查勘。臨湖石工。均屬堅整。惟石上眉土。及隄頂隄坡。間有殘缺卑窪。當卽文明段落。確核土方。分段補填。夯礮堅實。再石工以根脚爲主。周橋一帶。臨湖石工。每年經湖水撞掣。梅花椿木。間段顯露。恐淘刷日久。底椿搖動。有礙石工。查湖邊就近。現在廢棄碎石甚多。若搬移露椿處所。密砌搪護。則以無用之廢石。置諸有用之地。事不煩而工資鞏固。隨將露椿段落。逐一查明丈尺。卽指示廳營遵辦。又仁義禮三壩。壩面石塊鐵錠。及三合土舌。亦有年久剝落者。並令及時修補完整。南河成案。

乾隆三十一年八月。江南銅沛廳南岸韓家堂。河水漫溢。高晉、李宏奏。查口門之水。散漫下注。其勢甚緩。

由陵子等五湖匯歸洪澤湖。臣等先已飛飭下游道廳確查探報。并令加謹防範。茲據淮揚道巴靈阿稟稱。洪澤湖水勢。八月十五日以前。因淮河水發。報長一尺一寸。自黃水漫溢之後。匯注入湖。又加長九寸。緣清口東西壩已陸續拆展一十六丈。連舊有口門。現寬五十三丈。宜洩甚暢。九月初二日。高堰誌椿已落水二寸。連伏秋汛長水。現存八尺二寸。五滾壩高出水面三寸及八寸不等。查漫水既入洪澤湖。而水勢並未大長。數日後即見消落。此實仰蒙我皇上指授機宜。平時大展清口。騰空湖面之明效。臣等現飭該道住守清口。察看水勢。水消則停。水長即展。隨時妥辦。不誤宣洩。南河成案。

十月李宏奏。韓家堂漫溢之後。黃水流注洪湖。高堰誌椿僅長水九寸。滾壩並未過水。迨漫工合龍。湖水旋即消落。存長水七尺一寸。臣與督臣高晉飛飭外河廳營等。將東西壩續拆之一十六丈。復行接築。留口門寬三十七丈。旬日以來。湖水又消一尺三寸。山盱五滾壩高出水面二尺七寸及三尺二寸不等。臣自徐州查工。於二十六日回至清口。察看湖水情形。往後有消無長。將東西壩復接做一十七丈。留口門寬二十丈。將來仍看洪湖水勢。如消落過甚。再行酌量收束。南河成案。

乾隆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前令視五壩水誌。展拓清口。以資宣洩。使洪湖異漲。不致漫溢爲災。邇年頗收其效。但啓放固當始於未然。而堵築亦不可不以時消息。蓋洪湖上承淮北諸山。水易長易落。而黃流迅駛。歲以爲常。若湖水暢消以後。清口收蓄稍遲。則清流力弱。勢不足以刷黃。恐致倒灌停淤。不可不防其流弊。著傳諭高晉等。嗣後遇應展清口時。仍照舊定章程。及時妥辦。如略覺清流平緩。卽速爲收堵。勿稍濡滯。以符蓄清敵黃之制。高晉等務實心經理。並將現在清口情形若何。勘實奏

五月二十六日高晉李宏覆奏清口東西壩工啓閉蓄洩爲全河關鍵乾隆二十七年仰蒙欽定拆展水誌並屢奉硃批訓示臣等遵行已收實效至湖水暢消以後誠如聖訓清口收蓄稍遲則清水力弱不足刷黃恐致倒灌停淤近年臣等俱於秋汛一過察看上游淮河并洪湖內水勢消退山盱五滾壩高出水面卽行接築湖水以次遞消清口亦以次遞收總視湖水大小定口門寬窄每年隨時酌辦上年秋汛湖水漸消高堰誌椿存長水七尺六寸山盱滾壩高出水面九寸及一尺四寸不等清口寬七十二丈察看情形應行收束卽於七月十八日及二十二日將東西壩接築一十五丈至八月初三日湖水又消一尺二寸東西壩又接築二十丈留清口寬三十七丈迨十八日黃水驟漲銅沛韓家堂漫溢過水滙歸洪湖復將東西壩拆展一十六丈至十月初韓家堂堵築合龍湖水日落高堰誌椿存長水七尺一寸隨將東西壩接築收束清口寬二十丈蓄清抵黃本年湖水長發較遲至五月初七日長至四尺二寸臣等卽將東壩豫拆六丈清口連前共寬二十六丈俾資宣洩茲蒙諭旨垂示將來收蓄機宜臣等益知遵守如略覺清流平緩卽爲收堵以期永杜淮弱黃強之患目下洪湖水勢自拆壩後消落四寸山盱五滾壩高出水面四尺七寸及五尺二寸不等清水暢出抵至惠濟祠迤下滙黃東注此後仍看湖水情形再行督率道廳相機拆建隨時奏報

南河成案

閏七月高晉奏臣到清口察看洪湖水勢因上游淮水盛大下游仍在陸續加長據報山盱仁義二壩過水二尺二寸禮壩過水一尺七寸東西壩工業已拆寬七十二丈宣洩甚暢東壩留臺十丈西壩留臺十

丈保護崖岸無可再爲拆展。但湖水旣在旺盛而清口已拆口門深處雖有六七丈淺處尙止二三丈及一丈八九尺不等仍可再加撈深以資宣洩。臣卽暫駐清口督飭道廳營汛用錨撈挖一律深通俾清口多洩一分則三壩可望少過一分。臣料理數日卽赴堰盱一帶查勘。南河成案。

八月李宏奏洪澤湖水勢八月初旬漸次報消各滾壩止過水一尺二寸及七寸緣由業經具奏茲山盱廳營稟報洪澤湖內自八月十三日起至十八日陸續落水一尺三寸各滾壩俱已先後斷流查本年秋汛上游淮水節次加長正陽關誌椿連底水長至四丈三尺九寸旣盛且久乃滙歸洪澤湖不致驟壅爲患山盱滾壩過水至三尺三寸卽止高郵南關車邏等壩得以堅閉不開此實仰賴聖明指授機宜豫爲大展清口之明效再清口東西壩本年欽奉諭旨訓示湖水暢消以後清口收蓄稍遲則清流力弱勢不足以刷黃恐致倒灌停淤等因臣謹查本年拆壩最爲寬深洩水甚多且暢今洪澤湖內每日消退一二寸不等山盱滾壩旬日以來卽經斷流則清水易消情形已見清口兩壩卽當收束臣現在督飭道將廳營等先將西壩於八月十九日開工接築隨時查勘水勢情形相機儻辦以收蓄清抵黃之益南河成案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八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李宏摺奏本年清水未長水有容納是以清口東西壩仍存口門寬十六丈未經拆展等語洪湖水小不更展拓口門固得之矣但前經奏及黃河微有倒漾之象此則清水力弱不能敵黃之故朕前次南巡時令視五壩水誌開清口以洩尾閭專爲洪湖異漲而設今黃強清弱則又當收縮清口以爲抵禦如果黃水較盛卽將清口量收五六丈或七八丈俾得併力刷黃方爲有濟此等消息機宜河臣自當隨時籌酌以期妥善朕豈能一一料及豫爲指示而爲河臣

者。又豈可膠柱鼓瑟。必待朕指授機要。方爲辦及耶。此時將清口收小禦黃。將來洪水或復長發。原可按度情形。再行展拓。若慮收展之間。工用需費。此又拘泥小節。而不知通盤籌畫之計。收拆縱資費用。爲數無多。若讓黃水漾入。勢必淤遏清口。漸及運河。不至大費挑濬不止。工用之孰多孰少。事體之有益無益。不待智者而知之也。著傳諭高晉李宏。卽速酌視現在情形。妥協辦理。嗣後清口收展事宜。務須時刻留心。隨宜措置。毋得稍存沾滯之見。致誤河防。純皇帝聖訓。

是月高晉李宏覆奏。伏查外河清口。六月初十日。後黃水盛大。清水未長。先有一二分進口。因大汛清黃水勢長落未定。是以止將挑清御壩加鑲。接築運口頭壩。相機改窄。嗣於下旬。洪湖加水一尺六寸。可望抵出清口。迨交秋後。黃河又驟長四尺五寸。清水力弱。黃水進口更多。當將清口東壩接築三丈。止留口門寬一十三丈。於七月初六日。會摺奏明。初八九等日。黃水復長。臣等正在商酌。再加接築。乃蒙諭旨。訓示。臣等更知遵行。隨將新築之東壩督飭參將廳營。上緊又加鑲三丈。連前共接過六丈。口門現在僅寬十丈。日內黃水倒漾勢減。實爲有益。奉硃批。此等機宜。當刻不可緩。千里之外。必待朕指示乎。爾等所司何事。南河成案。

九月。高晉李宏奏。洪湖救生椿銀兩。宜核減以歸實用也。洪澤一湖。汪洋巨浸。商販連檣。陡遇風濤。每虞覆溺。康熙四十七年。仰蒙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於江寧蘇州兩織造。各解交河庫銀五百兩。分發高堰山盱二廳。購辦椿木。在於湖邊排列簽釘。以廣救濟。於雍正八年。改歸上下江藩司庫。各在耗羨項下動支。應用節年。辦理造冊。咨部有案。查自建設以來。已歷六十餘年。每年照額動支。遞加簽釘。其年久木植

朽爛者已無可查考。即近年新釘樁木。每遇風濤排擊。冰凌剗削。亦有損折漂淌。臣等詳加體察。從前救生樁設立之始。其時湖水多有旁洩。周橋及南北天然等壩。尙未全閉。浩瀚散漫。舟行危險。近則全湖俱歸清口。中泓順直。湖濱多有淺灘。汊港及裴家場太平等河。在在可以停泊。就現在情形而論。惟東岸石工尙有一二緊要之處。應仍其舊。其餘俱可節減。請嗣後救生樁工。照歲搶修工程。飭委該管道員查勘。將無關緊要之處。俱停其修建。其必須存留者。將應備木植。并修費若干。核實豫行確估。具詳發辦。工完報驗。據實核銷。如該年舊存樁工。尙屬完整。亦即詳明停辦。如此則每年可節省銀數百兩。存貯道庫。咨部歸於充公。項下動支。庶錢糧不致虛糜。而工程亦歸實用矣。南河成案。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李宏奏。黃河水勢。徐城誌樁。現存長水六尺三寸。較上年此時計大四尺二寸。下游外河山安海防一帶。因清口湖水。抵至惠濟祠迤下。會黃東注。老壩口誌樁。仍存水一丈六尺五寸。洪湖內上月下旬。正陽關淮水長發。連日湖水加增五寸。高堰誌樁。長至八尺四寸。山盱五滾壩高出水面六寸及一寸不等。清口因上月二十七日黃水漾入東壩。是以暫緩啓拆。今湖長黃消。清口東西壩。應須啓拆。臣即於月之初九初十二等日。督飭該管道廳。將東壩拆去十三丈。連前口門共寬三十五丈。俾資暢洩。再目下湖水雖多。而外河黃水尙大。臣細加籌畫。山盱智信兩壩。尙俱封土。仁義禮三壩。水至聽其過水。現在桃汛甫過。水勢長落未定。臣凜遵皇上訓示。時刻留心體察。不敢拘泥舊制。應於仁義禮三壩。暫築子堰。攔禦湖水。不使旁洩。仍由清口下注。以抵禦黃流。往後酌看水勢如何。再行開放。南河成案。

五月十三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李宏奏。洪澤湖水勢日有增長。已將清口東壩陸續開拆。至四十七丈。宣洩甚暢。其山盱仁義二壩。現矮水面七寸。智禮信三壩。現矮水面二寸。因壩上俱有封土。未經過水等語。清水勢旺。其力足以敵黃。且有清口壩可次第展拓節宣。原不虞其加長。惟有隨時相度機宜。妥協經理。自於河務有益。至五壩原以障禦洪湖之水。不令溢出。所關於下河者甚大。但現在水勢較壩頂轉高。恃有封土遮攔。若水再加長。以土障水。恐不足當風浪。朕意與其年年加土。不如將壩頂石工酌量加增。令其高出湖面。似亦一勞永逸之計。著傳諭高晉李宏悉心籌度。如果可行。亦不必亟於鳩工。俟將來或有以工代賑之時。酌量辦理。於事自屬兩便。若封土之制。或以防洪澤異漲。卽大展清口。仍恐不及宣洩。留此備臨時暫啓。以殺壅盛之勢。五壩石工。不便復再加高。又當詳查歷年水勢。策及萬全。該督等務卽熟籌妥酌。將該處實在情形。詳晰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五日。高晉李宏覆奏。查洪湖當夏秋水勢浩瀚。往往長至一丈四五尺。平隄拍岸。全藉高堰一隄爲障。故從前建設山盱仁義禮三壩。天然南北二壩。並蔣家閘。以資減洩。以衛淮揚。迨後天然二壩。因洩水過多。遂永行堅閉。又慮出路之水。不能容納。復添建智信二壩。以洩餘水。向年仁義禮三壩。水至八尺五寸。聽其過水。其智信二壩。仍於壩頂封土三尺。察看水勢。次第啓除。於洩水之中。復寓節宣之制。近年仰蒙聖主指授機宜。大展東西二壩。使湖水全由清口暢出。會黃歸海。山盱之蔣家閘。亦行堅閉。遇水大之年。止此五壩過水。洩入高寶邵伯諸湖。循序歸江。其高郵之車邏南關五里等壩。數載未開。下河數州縣民田受益。本年洪湖桃汛。水長至九尺二寸。五壩計矮水面七尺二寸不等。其未封土之仁義禮

三壩原應聽其自行過水。次第宜洩。因上年湖水長發較遲。黃水倒灌日久。臣等不敢拘泥舊制。是以仁義禮三壩亦一律加築子堰。暫爲蓄清禦黃。本屬權宜。至壩頂土堰水勢若僅高一尺數寸。尙可攔護。儻長水過大。不足以當風浪。茲欽奉諭旨垂詢。壩頂石工。應否酌量加增。高出湖面。臣等悉心籌度。洪湖內每年霜降水落。壩頂原高出湖面八尺五寸及九尺不等。一交大汛水發。陸續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方與各壩壩頂相平。如再增長。卽屬有餘之水。應早減洩。歷查從前乾隆七年。十一年。十八。二十等年。俱長至一丈五六尺。近於三十年。三十三年。湖水長至一丈二尺。一丈一尺五寸。東西壩加展六十七丈。七十二丈之寬。清口全行啓拆。而五壩過水三尺餘寸。下注之水。由高寶河湖分洩入江。高郵一帶。尙可容納。南關。車邏等壩未開。下河各州縣屢獲豐收。今若將山盱五壩壩頂加增。令其高出湖面。尋常水勢。原無他慮。設遇伏秋大汛。清水異漲。或值黃水同時並長。卽大展清口。仍恐不及。宜洩則高堰一線縷隄。難以容受。再四熟籌。似應留此備用。臨時暫啓。以殺壅盛之勢。其壩頂封土之外。臨湖一面。酌添柴柳防風。以當風浪。每年所費無幾。如水高壩頂一尺數寸。則藉以塘禦。若再增長。則聽其分洩。仍相度啓除。庶蓄洩由人。節宜有制。水勢中小之年。固可資其收蓄。卽或異漲。清口宣洩不及。亦得備以分洩。而逐漸過水。如在三尺上下。則高郵各壩。可以不開。下河一帶。總無妨礙。臣等札商相同。嗣後惟有凜遵皇上指授機宜。將清口東西壩工。以時展拓。若湖水不致異漲。但由清口宣洩。會黃東注歸海。斷不任其輕由五壩旁流。

南河成案。

十一月初四日高晉奏。外河廳清口東西壩工。前因洪湖水落。陸續按築。共長五十丈。中留口門十二丈。

經河臣李宏會同臣節次具奏。嗣河臣李宏進京陛見。臣接管總河篆務。駐劄蘇州。雖河工已過霜降。水落工平。而一切防守機宜。均關緊要。當經節飭道廳參遊。加意巡防。並將黃運河湖水勢。隨時具報查核。旋據淮揚道巴靈阿稟。上月初十日探量運口。黃水增長一尺三寸。正溜七分。由惠濟祠一帶東注。回溜約有三分。由清口東西壩口門倒漾入湖。湖水亦長數寸。其由惠濟祠東注之水。至中河口門亦微有漾入。臣查時已冬令。湖水日消。今黃水稍長。清口既有倒漾之勢。自應將東壩再行量爲接築。收窄口門。俾清水力資抵禦。隨飭該道暨河營參將尙義。遊擊田玉等。督率廳備。上緊接築。并調撥弁兵。將通湖各引河分投疏濬。一面節飭河庫道嘉謨。催僱鹽河運柴船隻。剋日完竣。堵閉鹽河閘壩。使中河清水。悉歸楊莊運口暢出。抵黃。今據該道將等覆稱。清口東壩接築四丈。裴家場天然等引河。疏濬深通。於上月二十五日一律完工。卽於是日全出清口。東注歸海。裏河全係清水等情。除飭該道等將已做清口壩工。加謹保護。節逾小雪。黃水從此有消無長。而洪澤湖水應爲瀦蓄。以備來春濟運。今清口東壩收束四丈。只留口門八丈。正合機宜。其各廳辦運來年料物。並飭估春工。現在次第辦理。南河成案。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高晉奏。洪澤引河例應隨時挑挖。以期宣洩通暢。緣乾隆三十三年。黃強清弱。倒灌三月之久。各引河不無淤墊。迨後湖水長發。將張福口天然河。張家莊三道引河積淤。衝刷殆盡。其太平河通湖河頭。冬春時雖淺無礙。惟裴家場引河淤成平陸。上年冬勘明。經臣與李宏派委參將尙義承挑。據報完工。今臣自東向南查勘。該河雖照估挑挖。因湖水正在消耗。所挑河頭尙未與湖通連。必須接續挑通。方爲有益。臣已諄飭淮揚道松齡。督同原委參將尙義。多撥兵夫。極力僱挑。以暢水勢。以

復舊制南河成案

六月高晉李宏奏查東西壩迤下平成臺一帶河道每年清水盛時該處水深有一二丈原無淺阻之事即或黃水過盛倒漾溜急其河形亦有五六尺深可通舟楫惟每至春夏之交偶值清水微弱而黃水適與清水相平則交匯之處平抵蕩漾溜緩沙停致有淺澀然皆浮淤黃水一退清水加長暢出抵黃則淤隨水去仍復深通如舊不致淤積年來屢經體驗悉俱如此本年四月底五月初正江西重運渡河喫水較深適逢清黃相平沙停淤積築做兜水小壩暫閉三閘以資衝刷誠如聖訓不過一時補偏救弊之計彼時臣等查量平成臺處水面計寬一百七十一丈其淤淺之處或上或下或東或西本無一定而長則不過數丈至十餘丈不等即擬於兩岸各紮小木龍一架以資挑溜因一時趕辦不及是以中止今蒙皇上閱視圖中指出清黃交匯處所應建木龍臣等實不勝欽仰查目下黃水盛長倒漾溜急該處業已刷深而停淤事所常有應將木植簾纜備貯兩岸如遇清黃相平之時察看淺處即於兩岸儻紮小木龍各一具俾逼溜刷深以濟漕運至於濬治之方惟有以水治水庶事半功倍而黃水善淤必使清水常勝於黃則諸病悉除本年祇因清水力不抵黃以致平成臺一帶生有淤灘臣等前已節次奏明將通湖引河大加疏治因勢利導以資暢洩又將西壩收束四丈自可收以水治水之效而時當伏汛所停之沙本屬輕浮湖水日漸加長黃水一退清水暢出力足攻沙亦可滌刷殆盡臣等性有隨時留心察看設法講求妥酌辦理南河成案

八月洪湖水長不消江督高晉奏開禮壩洩水按是時五壩久閉下游各河底水俱小洪湖水勢盛滿

議開禮字壩保護堰工。疏稱秋汛八月以後。洪湖水長無消。清口東西壩共寬八十二丈。除兩頭留壩根二十丈餘。全行拆除。水深二三四丈不等。溜勢奔注。匯黃歸海。洩宜甚暢。而湖心尙在飽滿。高堰誌椿存長水一丈四尺一寸。全湖水勢堪虞。再四籌酌。清口東西壩業已拆足。不便再開。查山盱五壩封土原爲蓄清抵黃。且恐高郵邵伯諸湖不能容納。致爲下河州縣患。今五壩數年未開。下游諸河底水甚小。此時若開放一二壩。不但儘可容納。且分入揚屬一帶河道。亦足濟運。當將禮字壩開放。壩上過水五尺一寸。寬六十丈。循序下注。下游湖水加長無多。湖水日消。蓋五壩久閉未開。下游湖面皆空。又得芒稻歸江之路。故開壩行所無事。亦惟不輕開。而開可以濟用。貴統全局審所宜也。河渠紀聞。

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十八日。高晉奏。臣等於月之十五日。在山安工次。接奉上諭。據高晉吳嗣爵同日奏到。現因湖水盛長。酌將山盱五滾壩內。義智兩壩封土啓除。聽其過水。高寶諸湖等語。洪湖驟漲於清口。暢開之後。勢仍未減。自應酌啓滾壩。以資分洩。但洩下之水。歸於高寶諸湖。未知尙能容納有餘。不致溢及下河一帶否。甚爲廬念。至湖水宣洩過多。亦恐勢弱不足以敵黃。於河務機宜尤關緊要。今天氣旣已晴定。連日湖水並未加長。又當酌量情形。豫爲節蓄之計。卽將義智兩壩築土封門。勿令宣洩。方爲合宜。著傳諭高晉吳嗣爵相機妥辦。仍將啓壩時。高寶諸湖形勢若何。及現在作何辦理之處。迅速覆奏。欽此。伏念本年洪湖驟漲。至一丈四尺八寸。較歷來水勢最大之年。伏秋盛漲尙大四寸。堰盱一帶隄工風浪堪虞。卽清口暢開之後。勢仍未減。隨將義智兩壩封土啓除。洩下之水。歸高寶諸湖。由邵伯湖至金灣東西灣鳳凰壁虎等河。循序以達於江。下游各河底水本小。自開壩後。已及二十餘日。節據廳營稟報。各湖

僅長水尺餘至八九寸不等。容納有餘。其高寶運河亦未加長。南關車邏等壩。歷年築埽。高與隄平。尙出水五六尺不等。甚爲穩固。現在下河各州縣安堵如故。二麥仍可豐收。臣等業已附摺會奏。茲查旬日以來。洪湖每日消一二寸不等。高堰水誌現存一丈二尺三寸。共落水一尺六寸。智義二壩過水亦止四尺二寸。仍有日消之勢。減洩無多。下河更可無虞。所有智義二壩過水高寶諸湖容納有餘。於下河並無妨礙。至湖水宣洩過多。恐勢弱不足敵黃。欽奉諭旨。令臣等酌量情形。豫爲節蓄。查歷年水勢。洪湖存水八尺內外。其力卽足敵黃。向設五壩。水勢在八尺五寸及九尺以上。原係有餘之水。聽其減洩。水平壩脊卽行斷流。近年因湖弱黃盛。易於倒灌。是以一律封土。如遇盛漲。仍酌啓一二壩。以資分洩。本年湖水長發甚早。既驟且大。臣等前於初次會奏。啓拆東西壩口門四十丈一摺。欽奉硃批。所辦是。但長水既早。恐夏秋反致黃盛而清弱。此在人時刻留心。隨時啓閉。總以清口。朕所定水誌爲準。想不致大差。欽此。臣等恪遵聖訓。時刻留心。緣目下湖水仍存一丈三尺二寸。水勢尙大。凜遵睿謨。清口所定水誌。擬俟再消一二尺後。卽將智義二壩相機封築。並將東西壩酌量收束。以禦黃流。儻伏秋水長。亦卽隨時啓拆。總期宣洩合宜。湖水俱由清口暢洩。既可保全下河。亦不致有清弱黃強之患。南河成案。

十月二十八日。吳嗣爵奏。查吳城一帶臨湖。輒工因本年洪湖水勢浩瀚。經歷伏秋風浪。坍塌較多。盱堰二廳。輒石工間有塌損。經大學士督臣高晉於上月奏明。同臣委員確估。俟冬令水落。另行題請一律補修。以資捍衛。查吳城輒工。創建多年。該處內湖外黃。一線縷隄。甚關緊要。今歲湖水異漲。自伏徂秋。歷經半載。風浪撞擊。計坍塌工長五百九十餘丈。其堰盱臨湖大隄。輒石工程。爲淮揚保障。夏秋以來。塌卸十

餘段並有零星殘缺段落共長二百五十餘丈。又義智二壩衝損壩底均應乘時修整以資捍禦。南河成案。

此
页
空
白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六

淮水章履五

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十三日高晉奏上江鳳潁泗下江淮揚徐海等府州屬濱臨湖河地處低窪從前屢被水災自乾隆二十二年叨蒙聖恩發帑興修水利工竣奏定章程責成專管兼轄各道府直隸州每歲於秋冬水落後勘明各境內河道溝洫隄堰如有淤墊殘缺督民疏築歷年遵行查上年秋冬水落後臣通飭各道府直隸州逐一查報嗣據陸續勘明稟詳臣復加確核所有些小淤淺殘缺俱經各州縣督民隨時疏築惟上江潁州府阜陽縣境內新河等八道潁上縣境內濟河霍邱縣境內東鄉等河五道亳州境內急三道河等九道太和縣境內茨河等九道蒙城縣境內東大路等處溝洫四十三道均各間段淤淺請照業食佃力例撥夫挑挖當卽飭令確估督辦務期一律深通旋據具報於正月十五日二月初二日次第興工陸續報竣仍飭該管道府驗明此外尚有宿州境內濉河爲毛城鋪減洩黃水必經之道歲有淹浸兼承夏永蕭碭諸河匯流下達衆水所聚易致淤淺議定按年加修動用司庫匣費銀三千兩若遇毛城鋪過水較大淤墊過甚歲修不敷酌用民力茲以開放毛城鋪草壩減洩業經五月濉河自石澗溝漫缺分洩下游正河淤塞先於石澗溝築攔河草壩截水歸入正河又南北股二河亦間段淤淺南岸沙河承豫東來水加以黃疇閘堰工被衝黃水串入將巴河尾段及砂疆河淤爲平陸又沙溝閘外引渠及宿境沱河均有淤淺請一律疏濬徐溪口以上符離集以下兩岸殘缺子堰並須補築謹會同撫臣奏

請借項疏築分年帶徵還款仰蒙聖恩俞允並經委員照估辦理責成道府查催勒限三月內一律報竣
南河成案

九月高晉吳嗣爵奏外河老壩口迤下隄工漫溢清口黃水陡落東西壩以內淤墊斷流緣本年自伏距秋黃強清落倒灌日久湖唇淤灘墊高二三尺不等舊日五道引河或微有河形或平墊成陸以致湖水不能外出竊思清口爲運道咽喉南北往來官民船隻要津且回空漕船已到宿桃境內兼之目前撥米賑濟運料交工所關匪細若必就舊日河形挑挖倍費工力臣等相度情形卽現在衝刷各溝槽分段挑濬其有嫩淤不能施工者卽多紮木筏安設鐵筴站立其上拖拉疏治因勢利導數日以來湖水漸次暢出一股由運口入於裏河一股由清口出東西壩抵黃裏外兩河水勢現俱深通舟楫往來無阻今高堰誌椿湖水已長至一丈零七寸本屬充裕此後引河日濬日深湖水自必益加暢注足資濟運南河成案十一月二十九日高晉吳嗣爵奏臣等接奉上諭據高晉等覆奏估辦堰圩倒卸石工務於來歲汛前一律完竣一摺自係斷不可緩之事高晉等當遵旨妥速經理惟是本年該督等節次具奏洪湖水勢情形俱稱夏秋湖水微弱因將清口草壩東西止各拆展三十丈嗣因白露後黃水消落清水亦未加長至八月間外河老壩口漫溢時該督等亦稱因湖水力弱不能敵黃清口致有倒漾是今年洪湖水勢總未見有加長之時較每年應倍爲安鞏何以高堰山盱一帶臨湖甌石轉有波濤撞刷致多塌卸之處其故甚不可解著高晉等將洪湖水勢何時增長及高堰石工因何刷損緣由詳悉查明卽速據實覆奏欽此臣等查洪湖內上年原存底水七尺清口東西壩留口門寬二十丈本年春漸落九寸四月內陸續長水一

尺一寸。連前長至七尺二寸。當將清口先爲起拆十丈。俾湖水循序宣洩。豫騰湖面。以納大汛。詎伏秋汛內。淮水並未長發。而黃水續長。倒灌入湖。八月初間。湖水積存八尺九寸。臣等將清口東壩。仰遵聖訓。接築十丈。以期束清抵黃。無如黃水過盛。計高湖水三四尺不等。清口仍倒灌不已。洪湖內轉因灌入之黃水停蓄加長。數日間。湖水又增一尺四寸。高堰誌椿。連前共存水一丈零四寸。此淮水未長。而湖水加增。實由清弱黃強之緣由也。迨八月十八九等日。大雨狂風。外河老壩口隄工漫溢。奪溜時。清口黃水陡落六尺。口門內外。及通湖各引河。均致淤墊。湖水不能外出。當將各引河設法疏濬。旬日後。清水始能暢出。濟運。而十八九日之風暴。堰旰輒石舊工。間被風浪掣卸。所掣工段。臣等於堵築漫工時。卽飭堰旰廳營逐段樓護。祇以前掣工段甫經收拾完備。九月初一日。初二日。又遇異常風暴。輒工石工復又倒卸。並皆一律樓護穩固。迨月底漫工合龍後。黃水仍大。而正陽關淮水適又加長。匯注洪湖。長水八九寸。高堰誌椿連前存水一丈一尺四寸。臣等於上月初旬。將清口東壩復又拆展口門十丈。仍寬三十丈。俾湖水多出清口刷淤。其如黃水頂阻。宣洩不暢。而東西壩又未便再拆。致滋倒灌。十四五日。洪湖內連遇西北大風。輒石舊工又多塌卸。維時臣吳嗣爵在徐查工。臣高晉在淮審案。因工關緊要。卽就近專委淮揚道松齡遊擊劉德督同該管廳營。上緊樓護平穩。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五日。高晉奏。上江鳳陽府宿州靈璧虹縣境內。濉河尾閘。南北股河。濼邵等河。因伏秋汛內。毛城鋪減下黃水過多。散漫停淤。又下江淮安府山陽縣境內。山子湖。漁濱河。市河。又山陽鹽城二縣境內。分轄之澗河。因去秋老壩口隄工漫溢。黃流灌注。各河間段淤墊。皆緣工程浩繁。民力不繼。經

臣會同各撫臣勘估具奏。或請動支歲修積存匣費銀兩。或請動支入官充公之款。官爲挑竣。均蒙聖恩。俞允。現在分委委員領銀興工。照估辦理。責成各道查催。一俟辦完。臣再驗收奏報。此外各州縣境內一切水利。幹支各河。及溝洫隄堰。間有淤淺殘缺。俱經各牧令督民照業食佃力例。隨時疏築。臣仍爲順道查勘。督飭官民加謹保護。南河成案。按自大興水利後。民間溝洫渠道。並照業食佃力例。以時疏治。官爲督理。惟毛城鋪石壩減下之水。溜勢湍急。下游漣河不能容納。時有漫缺。地方有司協同河員修理。安撫裴宗錫到工會議。疏稱伏汛水勢。徐城誌椿總在一丈二尺以上。久未消落。毛城鋪引河驟難堵閉。黃流下注。歷經數月。漫缺漣河子堰。下游凌子湖尾閘。間段停淤。又漫入南北股河。及西流灘邵等河。均有淤墊。兩岸堰工亦多殘缺。亟應挑築。以備減洩。異漲查漣河各工。原定章程。歲修匣費不敷。酌用民力。十餘年來。士民隨時疏築。並未請帑。近因黃水盛漲。各河淤墊。兩岸子堰刷坍。地方被淹。民力不濟。借帑興修。分作八年帶徵還款。俟徵完前項。始得再撥。茲議修築除兩岸堰工。仍照業食佃力外。其挑浚各河。仍於節省匣費項下支給。事既易集。民力亦舒。至修築後。仍應節束毛城鋪減洩之水。水勢稍定。即將引河草壩收窄。毛城鋪引河連年所開之傳家窪河頭。已衝刷寬深。難再開放。此外榮家壩。蔣家營。竇家寨等處。亦虞吸溜。惟向年開放之唐家灣。形勢倒鉤。祇因河頭淤高。不能進水。挑挖深通。由此開放。可期循軌下注。使漣河得以容納。當不復有衝漫之患。惟是大河底日墊。日高。下游河道日刷日深。近時每經開放。建瓴直下。掣溜堪虞。是以不輕議啓放。河勢隨時變遷。治法亦須更易。毛城鋪河頭既不可用。又當別求善地。另開引河。多加鉗口壩。層層收束。否則溜水大下。毛城鋪滾壩不能截流。卽旁衝四出矣。河渠紀聞。

四月初七日。高晉、吳嗣爵奏。臣等接奉上諭。據高晉覆奏。高堰、山盱一帶。輒石各工。其深水坍卸到底者。必須築做排椿越壩。將水戽乾。方能打椿修砌。水深壩高。偶遇風暴。卽被汕掣。因輒石未能辦運迅速。現在嚴加催儻。約計四月底可以完工等語。同日。吳嗣爵覆奏。亦大略相同。高堰輒石各工。所關甚鉅。據稱二月間。始行購料。且必須築壩戽水。方可興工。安能於四月內全完。高堰界格河湖。爲淮揚一帶保障。上年黃水漫隄。淮安板閘等處。民舍田廬。已多受惠。若高堰之工。或有疎失。民何以堪。若不及早修築堅完。遇夏秋雨大漲。盛衝嚙。恐有未便。又或工員因迫於期限。潦草趕完。致工段有名無實。其爲弊更大。著傳諭高晉、吳嗣爵。將應辦之高堰、山盱一帶工程。上緊董催。實力如法修砌。務期經久鞏固。永衛民生。方爲妥善。設或工程艱鉅。需費較多。轉不妨確實勘估。奏明動帑。朕愛惠閭閻。惟冀瀕河億兆。咸資安堵。卽或因要工。稍有費用。亦所不靳。若高晉等不能實力奉行。惟憑工員估作。草率報完。雖存隄堰之名。而不能得捍禦之力。倘有疎虞。恐高晉、吳嗣爵不能當其罪也。將此由五百里速傳諭知之。仍將如何核辦情由。卽速奏覆。欽此。復查堰盱輒石工程。爲淮揚數郡保障。去歲秋冬。屢遇風浪撞擊。間段掣卸。經臣等先後督飭廳營。撲護穩固。於十一月內。遵旨確切估計。高堰廳屬估需銀三萬七千餘兩。山盱廳屬估需銀二萬六千餘兩。遴委諳練工程之副將徐建功。參將李永吉。遊擊劉德。及廳營知縣共十一員。領銀分段承修。以期易於集事。祇以歲底新正。雨雪連綿。運料維艱。而坍卸到底之工。必須築做排椿越壩。將水戽乾。方能露底。簽椿修砌。其選用舊石。亦須水中吊撈。無如湖水因引河未暢。春間高堰誌椿計存水九尺二寸。致越壩屢被汕掣。幸自三月至今。天氣晴和。湖水消落數寸。越壩補築穩固。灰木輒石到工。臣等督飭

淮揚道松齡先將到工料物隨時點驗並將舊椿起盡底土夯礮堅實然後簽釘新椿修砌石塊丁順如法務使層數無減灰漿滿足不容減率臣吳嗣爵於月之二十六日親赴查勘工員尙知踴躍茲臣高晉於四月初三日到工復會同前往堰盱各工敬宣聖訓曉諭工員實力辦理各工員均在工年久明白作法分投趕辦臣等遂加查驗各工內有甃石砌完未上海漫者有石已砌完未加甃者有甫經清底釘椿砌石者統計核算實有五六分工程四月內可期完工足備伏秋趕禦至堰盱甃石工程通長共有一萬六千四百餘丈今間段坍卸者不過六百餘丈所需工料銀兩久經覈實估定現在毋庸復請增估惟本年湖水較大防範宜慎臣等現將通湖各引河仍行疏治使湖水暢出清口則伏秋大汛更易防守俟甃石工完驗收後臣等通盤相度將善後防護事宜另爲妥籌入奏南河成案

五月初二日高晉吳嗣爵奏堰盱大隄防禦洪湖去歲秋冬臨湖甃石工屢被風浪撞擊間段掣卸仰蒙諭旨安速確勘上緊籌辦當經會勘確估堰盱二廳先後倒卸舊工五十五段共長六百餘丈估需甃石灰木匠工銀六萬四千餘兩臣等奏蒙俞允一面委員分段承修勒限汛前完竣嗣因春初雨雪連綿未能速辦復蒙兩次降旨垂詢既恐遲延貽誤又恐迫於期限潦草趕完睿慮周詳無微不至臣等往來工次分投稽查其不如法者隨時指示改辦茲兩月以來天氣晴明工員踴躍人夫雲集工程日起有功山盱廳屬所修甃石工二十四段先於上月二十二三四等日報完高堰廳屬所修甃石工三十一段亦於二十五六七八九等日一律完竣臣等率同淮揚道松齡逐段驗收所做高寬丈尺悉照原估甃石層數並新舊工接頭處均屬修砌如法灰漿米汁飽滿眉土尾土堅實如式並無潦草偷減驗收後復加相度

各段工程雖經修整。但新完之工。灰汁未老。此時臨湖排樁越壩。應暫留外護。俟灰石牢固。然後起拆。查洪湖諸水匯歸。平時長至九尺以上。每遇風浪。撞擊堪虞。水過隄頂。人夫不能站立。風浪過後。石上眉土多致汕掣。隄面浪過。間有停積。兵夫堡夫。雖隨時收拾。未免有名無實。現飭道廳營汛。嗣後平時修防。固應慎重。若湖水長至九尺以上。一遇風浪。無論晝夜。務期謹守查勘。凡有眉土被汕。隄頂有水。立即修補。疏消。不使稍有殘缺存積。至堰盱隄工。現在頂寬十丈至十二丈不等。無庸再議。加幫惟山盱廳屬之夏家橋一帶。五滾壩之內。該處從前湖水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外。各壩任其次第過水。減洩。因在南北東水兩隄之間。是以該處隄工。不過寬五六丈至八丈不等。較別處稍窄。隄身亦覺卑矮。臣等面議。現在五壩每年堵閉。遵旨慎重開放。則五壩內之卑薄隄工。自應一體加高培厚。再四籌酌。應自本年。起將堰盱二廳庫貯錢糧酌量節省。逐年幫培卑矮隄工。更可永資利賴。南河成案。

同日高晉奏。洪澤湖引河五道。因上年黃河倒灌日久。繼以老壩口漫溢掣溜。黃水陡落。引河淤墊不通。經臣與河臣奏明設法疏治。旋即通流。嗣復隨時挑浚。現在太平河。張福口。天然河。三道水深五六尺。至一丈不等。已屬深通。惟裴家場。張家莊。兩道引河。淤灘寬廣。疏治較難。前將辦理情形。於督辦堰盱工程摺內具奏。奉到硃批。此實目今要務。今暢出否。欽此。查各引河內。裴家場。張家莊。兩道水深僅一二三尺不等。尚欠通暢。正在多募人夫。上緊疏浚。前因道廳辦理春工。並僱修堰盱一切工程。尚未得法。嗣經面加指示。近來日著成效。緣時值農忙。應雇人夫較少。臣與河臣商酌。各廳春修埽壩業已辦完。河兵稍閒。乘此伏水未長。在於汛簡工平。各營內抽調河兵堡夫數百名。酌給飯食。此項兵夫熟習工作。一名可抵

民夫二名。屢行有益。將調到各夫。交淮揚游擊劉德。率同該管廳營。分別段落。如法撈浚。照依河營深以四尺爲度。臣等現遵聖訓。將清口東西壩。嚴飭廳營。刨挖到底。掣動湖水大溜。不獨力能敵黃。卽上游之五道引河。均可一律刷深。更爲要緊關鍵。引河交淮揚道松齡督挑。壩工交河庫道朱履忠督刨。廳營倘敢玩忽從事。立卽嚴行參處。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日。高晉、吳嗣爵奏。初九日奉。上諭。據高晉等奏。高堰山盱一帶臨湖。輒石隄工。並力補修。俱於四月二十五六七八等日。一律告竣。其排椿越壩。此時應暫留外護。俟灰石牢固。然後起拆。所辦甚是。至所稱洪湖水勢。若長至九尺以上。每遇風浪。搏激堪虞。水過隄頂。人夫不能站立。風浪過後。石上眉土多致汕掣。隄面浪泊之水。不無停積。現飭道廳營汛。加謹防守。上下查勘。隨時修補。疏消。不使稍有殘缺等語。高堰隄工。原以防抵洪湖。爲淮揚一帶保障。所係綦重。若湖水過長。卽虞撞擊汕掣。則此一綫危隄。尤關險要。高晉等雖嚴飭在工員弁防查。遇有被汕之工。立卽修補。亦不過補苴罅漏之計。未能一勞永逸。且恐工員等修補之段。仍屬有名無實。設遇湖波增漲。隄堰難以抵當。不可不先事周防。期無疎虞。如所稱夏家橋一帶。五滾壩之內。從前湖水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以外。各壩任其次第過水。減洩分勢等語。是該處湖水原不容長至九尺。但據稱從前如此。近日是否仍照前辦理。他處是否與此相同。未能明晰。或可酌定減洩水誌。勿使長至九尺。自不致因風汕掣。抑或洪湖蓄水不宜過弱。九尺以上。尙係應存之誌。又不便輕議過減。莫若將高堰隄工加高尺餘。則雖遇夏秋盛漲。不虞水長衝刷。自可永資鞏固。朕愛民念切。凡有保衛閭閻之事。從不稍爲靳費。此項隄工加高培築。果於瀕水居民有益。卽用至數十萬。咸

百餘萬。亦所不惜。况現在無需復撥軍需。於籌辦湖隄之事。尤易爲力。著傳諭高晉、吳嗣爵。卽速將洪湖高堰情形。會同通盤計畫。如何方爲盡善。永無後患之處。據實覆奏。該督等固不可游移遷就。亦不可畏事因循。若此時不實心籌酌。將來稍有疎虞。惟高晉、吳嗣爵是問。恐不能當其罪也。如果應加築隄工。卽一面先行具奏。一面勘估奏聞。候朕降旨撥帑。欽此。伏念堰盱大隄。攔禦洪湖。所關綦重。惟洪湖爲諸水匯歸。每遇盛漲。勢甚汹涌。而治湖之法。全在蓄洩得宜。則隄工足資利賴。是以從前建築仁義禮三壩。水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以上。任其過水。又有天然二壩。徹底開放。以資減洩。乾隆十六年。恭逢聖駕南巡。親臨閱視。欽奉諭旨。以天然二壩洩水過多。下河難以容受。應行永閉。指授機宜。添建智信二石壩。以洩有餘之水。仍於新建石壩上。加封浮土。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再行次第啓放。此從前洪湖原定水誌辦理之章程也。乾隆二十七年。復蒙睿謨廣運。大展東西二壩。使湖水多由清口暢出。會黃歸海。其五壩仍循舊制分洩。自三十年後。因黃強倒灌。將仁義禮三壩。亦做照智信二壩之制。酌加封土。以期蓄清禦黃。上年九十月間。洪湖誌椿雖會長至一丈一尺四寸。仍係黃水倒灌。並非淮河來水過大。冬間陸續消落一尺餘寸。尙存九尺二寸。今春藉以禦黃濟運。而臣等又慮洪湖底水過大。將來伏汛。淮河水長。下注難容。故於通湖引河五道內。又將水淺之張家莊、裴家場二道。復加撈浚。並將清口東壩展寬。刨挖到底。湖水已消落一尺三寸。現存水七尺九寸。暢流下注。此現在隨時辦理之情形也。今奉聖訓垂詢。或可酌定水誌。勿使長至九尺。如洪湖蓄水不宜過弱。不便輕議過減。或將高堰堰工加高尺餘。自可永資鞏固。臣等通盤計畫。竊思洪湖來源甚多。夏秋上游漲發。水勢大小難以懸揣。歷年水小。則在一丈以內。水大

則長至一丈三四五尺不等。勢不能豫定水誌。勿使長至九尺。唯仁義禮滾壩石脊。原係洩八尺五寸九尺以上有餘之水。水平壩脊而止。近年封土。本屬權宜。嗣後應仍恪遵乾隆十六年欽定水誌。止將智信二壩封土。如遇盛漲。酌量開放。其仁義禮三壩。毋庸封土。俾洪湖有餘之水。聽其以漸分洩。即可稍減其勢。而下游高寶諸湖三壩。過水如在三尺以內。容納有餘。亦不致爲患。下河至高堰大隄。數十年來。仰荷皇上不惜百十萬帑金。石工修整鞏固。土隄亦加高培厚。現在足資捍禦。其夏家橋一帶。在五壩以內。間有單薄之處。原係可緩之工。前經奏明於庫貯內逐年幫培。且此項臨湖輒石工。綿長百餘里。每年舊工。或被風浪撞擊。塌卸數段。歲所常有。亦不過百分之一二。因大隄寬厚。土性堅凝。摟護即可平穩。設再高尺餘。遇有風浪。亦不免撞擊。似可毋庸通體議加。惟有將各引河疏治流通。俾湖水暢出清口。並將清口東西壩。刨挖到底。使之暢注。力足抵黃湖水。不致過減。設遇盛漲。清口宣洩不及。即循照舊制。仁義禮三壩。聽其過水。以資宣洩。臣等仍督飭工員。將堰盱大壩。實力防守查勘。偶有塌卸段落。隨時修補。以固隄工。以衛民生。南河成案。

閏十月十一日。高晉、吳嗣爵、薩載奏。上月十一日。奉上諭。據薩載奏到江省被旱地方情形。內如高郵、寶應等處。地屬瀕湖。易資灌溉。何亦一例。被旱歉收。前因下河地方低窪。易致淹浸。是以命將五壩堵閉。不輕宣洩。勿致有礙民田。若當夏秋缺雨之時。稍減洪湖之有餘。以濟下游之不足。於事實爲兩便。與其令湖水暢出清口。徒爾滔滔歸海。何如酌計尺寸。分潤下河之爲愈乎。高晉等平日。但視洪湖爲敵。黃之資。而不知其可爲濟旱之用。故未嘗計及於此。自屬缺略。著傳諭高晉會同吳嗣爵、薩載。留心籌核。嗣後或

遇下河高寶等州縣稍旱之年。應如何酌計分寸。開放閘壩。以資灌溉之處。悉心妥議。豫定章程具奏。欽此。查高寶一帶。運河東岸。設有閘座涵洞。西岸設有出水港口。每年於四五月間。西岸港口雖不輕啓。而重運漕船過後。東岸閘壩涵洞全開。以資下河民田之灌溉。卽重運正行之際。如河水浮送有餘。下河田疇需水。亦皆酌量泄注。此向來辦理之章程也。至洪湖五滾壩。應以石壩脊爲準。加高堰誌椿。湖水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壩脊與水面相平。其石脊以上有餘之水。始能泄注於高寶諸湖。由運河達江。乾隆十六年。仰蒙皇上指授機宜。將天然壩永閉不開。添建智信二石壩。仍於壩脊加封浮土。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以外。再行啓放。自三十年後。恐其旁洩過多。力不敵黃。將仁義禮三壩亦做照智信二壩酌加封土。攔蓄。惟大展清口。使之會黃歸海。本年五月內。因上年秋冬風浪掣損。甃石舊工。復蒙降旨垂詢。經臣高晉、吳嗣爵、欽遵籌議。每年湖水大小。難以懸定。請仍照乾隆十六年欽定水誌。止將智信二壩封土。其仁義禮三壩聽其過水。由漸分洩。奏蒙俞允。此洪湖五壩先後酌定過水之限制也。從前河工習氣。遇水大之年。止知宣洩。不顧淹沒民田。水小則又拘泥蓄清。抵黃不顧禾稼受旱。久在聖明洞鑒。臣高晉、吳嗣爵、仰蒙皇上諄諄訓誨。二十餘年。於河工地方。斷不敢稍存歧視。祇以本年夏秋雨少。淮水未發。白露節前。洪湖水誌尙在九尺以上。不能過壩。抵黃無從分潤。下河高寶一帶運道。六七月間。悉係清口倒灌之黃水。其時下河農田需水灌溉。亦曾酌開東岸閘洞分注。而一經分洩。運河重載船隻。卽多淺阻。臣高晉來工。經由高寶目擊情形。當將各閘洞輪流啓閉。期於運道民田兩有裨益。無如細流不能及遠。凡附近閘壩涵洞低田。皆車戽灌溉。得以有收。其被旱成災之田。實係東西兩鄉高阜。車灌不及之區。又如常州

鎮江江寧府屬地方支河汊港最多。今因雨澤稀少。經兩岸農車戽水。河道並致淤阻。其離河稍遠。並高阜之田。亦不免被旱。此又本年被旱較廣之情形也。伏思河工地方。相爲表裏。臣等屢奉聖訓。欽承法守。茲復仰蒙諭旨。訓示周詳。臣高晉。薩載。均赴清口。會同吳嗣爵。面商議勘。應請嗣後。洪水水勢。如高堰誌。椿長至九尺以上。仁義禮三壩。應聽其過水。下注高寶諸湖。以爲儲備。遇稍旱之年。洪水水小。誌椿在九尺以下。石脊不能過水。而寶應湖水充裕。沿湖西鄉地畝。足敷沾溉。卽先將西岸各港口。酌開數處。灌注入運。其運河東岸。除高郵之南關車邏等大壩。非遇異漲。不令開放。其餘各閘壩涵洞。均須相機啓放。分潤下河。總以運河存水五尺爲度。以濟漕運。多餘之水。則儘歸下河灌溉。如雨水調勻。卽無庸開放分洩。則灌溉濟運無慮不足矣。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高晉。吳嗣爵奏。初四日。奉上諭。據吳嗣爵奏。引河五道內。惟張家莊河尾。水深二尺一二寸。又裴家場河。水深二尺二三寸。應卽先爲挑挖等語。洪湖全賴引河深通。方足以敵黃濟運。今張家莊。裴家場。二引河。僅水深二尺一二三寸不等。必因黃水倒漾致淤。儻聽其愈積愈深。於清口甚有關係。不可不亟籌挑挖。雖據吳嗣爵派委副將徐建功。駐工督催。尙恐未能妥協。高晉自京回程。道經徐州。前往籌辦。甚便。著交高晉。卽至該處。會同吳嗣爵。悉心籌辦。上緊設法疏浚。務期一律深通。暢達。切不可稍存遷就。因循之見。致有貽誤。仍將如何籌辦情形。先行覆奏。欽此。伏查清口以內。通湖引河五道。上年伏秋汛內。黃水盛大。倒灌日久。不無沙積。迨白露節後。湖水加長。高堰誌椿長至一丈三尺。清水暢出清口。各引河淤處。水勢刷滌漸深。冬間隨時測探。淺者五六尺。深者七八九尺不等。其時黃水較

小堪資抵禦。而湖水尙大。普面漫灘。難以施工。臣等商定。俟誌椿消至一丈以內。卽行疏治。今歲正月初旬。湖水消存九尺五六寸。時臣吳嗣爵親往各引河探明淺深段落。擇其水淺人力可施者。發銀督飭道府廳營實力疏浚。次第妥辦。一面奏聞。茲復上廬宸衷。恐臣吳嗣爵委副將徐建功督催未能妥協。特頒諭旨。命臣高晉自京回程。至該處會同吳嗣爵悉心籌辦。臣高晉勘過上游丁家集工程。卽遣赴清口。臣吳嗣爵於裏河墊工。搶辦完竣。亦至該處會同察勘。將五道引河細加查探。內張福口天然引河。太平引河水深五尺四五寸至八九寸不等。總會處水深一丈一二尺。其張家莊河尾。裴家場河身。前此水深二尺一二三寸者。經疏浚後。河尾現深四尺五六寸不等。較前寬深。惟河頭尙有二三尺之處。臣等協同道將悉心酌議。除現在各引河水深五尺以上者。難以施工。毋庸辦理。其張家莊。裴家場引河水深四尺以下者。仍應接續疏治。多添器具。或下水刨挖。或用船拖拉。或紮筏爬撈。總以水深五尺爲度。愈寬愈深。爲得濟。往後時時察探。如有淤淺。隨時卽辦。務期一律通暢。以收禦黃濟運之益。設該管道廳營等並承辦工員。稍有因循誤工。查出嚴參。以示懲儆。南河成案。

三月十六日。薩載奏。據淮揚道松齡稟。三月初一日。在山盱查工。是日午後。陡起西北風暴。堰盱一帶。輒石工程。間有掣卸。現在確查另稟等情。臣等飛飭淮揚道松齡查明堰盱二廳輒石工程。共計掣卸若干。督率廳營汛弁。上緊攔護。去後。復據該道稟。初一日風暴。直至初二日酉刻方息。臨湖輒石各工。間有掣卸。尙不甚重。高堰汛內零星掣卸舊工一百三十六段。長二百八十一丈二尺。山盱汛內零星掣卸舊工三十段。長一百三丈五尺。各止一二層不等。其餘各工。僅刷去尾土眉土。輒石尙俱穩固。現將掣去輒石

段落另行估修。臣查洪湖風信靡常。前項掣卸甄石各工。亟應一律接護修整。刷去眉尾土。亦應補還。以資抵禦。現飭道廳估報。臣俟審案事畢。卽親赴該二廳查勘督辦。不使稍有貽誤。南河成案。

五月初九日薩載奏。臣前於山海防查勘黃河海口回浦。復往堰肝一帶察看甄石各工業。經奏蒙聖鑒。茲查半月以來。洪湖內因上江壽州之正陽關。淮河節次長水。會歸洪湖。日來高堰誌椿。陸續加長數寸。連前長至一丈八寸。通湖引河五道。現在水深六七尺。及一丈一二尺不等。外河清口東西二壩。先於二三月內拆展十丈。口門共寬三十五丈。清水出口有力。直抵惠濟祠。後會黃下注。臣與督臣高晉察看情形。清口東壩。應遵欽定限制。再起拆五丈。連前共寬四十丈。俾湖水騰空。以容納秋水。往後臣仍督同道廳等留心察看。如湖水續長。再將清口相機展寬。隨時奏聞。南河成案。

是日高晉薩載奏。臣薩載前於東省行在。面奉諭旨。以吳嗣爵奏黃河兩腮淤高。中間溝槽窄狹。洪湖運河。亦因連年黃水倒灌。致有淤墊。現在清口開挑引河。係帶水撈挖。恐於事無濟。又聞海口亦復沙淤。令臣薩載到任後察看實在情形。會同高晉悉心籌酌。如何能使黃水暢流。不致倒灌。分晰奏覆。欽此。遵於三月二十七日到清江任事。時因高晉在省辦事。臣薩載遵旨先赴黃河海口察勘。將看過情形繪圖貼說。奏蒙聖鑒。茲臣高晉於五月初二日到淮。與臣薩載公同籌議。以近年黃水時有倒灌。致通湖引河淤墊。引河淺阻。則清水不能暢出。清江淮安一帶。運道俱有停沙。並清口外之黃河兩腮。亦有墊高。且上年秋間。豐碭南岸之丁家集外灘民堰。刷灘溜往南趨。黃水從毛城鋪滾壩旁流。幾至奪溜。徐州以下。銅沛邳睢宿虹桃源黃河。又未免水緩沙停。此黃河運河洪湖引河先後淤墊之實在情形也。臣高晉在工二

十餘年。歷經黃流倒灌。河道停沙。由通而淤。由淤而通。或淤在上。而下流淺阻。或淤在下。而上游壅盛。通塞靡常。疏治亦無良策。惟有將清口以內之通湖引河沙停淤墊。人力可施處。所設法挑挖。使清水暢出。清口與黃水匯流東注。迸力刷沙。則黃水不浚自深。海口不疏自治。歷年臣高晉奏明辦理。雖未能一勞永逸。此卽補救一法。本年二月內。臣高晉自京回南。欽奉諭旨。引河甚有關係。命臣上緊勘籌疏治。彼時湖水較大。難以煞壩。當與吳嗣爵商定。凡水深五尺以上者。毋庸辦理。其水深四尺以下者。接續疏浚等情。奏覆照辦。現在洪湖誌椿存水一丈零八寸。五道引河。普面漫灘。無可施工。但臣等測探五道引河內。淺者已在六尺外。深者俱有一丈一二尺不等。就目下情形。清水力足抵黃。可免倒灌。惟查向來通湖五道引河。俱各深至二三丈不等。抵禦黃流。是以鮮有倒灌。而湖水旋長旋消。高堰誌椿。每到冬令水落。所存底水無多。蓋騰空湖面。以爲伏秋納水之地。今則年終誌椿存水九尺有餘。此卽湖水未能暢出之明驗。湖水不能暢出。遇黃水盛漲。力不相抵。必致倒灌。一經倒灌。則引河復淤。非特不能攻沙。卽黃運兩河淤墊。又所不免。臣等熟籌探訪。必須於冬春湖水消落。引河灘現時。照各引河寬長丈尺。兩頭煞壩。大加挑挖。並將清口東西壩基趾移下一百六十丈。在平城臺處建築。今按移兩壩於平城臺始此。使清水源遠流長。出口有力。再清口之西。所建各架木龍。原以挑溜北趨。冀刷陶莊積土。使黃水不致逼近清口。歷年以來。雖已刷去大半。著有成效。但積土凝結。驟難盡刷。相度形勢。若於陶莊迤上之積土。北開挑引河一道。使黃水遠北下注。相距清口較遠。清水益得暢行。至周家莊而後。會黃東注。不獨可免倒灌。而二瀆並流合力。攻刷黃河兩腮浮淤。及海口積沙。均可漸次刷深。下游深通。則黃河上游流行迅疾。並可不致

停淤。且洪湖無擁遏之病。卽堰盱輒石工程。亦得常資鞏固。惠濟祠之埽工。更可化險爲平。如此一舉。數善備焉。所謂治淮卽以治黃。舍此別無良法。奉硃批。此奏皆合機宜形勢。是治黃淮一大關鍵。屆時妥爲之圖。內奉硃批。將所圈處。放一大樣貼說來。庶便觀覽。此時尙未興工。正好相商也。南河成案。

是日薩載又奏。各廳埽壩工程。每年歲修搶修。需用柴稽木纜等料。俱於年前發銀購備。歲內到齊驗明。次年動用。惟堰盱二廳。輒石要工。因非常年應修。偶遇風浪掣塌。係隨時勘估購料興工。歷年相沿辦理。無誤。第查石料木料。向在蘇州江寧等處購運。到工動經數月。卽輒料厚薄尺寸。與民用大小各異。必須另行脫坯燒辦。到工亦需時日。是以輒石工掣缺。後不能及時修補。止能暫將柴草先爲摟護。設摟護不堅。復遭風浪。續掣堪虞。臣前詣堰盱查工。見臨湖輒石工程。因三月初一日風暴掣卸零星一百三十餘段。雖經該管廳營逐段摟護。由道將等勘估請銀辦料。現在尙未到工。臣隨將摟護單薄椿木稀疏之處。嚴諭再加收拾穩固。仍令先行築壩戽水。俟料物購到。卽行修砌。並將勘過緣由奏聞。因思江省華亭寶山等縣。沿海石塘。均豫辦存工料物。以備臨時動用。今堰盱輒石工程。綿長一萬六千餘丈。攔禦洪澤全湖。甚關緊要。臣愚昧之見。若將輒石椿木等料。豫爲酌辦貯工。遇有風浪撞掣。料物應手。卽可隨時補修。不致稽遲時日。又虞續掣。且輒石木料。存貯在工。比之柴料。更爲經久。無慮朽壞。除將前掣工段。現辦各料。嚴催運工。修砌外。應請在庫貯項下。酌發堰盱二廳豫備石料銀各三千兩。輒料銀各一千兩。椿木銀各一千兩。勒限四個月辦連到工。查丈驗明。以備將來應用。如逾限採辦不全。照例參處。所貯各料。將來如有動用。准其就款開銷。仍照數買還。以足額貯。如此立定章程。則緩急有資。而錢糧仍無多費。似於要

工不無裨益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高晉奏查清口迤內之通湖引河今春業已疏治深通並非清水不能暢出而此時未屆大汛黃水亦不甚強祇因本年春夏以來黃河水勢屢次加長而洪澤湖水並未長發以致黃強清弱然湖水誌椿現存六尺六寸亦不爲小是以惠濟祠以下彭家馬頭一帶黃水雖在蕩漾淤墊尙不致倒灌入運臣與河臣薩載往復札商在此時疏治之功固應上緊辦理而減黃助清以水刷沙更爲目前之要務是以將蘇家山水線河並祥符等閘次第開放以減黃水之勢又將清口收東三閘暫閉以助清水之力漕船已通船以水行沙隨水去則嫩淤自可漸次刷清查彭家馬頭一帶與楊家莊口門相對春末秋初往往淤墊亦常有之事獨今年淤墊較甚於前臣春間在京所以有改移楊家莊口門之請蒙恩允准臣回任後業經會同河臣商定勘估現在開工辦理將來工完則清黃三道並行匯黃入海當不致再有頂阻淤墊之事南河成案

閏六月朔高晉薩載奏臣等接奉上諭據薩載奏高家馬頭一帶淤淺因河面寬闊水勢渙散施工較難現於該處紮枕築壩收束水勢一面分段派員率領兵夫上緊撈挖竭力趕辦等語已於摺內批示矣薩載此摺於六月二十一日拜發距初四日糧船竟阻滯未渡之期已逾半月尙未得挽運通行雖今年遇閏亦不宜過於稽緩致誤期程薩載務須董飭所屬多集人夫設法上緊挑濬使江廣重運及早渡黃北上銜尾過行方爲妥善至所稱淮河陸續長水三尺三寸洪澤湖長水五寸自係初長水時情形未知近日湖水復得逐漸加增否再據稱湖內連前存水七尺較上年此時尙少四尺六寸似上年湖水尺誌卽

係最小之時。若盛漲亦不過若此。無藉高堰五壩之減水及酌量水誌展拓清口矣。是否如此情形。著薩載查明覆奏。又清水不能暢出。因係湖水淺少之故。抑或因改開新河。未能經理妥協所致。然清黃交匯處。較前移下數里。清水尙不能敵黃暢流。若似從前未改時黃河形勢。則今年必致倒漾侵運。不可問矣。並著薩載將實在情形詳悉具奏。又該處自祈雨以來。曾否得有透雨。河淤挑挖。若何糧艘。曾否陸續挽渡。並著薩載迅速具奏。並諭令高晉、楊魁、鄂寶等知之。欽此。伏查高家馬頭一帶停淤。臣高晉到工。與臣薩載同至清黃交匯處所察勘。緣今年清水弱小。黃水節次加長。是以高家馬頭上下蕩漾停淤。與新挑陶莊引河毫無干涉。並查向年遇此情形。不但清口內外亦有淤淺。而黃水倒灌。必致直達淮揚運河。今不致倒灌入運者。實係陶莊新河離清口較遠之明驗。當將實在情形。並築壩疏濬緣由。於六月二十七日覆奏。至臣薩載前摺內。洪澤湖水連前共存七尺。較上年此時尙小四尺五寸。祇就上年六月內水勢比較。溯查上年六月下旬。洪澤湖水長至一丈一尺六寸。雖較乾隆七年異漲時尙小四尺。而核之近年湖水。已屬旺盛。其時黃河徐城誌椿存長水一丈一尺二寸。清黃水勢相等。清水暢達出口。直抵至彭家馬頭。迤下會黃歸海。並無蕩漾停淤之事。並查清水旺盛之年。黃水不大。祇將東西壩遵照欽定限制。相機拆展。以資暢注。如遇黃水並漲。清口宣洩不及。臨湖石工風浪堪虞。則將五壩酌量啓放。此歷來辦理之成規也。今歲洪湖底水原存六尺五寸。至上月中旬。上游淮水報長三尺三寸。湖水陸續共長八寸。臣等正望其源源而至。日漸加增。昨二十九日。據壽州報淮水於十八日後。仍復消落二尺八寸。現在洪湖誌椿存水七尺三寸。並未加長。清水仍未能暢出。而黃河上游寧夏萬錦灘。並沁河節據報長。匯流下注。

徐城水誌。仍存長水一丈二尺。尙未消退。臣等因駐河干督率道將廳營於兩岸築做束水草壩。並用木筏挑溜。晝夜儻辦。使衝出河泓。復調集人夫一千餘名。儘力撈挖。並幫同挽洩。河泓水勢漸有二尺七八寸。湖南幫船於二十八日渡黃三隻。二十九日渡黃六隻。三十日渡黃三十隻。現在陸續挽渡。該處雖仍係黃水蕩漾。清水未見暢出。而河泓日深一日。糧船可期無阻。仍督飭工員竭力爬撈。務期重運。銜尾前進。南河成案。

是月初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清口每經黃水倒漾。是以酌開陶莊引河。使黃水迤北而行。不近清口。而移清黃交匯處。向下數里。以避其患。自引河開成後。黃水不復有倒漾之事。第因豫省自去秋至今夏缺雨。淮源漸弱。不能暢出。刷黃致高家馬頭一帶。屢長嫩淤。糧艘亦爲阻滯。恐係新開引河未善之故。曾諭詢高晉等據實直陳。及覆奏。則稱向年若遇此情形。不但清口內外多有淤淺。而黃水倒灌。當直達於淮揚運河。今年祇在清黃交匯處蕩漾停淤。不致倒灌入運。皆賴上年開挑陶莊新河。離清口較遠之明效。所奏雖屬實情。然現在既有淤阻。不可不爲之籌計。且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害。今既令黃河遠避清口。不慮倒灌。其爲利賴固大。但黃河迤北直下。駛流暢行。其旁卽不免有停淤之處。又值清水力微。不能衝刷。遂致淤滯難疏。亦屬一定之理。但既知有此病。自宜設法早治之。向來清口出水。原係蓄其勢使敵黃有力。今清黃交匯處移下數里。清水出口後。其流漸緩。則力微。且昨據薩載奏。高家馬頭一帶水勢散漫。挑挖未能有效。先於灘上築壩束水。並紮木筏挑溜。是清黃交匯處。河身太寬。以致溜平波緩。不能衝刷深泓。豈能復資禦黃刷淤之力。其病似在於此。與其事後築壩紮筏補救而無速效。何如豫爲籌辦。使

清水至此東流有力之爲盡善乎。著傳諭高晉薩載就該處情形悉心籌度。將如何妥辦之法繪圖具奏。此時且不必急辦。俟秋汛過後再行擇期興工。妥協經理。以期日久無弊。純皇帝聖訓

八月高晉奏。臣在儀封工次。接奉上諭。以薩載奏稱清水出口直達黃河中泓。會黃東注之語。不解其故。黃河自儀封十六堡漫口奪溜。舊河現已斷流。安得復有東注之水。著薩載查明覆奏。至儀封漫水由賈魯河達淮。由淮以達洪澤湖。雖經行之路甚長。而河流濁勢不能驟改。是賈魯及淮必有受淤者。若更淤及於湖。則所係甚大。著高晉悉心籌勘。急宜酌量疏濬。以爲善後之計。斷不可稍事因循。致滋貽誤。伏查黃河漫溢奪溜。則水歸漫口下注。舊河勢必斷流。卽有兩岸灘水歸入正河。亦必無多。薩載所稱會黃東注字句。必是因湖水暢出。拘於河工成語。未加檢點。以致錯謬。至儀封漫口奪溜下注。始則普面四散。繼必刷成溝槽。經數州縣地方。由賈魯河入海。經行之路既長。則泥沙隨處停積。迨入淮河以達洪澤湖。已非濁流。從前豫省楊橋奪溜。卽由賈魯河下注淮河。洪湖並無淤墊之處。此其明驗。惟自漫口而下。經由之數州縣境內。凡有關於水利之支河。汭港溝洫。難免淤墊。臣現委員循流查勘。何處淤墊阻礙。立卽疏導。儻無阻礙。不過漫水淤墊。一俟大工告成。則入於歲修水利河道案內。勘明照例妥協辦理。南河成案是年諭高晉奏。查時和驛漫口下注之水。歷陳留杞縣睢州柘城境內之黃河。康家河南沙河老黃河。均歸賈魯新河。下達江南亳州之渦河。儀封漫口下注之水。一由考城之盤馬寺溝入北沙河。至商邱縣之鄧濱口。由歸德府之陳兩沙河會入渦河。一由寧陵縣之馬三河亦會歸德之陳兩沙河入渦河。是豫省漫水均以亳州之渦河爲總匯。如有停淤。歸歲修水利案內。一律疏濬等語。所辦未爲妥善。其疏濬工程

斷不宜照常籌辦。復滋派累。著高晉於祥符儀封合龍事竣。會同鄭大進。閱鷓元沿途親行確勘。將應挑之河核實估計。具摺奏聞。候朕發帑興工。皇朝文獻通考。

此
页
空
白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七

淮水章廣六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薩載、李奉翰奏。臣等先後接到廷寄。欽奉上諭。以豫省漫工。未能速竣。伏秋大汛。下注。清水必更盛長。尤當實力豫籌。今將清口東西兩壩。及早展拓。不必拘定六十丈之誌。又高家灣旁。有涸河一道。不礙田廬。儘堪分洩。淮河盛漲。或於其地建設閘壩。以資啓閉。向聞歸仁隄左近。可資宣洩。未知卽其地否。並命臣薩載。前往高家灣。悉心履勘。如有可以分洩淮黃之水。使不入洪湖。不致加長。下河得免漫溢。卽當切實估計。由驛加緊奏聞。迅速妥辦。欽此。適臣薩載。赴鎮江常州一帶閱兵。途次接奉諭旨。卽經來淮查勘。臣李奉翰。亦卽督率道將。測量地勢。展拓清口壩工。俱經覆奏。茲臣薩載。於四月二十四日。抵清口。與李奉翰。帶同道將。廳營。前赴高家灣。並歸仁隄等處履勘。查淮河爲衆水所歸。由盱眙。泗州等處。入洪湖。而出清口。會黃歸海。淮河之內。本無支河分洩。其歸仁隄。在洪湖西北宿遷桃源境內。隄上建有利仁。安仁。歸仁三閘。爲宣洩烏鴉嶺林子民便等河之水。入安河。而歸洪湖。又桃源境內。舊有祥符五瑞兩閘。地勢北高南窪。止能減黃。不能出清。均非分洩淮水之路。至高家灣。在洪湖之東北隅。下距清口。僅二十餘里。內湖外河。中間止隔一隄。兩面皆水。本無田廬灘地。當黃水盛漲時。河水高於湖面。自上年黃水斷流後。河漸乾涸。所謂涸河者。或卽此。近因清口暢出水勢。上漲。高家灣一帶。黃河內已有清水停注。且向上十餘丈。卽屬高家灣埽工。若於此處挖隄分洩。則河湖相連。黃水復歸故道。一

經下注。恐難堵閉。且致黃水入湖。臣等上下相度。惟高家灣迤下。吳城輒土迤上。三堡地方。隄外有灘。離黃河邊計寬二百九十餘丈。測量河內灘水。高於河內積水三尺七寸。若由此分洩。則洪湖多一去路。今按開高家灣三堡分洩湖漲。始此。但豫省漫水。由淮入湖。原屬偶然。今開放黃河隄工分洩。止可爲權宜之計。既不便過寬。亦可毋庸建設閘壩。臣等酌擬將隄工挖寬二十丈。兩頭用料裹護。中以竹絡鋪底。以免跌塘外挑。引渠形如倒鉤。達於河內。暫資分洩。上游豫工合龍有信。該處卽應堵閉。以二十丈之隄面。施工尙易。所有開隄挑渠等工。臣等現督道廳確估價辦。惟洪湖周圍三百餘里。每年伏秋大汛。淮水長發。其去路總以清口爲咽喉。五壩爲旁洩。自乾隆二十七年。仰蒙聖明指授機宜。酌定水長尺寸。拆展清口壩工。釜底抽薪。宣洩暢利。其山盱五壩。非遇盛漲。未敢全行啓放。上年因清黃並漲。又值豫省漫水。由淮入湖。清口宣洩不及。始將山盱五壩全開分洩。今按山盱五壩全開。分減盛漲自此始。原屬萬不得已。苟能來源日減。分洩有路。在五壩當以不開爲愈。今豫省漫工。若於伏汛前合龍。黃水不致由淮入湖。現在大展清口。毋庸多籌去路。儻豫工不能速竣。伏秋大汛。清水必更盛長。自應實力豫籌。清口東西壩連壩基共寬八十二丈。臣等已陸續拆修六十丈。其餘二十二丈亦在拆創。以資暢洩。第儘數拆展後。湖水若仍加長。又不得不籌及山盱五壩分洩之路。況各壩地處上游。淮水入湖。先經五壩。由高家灣出清口。今高家灣三堡雖已開隄。不能過寬。止可二十丈。較之五壩共寬三百二十丈。出路尙不及十分之一。目下高堰誌椿已長至一丈二尺三寸。此後大汛臨。難免續長。臣等酌議山盱五壩。與其於盛漲時全行開放。莫若豫開一兩壩。使湖水循序下注。由高寶諸湖入運歸江。四十一年曾經開放三壩。下流儘可

容受。今開放一兩壩，尙無妨礙。如洪湖水勢由此平定，則山盱五壩內所餘三壩，即可毋庸再開。設洪湖有長無消，五壩尙須酌放一二壩，以資宣洩。抑或下游歸江不及，則運河東壩，又必喫緊。臣等即將車邏昭關等壩酌開一二處，使之歸海。下河州縣不致漫淹，此皆有備無患之計。若洪湖未至盛漲，臣等亦斷辦不及。此再清口大展後，迤下外河、山安、海防三廳，黃河內清水較上年此時已大六七尺不等。將來再增以高家灣三堡分洩之水，則清口上下水勢亦甚可虞。是黃河下游並應豫籌去路，庶爲萬全。臣等悉心籌計，如雲梯關迤下舊有之馬港六套等處，旁洩之路早經淤高，不能開放。惟王營減壩，向遇河水盛漲，開放分洩，由鹽河入北潮河歸海，頗著成效。現擬將該壩一體豫備於盛漲時酌量開放減洩，以免臨時周章。南河成案。

七月李奉翰奏外河、山安、海防三廳，黃河內因清口出水溜急，暢流東注，河底日益刷深。七月初一日起，至十一日，又消水一尺九寸，連前共消三尺八寸。老壩口誌樁現存水一丈五尺九寸，兩岸埽壩工程鑲護平穩。其洪澤湖水亦續消一尺五寸，連前共消二尺四寸。高堰誌樁現存水一丈二尺三寸。山盱智信二壩壩脊止過水三尺三寸。仁義禮三壩封土防風，實力保守，加培高厚，足資攔禦。臨湖甃石工程，雖間遇風浪撞擊，而隨時收拾，一律穩固。至高家灣迤下三堡引河，往後湖水續消，應卽先爲堵閉。卽清口東西壩工，俟湖水消存一丈時，亦須相機築做，以資收束。今歲兩岸壩基，俱已挖除淨盡，將來或在原處辦理，或須另行移建。俟會同督臣薩載察看情形，細加籌酌。南河成案。

是月薩載、李奉翰奏，請將清口東西壩再移下二百九十丈，於惠濟祠前建築，奉上諭，細覽繪圖，正合形

勢自當乘時爲之。薩載傳稿。

是月李奉翰奏查半月以來洪澤湖內又消水一尺五寸。連前共消三尺九寸。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八寸。山盱智信二壩壩脊止過水一尺八寸。目下時屆白露。雖距霜降尙遠。而水勢日就消落。一切壩工應卽次第堵閉收蓄。清口東西壩籌酌移建之處。於本月二十四日先經會奏。其山盱智壩信壩。俟湖水再消一尺餘寸。水與壩面相平。卽照舊封土。外鑲防風俾資攔禦。至高家灣迤下三堡地方。分洩湖水。引河過水日減。臣察看情形。先令興工堵閉。補還原隄。月底月初卽可儼辦完竣。南河成案。

是年江督薩載奏請動項疏泗州境內謝家溝及汴河淤淺。以資宣洩。以利農田。按毛城鋪峯山閘減下之水。下游濰河承受及楊疇等五湖之水。均由汴河尾出臨淮口入洪澤湖分洩之路。直捷無礙。年久水過沙停。不無淤積。兼睢寧境內黃河先後漫溢。由此分股入湖經過之謝家溝汴河積淤成窒。此亟應疏治者。江督薩載會同安撫農起。委員勘估詳報。謝家溝因上年雨水過多。兼黃水漫溢。由該處一路入湖。淤停沙壅較甚者。一千八百餘丈。又汴河尾淤淺四百五十丈。聲明籌款發辦。當查前項河道爲宣洩河湖要路。旣經淤墊。原應照業食佃力例。督民挑濬。緣該州疊被災傷。民力拮据。卽以社倉餘息變價發給。息價原留爲民間農田水利圩壩河渠等工之用。以民間積餘爲農田工用。不勞而理。此因利之道也。
河渠紀聞。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十二日薩載陳輝祖奏。今春恭逢聖駕親臨高堰武家墩。閱視洪澤湖甄石工程。令臣薩載將石工卑矮段落確估加高。其原舊甄工均用石修砌。俾濱湖大隄。通改石工。以爲淮揚數郡捍

衛查武家墩地方爲高堰廳工頭。裏河廳工尾。裏河自濟運壩起至高堰廳交界一帶。亦係輓工。但湖水至此由太平引河下注。並非臨湖要工。亦非犯風之所。且輓工係乾隆二十二、二十七年兩次恭逢聖駕南巡閱視。指示新建。工尙堅整。又洪湖北岸吳城一帶。舊有輓工。係外河廳所屬。攔禦張福口引河漫水。此二處輓工。非湖內要工。無庸改辦。以節糜費。今蒙聖駕臨幸。指示處所。應自高堰廳工頭起。至山盱廳。蔣家壩工尾止。凡有石工。酌量加高。輓工改石。以爲全湖保障。臣等隨督道將等逐一確估。茲據河庫淮揚兩道暨副將等會稟。洪湖輓石工。自高堰武家墩汛至山盱蔣家壩南工尾止。共長一萬七千一百九十八丈。內石工應行加高者。九千一百三十六丈一尺。輓工改砌石工者。五千七百七十一丈七尺。連山盱廳屬潤徐二汛隄身窄矮處。加估幫培土工。共估需工料銀三十三萬二千餘兩。臣等覆勘確覈。所估尙無浮多。復再三籌酌。堰盱二廳臨湖石工。仰蒙皇上不惜重帑。大加興修。必須慎重辦理。以期永資利賴。查現在擬辦各工。工段綿長。若同時興修。不但購運石料一時不齊。並恐趕辦工程草率。且輓工內尙有完好者。一概拆改。亦覺可惜。擬將已經朽壞。應先拆改之輓工。及正當湖心卑矮應加之石工。並隄身卑薄。應加高幫戩之土工。均列爲急修。計需銀十四萬三千四百餘兩。卽於本年購料動辦。至輓工內雖間有朽壞。而根脚尙未搖動。及卑矮石工之不甚犯風者。均列爲次修。需銀十二萬四千五百餘兩。留於明年動辦。其餘應行改石尙未朽壞之輓工。及石工。稍爲卑矮。並應一律加高者。約需銀六萬四千餘兩。統俟後年修砌。如此分作三年。則修理舒徐。而工程亦得實在。臣等商定後。隨酌派委員。將本年應辦工程。土工卽領銀趕辦。石工則先行領銀購買灰石椿木各料。限十月內到齊驗明。上緊修砌。如至冬寒冰

凍灰漿凝滯。修砌恐有不堅。卽暫停工。俟開正接續。儻辦。統限二月內完竣。臣等俟開工後。仍督同各道往來查催。務期如式堅實。以仰副聖主保衛民生之至意。南河成案。

八月初二日。薩載、陳輝祖奏。上月二十七日。奉上諭。薩載等奏辦堰。加高改建石工。酌量緩急。分作三年辦理情形。所辦好。已於摺內批示。薩載等務卽督飭各員認真修砌。以期工程堅固。俾得永資捍衛。至披閱圖內。洪澤湖水由張福口天然。張家莊、裴家場、太平等五處引河歸入清口。上年及今年湖水漲盛。清口暢注。各處引河自宜汕刷較前益加深通。何以外間每有洪澤湖引河淤淺之說。若引河果淤。清口又如何暢出。卽嵇璜今春亦有添設船隻疏濬湖底之奏。其引河是否果有淤淺。該督等摺內既未奏及。而圖內貼說亦未明晰。卽如太平河今年朕經閱時。又實無水。已於圖中圈出。著發交薩載等將各該處每年是否尚有淤淺之處。詳悉據實奏聞。並著將現在睢寧漫口水勢及辦理工程情形若何。一併速行覆奏。欽此。並奉發硃批。圈出原圖一幅。臣等伏查洪澤湖水由張福口天然。張家莊、裴家場、太平等五道引河。匯出清口。從前遇清弱黃強時。常倒漾。致各引河積淤。而引河頭接連湖邊之處。淤墊尤甚。前督臣高晉與臣薩載。每年冬令水落灘現時。俱經勘估興挑。展寬河身。並將湖邊積淤盡力挑除。至水深處而止。以備水長暢注。此向年辦理情形。迨後遵旨開挑陶莊新河。並將清口東西壩移下。至惠濟祠前源遠流長。黃水鮮有倒漾。又兼近年湖水漲盛。大展清口暢洩入海。誠如聖訓。各引河較前汕刷益加深通。今春恭逢聖駕臨幸高堰時。高堰誌椿僅存水三尺九寸。爲湖水極小之時。五道引河兩岸各露河灘。內張福口天然。張家莊三道引河。水深各二尺餘寸。裴家場引河亦有水一尺七八寸。惟太平引河河頭。

僅水深一尺三四寸。是以聖駕閱視時。河內水淺見灘。仰蒙皇上指示挑濬。嗣經臣薩載告知陳輝祖。於五月內將太平引河淺窄處。逐一估挑展寬。於是月二十八日具奏河工情形摺內。聲明奏聞。此段句上奉硃批亦將不日長水矣。防之欽此。臣等奏辦堰盱二廳加高改建石工一摺。其通湖引河。係屬一事。摺內未經敘及。圖內貼說亦未明晰。實屬疎漏。查通湖引河淤淺之說。係從前黃水倒漾時之事。近年裴家場太平引河二道。較各河雖淺。觀清口暢出情形。及冬春湖水所存無多。卽引河不甚淤墊之明驗。總之當湖水盛漲時。普漫而出一片汪洋。引河已在水底。原不藉其分洩。水落歸槽。始由引河洩出。惟霜降水消後。察看情形。酌量挑浚。方爲有益。今冬臣等當凜遵聖訓。留心察看。如有淤阻。再行切實勘估。奏明辦理。臣等斷不敢稍有忽視。致誤宣洩機宜。南河成案。

十月初一日。陳輝祖奏。上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據福崧奏。亳州蒙城等處。因豫省考城漫口。黃水下注。田廬被淹。現已星馳前往。親加履勘等語。亳州蒙城等處。前經被水淹浸。今因張家油房漫口。未能合龍。黃水下注。田廬復有損傷。殊堪憫惻。已傳諭該撫。逐細查明。照例撫卹。毋致一夫失所。又據福崧奏稱。壽州鳳臺各屬稟報。七八月間。雨水過大。加以上游水發下注。淮渦等河泛漲。洪湖不能容消等語。從前郭家渡漫溢時。朕卽慮及。洪湖水勢不能容納。屢經傳諭該督等。廣籌水路。庶不致壅遏爲患。嗣據陳輝祖等陸續奏報。酌開五壩。並拆展壩工。足資宣洩。目今水已消落。何以福崧又有洪湖不能容納之語。况上年儀封十堡漫工。河已斷流。一年有餘。全黃水勢。皆由渦河淮河下注。洪湖彼時。尙未聞有不能容消之語。此番並未掣動大溜。何以轉盛於前。致有壅遏。其故殊不可解。著傳諭陳輝祖。卽行詳悉查明。洪湖實在

情形妥協籌辦。現在郭家渡已經合龍。善後事宜。辦理亦將完竣。洪湖本係南河專責。陳輝祖著即親往詳悉查明。並將湖身是否實有淤墊。及如何設法辦理之處。據實由驛速奏。以慰廑念。查本年安徽省泗州。靈璧。宿州。壽州。盱眙。鳳臺。鳳陽。懷遠等州縣。或因睢寧郭家渡漫水下注。淹及田禾。或因雨多。淮黃交漲。濱河窪地被淹成災。先經恭摺具奏。嗣因豫省考城縣張家油房。新刷溝槽。水由永城商邱一帶漫衍而下。接壤之亳州境內。東北西北兩鄉。平地水深二三尺至四五尺不等。秋禾雜糧。俱被淹沒。蒙城境內。渦河亦陡長水四五尺。尙未出槽。其淝河兩岸。間有漫水。悉係河灘。並無妨礙。臣體察情形。亳州被災較重。即督率該府州等速查妥辦。並恐上游來水自淮而達洪湖。勢必甚大。自應豫籌宣洩。臣即馳赴高寶一帶。查勘湖河水勢。酌開車邏。昭關二壩。以資分洩。於上月二十五日繕摺奏聞。今蒙諭旨垂詢。臣覆查洪湖內於七八月間。淮水長發。並郭家渡漫水匯注。高堰誌椿長至一丈三尺三寸。當將山盱五壩內義智信三壩。先後啓放。洩入高寶諸湖。並將清口東西壩。展寬至九十丈。暢達歸海。水勢卽定。是以仁禮二壩。封土未開。此湖水尙能容消之明驗也。至上月初旬。上游來水漸少。湖水已落一尺五寸。今考城縣張家油房。溝槽刷寬。分溜下注。洪湖水未加長。臣因高郵邵伯兩湖水勢較盛。恐上游來水加增。是以酌開高郵車邏壩。邵伯昭關壩。亦豫爲騰空。湖面起見。非目下洪湖竟不能容納也。臣遵旨馳赴堰盱一帶察看。湖水現存一丈一尺八寸。較四十二年水大時。長至一丈五尺一寸。已小三尺三寸。臨湖大隄石工。高出水面四五六尺不等。卽再長水二三尺。儘可容納。湖身周圍二百餘里。水勢寬深。無須急辦。其太平等處引河頭。接連湖邊處所。從前間有沙停。臣於五月內。欽遵諭旨。將太平引河淺窄之處。逐一勘估。展寬

挑深。此時湖水暢流東注。引河俱在水底。如有淤墊。須俟冬令水消。再行勘辦。南河成案。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李奉翰奏。臣在邳睢工次。因六月十八九日。一晝兩夜。異常風暴。並大雨如注。揚屬各工。具報掣場危險。當與督臣薩載商定。薩載留邳睢催料防護。上游險工。臣馳赴下游各廳查勘。業經附摺奏聞。茲臣於二十五日。由外河馳赴堰盱。查洪湖水高堰誌椿。已長至一丈四尺一寸。臣率同副將李永吉。逐細履勘。臨湖甌石工程。場卸三百三十一段。長三千五百六十餘丈。其場卸甌石工之處。有隄頂塌去五六丈。僅存後身。隄頂寬二三丈者。有浪過隄頂。從隄坡後身坐塌。頂寬五六丈。僅存臨河隄頂寬二三丈者。隄工廟宇民房。掀刮倒卸甚多。隄工雖掣場殘缺。幸得保全無虞。詢之本地老民。咸稱此次風暴。從來未有。臣查看場卸工程。段落過多。勢甚緊要。急需撲護。雖經道將等督同廳營縣汛分投搶辦。目下正當秋汛。風信靡常。猶恐緩不濟急。臣又添委幹員。多撥山清兩縣人夫。就近刈割隄草。趕運料物。將應行撲護處。所上緊儻做。限兩三日內。一律辦竣。以禦風浪。至石工倒卸層數。並修砌年分。現在查明。如係遠年舊工。俟水消另估。奏請補修。儻在保固限內。卽嚴飭原辦人員。著落賠修。另起保固年限。並有上年加高案內。所估次修緩修段落。未經興工者。卽歸本案確覈辦理。又外河廳吳城甌石工。間段場損二百餘丈。亦經撲護。山盱義智信三壩。先經次第開放。今仁禮二壩封土。亦被風暴掣通。高寶邵伯諸湖半月來。已長水三四五尺及二三尺不等。臣與督臣薩載。前將車邏。昭關二壩。令酌啓一壩。以資宣洩。今山盱五壩。全行過水。將來高寶諸湖水日加增。恐非一二壩所能分減。臣又專委幹員。住宿該處。會同廳營。於車邏。昭關二壩開後。察看水長情形。如果宣洩不及。再將南關。五里等壩。酌量啓放。一壩俾

湖河之水由范隄各閘歸海。以減壅盛。其清口東西壩前已拆寬八十丈。撈挖到底。十八九日風暴。湖水湧出。清口東西壩又衝塌二十三丈。共寬一百三丈。清口以內兩岸土隄亦被撞塌殘缺。兩日來水漸消退。各處工程俱已平穩。南河成案。

七月薩載李奉翰奏。臣李奉翰前奏查勘洪湖高堰隄工。被風暴撞擊。保護平穩情形。於本月初七日奉到硃批。覽奏稍慰。餘有旨諭。欽此。摺內隄工雖墊塌殘缺。幸得保全無虞。句上奉硃批。既云掣塌。何又云保全無虞。殊未明晰。欽此。又摺內再將南關五里等壩酌量啓放一壩。俾湖河之水由范隄各閘歸海。句上奉硃批。此亦不得不然之計。今水勢亦定否。南關壩未開否。欽此。並准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寄字。內開初三日奉上諭。據李奉翰奏稱。誌椿長水至一丈四尺。臨湖輒石各工場卸三千五百六十餘丈。並有隄頂塌去。僅存後身。隄頂二三丈者。有浪過隄頂。從隄坡後身坐場。頂寬五六丈。僅存二三丈者。輒石各工。雖掣塌殘缺。幸得保全無虞等語。看來前月十八九日風暴高堰一帶情形。實屬危險。今幸得平穩。覽奏爲之稍慰。但浪勢既從隄頂而過。何以臨湖隄工無妨。而隄坡後身轉至坐場。且堰肝隄工。既云掣塌。何以又得保全無虞。是否臨湖輒石。雖有塌卸。而隄身尙屬堅實。李奉翰摺內所敘。殊未明晰。著傳諭薩載等。再將該處切實情形。詳悉覆奏。以慰懸注。至所稱五壩全行過水。恐高寶諸湖水日加增。非車邏昭關一二壩所能分減。現在察看情形。如果宣洩不及。再將南關五里等壩酌放一壩。俾湖河之水由范隄各閘歸海等語。此亦不得不然之計。第閘壩洩水過多。下河民田被淹者。更復不少。不知目下水勢已定否。南關一壩尙未開放否。此時伏秋雖過。而秋汛又屆。正當緊要之時。該督等務須督率工員。加意防護。毋

稍疎懈。至魏家莊漫口工程。並著卽籌辦堵築事宜。以期迅速合龍。至保護高堰之道員及河員。宜加恩敘。著查明奏來降旨。欽此。臣等查上月十八九日風暴。時值洪水勢盛漲。高堰誌椿長至一丈四尺一寸。初係東北大風。繼轉西北。又兼大雨如注。湖浪洶湧。高於隄頂。搏擊過隄。致堰盱大勢。兩面受敵。石內土隄。爲風浪汕掣。致隄坡後身坐蟄塌陷。外面臨湖輓石。旣多掣卸。裏面隄身。又經坐塌。間有僅存隄工一綫。寬至二二三丈處。幸此等段落。外面石工所掣。不過數層。尙資搪護。隄身未致掣通過水。故得保全。臣李奉翰親到該工。查看情形。詢之官民。咸稱幸二十日早風平浪息。儻再逾數時。斷難抵禦。一應殘缺段落。現據道廳等稟報。均已用料摟護。堅整足抵秋汛風浪。至二十日風息後。水勢平定。數日來漸次消動。今據報。截至本月初五日止。已消水一尺二寸。從此可望有消無長。山盱五壩過水。從高寶。邵伯諸湖。陸續長水六七尺及三四尺不等。循序流注運河。因歸江路暢。不致壅遏。昭關壩前。已高出水面九寸。近因河水稍長。該壩過水三寸。其車邏壩。仍止過水一尺五寸。下游儘可容納。行據高郵州查稟。下河本在望雨。得此一壩之水。下注引河內。長水不過數尺。尙未出槽。與民田無損。早稻業已收穫。中晚二禾。現在長茂。不致淹浸。其下游興化等處。雖未具報。而水勢較緩。更可無虞。臣等察看洪水旣漸消。南關五里等壩。竟可毋庸開放。前於初四日覆奏情形。摺內已經聲明。奏聞。臣等現又諄飭該管廳營。堅守保護。仍留心察看。如洪水消至一丈時。卽將山盱五壩內風暴掣開之兩壩。仍行堵閉。以節其源。下河民田。自可一律有收。南河成案。

十一月十六日薩載奏。高堰山盱二廳。臨湖輓石大隄。及外河吳城輓工。本年六月十八九日風暴。撞塌

段落。經李奉翰親往勘驗奏聞。督率上緊樓護。高堰廳屬護過工二百一十九段。長二千四百餘丈。敷實動用排椿料土銀二萬九千七百餘兩。山盱廳屬護過工一百一十二段。長一千一百五十餘丈。敷實動用排椿料土銀一萬二千七百餘兩。外河吳城輒工樓護工二百餘丈。動用料土銀一千八百餘兩。茲臣自清口至堰盱一帶。逐段履勘。所做樓護柴土工程。現在一律如式穩固。目下湖水消落。高堰誌椿存水四尺二寸。各工間有露出根脚者。臣復加查驗。高寬長丈均屬相符。尙無短少不足。其場卸輒工石工內。有上年加高案內。估定次修緩修段落。仍歸本案辦理。其餘有修做未久。因舊工場卸帶動者。仍著落原辦人員照例賠修完固。另行報驗。如不在次修緩修。實係遠年舊工。必須動項補修者。臣督令淮揚道王問羹確估。分晰造冊詳報。不使稍有混捏。俟估定另奏。至應用面石裏石及灰木等料。先已發銀豫辦。今已運工。各工現在清底。次第築壩開槽修砌。臣嚴飭各工員。務須灰漿滿足。照估如式妥辦。一經冰凍。卽行停工。俟春融趕辦。以期堅固。又山盱仁義禮智信五滾壩。本年水大時。全行過水。壩底俱有衝損。現亦分別估覈補修。再裏河廳屬裴家場、張家莊、張福口、太平、天然等處引河五道。爲洪湖洩水尾閘。最關緊要。屢奉諭旨。疏濬深通。以資宣洩。今水落灘見。臣逐道查勘。各河雖俱通流。而河頭緊靠湖邊一帶。不無淤滯。此內太平河爲洩水入運。及舟楫往來要道。上年雖經間段挑浚。此時湖水力弱。又露淤淺。臣現飭該廳營確估。將各河頭設法撈濬。一面將太平引河煞壩挑浚。務期一律深通。俾湖水暢注。以濟運行。南

河成案。

十二月初二日薩載奏。本年六月十八九等日風暴。撞掣臨湖輒石各工。當經河臣李奉翰親勘。運料先

行摺護繕摺奏聞。俟湖水消落後，再行細查倒卸石工層數，並修砌年分，分別賠修估辦。嗣臣自上游徐屬料理運河洩水事宜，辦定回至清口，卽赴堰盱查驗。該二廳所做摺護工段，均各一律如式穩固，並經奏蒙聖鑒。其場卸輒工石工，於湖水消落後，卽飭淮揚道王問羹逐一查明，內有上年加高案內，豫估次修緩修段落，未經興工者，仍歸本案辦理，毋庸另行加估。其修做未久，因舊工場卸帶動各段，覈其固限未滿，估需工料銀二萬九千一百餘兩，仍著落原辦人員照舊賠修，不准開銷。其餘實在遠年舊工，按其場卸層數確估，高堰廳屬共計二百一十九段，估需弔撈並添辦石料樁木灰漿夫工等銀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山盱廳屬共計一百一十二段，估需弔撈並添辦石料樁木灰漿夫工等銀三萬八千三百餘兩。又山盱仁義禮智信五壩，壩底衝刷石塊樁木，共需銀一萬八千四百餘兩。臣親率該道按段查覈估計，均屬急須修做之工，應同上年豫估次修緩修各段，一律修整，以資捍禦。臣與河臣先已分委將備廳縣派定段落，所需石料樁木，在河庫先行發銀，飭令採辦。現在運工應需灰勛各工員，亦俱在就近盤窰燒做。今工程估定，督令各工員趕緊清底開槽，俟春和卽行興工修砌，限四月前一律完竣。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七年正月，薩載奏安徽泗州之謝家溝，爲毛城鋪峯山閘等處下游，承受濰河及楊疇等五湖之水，由汴河尾出臨淮口，而入洪澤湖分洩之路，素稱直捷。自乾隆二十二年大興水利案內，動項挑浚後，歷年久遠，水過沙淤，近因睢寧境內，黃河先後漫溢，由此分股入湖，經過之謝家溝汴河，復有淤墊，致濰河五湖之水，宣洩不暢，亟應疏治。上冬淤灘乾涸，據藩司劉峨、前任廬鳳道基厚稟請，派委熟諳估計工員，會勘籌辦，並准前撫臣農起札商，應行挑浚。當委署淮徐河營遊擊藍珠前往，會同護廬鳳道事，安

慶府知府江恂、泗州知州張佩芳、靈璧縣知縣徐嘉祿等周歷各河，逐加勘估詳報。茲據該員等稟覆謝家溝因上年雨水過多，兼之睢寧境內黃水漫溢，由該處一路入湖，水過沙停，測量積淤較甚者一千八百餘丈，又汴河尾淤淺四百五十丈，估需土方銀一萬三千九百九十六兩。繪圖具稟，臣復檄行司道會覈議詳，據稱該二河自動項興修以來，遇有淤淺，例歸民辦。此次淤墊較甚，且該州積歉之區，連年被災較別州縣爲重，民力拮据，卽循例借項興挑，而該州正項新舊錢糧現在蠲緩尙難催徵，若加攤挑河之費，勢難完納。細加籌酌，查司庫屬解社穀變價銀兩一項，原係留爲民間農田水利圩壩河渠等工作之用。現計各屬解存司庫銀一十五萬餘兩，今泗州謝家溝及汴河尾所需開挑工費銀兩，可否在社穀變價銀內動撥，以舒民力。詳請覈奏。臣查前項河道攸關宣洩河湖要路，今旣淤墊，原應照業食佃力例督民挑浚。第泗州地方連年被水成災，民力拮据，卽借帑挑浚，亦恐力難徵完。安省社倉積餘息穀變價一項，係乾隆三十九年前撫臣裴宗錫奏准留爲民間農田水利圩壩河渠等工之用。今謝家溝汴河挑工估需土方銀，仰懇聖恩俯准，在社穀變價內動支給辦，以公濟公。民力寬舒，農田利益。臣與調任撫臣農起札商相同。因目下已值春融，現在飭司派員雇夫分段承挑，勒限完竣，並委護廬鳳道江恂督催工完。由司驗收具報後，臣仍親往覆勘，以期工歸實在，帑不虛糜。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李奉翰奏，裏河廳屬通湖引河五道，惟太平河與運口最近，不但洪湖水藉資分洩，並上江鳳泗等處漕艘鹽船由此出入，甚關緊要。從前黃水倒漾，未免淤淺，近年清水暢出，漸次刷深，但每年經臨大汛，各處山水挾沙而來，匯注洪湖，流行迅疾，尾閘一帶普面漫灘，水行至此下有

灘土刷動。上有浮沙蕩漾。是以河內不無停滯。雖經隨時勘辦。而水勢佔礙。不過量爲挑撈。未能大加疏治。現今洪湖誌椿。止存水二尺五寸。爲湖水極小之時。臣親往堰盱二廳查勘。臨湖石工。順道查看。五道引河。淺深不一。內張家莊。天然河二處。水勢稍淺。張福口。裴家場二處。水勢較深。以上引河四道。將來水長。自能暢流無滯。此時毋庸估挑。惟太平引河。爲湖水入運要路。緊靠武家墩石岸之旁。現在河形淺窄。積淤顯露。乾隆四十五年。聖駕南巡。閱視該處。引河欽奉諭旨。挑浚寬深。是年冬。雖經前河臣陳輝祖分別疏浚。但其時洪湖誌椿。存水六尺一寸。較此時計大三尺六寸。止將中段河身酌量展寬。未估深挑。去冬自豫回南。薩載與臣商議及此。今水小灘現。必須一律挑深。俾湖水暢達下注。當即督同淮揚道師彥公。參將鄭永泰等。逐細確估。計河長三千三百八十五丈。就現在河形高下。定挑挖淺深。自三四尺至七八尺不等。實需土方銀二萬八千餘兩。除委員分段趕辦。務期工歸實在。不使草率偷減。以仰副聖懷。再武家墩一帶隄工。外係太平河。內係二河。兩面臨水。取土艱難。是以隄頂尙未十分寬厚。今臣在工。再四相商。此番卽以太平河身挑起之土。幫培臨湖隄頂。既不使餘土存積灘面。易得停淤。又可使隄頂高厚。足資捍禦。亦屬一舉兩得。南河成案。今按挑濬太平引河。於是年四月八九等日完工。十九日奏報。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初十日。李奉翰毓奇奏。初二日。臣李奉翰於常家口行在。面奉諭旨。現在清口淤淺。如在楊家莊以外。應將李家莊新河開放。以濟漕運。若係清口東西壩。清黃交匯之處。卽設法疏濬。使重運通行。命臣李奉翰前往該處。會同臣毓奇勘籌料理。欽此。臣李奉翰旋卽起程回南。經過徐邳一帶。順勘黃河壩壩各工。並運河水淺處所。逐細查探。初八日。行抵外河清口。會同臣毓奇察看。因清口東西壩。

外清黃大小相等。致有沙埂。又因東北風鼓盪。浮沙間有停積。先經臣毓奇督同河工廳員。設法料理。集夫撈浚。現已漸次深通。重運不過量爲起剝。即可僱渡。所有二進幫船。自閏二月二十四日起。陸續出口。渡黃進楊家莊口門北上者。已有八幫。共船三百七十七隻。其在後各幫。亦俱尾行。不致遲誤。嗣後儻遇風色不順。稍有淤淺。臣等仍隨時相機辦理。至楊家莊頭壩外。清水暢出。水深四五尺至七八尺不等。重運進口便易。並無阻礙。李家莊新河。目下可以無庸啓放。奉硃批覽奏俱悉。竭力妥爲。總之得雨諸事皆順。想彼處亦未得霑足雨澤也。普爲憂望。欽此。南河成案。

十二月十一日。李奉翰奏。高堰山盱大隄臨湖石工。已於乾隆四十六七等年。遵旨改建加高。而石後子堰尾工尙矮。今春仰蒙皇上親臨閱視。令將隄頂加高培厚。工程入次修辦。嗣於八月。豫省睢州漫水下注。匯歸洪湖。應乘時加培。以資捍禦。曾經臣奏明督飭道將等。分別緩急。次第興築。隨轉飭乘時趕辦。茲查該處隄頂。應幫尾土。應加子堰。共六十一段。長一萬三千八百餘丈。派委廳營汛員二十分。按段加培。自八月下旬興工以來。各工員均多雇人夫。實力趕辦。淮揚道師彥公駐工催督。均令照估趕築。旋於十月底。十一月初。先後報完。並經淮揚道率同原估人員。先行逐段驗收。分晰詳報。今臣自豫回南。卽親赴堰盱。照原估高寬丈尺。按段查量。簽試均屬寬厚堅整如式。尙無草率偷減情弊。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八

淮水章履七

乾隆五十年四月。薩載、李奉翰奏。奉上諭。朕恭閱實錄。康熙四十年五月。泗州等處被水。諭大學士等曰。六壩堵塞。其水必然注彼。治東則西卽被災。兩方之民。俱同一體。朕閱河工時。見高家堰之水較隄旁平地高三尺。淮安之水較地高九尺。今高家堰之水高於地。已至一丈六七尺。豈不可危。朕日夜念此。甚切憂懼。高家堰隄作何保守堅固。或另有修治善策。著張鵬翮陳奏。欽此。煌煌聖訓。仰見宵旰勤思。爲澤國民生求保障安全之計。疇咨深切。朕思高家堰工。自雍正年間。改建輒工。較前已爲整贍。朕屢次親巡。閱視規畫。講求命一律建築石工。以期堅緻鞏固。並酌定五壩水誌。以時宣洩。俾盛漲時。湖水不致闕壅。爲患。立法已極周詳。而自陶莊挑放引河以來。河勢趨北。今昔情形不同。現在高家堰之水。較地尙高若干尺。淮安之水。又高於地若干。是否因隄工堅固。及宣洩機宜。周備妥善。湖水不致爲患之處。著傳諭薩載、李奉翰詳悉查明。據實具奏。並繪圖貼說。呈覽。欽此。臣等督飭道將廳營。前赴高家堰。武家墩。并淮安一帶。逐細查探較量。目下洪湖及運河水勢。正極小之時。高家堰誌椿。此時存水二尺四寸。大隄高於水面一丈六尺六寸。高於平地一丈七尺六寸。內外比較。現在高家堰湖水。計高平地一尺。淮安運河中泓。現深一丈四五尺不等。大隄高於水面一丈三尺四寸。高於平地一丈五寸。內外比較。現在淮安隄內平地。計高運河之水二尺九寸。查洪湖上承七十二山泉之水。匯爲巨浸。高家堰大隄爲淮揚兩郡保障。從

前隄身單薄。淮揚頻罹水患。康熙四十年修築高堰。堵塞六壩。雍正八年增修輒工。自乾隆十六年至今。仰蒙聖主親臨閱視。指示機宜。於十八九二十三及四十五六九年。不惜帑金。修築石工數次。改輒工爲石工。並將土隄子堰增培高厚。其天然壩永禁開放。仁義禮智信五壩相時宣洩。並欽定水誌。於伏秋湖水盛時。大展清口。俾湖水暢出歸海。少由滾壩洩入高寶諸湖。節宜有制。高郵南關車邏等壩。免於啓放。下河數州縣沮洳之區。盡成沃壤。再四十二年間。挑陶莊引河後。黃水不復倒灌。運河全係清流。河身較前刷滌寬深。洪湖卽遇盛漲。不致驟壅爲患。淮揚士庶共慶安全。而臣等身任河防。實深欣幸。惟有凜遵節奉諭旨。指示機宜。永遠遵守。以期萬年鞏固。南河成案。

七月李奉翰奏。奉上諭。洪澤湖所存底水太少。自不免湖底淤墊。萬一秋雨不時。淮水長發。恐不能容納。所有高堰各工。務宜加意防護。其清口東西壩。著照所定水誌。如應開壩時。卽行酌開宣洩。總應先事講求。預備。斷不可因此時水勢消耗。稍存疎忽大意。仍著迅速覆奏等因。伏查洪澤湖上年僅存底水二尺四寸。本年春夏以來。因雨澤稀少。湖水漸消。湖身早已騰空。足資容納。前據正陽關委員稟報。淮水於七月初六日起。至十二日止。已陸續長水四尺二寸。下注洪湖。又因黃河水長。逾誌。臣等照例將毛城鋪峯山開次第開放分洩。由濰河五湖下達。亦歸洪澤湖。是以洪湖內高堰誌椿。於七月十八九日以後。已陸續長水一尺五寸。現雖尙未暢出。而通湖引河。臣等業已派員疏浚。預備如水勢加長。迅卽將清口東西壩酌量拆展。以資暢洩。既可保護堰肝工程。更可刷深河渠。再爲隨時奏聞。南河成案。

八月初十日。薩載李奉翰奏。初四日奉上諭。據毓奇等奏。分派截留漕船事宜。所辦甚是。著卽照所請分

撥截留俾漕艘及早歸次受兌。以免長途牽輓之勞。至摺內稱淺滯在清口之饒州、永建等幫。現有圈堰戽水。設法推拉。擬將米船全數起空。俟推活得水。再將米石復載原船。挽回三閘守候。齊幫南下等語。看來現在清口糧艘淺攔。來往俱不能行動。殊屬不成事體。清口阻滯。乃淮水微弱。停沙淤淺。乃偶然之事。自六月二十八九等日。至今已逾一月。何以尙形淺滯。况前據薩載等奏報。七月初四日以後。黃水盛漲。淮水亦陸續增長。下注洪湖。而清口仍然淺滯。殊不可解。該督等專司河務。目擊情形。豈竟一籌莫展耶。薩載、李奉翰不早建閘座。貽誤於前。若再不設法辦理。將清口疏浚深通。致誤新漕。恐該督等不能當其咎也。著薩載、李奉翰將清口何以淤阻如此之久。究竟作何籌辦之處。迅速明白回奏。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等跪讀之下。不勝惶悚。伏查清口一帶。前於六月下旬。黃水陡落。停淤。江西幫船渡黃濡滯。江西漕船一十三幫。計六百二十八隻。內饒州永建等幫一百二十七隻。實因六月內挽出運口。於東西壩內外及太平河內。靠崖停泊。守候渡黃。不意水勢陡長。陡落。兩腮沙淤。各船被阻攔灘。中流水勢尙深。大小船隻仍屬通行。是以後來各幫仍出運口。陸續渡黃。迨至上月二十三日。奉到諭旨。以江西漕船於是月中旬尙淺滯清口。月內必不能全行攢入東境。令卽截留黃河以南。其時江西船內已經渡黃者二百三十六隻。未經渡黃者三百九十二隻。內二百六十五隻原在水深處停泊者。先令挽進運口。順流南下。於沿途各水次交卸回空。其淤滯饒州等幫船一百二十七隻。臣等帶同道將廳營等。并多募人夫。在兩岸灘上圈堰戽水推拉。刨挖溝槽。推至深水處。加夫挽洩。計已挽進運口。南下船七十九隻。僅存江西幫船四十八隻。此外尙有杭州四幫船二十隻。因米石截留安省。以爲賑糶之用。現於裴家場引河內停泊交卸。

亦有淤淺。仍設法辦理。不使久停。其清口淺阻。緣本年自伏徂秋。淮河僅於上月初旬後。長水四尺二寸。迨後有消無長。惟藉上游啓放毛城鋪天然閘峯山閘等處。洩黃助清。匯注洪湖。近日高堰誌椿始陸續加長至二尺八寸。較上年此時湖水尙小七尺餘寸。是以不能由五道引河暢出。刷沙伏思臣等前於邵宿運河內。未能早建閘座。業已貽誤於前。再不設法籌辦。將來致誤新漕。獲咎更深。惟先將所剩淤淺之船。全行推拉入於中泓。開行南下。俾得早回水次。此時清口一帶水勢尙深。往來舟楫。如常浮送。惟兩岸淤沙較厚。督令兵夫相機挑切。並將通引河頭煞壩。再加挑浚深通。以備湖水增長蓄高。卽行啓放。以濟回空。以利新漕。而兩腮積淤。亦可滌刷淨盡。南河成案。

是日薩載等又奏。臣等正在繕摺覆奏間。復奉上諭。昨因清口淤滯。漕艘淺攔。來往俱不能行動。甚屬不成事體。已有旨諭。令薩載、李奉翰查明據實明白回奏矣。前據薩載等奏報。洪湖內高堰誌椿於七月十八九日以後。陸續長水一尺五寸。現雖尙未暢出。而通湖引河業已派員一律疏浚。如水勢加長迅速。再當遵照欽定水誌。將清口東西壩酌量豫爲拆展。以資暢洩等語。淮水既有日長之勢。該督等方將拆展清口東西壩以資宣洩。何以漕艘往行淺滯如此之久。殊不可解。至清口自本年三月以來。屢行淺阻。朕展轉思維。推求其故。或係清水微弱。不能暢出。或又因黃水倒漾。水退沙淤。以致舟行滯攔。均未可定。該督等從未奏明。是何故也。朕於此事深爲懸注。該督等斷不可稍存回護。著卽將清口究竟何以如此淺阻。及作何設法籌辦。俾一律深通之處。據實迅速具奏。欽此。仰見聖主廬念湖河。垂詢殷諄。至意伏查洪澤一湖。每年伏秋大汛。淮水長發。高堰誌椿長至一丈三四尺。最小亦有八九尺不等。卽至冬間。誌椿存

水總有四五六尺。力足抵黃。清口一帶久無倒漾之事。去年秋冬暨本年春夏。因各處雨水稀少。淮河總未發水。洪湖內誌椿上所存底水二尺四寸。亦漸次消落。然六月以前止於彭家馬頭清黃交匯之處。少停梗阻。黃水未經漾入清口。直至六月下旬。黃水陡長。始行內漾。數日間兩腮卽有停淤。并驟長驟消。江西幫船竟至淺攔。裏河內亦經黃水漾注。臣等勘明糧船淺滯情形。一面奏聞。一面因淮水未長。每日親詣淮瀆廟虔誠祈禱。并委員前赴洪湖中。盱眙縣所屬龜山淮瀆廟。敬申祭告。虔求嗣於上月下旬。淮水陸續報長四尺二寸。流入洪湖。誌椿上僅長水一尺五寸。臣等因淮水既有加長之勢。湖水或至盛大。一經暢出。則清口一帶浮沙卽可刷滌淨盡。臣等所夕盼望。湖水加增。而於歷次摺內並未將黃水倒漾。致淺實在緣由詳細陳奏。實屬愚昧。今蒙降旨垂詢。曷敢稍存回護。伏念淮水未發。湖水之小實爲近年罕有。臣等廣集衆思。竊計黃水霜降後。自必退落。清口以內及運河兩腮浮沙。無礙行舟。止須量爲挑切。毋庸大辦。臣等往來查勘。所有通湖各引河一律煞壩挑浚。俟湖水長發蓄高。然後開放。俾得暢注。敵黃刷沙。惟湖內來源不旺。現存之水止有此數。若秋雨無多。上游淮水不大。則來春重運。仍恐不敷浮送。尤關緊要。再四熟籌。洪湖之西。桃源境內臨黃有祥符五瑞二閘。亦屬分洩黃水入湖之路。本年伏秋黃河盛漲。已將毛城鋪等處開放分洩。此二閘尙未啓放。該處入湖較近。現已一體開放。在黃河此時水勢尙大。添此一路分減。秋汛旣可無虞。洪湖內增此一處來源。又可望其助清濟運。所謂急則治標。此外別無入湖之路。惟盼上游水到。由淮達湖。則二瀆合流。諸歸順境。南河成案。

是月十六日阿桂奏。本日由驛遞到。欽奉諭旨。據薩載李奉翰覆奏。稱六月以前止於彭家馬頭清黃交

匯之處。沙停淤阻。黃水未經漾入清口。六月下旬。黃水陡長。始行內漾。清口兩腮。皆有停淤。江西幫船。竟至淺攔。裏河內亦經黃水漾注等語。是清口淤淺。竟係黃水倒漾。薩載等前此節次摺內。並未具奏。直待朕降旨詢問。知不可掩飾。始行奏聞。此豈皆能瞞人之事。何愚至此。已於摺內詳晰批示。又據稱現在酌放祥符。五瑞二閘。引黃入湖。以爲濟運地步等語。黃水挾沙而行。今引黃入湖。豈能使之停沙別處。而獨流清水。以助湖水之不足。恐將來未必能收濟運之益。而湖底先受淤墊之害。看來薩載。李奉翰於此事。竟毫無主張。智識昏瞶。幾於手足無措。必須阿桂迅速前往。代爲主持。以期補救妥善。現在清口已因黃水倒漾淤淺。今歲漕運遲滯。若不力爲籌辦。明歲新漕。又將貽誤。且該督等啓放祥符五瑞二閘。引黃入湖。設使湖底淤高。更非人力所能挑挖。關係甚大。著傳諭阿桂。不必俟秋審事竣。於接奉此旨後。卽行束裝。速行啓程。直往江南清口一帶。會同薩載等察看情形。熟籌妥辦。此事務期事事盡善。以資利濟。欽此。臣前於初十日接奉諭旨。後細思江南清口淤淺。關係漕運最爲緊要。且轉瞬新漕。尤須預爲籌辦。正擬奏明先赴江南查勘辦理。茲接奉諭旨。令臣卽行束裝起程。直往江南清口察省情形。臣現定十八日由京起身前往。查清口究係因何淤淺至此。薩載等久任河防。親身督辦。豈得諉爲不知。若該督等此時尙不陳明。則臣初到工所。一時不能驟得其竅要。措辦仍恐未能周妥。上勞宵旰。廬慮捫心。何以自安。仰懇皇上先行嚴切飭諭。令該督等激發天良。將清口究竟因何受病之處。盡行向臣告知。如薩載等詳悉言明。臣不能和衷商榷。私心自用。其咎在臣。若薩載等始終隱瞞回護。以致查辦舛誤。則該督等之咎。更無可道。如此則該督等接奉嚴諭。不敢復存掩飾。庶臣得其關鍵。卽可從此講求。設法熟籌妥辦。以資利濟。

是月二十二日。薩載、李奉翰奏。臣等前奏時。逾白露。黃河異漲。漸消。各工搶護。平穩情形。一摺內。如湖水盛漲。屆應拆展時。相機辦理。旬上奉硃批。若非盛漲過誌。不可輕拆。湖水之短。或舊年爾等收壩。略遲所致。乎不可諱飾。據實奏來。况阿桂去。必能查出也。欽此。伏念本年南河運道淺滯。有誤漕艘。進行。臣等業已獲咎。而清口黃水倒漾。臣等又未據實奏聞。上廬聖主南顧之憂。智識昏憤。實屬無以自解。至清口東西壩。荷蒙欽定機宜。原視湖水長落尺寸。以定拆收丈尺。查四十八年。東西壩於十月十六日。興工收築。十一月十七日。築竣。比時洪湖高堰誌樁。存水三尺七寸。至年底誌樁。上消存水二尺五寸。舊年收束壩工。臣薩載於九月下旬。自豫回南。察看湖水有漸消之勢。即督令廳營趕緊收築。做成壩工。一百一十三丈。時因豫省睢州壩工。尙未完竣。酌留口門三十丈。以備宣洩。并將裏河運口。迤外兜水壩工。照舊補築。十一月底。臣李奉翰在豫堵築要工。事竣。回至清口。復加察核。業將東西壩及兜水壩。俱令接築收窄。各留口門寬二十丈。使層層關束。俱於十二月二十三。三十辦竣。此時高堰誌樁。存水三尺九寸。俱經奏明。迨至年底。春初誌樁。上消存水二尺四寸。與四十八年存水尺寸相等。俱有道廳報案可查。臣等斷不敢稍有諱飾。自蹈欺罔之罪。祇因本年春夏以來。各處雨水稀少。洪湖未曾長水。高堰誌樁。上所有底水二尺四寸。又消落無存。迨後淮河長水四尺二寸。高堰誌樁。長水一尺九寸。嗣又陸續長水九寸。連前共長水二尺八寸。臣等於八月初十日。奏聞。原冀湖水接續加長。即可暢出刷淤。乃至今並未加長。比上年水小四尺餘寸。秋令方中。湖水未發。實由淮水來源較少之故。其清口倒漾之處。今蒙欽差大學士公阿桂來

南查勘一切實在情形。目所共見。伏念漕運爲國家重務。臣等惟有盡心會商。熟籌妥辦。斷不敢隱諱。貽誤。有干罪戾。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四日。薩載等奏。奉上諭。黃強清弱。亦從前所有之事。卽今歲黃水漲發。較盛常年。然清口亦何至倒漾受淤。若此之甚。節經降旨詢問。該督等總未切實奏明。清口淺阻。關係明歲新漕。若不將受病源委。盡行指出。從何得受病根。由薩載。李奉翰。久任河防。清口淤墊。卽伊二人始終回護所致。安得諉爲不知。著將阿桂原奏發交閱看。該督等務須激發天良。將清口淤淺根由。據實直陳。毋得再存回護。一面迅速據實奏聞。一面抄錄原奏。迎赴途次。知會阿桂。俾阿桂得以洞悉受病之源。從此講求設法辦理。薩載等於此事含糊掩飾。業經貽誤於前。此次降旨詢問。若再不剴切陳明。和盤託出。尙欲隱瞞回護。以致阿桂查辦時。不能得其竅要。貽誤新漕。或別經阿桂查出受病緣由。另行具奏。恐該督等不能當其咎也。欽此。臣等查清口爲淮黃交匯關鍵。從前易於倒漾。自開挑陶莊新河以後。黃流直趨北岸。並將清口東西壩移下數十丈。在惠濟祠下建築。足以束清抵黃。且於運口外復築兜水壩。使之層層關束。抵黃有力。是以近年鮮有倒漾之事。本年洪湖內因淮河自春徂夏。並未發水。交秋後共長水四尺八寸。現在正陽關。淮河據報除消落外。淨存長水一尺六寸。是以洪湖內高堰誌椿。僅存水二尺八寸。湖水旣小。自未能出口。抵禦黃流。以致倒灌入運。直達淮揚。是本年湖水極小。實爲清口淤墊之病根。此在高堰及河口一帶。一望而知。該處又爲南北往來要道。臣等旣不能掩飾。亦不敢回護。臣等雖將太平河。裴家場。張福口等處通湖引河。多派人員上緊疏治。但核計湖內尙須長水二尺餘寸。方可下注引河。抵出清口。前經奏

請開放祥符五瑞二閘。引黃助湖。原屬一時不得已之舉。而黃水入湖。誠如聖諭。難免停沙。竊查行水金鑑。載康熙十年。清口爲黃水灌入。裴家場引河。悉起油沙。天妃閘底淤墊。回空糧船。不能進口。乃於清河縣南岸腰鋪地方。開放支河。通連湖內。張福口引河等語。查清河縣舊縣。卽今之玉皇閣工。南岸腰鋪。卽今之黃河南岸高家灣。迤下。亦係引黃助清。再查乾隆三十六年。黃河南岸之陳家道口。漫溢。大溜下注。洪湖由清口而出。湖中未嘗積淤。皆因經由支幹各河。綿遠入湖之水。已漸澄清。今祥符五瑞二閘。本在一處。由引河入至湖邊。相距有四十里之遙。所挾之沙。亦不過停於引河兩腮及湖西邊岸。湖水浩瀚時。卽可刷盡。臣等前奏。未曾分晰聲明。致蒙聖恩訓飭。伏思此事。原非善策。然舍此別無增益湖水之處。統俟欽差大學士公阿桂到時。再行詳細面商。聽候妥酌辦理。南河成案。

九月初三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桐柏山爲淮水發源。特諭畢沅詳晰查勘。支流或有淤塞。卽應設法籌辦。茲據畢沅覆奏。該處發源之地。河身不甚寬廣。易於疏濬。儻有須開挖之處。卽勘明興工。又賈魯惠濟二河。卽係淮水支河。現在一律疏濬。其淮瀆廟已令藩司江蘭虔修祀事等語。江南洪澤湖。向藉淮水挹注。今淮水發源之處。經畢沅勘明疏濬。將支港小河一律濬導。該處賈魯惠濟二河。其下流歸併渦河入淮。現在亦加疏濬。俾就通暢。并於淮瀆虔申祭告。自當仰邀靈佑。泉源湧發。衆水會歸。下游湖水日就充足。得以助清敵黃。至淮瀆廟。如果歲久未修。或形傾圮。卽應覈實勘估。動項興修。俟廟工告竣時。朕當親書匾額。用答神貺。將此傳諭阿桂等。並諭畢沅知之。純皇帝聖訓。

河南巡撫畢沅奏。賈魯河卽古汴水。發源滎陽之大周山。會京索等水。經鄭州中牟。祥符至朱仙鎮。下達

尉氏、扶溝、西華、淮寧之周家口、商水、項城、沈邱，至安徽之潁州、正陽關入淮。又賈魯河自中牟西十五里，分支爲惠濟河。經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柘城、淮寧、鹿邑，至安徽亳州、金陽河入淮。各計四百餘里。此河淤塞，爲開封等府屬商販民食攸關。今久經淺淤，自應及時開浚。且於水旱年時兼資蓄洩，從之。皇朝通典

是月初四日，阿桂奏：臣奉命徑至江南清口，會同薩載等察看情形，熟籌妥辦。臣於八月十八日自京起程。九月初二日行抵桃源，初三日清晨由楊莊運口渡黃入清口一帶察看。因黃水倒漾日久，東西兩岸淤沙闊十餘丈，至數十丈不等。中泓止存數丈，河溝一道水深三尺餘寸。輕舟往來，尙無阻滯。現在黃水日落而測量，尙高湖水五尺餘寸。就下之勢，不論遠近，此黃水倒灌清口淤墊，實在情形也。至清口微弱之故，實緣春夏以來，河南安徽雨澤稀少，濉河並未發水。正陽關淨存長水一尺六寸，洪湖內高堰誌椿僅存水二尺八寸。本年湖水之小，爲從來未有。不但黃強清弱，至六月後清水竟涓滴無出。黃水又值盛漲，以致倒灌入運。下達淮揚，是淮水未發，湖水極小，實爲清口淤墊之由。臣沿途察訪，到後目覩，委無他故。查乾隆三十三年、三十六年、四十三年清口、彭家馬頭等處，均經淤梗。或遇湖水漲發，暢注敵黃，或減黃出清，抑強扶弱，浮沙卽衝刷淨盡。現在湖內來源不旺，存水止有此數。急切難望暢出，轉瞬回空南下。明春重運經臨，若不亟爲籌辦，必致貽誤。臣殫心竭思，實深焦灼。但自清口以達淮揚，停沙數百里。若與工挑竣，則旋疏旋淤，徒費帑金。卽薩載等所籌引黃入湖以爲濟運地步，此亦急則治標，止可取便一時。豈可行之數月，誠如聖諭，恐將來未必能收濟運之益。而湖底先受淤墊之害，設使湖底淤高，更非人力能挑。現在薩載等所開祥符、五瑞二閘過水，寬不滿五丈，深止四尺，不能大有裨益。而自引河入至湖邊。

相距有四十里之遙。或不致淤湖。且任其權時開放。俟黃水消落。即時堵閉。惟有急圖收蓄。以利新漕。稍有實濟。至此外。或尙有隨時設法調劑之處。容臣再行酌籌辦理。據實奏聞。南河成案。

是月初八日阿桂奏。臣接奉諭旨。據薩載等覆奏。清口淤淺緣由。稱從前黃河南岸之陳家道口漫溢。大溜下注。洪澤湖由清口而出湖中。未嘗積淤。皆因經由支幹各河綿遠入湖之水。已漸澄清。今祥符五瑞二閘。由引河入至湖邊。相距有四十里之遙。所挾之沙。亦不過停於引河兩腮及湖西邊岸等語。所奏殊屬自相矛盾。從前陳家道口漫水下注。洪湖既因經由支幹各河綿遠。是以漸次澄清。湖中不致淤積。今祥符五瑞二閘離洪湖不過四十里。相距甚近。所挾之沙。焉能卽行澄清。不致淤墊湖底。是引黃入湖。未必能助湖濟運。而停沙淤滯。恐轉足爲淤湖之害。薩載李奉翰不過因此時別無善策。爲此無聊之極思。恐伊二人竟茫無主見。以致洪湖重受淤墊。所關匪細。著傳諭阿桂前抵清口後。務將伊等所奏情形。悉心籌酌。爲之主持定議。方爲妥善。欽此。仰見皇上睿慮周詳。無微不至。臣抵清口以來。業將察看淤淺情形。實因湖水極小。未能出口。抵黃致倒灌入運。及現在築壩攔蓄各緣由。奏蒙聖鑒。臣初到此間。詢商薩載。李奉翰及河工員弁等。多主引黃灌湖之說。查行水金鑑內所載。康熙十年。清口爲黃水灌入。裴家場引河悉起油沙。天妃閘底淤墊。回空糧船不能進口。乃於清河縣南岸腰鋪地方。支河之連張福口者。疏濬通舟。考其時並未言清水來源微弱。故略資挹注。卽可利濟。至乾隆三十六年。黃河南岸之陳家道口漫溢。大溜下注。洪澤由清口而出湖中。未嘗積淤。蓋南岸漫溢。黃水俱歸洪湖。既有大溜下注。卽挾沙而行。不能停積。况當夏秋。淮亦漲發。二瀆並行。浩瀚有力。沙隨水去。是以不致淤湖。本年淮水未發。湖水極

小爲從來未有。現在引黃濟湖，亦非善策。臣受恩深重，荷蒙委任，殫竭心思，力求目前補救之法。與薩載等酌籌爲今之計，惟有借已灌之黃水，以送回空蓄積弱之清水，以濟重運。查本年二進糧艘，行入淮河，全藉黃水浮送，方能過淮渡黃。今按借黃濟運，始此，則回空時，雖值黃水消落，而空船喫水無多，設法調劑，似可銜尾進行。至此時湖水既不能出，自應築壩煞住，使之停蓄，不復消耗，又免黃水入湖淤墊。現奉諭旨，令畢沅派員疏濬淮河各處泉源，薩載等亦將太平河、裴家場、張福口等處通湖引河，派夫上緊挑挖，約計明春重運北上，彼時湖內自必積水稍多，即可啓壩下注引河，抵出清口，刷沙敵黃，庶爲有益。臣與薩載、李奉翰詳商大局，無過於此。總之清水一經旺盛暢出，不過數十日內，諸凡妥順，皆復舊觀。無如清水既乏來源，將屆冬令，湖水止有此數，斷難望其旺盛暢出。若廣求引黃之路，俾灌注入湖，待至湖水長發，尙有半年安保，不遂漸停淤，誠如聖諭，未必能助湖濟運。而停沙淤滯，轉爲洪湖之害。薩載等亦知此事，原非善策，特不得已而爲此舉。此時所開祥符、五瑞二閘，過水寬不滿五尺，深止四尺，以周圍數百里湖面，不致爲些微黃水所淤，迨至霜降水落，卽不堵閉，亦不能過水矣。臣等籌議藉黃以送回空蓄清，以濟重運，詢訪河工大小各員，弁僉稱此事稍有把握，現在銅鉛船隻陸續出口，回空糧船渡黃進口，銜尾南行，毫無阻滯。即使黃水消落，或慮口門淺阻，已相度形勢，於陶莊河尾迎溜，另開口門，過水較深四五尺，並築兜水壩，以蓄其勢。現飭工員妥辦，豫備臨時調劑。至湖水出路，自築壩攔截後，日內高堰誌椿已長水尺餘，距明春重運到淮，尙有五月之久，冀日漸停蓄，再長水二尺餘寸，卽可啓壩下注，抵出清口，刷沙敵黃，設或不能長至四尺，臣揣度事理，亦足浮送新漕，不致貽誤，可以稍舒宵旰廛注。南河成案。

是月十五日。阿桂、薩載、李奉翰奏。臣阿桂自抵清口後。察看黃水倒灌。雖由本年淮水過弱。但豫省南岸連年漫溢。黃水悉由淮入湖。究恐湖身未免墊高。並聞盱眙、金家岡一帶。淮河內有淤淺處。或淮水因之不能下達。亦未可定。當即會同薩載、李奉翰前赴堰盱一帶詳勘。查洪湖自西南斜向東北。周圍四百餘里。由清口至高堰關帝廟以北二十餘里。湖灘本高。又因六月內黃水倒灌。五道引河。普律受淤。不見湖面。迨由關帝廟以南。直抵蔣家壩一百餘里。則汪洋無際。高堰誌樁係前任河臣李宏奏定。維時湖內底水存有二丈。樁底與湖心水面相平。樁高一丈八尺八寸。與堰工尺寸相等。爲湖水消長之驗。上年年底誌樁所存長水。已消落淨盡。湖水尙深一二三丈不等。並非湖高不能蓄水。猶之正陽關誌樁。上現報長水消落無存。而河內尙水深丈餘。自七月後。淮水稍長。近復將湖水築壩煞住。今高堰誌樁已長水三尺一寸。太平河、張福口、裴家場各引河。亦漸次挑竣。再俟湖水蓄高。明春重運將到。即可開壩。下注清口。濟運。又金家岡至大王廟二十餘里。因上年七月後。上游一帶未得大雨。今歲春夏久晴。該處河水止深一尺一二寸。水下均係稀淤。臣薩載委員往勘估挑。因水底難以撈濬。擬於沿河南岸灘上估挑引河一道。長二千八百三十餘丈。以備水小時重運。經行濟用。適淮水旋長。未及興工。茲細加測量。金家岡迤西至打石山河水俱深丈餘。大王廟迤東至龜山水深至三丈以外。惟金家岡至大王廟中間。水仍止深四五尺。水底稀淤。深至六七八尺不等。其何以此處水勢較淺。並底有稀淤之故。臣等體察遍訪。緣淮河河身寬窄不一。所以水勢各有深淺。金家岡雖係淮河舊身。而河面寬至十餘里。久成湖汊。又值安省連年雨少。今夏更加早曠。該處河水僅深尺餘。致重運經臨。必需起剝。而現在該處河內之水。已有四五尺。普面

皆過。重運足資浮送。卽從前估挑引河灘上。現亦水深二三尺不等。無從挑挖。復詢主人。僉稱淮水盛漲。往往漫過岡頂。比此時水勢相懸二丈。今年五月間淮水之小。實所罕見。然彼時金家岡河水深尙尺餘。空船仍可行走。是淮水斷不因此阻遏。其河底稀淤。用篙探試。係青灰色。並不膠粘。臣阿桂前在豫省見開挑引河。多係沙土。膠泥甚少。皆係金黃色。間有稀淤。性柔且粘。簽探不能到底。今金家岡一帶。河內稀淤。深至七八尺。而一竿直可到底。隨手起竿。淤卽淌卸。竿上僅存青色。爲豫省黃河所無。卽詢之南河將弁。俱稱江省黃河內亦無此等稀淤。其非黃流淤墊可知。所有金家岡一帶。南灘上。前估引河一道。原爲利漕起見。此時高堰誌椿長水三尺一寸。湖水又煞壩閉住。該處河身現有水四五尺。重運儘可進行。毋庸亟籌挑辦。但該處河身爲淮水入湖門戶。鳳潁各屬漕艘必由此經行。今夏已形淺滯。設日後偶遇水落灘露。自應仍舊開挑引河。庶水小之年。重運到此不致起剝。亦屬有益。至盱眙以上淮水情形。適廬鳳道王懿德查災前來。臣阿桂面加詢問。據稱今夏因淮河水小。慮及商船阻隔。又經臣薩載委令履勘。時正當淮水極小。河內偶露一二淤淺。或中間稍淤。兩旁可以行船。或此岸微淺。彼岸仍屬深通。是以不必挑挖。目下臨淮關河內水深丈餘。卽前露淤淺各處。亦已水深四五尺等語。是淮河現在水勢一律深通。並無阻滯。毋庸大興工作。致滋勞費。儻將來水勢又形消落。露有淤淺。臣薩載卽飭地方各官隨時勘報。趕緊辦理。斷不使入湖之路稍有妨礙。南河成案。

是日阿桂薩載李奉翰奏。臣等接奉諭旨。現在清口旣已淤墊。祇可借已灌之黃水。俾回空得資浮送。俟回空過完。卽當築壩。令黃水不復倒灌入湖。庶湖水日漸停蓄。以濟明年重運。阿桂卽當相度機宜。迅速

妥辦。俾明歲新漕有益。欽此。臣阿桂卽與薩載等商酌主持。定議將通湖太平各河築壩攔截。不令黃水倒灌入湖。俾湖水日漸停蓄。專藉黃水浮送回空船隻。俟回空船過完。將黃水築壩煞住。不使入運。亦卽酌辦。臣等稽考舊法。惟應藉水刷沙。以省人力。卽有疏治。亦不至大煩工作。現在上緊趕辦。陸續奏聞。俟湖水漸高。重運經行。先行啓壩下注。刷沙敵黃。以資利濟。至截留山東回空糧船渡黃進口者。已有二百八十餘隻。銜尾南行。並無阻滯。而高堰誌椿又已長水寸餘。共存水三尺一寸。逐次收蓄。可利新漕。稍紓聖主廬念。南河成案。

是日阿桂奏。臣前奉諭旨。本年洪澤湖水短。或因上年清口東西壩收閉稍遲。以致洩水過多。不能存蓄。阿桂到彼。應查察實在情形具奏。欽此。十四日接奉上諭。本年春夏以來。旣因雨澤短缺。湖水甚小。六月後清水至涓滴無出。薩載等卽應先事豫籌。將清口兩壩酌量收束。以爲蓄水地步。何以並不籌及。亦並未奏及。伊等之意。不過以築做壩工。未免需費。遂爾因循不辦。不知彼時築壩。所費尙屬有限。今黃水倒灌淤沙梗墊。始議煞壩蓄水。已屬遲誤。漕運將來清挖非易。所費更屬不貲。豈非因小而失大乎。是薩載李奉翰於此一事。實難辭咎。著阿桂查明據實參奏。欽此。查清口東西壩向蒙欽定機宜。原視湖水長落尺寸。以定拆收。上年豫省睢工漫溢後。洪湖誌椿原長至六尺以上。九月下旬督臣薩載自豫回江。察看湖水漸消。督令廳營收築趕成壩工。一百十三丈。留口門三十丈。至十一月底河臣李奉翰在豫堵築壩工事竣。回至清口。又將東西壩接築收窄。留口門寬二十丈。均經奏明。雖本年淮河上游處處被旱。湖水異常淺少。固非意料所及。而上年薩載飭令收築壩工時。在九月湖水已見消落。卽不應尙留口門三十

丈而李奉翰自豫回江時誌椿存水祇有二尺四寸彼時接築收窄亦不應仍留口門二十丈所以誌椿存水至上年年底已消落無存是薩載李奉翰並未於現在情形相機豫籌將清口兩壩再加收束以爲蓄水地步惟冀湖水加長即可暢出引河濟運及至春夏缺雨淮水並未長發六月以後湖水遂涓滴無出黃水倒灌運道淤淺又不隨時實奏恭候聖明指示其因循貽誤辦理不善之咎實所難辭請交部嚴加議處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日阿桂奏奉上諭從來治河之道惟有導清攔黃不使倒灌今轉引黃水入清口以資浮送自屬下策但該處既經淤沙梗塞舍此別無引水善策亦不得不如此辦理然其事究屬可暫而不可久必須設法疏治俾清水日漸旺盛以期暢出刷沙於事方有裨益仍將現在洪湖清口情形迅速覆奏以慰廑注欽此查引黃入運以資浮送不但下策究係無策但當浮沙梗阻清水弱小之時卽多費錢糧多集夫力盡心挑挖亦隨挑隨淤徒費無益卽如乾隆三十三年三十六年四十三年清口等處均經浮沙梗阻連閘背淤平較日今爲尤甚彼時亦有議施工挑浚者而隨挑隨淤終俟湖水長發暢出敵黃浮沙卽衝刷無存臣等相度機宜惟應將湖水蓄高俟明春重運將臨啓壩下注所謂清水刷沙如湯沃雪不難盪滌盡淨槩復舊規就現在洪湖誌椿存水三尺而論亦未嘗不可引出清水以濟運道其所以仍擬俟重運將到時再行啓放者則又以自目下至桃汛以前皆非淮水加長之時若此時卽行開放計至明年夏間尙有數月恐至或形短絀故不得不如此慎重辦理南河成案

是日阿桂薩載李奉翰奏查洪澤湖水自築壩攔截後高堰誌椿現存水三尺餘寸通湖引河又次第估

挑俟湖水蓄高。明春重運將臨。即可開放濟運。惟舊設清口東西壩工。蓄清敵黃。爲全河關鍵。該壩原建於風神廟前。距通河各引河尾長四百二十餘丈。自乾隆四十一年開挑陶莊新河後。黃流直至周家莊下注。匯清歸海。清水出口路長。將東西壩移下一百六十丈。於平成臺處建築。至四十四年。因湖水盛漲。東西兩壩全行展拓。迤下。河面寬闊。水勢紆緩。又移下二百九十丈。在惠濟祠前建築。以逼清抵黃。迨四十六年冬。洪湖水小。清口口門收窄。後湖水仍見消落。又於風神廟迤上。奏添兜水壩工。以爲重門關束。使湖水多人運口濟運。四十七八九等年。將兩層壩工相機拆築。尙屬得力。本年湖水過小。黃水盛漲。清不抵黃。致黃水灌運。雖爲近年僅見。但黃強淮弱。由來已久。自不得不因時制宜。於黃水未經倒灌之先。設法抵禦。查從前清黃交匯。卽在惠濟祠前。今黃流北趨。由周家莊下注。自通湖引河尾至清黃交匯處。河長一千三百餘丈。所設清口東西壩。雖較從前已移下四百五十丈。現居適中之地。但相距清黃交匯處。尙有五百餘丈。似應量爲改移。臣等相度現在兜水壩。在通湖引河以下。運口以外。於束清相宜。應照舊存留。加鑲寬厚。卽以此壩爲束清壩。其舊有之東西壩。應再移下三百丈。於福神庵前建設。以資禦黃。如遇黃水過大。卽將口門收窄。不使漾入。如遇清水過大。迤下兜水壩。相機拆展。此壩亦一體展拓。俾資暢洩。並將東壩做長。以遏黃水回溜。西壩收短。使清水直出抵黃。如此則外有東西壩禦黃。內有兜水壩束清。今按束清禦黃分設兩壩。始此。無論湖河水大水小。相機拆展收束。均可應手。似屬兩益。其惠濟祠前現有東西壩。今歲本未拆展。查風神廟惠濟祠前一帶。從前爲黃淮並行。是以該處河面寬有二百餘丈。今黃流北趨。專係淮水由茲東注。河面過寬。清水益覺無力。本年因黃流倒漾。清口兩腮俱長。淤灘現

在河泓寬不過十丈內外。將來卽遇淮水長發。亦不過刷寬至五六十丈。儘敷行舟。是惠濟祠前之壩不妨存留。毋庸拆毀。以護兩岸灘崖。庶清水多一關束。更覺有力。足以禦黃刷沙。再東西二壩。每年恪遵審定機宜。酌視洪水勢大小。隨時拆展。辦有成規。惟從前止定湖水加長拆壩限制。其湖水消落。應如何按照尺寸收束。留存口門若干。未曾酌定。雖蓄洩機宜。原在隨時變通。而尋常收蓄。亦當議有定制。臣等籌酌東西壩口門水深溜激。所留不能過窄。嗣後應按照高堰誌椿。如湖水消存三尺。酌留口門十二丈。湖水消存二尺。酌留口門八丈。庶節宣均屬有制。更可永資利賴。南河成案。

是日阿桂奏奉諭旨。阿桂籌辦清口情形。據稱擬於陶莊河尾迎溜。另開口門過水。較深四五尺等語。清口既經淤淺。又若引黃灌湖。自非善策。阿桂等相度形勢。於陶莊河尾另開口門。並築兜水壩。以蓄其勢。卽使黃水消落。口門不致淺阻。此亦調劑補救之一法。著繪圖貼說呈覽。查陶莊新河勢。既收束。是以新河內水面比迤下散漫處較高。臣與薩載、李奉翰酌量相度。擬於順黃壩尾稍上另開口門。挑倒鈎引渠一道。引黃入運。較高家馬頭口門可多過水四五尺。卽冬令黃水消落。總可過水二三尺。爲臨時調劑補救之一法。而現在回空船隻仍由原口門行走。並無淺阻。現在新做口門業已工竣。尙未啓放。南河成案。

今按。下年六月諭旨內。所稱迴龍溝卽此。

十一月十二日薩載、李奉翰奏。外河廳屬清口東西壩爲全河最要關鍵。本年因湖水甚小。黃水倒漾日久。荷蒙欽差大學士公阿桂來工查勘籌辦。與臣等公同相度。因時制宜。詳晰勘籌。以運口外現有之兜水壩爲束清壩。其舊有之東西壩。應再移下三百丈於福神庵前。如遇黃水過大。卽將口門收窄。如遇清

水過大將迤上兜水壩拆展。此壩亦一體展拓。並將東壩做長。以禦黃溜。西壩收短。使清水直出抵黃。如此則外有東西壩禦黃。內有兜水壩束清。無論湖河水大小。拆展收束。均可應手。舊有之東西壩。因黃流倒漾。兩腮長淤。應聽存留。毋庸拆毀。以護兩岸灘崖。繪圖具奏。奉到硃批。再無過此法者矣。又移建東西壩。分別做長收短。向上奉硃批。此法是極。欽此。欽遵。當即督飭道將等詳細確估。查乾隆四十四年移建東西壩於惠濟祠前。河面計寬一百六十八丈。水深四五六七丈不等。除兩頭築做鐵心柴土壩基。二十三丈。並留存口門十六丈。外計做壩工一百一十九丈。共用銀九萬八千九百餘兩。今移建於福神庵前。河面計寬二百五十八丈。較舊壩基址多寬九十丈。但現擬於兩頭先築柴土壩基。共長九十丈。寬以十丈爲度。兩頭再接做鐵心壩。共長六十丈。兩面鑲柴。中心填土。共寬九丈。酌留口門八丈。兩壩中間止須築做壩工一百丈。是河面雖寬。而兩頭多做柴土壩。中間少做壩工。以之相抵。約略估計。所需料土。夫工錢糧核與上屆所增無多。惟清口一帶。向係行溜大河。築做東西壩處。水勢較深。本年因黃流倒漾。該處僅存河泓。兩邊俱長嫩淤。現在移建壩工。原資禦黃。今兩壩築於淤灘之上。將來清黃盛長。內外汕刷。恐有走塌之虞。非創槽鑲築。不能穩實。然此時積淤甚厚。亦不能創如向日河底之深。若俟水長刷沙。始行築壩。則於束清禦黃。均屬不及。自應乘此水勢未發。豫爲辦就。以資禦禦。臣等現即酌發正雜料物。銀兩。督令購集運工。驗明動用。派委員弁承辦。東西壩各即開槽。照舊壩做法鑲築。所用料物。逐日稽查。儻水勢長發。刷動積淤。一有墊陷。即令隨墊隨鑲。俟墊定工完後。再將所做工段丈尺。用過錢糧核實確估。具題。南河成案。

十二月初八日。薩載、李奉翰奏。裏河廳屬通湖引河五道。爲洪湖出水尾閘。因本年淮水未發。湖水極小。六月後。又值黃漲。各引河內。俱有淤淺。經大學士公阿桂。勘籌料理。先於引河匯總處築壩。以禦黃蓄清。復將通湖各引河。派夫上緊挑挖深通。使明春重運北上時。放水下注。以資利濟。奏蒙俞允。茲查五道引河內。張福口、裴家場、太平河三道。阿桂在工時。卽經接續趕辦。掣放水平。均屬通順。後復加展寬深。先後核計張福口引河。共用銀九千八百三十七兩零。裴家場引河。共用銀八千九百十兩零。太平引河。共用銀一萬四百二十三兩零。業於十一月初旬。一律辦竣。其張家莊天然引河。並經阿桂奏明。隨後估挑。臣等留心察勘。兩處未挑引河停淤之處。漸可施工。當委淮揚道師彥公。參將鄭永泰、遊擊田鴻謨等。丈量確估。張家莊引河需土方銀三千六百四十三兩零。天然引河需銀四千五百一十三兩零。臣等督飭工員。於月之十日內。已趕緊挑竣。其攔湖壩外。太平河尾至裏河運口。抽挑溝渠一道。以便清水直入運河。刷滌浮沙。又攔湖壩外。迤北下接舊東西壩。并由新東西壩直抵黃河。抽挑溝渠一道。以備來春開放清水。暢注敵黃濟運。臣等又督率道將等。勘估需銀二千五百五十五兩零。挑起之士。卽以幫培束水隄工。業俱興辦。統限年內。一律辦竣。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九

淮水章續八

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奉。上諭。清口東西壩。朕從前南巡親臨閱視。所定水誌。原爲平時湖水滿足而設。至蓄洩機宜。理應隨時通變。視湖水長落尺寸。以定拆收分數。如遇湖水盛漲。則亟應拆展。以資宣洩。湖水消落。則口門收束一丈。湖水卽得一丈之益。操縱在人。節宜有制。最爲良法。前年九月以後。湖水日漸消落。薩載李奉翰卽應將清口兩壩酌量倍加收束。預爲蓄水地步。乃意存惜費。且不攔截收蓄。致清水益弱。黃水倒灌。停沙梗阻。運道竟成淤淺。不得已將湖水築壩閉住。借黃濟運。乃係一時權宜。可一不可再之舉。此皆薩載李奉翰因循貽悞。屢降諭旨甚明。今清口東西壩。旣經酌量移建。並將口門按照高堰誌椿酌定收束尺寸。現在洪湖清水。已據該督等具奏。蓄至四尺二寸。日來是否續有增長。所蓄清水較黃水高有若干。重運經臨。啓壩放水時。能否足以衝刷淤沙。敵黃濟運。著傳諭薩載等。卽將現在情形據實詳悉覆奏。至將來湖水長落。該督等務須隨時察看。一遇清水漸消。卽應將口門收窄。以資瀦蓄。毋再惜費。貽悞。河渠紀聞。

三月二十六日李奉翰奏。洪湖水自二月二十六日啓放攔湖壩後。一出清口。會黃歸海。一入裏河運道。歸江兩路分流順利。核計放壩以來。已經匝月。湖水無長無消。高堰誌椿仍存水四尺六寸。較上年此時清水已大數尺。臣意謂可以敵黃。且淮揚運河於開壩啓放清水後。兩邊浮沙日刷。河面河底較寬。已屬

極好機會。乃三月十五以後。黃河桃汛水發。連日加長。徐城誌椿長至六尺八寸。外河老壩口誌椿連底水長至一丈五尺四寸。清口新建東西二壩。原留口門寬八丈。臣因黃水盛長。漸次內漲。欽遵睿訓。將兩壩壩頭各接築一丈五尺。止留口門寬五丈。以期束清禦黃。奈口門愈窄。黃水愈高。復將接築壩頭拆去。仍留口門寬八丈。以緩其勢。查春初洪湖清水原高黃水二尺五寸。今湖水未增。黃水加長七尺餘寸。測量黃河水面。轉高於清水四尺三四寸。外高內低。致黃水復行倒漾。勢必漲至五道引河以內。臣相度形勢。惟有將攔湖壩工。照舊暫堵。不使灌入洪湖。俟黃退清旺。即行開放。如上年九十月間。阿桂在工察看。黃水倒灌情形。公同講求。別無補救。暫藉已灌之黃水。浮送回空漕船。本屬不得已之舉。今重運正在北上。值此黃水旺盛。亦祇可仍前暫藉浮送。溯查乾隆三十三年三十六年及四十三年亦俱如此。後經黃水消落。清水盛長。暢出清口。旋即復舊。蓋每年桃汛長水。沙性本輕。且易消落。今春連得透雨。四五月間。淮水必然加長。其時桃汛已過。黃水定消。湖水一旺。清黃即可相抵。奉硃批覽奏。即遣阿桂前往。汝等熟籌而行。南河成案。按是時河督李奉翰將攔湖壩照舊復行堵閉具奏。奉上諭。據李奉翰奏。桃汛長發。黃水高清水四尺餘寸。又復倒漾入口。將攔清壩仍舊堵築。此事甚屬憂慮。已遣阿桂前往會同籌辦。詢據阿桂奏稱。現在黃水倒漾。恐浮沙漾入引河。是以復將攔清壩堵住。俟黃水長發。再行啓放等語。引黃濟運。出於無奈下策。淮揚一帶。運河日久。必致淤墊。實屬不成事體。但目前權宜之計。不得不藉以浮送。重運。朕思毛城鋪王營減壩。俱爲秋伏大汛。宣洩黃河盛長之用。若將該二處開壩啓放。黃水自見消落。清水即可暢出。於漕運或較有益。是否可行。此時若黃水已落。清水暢出。固可不必也。著傳諭李奉翰先

行詳晰覆勘具奏。並著阿桂酌量情形。據實奏聞。尋覆奏稱。清口一帶。前因黃水盛漲。倒漾進口。誠恐淨沙漾入河內。是以將攔清壩復堵。嗣於四月初。西南大風。湧送清水。暢注引河。測量清水。又高黃水一尺二寸。復將太平引河開放。俾清水暢出。敵黃日來。黃水長消無定。清水仍由太平引河分流。入運。刷沙有力。察看情形。如西南風大。則清強於黃。若東北風大。則黃強於清。易於倒漾。職是之故。今蒙指授機宜。酌開毛城鋪王營減壩。期瀉黃助清。於漕運有益。查毛城鋪減水壩。在徐州以上。每遇伏秋大汛。宣洩黃河盛漲。由洪濰二河達五湖。匯歸洪澤。出清口歸海。可以減黃助清。此外如天然閘峯山四閘。祥符五瑞二閘。並桃源境內高家灣之三堡。均在黃河南岸。與洪湖毗連。各閘壩以下引河。遠近不一。若減洩黃水。迤邐入湖。水已澄清。不致淤湖。皆可助清。其王營減壩。在黃河北岸。僅能減黃。不能助清。此時清水力弱。未能會黃東注。下游山安海防一帶。河底恐未能刷深。若再分洩。既不能得助清之益。轉恐黃河下游。水緩沙停。尾閭高仰。是以未敢輕放。敬釋諭旨。若黃水已落。清水暢出。固可不必啓放。全河要領。已在聖明洞鑒之中。臣先行詳悉履勘。察看黃水長落大小。將應行商辦處。俟阿桂到時。再行會籌妥酌辦理。另奏。此因時移變。亦不能執一者也。河渠紀聞。

四月李奉翰等奏。十六十七等日。欽奉上諭。二道。臣等正在會籌覆奏。復接奉上諭。以廬鳳道王懿德到京。引見面。奏安徽鳳潁等屬。雨澤優渥。現在祈晴。該處爲淮河上游。淮水更當旺盛。太平河迤西之裴家場等四引河。攔湖壩工。尙復堵閉。恐致高堰各工。著重令臣等將該引河酌量於何時啓壩。現在洪湖水勢較前是否增長。與高堰各工有無妨礙之處。查明據實覆奏。伏查洪湖尾閭引河五道。原以濟運抵黃。

水大全開宣洩。水小酌量攔蓄。本係隨時相機辦理。自啓放太平引河後。清水外出。已足濟運。因其力未旺。是以迤西之裴家場等四道引河壩。未卽啓放。原以留待湖水盛旺時。開放分洩。以爲敵黃之計。今洪湖內高堰誌樁前。經長至四尺九寸。臣李奉翰已附摺奏聞。嗣又加長二寸。自係上游雨水加增所致。但連日淮水尙未大發。堰盱石工。計高出水面一丈三尺餘寸。卽較向年五壩過水時。亦尙少三尺四寸。無虞風浪撞繫。茲復籌酌。目下湖水已蓄存五尺一寸。向後若再加長至七尺以上。力足抵黃刷沙。卽應將裴家場等四道引河。次第啓放。以資宣洩。若所長尙在七尺以內。五壩未至過水。仍應遵照先奉諭旨。將裴家場四道引河暫行堵閉。俾清水力旺。一放不可遏抑。於敵黃濟運。兩有裨益。兼可藉以攻沙。刷深河底。臣李奉翰惟有凜遵訓諭。隨時察看。相機妥辦。以期仰副聖懷。南河成案。

是月。阿桂奏。江省清口。因三月望後。桃汛黃河水長。高於清水。致復漾入。臣阿桂奉命前來。與臣李奉翰會同籌辦。四月初八日。自京起程時。值黃水漸次消落。仍清高於黃。臣李奉翰等於阿桂未抵江省時。已將太平引河壩工開放。俾清水外出濟運。臣阿桂於二十日馳抵桃源。次早渡黃。由清黃交匯處所。直至通湖五道引河。各處詳勘。目下高堰誌樁。存長水五尺一寸。清水由太平引河放出。分爲兩股。一股出清口。會黃。清水力弱。未足抵禦。一股流入淮揚運河。流行頗疾。本年重運糧船。共三千六百六十二隻。扣至月之二十三日。已渡黃一千五百四十七隻。按日核算。五月內可全數渡竣。不復阻滯。但溯查四十八九年。高堰水誌。三四月分止存水四尺以內。前年冬底誌樁長水。已消落無存。上年五月以前。湖水尙能外出濟運。迨五月下旬。黃河水長。始形倒漾。至七月河水異漲。直灌入湖。又值湖水過弱。五道引河普律

受淤。清水涓滴不出。今年三月高堰誌椿存水四尺六寸。嗣陸續加長。共存五尺一寸。何以桃汛黃水甫長。卽行漾入。此時黃水已消。而清水仍不足資禦。臣阿桂悉心體察。並與李奉翰及各道將等。將上下游水誌逐一比較。現在徐城水誌。僅存五尺八寸。迤下邳睢宿虹各汛。存水亦不過八尺上下。至桃源卽有九尺二寸。老壩工竟有一丈五尺餘寸。雖向來大河水勢。下游深於上游。而臨黃迎溜處所。埽前之水更深。老壩工誌椿。係在埽前。然亦不應該處獨多至七尺餘寸。推求其故。緣上年七月黃水異漲。倒灌入湖時。臣李奉翰等慮及湖心淤墊。兼之山海各工。在在報險。不得已將王營減壩。及各處減壩。啓放。原爲救護隄工起見。無如去年夏秋湖水竟未長發。是以黃水陡落。而清水無出。老壩工適處王營減壩之下。開放抽掣大河溜勢。未免稍緩。致河底稍墊。河水既高。清水益低。水爭高下。遂致易於倒漾。是以臣阿桂前在途次。業將此時王營減壩。未便啓放。緣由具奏。但欲治清口之病。必先去老壩工。以下河身之淤墊。尤當掣低黃水。使清水暢出。以水攻沙。不勞人力而自治。目下清水尙未旺足。不足以資衝刷。現在太平引河。儘數浮送重運。所有迤西之張福口等處。四道引河。應遵照諭旨。暫行堵閉。以蓄高清水。其通湖引河。雖於上年挖挑展寬。尙當再加挑挖。俟至淮水大長。高堰誌椿存水七尺以上。彼時再將王營減壩開放。使河水掣低。隨時將通湖五道引河。盡行啓放。庶清水全行出口。逼黃東注。老壩工一帶河身。可以大資滌刷。前乾隆三十九年黃水倒灌時。卽係如此辦理。可以踵行。南河成案。

五月二十七日李奉翰奏。清口自開放太平引河後。清水暢注。力雖未足抵黃。而流入淮揚運河。現已衝刷寬深。重運足資浮送。惟自風神廟至惠濟祠一帶。黃水內漾。長落靡定。糧船至此。遇風平水長。則渡黃

甚速。風逆水落。則渡黃較遲。查洪澤湖水。前經阿桂會奏。俟長至七尺以上。再將通湖五道引河。盡行開放。俾清水全力出口。逼黃東注。原爲大汛抵敵之計。臣隨時查看。如黃水消落。開放清水力足抵黃。卽不拘尺寸。酌量開放。浮送重運。倘清水力不相抵。仍當藉黃水以資儻運。至通湖五道引河。經阿桂奏請展寬。以十丈爲度。會總處展寬以二十丈爲度。并將河身一律挑深。當卽派委裏河同知陳太初。守備周永及幹練汛員。分段趕挑。專委河庫道司馬駒。就近催辦。自五月初八日。興工以來。已辦有六分工程。南河成案。

六月十四日。李奉翰奏。本日奉上諭。據李奉翰奏。數日來清水尙不能抵出黃河。而黃水時長時消。更兼風勢靡常。幫船未能進行。上年十月。因回空幫船難行。曾開迴龍溝浮送。但彼時曾否續行增長。現在作何籌辦情形。據實迅速覆奏。欽此。伏查上年開放迴龍溝。借黃浮送回空漕船。因值冬令。清水難期加長。黃水亦在沙輕溜緩之候。與運河尙無妨礙。然亦不得已。權宜之計。誠如聖諭。以黃濟運。無異引賊入室。今當伏汛。清水可望加增。黃水正在盛長。是以未敢復開迴龍溝。致滋淤墊。茲蒙聖明垂鑒。臣益知遵守。至太平河張福口兩道引河。已次第開放。水勢雖暢。奈黃河相頂。清水未能直出。抵黃。風神廟至惠濟祠一帶。黃水蕩漾停淤。適安徽撫臣書麟來工。臣會商籌辦。每日添夫撈浚。挽拽漕船前進。終非常策。茲自初六日以來。淮安清口一帶地方。大雨時行。初八日至十二日。霽雨如注。遠近霑足。上游安徽河南二省。得雨自必相同。淮水定然長發。洪湖水現在逐日加長。高堰誌椿已長至七尺三寸。淮揚運河水勢較前。倍暢。兩岸浮沙刷深。江廣重運足資浮送。緣通湖五道引河。現已加倍挑深。已開之太平河張福口兩道。

引河宜洩頗暢。但黃水日加增長。頂阻清水。遂致出口少而入運多。數日以來。糧船渡黃甚少。臣再四籌維。清水刻下已旺。欲其暢出。抵黃刷沙。必須先將黃水減掣。覆查前經阿桂奏明。清水長至七尺以上。應開引河之時。黃水亦必加長。卽應將王營減壩同時開放。減洩黃流。庶清水可期暢出。今正當其時。臣現將王營減壩開放。使黃水由鹽河減掣。併遵現奉諭旨。再將裴家場、張家莊、天然等三道引河。次第開放。既減黃水之勢。復助清水之力。清水自必乘勢暢出。刷沙重運。卽可進行。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八日。李奉翰等奏。奉上諭。前據李奉翰奏。清口一帶大雨時行。洪澤湖水逐日加長。高堰誌椿已長至七尺三寸。通湖五道引河。已倍加展寬。刷深已開之太平、張福兩道引河。宜洩頗暢等語。是清水未嘗不逐漸增長。乃本日毓奇奏到。重運渡黃情形。一摺內稱。連日甘霖疊沛。淮揚運河水勢深通。惟河口仍屬黃強清弱。淤沙梗阻。會同李奉翰等督飭員弁。提集人夫。及各幫水手。併力疏通。隨挖隨行。并將船上所有篷桅器具。盡行起剝。自初八日起至十七日止。僅拉過台州前幫船十隻。渡黃北上等語。若以船計算。是一日止渡一隻空船。此外尙有二十七幫計船一二千隻。如此挽渡。伊於何底。況此時清水既長。仍不能暢出。敵黃刷沙濟運。推原其故。究係上年借黃水以送回空。朕卽以爲無異引賊入室。浮沙淤墊。河底漸高。清水頂阻。不能暢出。其受病實由於此。現已六月下旬。重運未渡黃者尙多。李奉翰等現將王營減壩開放。洩黃引清。以資浮送。未知是否有濟。且恐水分則流緩。不能衝刷浮沙。轉致河底愈覺淤高。朕心甚爲焦慮。此次富勒渾等已將次解送到浙。阿桂於審辦完竣後。卽速回程。至清口一帶。與李奉翰等詳悉講求。爲之主持。定見於事。自更有益。現在作何設法籌辦。俾重運不致稽遲之處。著傳諭阿桂

熟思審計。據實奏聞。至本年有閏七月。爲期究寬。李奉翰等惟宜同心協力。設法催儻。不必心存惶懼。以致茫無主張。並將上年此時已渡黃者若干幫。未渡黃者若干幫。計算日期。比較遲早。是否無誤。抵通之處。據實覆奏。不可回護。再從前陳世倌曾奏設立混江龍。爲疏浚浮沙之需。海口雖無用處。現在河口淤沙梗阻。或做照此法。用小船往來。帶犁爬沙。令其活動。以便隨水衝刷。似亦疏通之一法。著李奉翰酌籌辦理。覆奏。欽此。查漕臣毓奇前奏河口水勢。及重運渡黃情形。就六月十八日以前。王營減壩甫經啓拆。五道引河次第開放。水勢尙未暢順之時。迨十八日後。仰賴聖主洪福。黃水漸消。湖水日長。每日長有四五六寸不等。自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共長水三尺二寸。連前長至一丈五寸。清水日旺。河底日深。重運日益暢利。共過漕船一百一十六隻。業經臣等節次奏聞。茲二十六七兩日。又運遇大雨。洪湖復長水一尺三寸。連前長至一丈一尺八寸。清水出口。更爲有力。直抵彭家馬頭。運下。會黃東注。前此慮清水之弱。今又慮清水之多。臣李奉翰書麟在河口一帶查勘。復將新建禦黃東西壩展寬三十餘丈。其山盱五滾壩。水高壩頂。已有三尺三寸及二尺八寸不等。壩頂封土。俱經加培高厚。但湖心尙屬飽滿。仍有加長之勢。臣等商酌高寶邵伯諸湖。兩年來天旱水小。存水甚少。洪湖分洩下注之水。儘可容納。現由五道引河暢出之水。頗大。清江一帶運河水。已充裕。與其日後湖水湧漲。開放不及。似不若乘此未盛之時。先啓一壩。使循序洩宣。以免風浪。又免下游驟湧。隨委河營參將鄭永泰馳赴山盱。將五壩內義字壩。先行啓放。以資減洩。其清口內外淺滯之處。荷蒙皇上諭用混江龍。最爲得力。臣等於六月上中兩旬。因清黃相抵。是以卽用混江龍。及杏葉爬鐵篋子等項器具。拉浚爬撈。亦屬有濟。今清水旺盛。暢流刷滌。河身河底。日見

寬深。臣等在東西壩內外，逐段測量，淺處亦深有一丈五六尺，深處二丈八九尺，至三丈一二尺不等。水力日盛，河底日深。現在水勢溜急，只須多用障錨划船，帶領漕船，即可出口渡黃。從此沙隨水去，可期迅復舊觀。仰慰聖懷。日內阿桂自浙回程，經過履勘，如尙有應行籌辦，自當會同悉心籌商料理。南河成案，是月李世傑等奏報，洪湖驟長水一丈五寸，拆展束清壩五十餘丈，禦黃壩二十餘丈，以暢其流。按清江河口，初以水勢陡耗力弱，黃流倒灌，水緩沙停，隨挖隨淤，糧船不能前進，開張福口引河，並將五道引河酌量開放一二，以暢其流。嗣於六月十三四等日，湖水陡長至八尺二寸，至是又加長至一丈五寸，先後具奏。奉上諭，據李世傑等奏二十二三等日大雨如注，洪澤湖內雨後復長水一尺二寸，連前長至一丈五寸，水勢浩瀚，山盱五壩封土，現仍實力堅守，其運口以外束清壩已展寬五十餘丈，新建之禦黃東西兩壩，共展寬二十餘丈，俾清水暢達，刷沙敵黃，漕船剋日可以渡竣等語。前因黃水盛漲，清水弱小，朕悉盈虛消長之理，知清水必有旺盛之時，曾諭令李奉翰等於高家堰一帶隄防工段，先事熟籌，慎之又慎。今湖內現已陸續增長，高堰誌椿長有丈餘，果不出朕所料。該督等更宜時刻留心，應將禦黃東西壩，再加展寬十餘丈，俾清水暢流有力，既可刷滌浮沙，而又不致壅遏生患，方爲妥善，不可膠柱鼓瑟。第拘泥束清之說也。至山盱五壩，雖應堅守，但上年亢旱日久，高寶諸湖俱經乾涸，足資容納。朕意若將智信二壩開放，俾清水宣洩入湖，豫備將來水少時濟運，足資瀦蓄，似更有益。著傳諭該督等相度機宜，酌量辦理，不可固執，亦不可遷就也。再阿桂在浙，諒必因河口水淺籌慮，著將李奉翰等節次奏到清水長發各摺，及現降諭旨抄寄閱看。欽此。遵卽加展禦黃壩，熟籌辦理。復於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初二日，陸續

加長至一丈三尺餘寸。奔流下注。運河水亦驟湧。復加展禦黃壩五十餘丈。開義智兩壩封土。將辦理情形據實具奏。欽奉諭旨。謹守仁禮等壩。將清口東西壩再行拆展。俾清水暢出。刷滌泥沙。其運河東岸之車邏等壩。亦加土謹守。不可令其過水。淹及下河民田。天語煌煌。軫念民瘼。保護下河七邑百姓之生計。至再至三。有加無已矣。河渠紀聞。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工部議得江南河道總督李奉翰等疏稱。太平、張福口、裴家場、張家莊、天然五道引河尾閘。上年因湖水過小。築攔湖大壩。本年因新建禦黃東西壩中間抽挑引渠之後。常飭將張福口大壩開放寬六尺。使清水由新挑引渠。至臨黃壩根。以備比較清黃水勢高低尺寸。旋於水勢落平後。仍卽堵閉。蓄清濟運。嗣因重運漕船入境。又飭將張福口太平河二處攔湖大壩啓放濟運。乃於三月內黃水加長。清水未發。恐漾入五道引河。復飭將攔湖壩工。照舊暫行堵閉。不使漾入洪湖。俟黃水退後。清水力旺。卽行開放。經臣先後奏蒙聖鑒。今據淮揚道師彥公詳稱。前項工程共估用料物夫工銀二千八百四十六兩二錢七分六釐。造冊繪圖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除冊圖送部查核外。謹會同督臣李世傑、安徽巡撫書麟合詞恭疏具題。查襄河廳張福口太平河二處。啓閉攔湖壩工。據該督將估需工料。夫土銀二千八百四十六兩二錢七分六釐。造冊具題。臣部查係奏明之工。應准其辦理。但查五道引河口。原築攔湖大壩一道。共長二百五十丈。至張福口太平二道引河。啓閉壩工。自應照依河寬丈尺開報。查張福口引河原挑口寬七丈八尺。底寬三丈。牽寬五丈四尺。啓閉壩工。何以開長三十六丈。太平引河原挑口寬六丈六尺。底寬三丈。牽寬四丈八尺。啓閉壩工。何以開長二十四丈。冊內並未分晰聲明。應於

副冊內粘簽鈴印發還該督轉飭查照於報銷案內據實另冊具題核銷可也。南河成案。

是月初五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從前下河一帶年年被水田廬淹浸小民生計可憫高斌任總河時總以謹守五壩爲最要而未思及拆清口之束水壩是以有二閘之決裂也朕於壬午年南巡指授機宜立定水誌山盱五滾壩非遇盛漲之年不可啓放以保下河民廬田畝上年因五十年春夏亢旱日久高寶諸湖俱經乾涸是以令該總河等酌量情形或將智信二壩啓放俾清水宣洩入湖以備將來水小時濟運之用嗣因湖水盛漲各處隄工漫溢經該總河等將五壩全行啓放洩水此係萬不得已之計本年江南各屬春夏之間雖雨水稠密河湖水勢俱有增長情形朕意應將清口東西壩口門再行拆展俾湖水東注暢達歸海其山盱五壩仍應謹守今據李奉翰奏豫啓一二壩使湖水循序下注由高寶諸湖入運歸江等語啓壩後若湖水果由高寶諸湖入運歸江上游自可免驟壅之患此雖一時權宜之計但萬一淹及下河民田其害甚大非所以仰體朕軫念民依之意著傳諭該督等此時應再將清口禦黃束清二壩大加拆展以資暢注山盱五壩封土究以不可輕易拆動爲是如果湖水盛漲宣洩不及實有不可不啓放一二壩之勢該總河等臨時再行酌量情形奏聞辦理純皇帝聖訓

是月十四日李世傑李奉翰覆奏查山盱五壩分洩湖水與下河民田實有關係從前只知啓放五壩並未思及拆展清口全湖多爲旁洩運河東岸南關車邏等壩又復常開致下河州縣年年被淹自乾隆壬午年恭逢聖駕南巡立定洪湖水誌如湖水盛漲大展清口使會黃東注歸海不令旁洩二十餘年以來下河民田豐收成效屢著實出聖主睿謨廣運臣等欽遵恪守上年初因五十年被旱高寶諸湖乾涸暫

洩湖水分注。繼因洪湖異漲。各隄漫溢。下河不保。遂將山盱五壩。全行啓放。誠如聖訓。實爲萬不得已。本年湖水加長逾誌。臣李奉翰遵照限制。先將束清禦黃二壩展拓。因湖水有長無消。復將兩壩全行拆除。并委員住工。會同廳營將壩身一律刨挖深通。俾湖水全由清口暢出歸海。其山盱五壩。原令謹守勿開。下游運河東岸之南關車邏及五里中壩昭關等壩。封土更令倍加防護。迨五月望後至今。大雨連綿。各處山泉暴發。匯歸洪湖。水長未已。恐其驟壅。不得已將五壩內之智字壩開放分減。臣李世傑書麟到工。察看湖水未定。高堰誌椿漸長至一丈二尺七寸。湖心猶在飽滿。由運口而入裏河。水大勢不能容。復將禮字壩開放核計。兩壩過水無多。下游高寶諸湖。尙可容納。現由邵伯以下入運歸江。甚屬通暢。其南關車邏五里昭關等壩。封土未動。并嚴飭廳營加謹保守。不使分注下河。此實一時權宜之計。就目下情形而論。五壩雖開兩壩。於下河民田實無妨礙。今蒙聖明嚴切指訓。臣等惟有將仁義信三壩加謹保守。若湖水從此平定。卽或再長。不致盛漲。亦斷不敢啓放。務期下河民田免淹。以仰副聖主念切民依之至意。

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五日。奉上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李世傑等奏。洪湖因十五日西北風暴較大。兼之大雨如注。湖中浪如山湧。信壩已被風浪掣動。過水仁義二壩尙未刷通。風息雨止後。趕緊補築等語。湖水驟漲。下游高寶諸湖。雖尙可容納。但山盱五壩。封土不可輕動。今既將智禮信三壩先後開放。所有仁義二壩。及車邏等壩。務須敬慎保護。倘或湖水盛漲。宣洩不及。實有不能不啓放之勢。須隨時酌量。相機啓放。下游一帶民田廬舍。所關甚大。不可不豫爲籌及。或先行曉諭該處民人。早爲遷避。並將秋禾及早收割。以防淹

發該督等務實力妥辦。以副朕軫念民依至意。純皇帝聖訓。

七月十一日。李世傑奏。洪湖湖水自豫省睢州下汛漫溢後。由淮入湖。日漸加長。前經遵旨將束清禦黃兩壩全行啓拆。刨挖到底。清水由清口暢出。歸海甚速。此時清口以下。黃河全係清水。雖兩岸舊壩。時有刷塌。均已鑲護平穩。外河之湯董莊。山安之莊家莊。海防之馬起營。迤下新工。外鑲壩。內澆裏戩。俱已修做全完。一律穩固。惟湖水逐日增長。前將山盱五壩內之智禮信三壩開放以來。湖水未能消滅。連日據安徽省亳州。蒙城。鳳陽。五湖。盱眙等州縣稟報。豫省漫水下注。初尚安流。近漸出槽漫灘。濱河邨莊被淹。幸早準備。居民已遷高處。不致傷損。並准河東河臣蘭第錫。撫臣畢沅。札知豫省黃河。因上月上游節次長水。又兼異常風雨。睢州漫口。日漸刷寬。大溜全注口門。正河內僅存水一分。是漫水來源較大。安徽省毫蒙一帶。水勢難望驟消。由淮河以達洪湖。亦必有增無減。臣等察看湖心飽滿。節經風暴。堰盱一帶石工已有掣卸段落。現在派員會同各該廳營分投撲護。此後西風當令風浪堪虞。仁義二壩實有不得不開之勢。臣等謹遵聖訓。不敢拘泥。現即相機開放。以保堰盱工程。至下游高寶諸湖。較上年盛長時。水小二尺餘寸。俱由三溝閘以下。金灣。東灣。西灣。鳳凰。壁虎及灣頭。芒稻等處滾壩開座。暢達歸江。其運河東隄之南關車邏五里中壩。新壩並昭關等壩。俱已加高培厚。臣書麟於七月初六日。親查各壩封土。現在高出水面者。尚有三尺餘寸。是高寶湖河內。多此洪湖兩壩分洩之水。尚可容納。其下河各州縣。早稻現在刈穫登場。惟晚稻雜糧。尚未成熟。臣等督率各該廳營。並委員分段巡防。將南關車邏等壩。加謹保護。不輕開放。諄飭下河州縣。再行遍諭農民。俟晚稻雜糧成熟。即趕緊收割。其安徽鳳潁等屬。臣李世傑。書麟

前委藩司陳步瀛馳看情形。量加撫卹。俟該司勘報到日。臣書麟卽親赴各屬。督同辦理。決不使一夫失所。以期仰副皇上懷保如傷之至意。南河成案。

十月十三日書麟李奉翰奏。外河廳禦黃壩。裏河廳東清壩。每年啓閉機宜。爲全河關鍵。本年六月。因淮水盛漲。并豫省睢州漫水。匯注洪湖。當將束清禦黃二壩。連兩頭壩基。全行啓拆。撈深。俾暢洩入海。迨八月下旬。睢州漫口收窄。來源日減。湖水漸消。臣等將束清禦黃壩。督飭廳營早爲趕築。俟口門收至三四十丈時。再行相機辦理。節經奏聞。茲查禦黃壩已築二百餘丈。現存口門寬四十餘丈。束清壩已築八十餘丈。現存口門寬三十丈。臣李奉翰前往清口。相度湖水。高堰誌椿雖現存七尺六寸。較往年充裕。而冬春湖水多蓄一分。明年抵黃濟運。卽多受一分之益。隨又督飭裏外兩廳。再加僦築。將束清壩留口門寬十二丈。禦黃壩留口門寬二十丈。以資收束。南河成案。

十一月阿桂李世傑李奉翰奏。查高堰山盱二廳工程。曾於乾隆四十五年改甃爲石。間段興修。該工已在保固限外。嗣後惟五十一年擇要修補一次。所修之工。高堰止七十丈。山盱一廳止二百九丈五尺。此內現共塌卸四十三丈。因保固未滿。業經臣李奉翰等著落原辦之員賠修。均已於請修冊內開除。卽行派員分段承辦。限於明春桃汛以前。一律報竣。俾資抵禦。南河成案。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書麟李奉翰奏。洪澤湖前因水勢接續加長。將清口束清禦黃二壩。先後拆展。騰空湖面。而上游正陽關淮水雨後復發。湖水每日加長。勢甚旺盛。臣等屢蒙聖訓。不使湖水由五壩旁洩。以衛下河民田。今湖水盛大。清口束清壩一百一十五丈。已全行拆去。而禦黃壩展寬一百六十丈之後。尙

有兩頭壩基九十丈。未經全拆。隨督令廳營一併啓除。刨挖到底。俾湖水暢達出口。數日來湖水仍長。無消。高堰誌椿已長至一丈二尺六寸。湖水仍前飽滿。不惟臨湖大隄。風浪堪虞。卽由清口暢出之水。會黃東注。滔滔歸海。勢甚湍激。下游外河。山安海防各廳。兩岸埽壩工程。亦俱著重。臣等復加籌酌。山盱五壩。從前全放過水之年。高寶一帶。致難承受。若酌開一壩。下游增水無多。而洪澤湖湧盛之勢。實可稍減。今年高郵寶應邵伯諸湖。存水較上年計小六七尺不等。儘可容納。臣等當此萬不得已之時。又不敢稍存粘滯之見。現將智壩封土。啓放過水。其餘四壩。仍加培高厚。委員住宿巡防。實力保守。不敢輕議開放。現在天氣晴爽。湖水已有消動之勢。一切工程。搶護平穩。南河成案。

十月二十九日。李奉翰題。外河廳清口禦黃東西水壩工。水大拆展。以資宣洩。水小收束。以濟漕運。每年酌看清黃水勢大小。隨時相機拆築。上年六七月湖水盛漲。奏明將禦黃東西兩壩。次第拆展。共寬三百五十丈。後因水消。隨飭道廳相機接築。兩壩共築成二百三十丈。留口門二十丈。以資收蓄濟運。今據淮揚道成汝舟詳。前項壩工。共估夫工料土方銀九萬九千六百七十七兩五錢。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十一月二十八日。蘭第錫奏。外河廳禦黃壩。裏河廳東清壩。每年啓閉。爲全河最要關鍵。秋汛後水勢漸消。臣督飭廳營。早爲接築收束。十月初旬。禦黃壩做成一百餘丈。東清壩做成六十餘丈。業經奏報。嗣又察看水勢。次第接築。口門寬四五十丈。時因回空漕船銜尾渡黃。恐兩壩金門。過於收窄。水勢湍急。難以挽曳過壩。是以暫停。至本月初間。空運全數渡黃。又督飭廳營。儻辦。茲於二十二日。禦黃壩連前做成二

百三十丈。口門寬二十丈。束清壩連前做成一百三丈。口門寬十二丈。洪湖內高堰誌椿存水五尺八寸。較上年此時存水大小相等。來年抵黃濟運。盈縮合宜。南河成案。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李奉翰奏。臣從清口前往堰。肝履勘臨湖大隄石工。一律鞏固。其年遠舊工間有面石脫落。石縫歪斜處。所乘此水勢未長。卽令補砌。不使糜費。其隄頂眉土尾土。風浪搏擊之處。俱隨時修填完整。至仁義禮智信五壩。封土所加防風。尤關緊要。若鑲做不堅。易於掀揭。臣指示工員。務令鑲修堅實。以資抵禦。洪澤湖水去冬。臣將清口禦黃束清兩壩。恪遵聖明指授機宜。早爲接築收束。禦黃壩口門留寬十八丈。束清壩口門留寬十二丈。多蓄湖水以濟新漕。高堰誌椿現存水三尺五寸。較之上年盈縮合宜。清水出口有力。直抵彭家馬頭。迤下會黃歸海。情形暢順。南河成案。

四月初六日。蘭第錫奏。臣赴高堰石工。至盱眙縣蔣家壩。逐細察看。大隄計長一萬七千餘丈。臨湖石工。仰蒙聖恩。不惜帑金。加高修砌。現俱鞏固。內有遠年舊工。或面石脫落。或石塊掣卸殘損。先經河臣李奉翰。勘明。同督臣書麟。飭令補砌。臣按段查驗。均係亟應修築之工。嚴飭該廳趕修。以禦風浪。并飭營汛督率兵夫巡防。其石後尾土。遇有掀揭。隨時填補。至仁義等五壩。例有封土防風。查驗春修。高寬如式。臣令該管廳營。加意修護。非遇盛漲。不得開放。以保下河民田。目下高堰誌椿存長水四尺四寸。較每年大小最爲合宜。湖尾五道引河。均極深通。出口甚屬有力。南河成案。

閏五月初九日。蘭第錫題。外河廳清口禦黃壩工。每年酌看清黃水勢大小。隨時拆築。上年伏汛。因湖水加長。河臣李奉翰奏。將禦黃東西兩壩拆展。共寬二百五十丈。嗣因水勢漸消。隨飭道廳接築兩壩。共築

成二百三十二丈。口門寬十八丈。以資收蓄。先後具奏。抄摺咨部。嗣據淮揚道成汝舟詳稱。前項壩工。共估料物夫工土方銀九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兩二錢。詳請題估。河臣李奉翰調任。未經具題。將估冊移交。臣復委員查丈勘驗。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十二月初七日。蘭第錫奏。南北運河及清口以下黃河。河身今年大水後。衝刷甚深。流行甚速。臣等將東清禦黃各收束如式。復於高堰通湖五道引河匯總處。添築攔湖壩二道。以期儲蓄充盈。今誌椿存水四尺六寸。較上年此時所存底水。尙屬充裕。今得雪澤。各處倍加灌輸。明春濟運。更可有盈無絀。南河成案。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十三日。蘭第錫題。高堰山盱二廳臨湖石工。奏請補修。據淮揚道趙載元詳稱。高堰廳應修石工二十二段。長四十三丈三尺。估需料物匠工土方銀一千三百八十七兩三錢零。山盱廳應修石工二十四段。長七十七丈九尺。估需料物匠工土方銀六千一百七十七兩九錢零。細核無浮。造冊繪圖。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四月十五日。蘭第錫題。高堰山盱裏河三廳。因上年湖水盛漲。七八月內疊次風暴。堰盱石工。並裏河運口臨湖甃工。時被風浪掣塌。經臣督令道將廳營分投撲護。得獲平穩。並先後具奏。抄摺咨部。今據淮揚道趙載元詳。高堰廳撲護高堰汛。堰字第九號石工。共用料物土方銀九十八兩三錢。山盱廳撲護澗徐二汛。盱字第二號等處石工。共用料物土方銀一萬三千四百七兩二錢。裏河廳撲護運口汛。臨字第三號臨湖甃工。共用料物土方銀四百二十五兩三錢。各工程動用銀兩。勘驗確核。委無浮冒。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八月十七日。上諭軍機大臣等。福崧奏查明靈璧宿州被水情形。及籌辦撫卹疏消各事宜。所辦俱好。已於摺內詳悉批示矣。至福崧奏稱。濉河隄岸民堰漫缺之處。地方官以爲民修之工。迄今尙未堵築。現今親往查出。勒限知州姚繼祖等。星夜賠修。上緊補築。所需工料。不許攤派閭閻。所辦亦是。濉河民堰漫缺。寬至十餘丈。及二十餘丈不等。分溜下注。勢尙湍急。自當及早堵築完竣。俾下注之水。斷流堵塞。則下游田畝。即可早爲涸出。以便趕種春麥。此係緊要工程。乃該知州等。視爲民修隄堰。並不上緊築辦。甚屬玩誤。所有應需工料。卽著該員等自行出資補修。毋許攤派小民。以示懲儆。但濉河一處如此。恐此外民修隄堰。地方官從而效尤。亦漫不經心。不能及早堵塞。所關非細。孫士毅務須悉心履勘。如有似此玩視之員。亦卽罰賠速修。不可稍爲姑息。又據韓鑠蘭第錫奏。往來蕭瑒一帶。目覩被水田畝。俱已涸出。惟毛城鋪滾壩。因外灘王平莊臨黃民堰。漫缺過水之處。未能卽時斷流。現在五壩內。智字一壩。卽行拆啓等語。王平莊臨黃民堰。漫缺之處。尙未斷流。該處雖係民修之工。但現在被災之區。民力不繼。自應官爲經理。俾得卽時施工補築。以期堵截下流。惟此處隄堰。向係民修。由來已久。若因此次官爲辦理。卽援以爲例。國家經費有常。其端亦不可長。所有補修隄堰各工事竣後。仍將所用工料銀兩。覈明數目。分年帶徵完款。但不可使官吏藉此浮冒開銷。若該處民力實因被災之後。不能稍有蓋藏。無力分年完繳。屆期該督撫等。卽行據實奏明。候朕降旨。加恩寬免。又高堰誌椿連舊存長水。已至一丈三尺。束清禦黃兩壩。早經全行拆除到底。而洪湖水勢未消。自不得不於五壩內。酌開智字一壩。以資減洩。但高郵寶應等湖。是否足資容納。關係下游一帶民田。不可稍存大意。務須敬慎辦理。若有淹及田畝。卽予賑卹。且旣開放智字。

一壩將湖水分洩。高郵等湖務須導令歸江。不使稍有阻滯。其南關車邏等壩亦須嚴飭工員加謹防護。毋使稍有疎虞。以保下河民田。此爲最要。純皇帝聖訓。

九月初十日。蘭第錫題。裏河高堰二廳。洪湖尾閘。上年十二月。將束清壩接築收束後。復察看機宜。河身衝刷甚深。流行甚速。當經飭將張福口太平引河二道。各築柴壩一道。以資收蓄。今據淮揚道趙載元詳。築前項束水壩工二道。內張福口引河兩壩。共築長四十六丈。中留口門寬四丈。太平引河兩壩。共築長二十九丈。中留口門寬二丈。據實確估。共需料物土方銀七千七百九十三兩七錢零。細核無浮。造冊繪圖。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十二月。蘭第錫題。裏河廳頭壩外束清壩工。乃重門收束。兜攔湖水。利漕濟運。實爲最要機宜。本年伏汛。內湖水盛漲。隨經奏明。飭道將廳營將束清壩次第拆展。口門共寬一百一十五丈。至秋汛後。湖水漸消。隨飭道廳相機接築。兩壩共築長一百三丈。留口門寬十二丈。以資收蓄。今據淮揚道谷廷珍詳。接築前項壩工。共估需料物夫土方銀四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兩二錢零。並無浮冒。造冊繪圖。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合詞恭疏具題。南河成案。

乾隆五十七年六月。書麟。蘭第錫奏。洪澤湖水。因上游大雨時行。五月以後。逐日增長。一三三四寸不等。截至六月二十日。高堰誌椿共存水九尺五寸。山盱廳屬周橋地方舊石工。因初八十七等日。西北風暴。掣卸兩段。高堰廳屬九堡舊石工。亦掣卸一段。臣等當飭該廳營樓護穩固。應俟秋汛後。再行補還。南河成案續編。

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蘭第錫奏。河口東清禦黃兩壩。先於十月內。卽經接築完竣。臣復親加量驗。禦黃壩共築長二百三十二丈。留口門寬十八丈。東清壩除壩基外。計築長九十二丈。留口門寬十二丈。其臨湖引河內各壩。亦俱築做如式。層層收束。洪澤湖高堰誌椿。現存水四尺五寸。較往年有盈無絀。足資敵黃濟運之用。南河成案續編。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書麟蘭第錫奏。臣等於七月十三日。接據淮揚道谷廷珍稟。堰盱石工。因六月二十九三十兩日風暴。多有潑損。甫將石後土隄摟護。又於七月初七日亥時起。至初九日戌時止。兩晝夜異常風暴。堰盱臨湖石工。風浪掣卸更多。其裏河、外河、揚河、甌石等工。亦有掣卸。臣等趕抵河口。及堰盱一帶。會同查勘。高堰廳屬掣卸石工六十八段。長一千四十六丈零。山盱廳屬掣卸石工五十九段。長八百七十三丈零。有將面石掀揭。石工掣去數層。根脚未動者。有石工全行掣卸。並石後土隄塌去五六丈。僅存後身。隄頂寬二三丈者。有浪過隄頂。隄坡後身亦被淋塌。僅存隄身一綫者。詢之官弁兵民人等。僉稱初七日晚間。先起東北大風。頂遏湖水。湧注西南。迨至初八日寅刻。陡轉西風。猛烈更甚。全湖之水。復湧注東北。至高堰及運口誌椿。陡長四五尺。湖內浪高二三丈。潑過隄頂。是以石工既被掣卸。隄頂廟宇兵堡房屋。亦多淋塌。風暴旣大。且爲時稍久。實近年未有。幸石工後土隄堅凝。未致掣通過水。所有山盱五壩。雖被浪掀衝塌。該廳營委員竭力搶護。得保無虞。臣等查看之餘。悚惕莫名。查現在高堰誌椿。湖水存一丈一尺九寸。秋汛風信靡常。亟須摟護。該道將廳營等。雖已分投搶辦。但工段過多。臣等又添派幹員。並飭山清兩縣。多撥大船運料。臣等駐工。漏夜督催。現已摟護堅實。至裏河廳運口。臨湖石工。

掣卸六十一丈四尺。外河廳吳城甃工。並惠濟祠一帶臨湖甃石工。掣卸七百四十五丈。及掀掣海漫腰洞。淋刷土隄。亦俱分投督飭摺護。現督道廳逐細確查。分別舊工新修。俟霜降後。另估具奏辦理。南河成案。

八月初十日。奉上諭。據蘭第錫等奏。高堰山盱地方。於七月初七等日。晝夜風暴。臨湖石工多有掣卸。湖水潑過隄頂。廟宇兵堡房屋。亦多淋塌。幸石工後土隄堅固。未致掣通過水。所有山盱五壩護隄。雖被掀揭。該廳營委員等竭力搶護。得以保護無虞。覽奏以手加額。本年夏間雨水較多。直隸山東河南等省。均有被水地方。今高堰清口一帶。幸得保護無虞。此皆仰賴神明默佑。化險爲平。特發去藏香五十枝。交蘭第錫等於禹王廟關帝廟天仙廟湖神各廟敬謹祀謝。至該河督等前。因防護伏汛工程穩固。業經降旨。俟奏報秋汛安瀾。一併交部議敘。今據奏。此次高堰山盱等處工程情形。係屬湖水湧注。該河督等分投督飭搶護平穩。甚爲出力可嘉。蘭第錫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在工出力之文武員弁。亦著該河督等查明。一併咨部議敘。南河成案。

九月蘇凌阿蘭第錫奏。會看山盱滾壩及臨湖甃石各工。掣卸摺護處所。查自白露後。湖水已漸消動。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二尺四寸。所有七月掣卸石工。摺護各段。以次查勘。簽釘排椿。鑲築護壩。尙俱如式。間有因風汕掣處。工次儲料充裕。該廳營等隨時修護。至風掣石工。欽奉諭旨。令卽勘估興辦。此時湖水尙大。石隄半在水底。所塌之工。究係若干層數。無從確核。必俟霜降水消。在塌卸處所。圈築排椿。越壩厚乾塘水。露出石工根脚。再行按層估計。庶工料得歸核實。惟所需石料甃灰等項。採購程途較遠。自當先

行發銀購辦。此次堰盱兩廳計場卸之工長一千九百餘丈。加以裏河、外河、揚河等廳。掣損應修之工。需用銀兩較多。河庫歲修錢糧不敷支放。請照乾隆五十二年補修甌石工程例。仰懇聖恩。在淮揚兩關庫就近撥用。如蒙允准。臣等酌定豫辦物料銀數。先爲撥給承辦人員。趕緊購運。仍俟秋深水落後築壩。厚水。弔撈石塊。按實在場卸層數丈尺。確核估計。需銀細數。另行具奏。並分案造冊送部查核。再此次補修石工。工程較大。河工人員不敷調派。臣等酌商擬委附近洪湖各州縣印官分段承辦。以期呼應較靈。工程迅速。臣等仍督同淮揚道駐工查催。務令石料寬長堅厚。灰勛明亮膠粘。全數貯工。由臣等驗明。再行興工。剋期如式完竣。不任工員稍有草率冒混。以仰副我皇上保衛民生之至意。南河成案。今按此摺。部議照准。

十一月初四日上諭內閣。蘭第錫奏高家堰一帶本年風損石工段落較多。委員勘估。而石工下數層皆在水中。是否根脚整齊。抑或間有蟄裂。未能確切估計。現飭將應築越壩。卽於此時先行圈築。趕厚底水。俾石工根脚顯露。以便驗明確估等語。此非深知河工之言。甌石各工體質沈重。如果根脚損壞。則上面甌石必有閃裂陷下不平。或致傾倒之處。何待根脚顯露始能查驗。若如蘭第錫所奏。先行圈築越壩。厚水高堰石工數十里。皆築壩乎。必無是理。若築壩至底。根脚並無蟄裂。則此項築壩厚水之費。豈非虛擲。况湖水浩瀚。非一二尺淺水可以車戽者。彼水中築壩。又從何處安椿立脚施工。此不過河員因無可開銷。故慫恿興工。以爲冒銷地步。或南北情形又有不同。著派慶桂韓鏞前往會同督臣蘇凌阿確切履勘。繪圖貼說。據實速奏。若果應修。卽時興工。以歸核實。而杜冒濫。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四日慶柱、韓鏐、蘇凌阿奏。臣等奉命會同履勘堰、盱兩廳。本年風損石工，自高堰、武家墩起至山盱、蔣家壩止，共計石工長一萬七千三百四十四丈，高十層及十六七層不等。每石一層計一尺二寸。今歲湖水異漲，風浪間段掣卸，共場損一百二十七段。其間相距有一二十丈者，有四五里至十餘里者。場甚之處，隄頂現存二三丈不等。詢之居民及防工人等，僉稱實數十年來未有。幸西北風暴止息，得以乘時用埽攔護。臣等察看誌椿存水七尺，較上年十一月分水大一尺四寸。較臣蘇凌阿等委淮揚道等勘估時已消六尺有餘。所塌石工，根脚俱露。今查應行加高者共五十二段，場卸倒底者共七十五段。其應加應拆各工形蹟顯然，無需屛水打壩查驗。河臣蘭第錫所奏委員勘估時水勢尙大，估計恐有不實。因將先行築壩再爲確估具奏，不思築壩屛水原爲做工而設，非因估工起見。誠如聖諭：如果根脚損壞，則上面輒石必有閃裂傾陷。何待根脚顯露始能查驗？若如蘭第錫所奏，則此項築壩之費豈非虛擲？在工文武員弁僉稱：凡臨湖拆修到底石工，自應先築越壩屛水，但係春融方可動手。未便太早等語。河臣蘭第錫亦稱：前奏實不明晰。惶悚難名。臣等細勘風損各工，屢經委員估計，高寬丈尺及工料銀十八萬二千八百餘兩。按冊確核，尙無浮捏。內除年遠保固限外者，應令動帑興修。其在保固限內者，計工四十八丈。責令賠修。再查禹王廟前侯二門兩處石堰，挺入湖心，甚屬緊要。臣蘇凌阿前會商河臣蘭第錫，委令淮揚淮徐二道籌辦。嗣據稟請於隄後擬築越堰，以作重門保障。估需銀二萬餘兩。臣蘇凌阿奏明，俟揭曉後會同河臣履勘再奏。今復與臣慶柱、韓鏐暨河臣蘭第錫會勘該道康基田等原估越堰共長五百一十丈。今相度情形尙可收小實。應築長三百五十丈，較原估減去一百六十丈。足資防禦。計減去銀五

千二百二十餘兩。實估需銀一萬四千七百九十餘兩。以歸節省。如蒙俞允。卽令及時興工。督河二臣。現在催令打撈塌卸石塊。趕運各料。臣蘇凌阿、蘭第錫。卽照冊親驗。俟春融。勒限開工。至河臣蘭第錫前奏。並不將該工場卸打壩。係間段情形。分別聲敘。致上煩宵旰。咎有應得。應請旨交部議處。以爲陳奏不明者戒。南河成案。

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八日。蘇凌阿、蘭第錫奏。堰旰等廳。應修風損臨湖石工。前經欽差尙書臣慶桂、侍郎臣韓鏞。會同臣蘇凌阿等。逐細勘估。奏明飭辦。經臣蘇凌阿、蘭第錫。遵照撥用淮安揚州兩關庫銀兩。酌派河工地方丞倅州縣人員。先行購料。勒限運工。俟春融興辦。節次奏明。自上年十一月中旬。臣等嚴催工員。購連木植。甄石各料。卽據報源源開運。嗣因時屆沍寒。河口一帶。船行阻凍。而揚州江口迤南。購辦太湖石塊石灰等項。仍可次第僱運。臣蘭第錫。上下提催。不任延緩。茲正月下旬以來。春融冰泮。所運各料。已接續到工。臣率同淮揚道。逐一查驗。均照估如式。現在湖水有消無長。石工根脚益復顯露。亟宜乘此春初水弱。將應行修砌到底之工。照例趕築。越壩攔住水勢。及時清底。刨槽簽釘樁木。立定脚根。然後逐層修砌。以期堅實。現飭承辦各員。於二月初十日。普律開工。臣蘭第錫。卽親駐高堰工次。周巡查看。每砌一層。驗明甄石尺寸。務令豐厚。灰漿尤期飽滿。儻有絲毫偷減工料。立卽嚴懲。押令翻築。不任稍有草率。南河成案。

四月十五日。蘇凌阿、蘭第錫奏。高堰山旰等廳。修砌石工分數。并湖河水勢情形。節經臣等奏報。自上月初旬以來。仰賴聖主洪庥。天時晴霽。土石各工。均得乘時僱辦。臣等親赴各工。催查并嚴立勸懲。加之鼓

勵工次料物。既已應手。人夫又復踴躍。自二十日後。次第報竣。所有堰盱兩廳屬補修石工。一百二十七段。同應築石後尾土。應補大隄後坡殘缺。及侯二門禹王廟前兩處圈築越堰等工。於二十八日。普律修築完竣。其揚河裏河外河等三廳。補修臨湖輓石各工。委員分投督催。屢次親赴查驗。一律認真修砌。亦俱報全竣。臣蘇凌阿現赴安徽寧國一帶查閱營伍。並會辦江蘇省秋錄事竣。卽由彼赴工。會同臣蘭第錫再行挨工驗收。至洪湖水勢。自桃汛後。並無長落。高堰誌椿。仍存水三尺四寸。由清口暢出。黃河自桃汛後。水勢旋長旋消。隄埽工程。一律平穩。南河成案。

此
页
空
白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

淮水章續九

仁宗睿皇帝嘉慶元年六月。蘭第錫奏。洪澤湖水。因上游河南安徽。五月以來。得有大雨。高堰誌椿自六月初一日後。每日長水一、二、三、四寸不等。臣當經飭令將河口之束清、禦黃兩壩。全行拆展。拉撈深通。俾湖水由清口暢出。直抵彭家馬頭以下。匯黃東注。所有山盱五壩。封土護埽。均培築高厚。前因五月二十九日。暴風大雨。高堰廳境之七堡、山盱廳境之高良、潤、越、隄。及六堡、沈家西等處地方。風浪掣卸。甄石舊工五段。長二、三丈至二十二、三丈不等。臣接據報文。親身往查。實係遠年舊工。已飭令隨時摟護穩固。足資抵禦。應俟秋汛後。再爲勘估補砌。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蘭第錫奏。洪澤湖水。自七月初八以後。漸次消動。旬日以來。消水一尺七寸。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三尺三寸。七月初六、七兩日。西南風暴較大。臨湖石工多有掣卸之處。臣已飛飭該道廳。先行趕緊摟護。俟秋汛後。確切查明。新舊工段。分別著落賠脩。不任稍有冒混。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蘭第錫奏。臣赴高堰。山盱一帶查看。高堰誌椿。現存水二尺四寸。由清口暢出。直抵彭家馬頭以下。敵黃有力。漕船隨到隨渡。甚爲過速。所有堰、盱兩廳境內。上年六、七月風掣石工。前經節次奏明。又山盱五壩內。智、信兩壩。壩底因節年啓放過水。衝刷椿木。衝淌底石。脫落損壞。有跌成坑塘之處。亦應一律修砌。臣率同該道和騰額。及淮安府王秉韜。逐細勘驗。風暴掣卸各工。內除五十九年

新辦工程。在保固限內者。原辦之員。多在江省。俱已自認賠修外。其遠年舊工。查明原建年分。實在保固限外者。按工計料。逐細核算。以杜虛冒。欽遵諭旨。嚴飭委辦。各工員所用石料。務按定例。寬厚一尺二寸。長至四尺以上者。方准入用。不准以短小者充數。專交淮揚道駐工督辦。並派委誠實之員。監視灰漿。總期灌注飽滿。次第晾乾。再砌上層。以期凝結鞏固。不任稍有草率遲誤。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二十四日。蘇凌阿。蘭第錫。費淳奏。臣等奉上諭。向來湖水盛漲之時。清口拆展丈數。並無一定。曾於南巡時。親臨閱視。於壩口定立水誌。每水誌增長一尺。卽令清口拆開十丈。展拆丈數。悉令准此爲式。以誌樁水勢之長落。驗湖水之贏縮。從此節宣有度。藉資敵黃洩漲。至今永慶安瀾。近年以來。拆展清口。是否仍照舊定章程辦理之處。查明。即便據實覆奏等因。伏查清口爲湖河關鍵。壩工收束拆展。最爲緊要。機宜。乾隆二十七年。恭逢聖駕南巡。親臨閱視。測驗洪湖高堰五壩。高於水面七尺。及七尺五寸不等。清口口門現寬二十丈。以此酌定成算。如再增長三尺。清口不必議展。如由三尺長至四尺。卽將清口拆展十丈。以後水勢每長一尺。拆展十丈。以次遞展。總以上壩增長一尺之水。下口加開十丈之門爲準。聖謨洋洋。實爲千秋金鑑。近年俱係遵循辦理。各衙門均有報案可稽。是以清口並無倒灌之虞。本年三月內。高堰五壩存水五尺四寸。正值江西重運糧船。將次渡黃。當經臣蘭第錫。飭令道將等。按照舊定章程。將東清。禦黃兩壩。分別拆展。大加拉撈。湖水流行愈暢。敵黃有力。旣使重運糧船暢順。渡黃兼可騰空湖面。以資容納。茲江西尾幫渡黃全竣。毫無停滯。嗣後湖水再長。自當恪遵欽定章程。經理以期清黃順軌。永無倒灌闕壅之患。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三年十月李奉翰、康基田奏。豫省睢工漫下之水。匯歸洪澤湖。逐漸加長。尙不猛驟。據報截至十月二十二日。高堰誌椿共存水八尺七寸。臣等已飭令將河口束清。禦黃兩壩相機拆展。沿湖甄石隄工。不致著重。十月初五、六等日。偶因風暴掣損舊石工數段。亦已即時摟護。一律穩固。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李奉翰奏。臣行次清口。查勘束清。禦黃兩壩。已大加拆展。湖水暢達。下注足資宣洩。所有高堰、山盱。十月初間。因風暴掣卸石工數段。共長三十九丈二尺。實係遠年舊工。業經該道將等搶鑲摟護。一律穩固。湖查從前。豫省南岸漫水歸湖之年。盛漲時。高堰誌椿曾長至一丈三尺餘寸。酌將五壩分別啓放。洩水歸江。現在高堰誌椿存水。只八尺四寸。差查上游正陽關一帶。睢工漫下之水。漸次消落。二、三寸現屆冬令。正水勢歸槽消滅之時。洪澤湖水既由清口暢達歸海。自可毋庸啓放五壩。以衛下河農田。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四年七月十九日。康基田奏。初四、初五等日。高堰、山盱一帶。陡起西北暴風。陣雨傾注。繼轉西南。狂風湖中巨浪如山。潑過隄頂。官弁兵夫不能駐足。至初六日酉刻。風勢始息。計高堰廳掣卸石工三十五段。長二百十三丈九尺。山盱廳掣卸石工二十二段。長八十七丈五尺。並有將石工下層撞塌。搜掣尾土之處。其五壩護埽封土。及隄頂廟宇碑亭戲臺。多有被浪淋坍。臣聞報當飭淮揚道和騰額。星夜往督廳營分投動料。先行摟護。仍俟秋汛後。勘估補砌。茲據該道稟。所掣石工已摟護完竣。並據報是日湖中風暴陡作。商民船隻多遭覆溺。幸賴救生椿扶救得生。並經該道廳撥船救起男婦三十二名口。卽於大隄搭棚棲止。已捐廉撫卹。未致失所。現在高堰誌椿存水一丈一尺五寸。查向來湖水長至一丈一尺。卽應

於山盱五壩內酌啓一壩分洩俾循序歸江臣察看五壩下游之高郵邵伯等湖底水不大而金灣等開壩歸江之路亦俱通暢如果湖水加長再行相機酌辦洪湖來源既減水勢漸消摟護各工不致著重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二十八日康基田奏洪湖堰盱一帶石工於七月初三四等日晝夜暴風掣坍石工三百一丈五尺摟護穩固業經先後奏報茲臣費淳會同臣康基田勘明碭汛漫工情形具奏後正在分投督辦撫卹堵築各事據淮揚道和騰額稟洪湖自啓放智信兩壩以來已陸續消水二尺高堰誌椿仍存水一丈三尺雖水勢漸減而風信靡常八月十一日寅刻陡起西北暴風徹夜連朝至十二日酉刻始止湖中浪如山擁直拍石隄堰盱兩廳又坍甃石工五十二段長三百五十四丈一尺仁義禮三壩埽餞及前經摟護之工多被風浪掀掣督率廳營連日搶護深更風急兵夫倉忙落水計淹斃堡夫張有得張宜二名當飭將淹斃堡夫從重賞恤一面將掣坍各工段星夜用料摟護密釘排椿並添委葦蕩營參將汪德前往幫辦臣等商酌現值西風當令湖水來源未截必須廣籌分洩查乾隆四十四年大汛期內因豫省黃河南岸漫水匯歸洪湖曾將桃源縣高家灣迤下之吳城地方洪湖與黃河一隄相隔處所開通宣洩入黃此次自應照辦已飭該道廳卽相機開放導清入黃俾湖水分洩而淮揚一帶歸江各路輕減下河農田不致有礙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初三日奉上諭據費淳等奏洪澤湖於八月十一日陡起西北風暴浪如山擁直拍湖隄山盱高堰兩廳境內又掣坍甃石工五十二段計長三百五十四丈一尺現已將掣坍各工段用料摟護密釘排椿

並將淹斃之堡夫二名。從重賞卹等語。洪澤湖高堰山盱一帶。前有暴風掣坍石工之事。正在籌辦堵築。茲復因風暴掣坍石各工三百五十餘丈。經費淳。康基田星夜趕緊樓護。自應如此辦理。該督等務須加意慎重。倍臻鞏固。毋得稍有草率。惟所稱從前曾將桃源縣境高家灣迤下之吳城地方。洪湖與黃河一隄相隔處所。開通宣洩入黃。此次仿照辦理之語。固爲分洩水勢起見。但上游多籌洩水之區。下游卽多有被淹之處。今該督等既有此奏。想不肯以鄰國爲壑。貽害田廬。此時水勢漸消。如高家灣地方。可以無需開通。固屬甚善。儻必資分洩。該督等自能經理。各處一律熟籌。此係朕思慮所及。該督等自能經理。妥協。兩有裨益也。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五年三月十二日。吳璈奏。查從前黃河漫工。如豫省之楊橋。馮家店。張家油坊。睢州下汛。十三堡。五堡。及江境之陳家道口。周家樓等處。皆係南岸漫溢。歸并洪湖。其時尙在秋汛盛漲。經前河臣等啓放山盱五壩。並疏導歸江。各路宣洩。旣暢。淮揚獲保無虞。此次漫水所注。雖係昔年舊路。但南岸漫口不下十餘次。今距高斌任河督時。已相隔六十餘年。湖底漸淤。勢所必然。防守尤宜慎重。若不早計。淮揚一帶。所關非細。查黃河漫水。經由宿州。靈璧一帶。孟山。崔家等湖。滌紆而下。始入洪湖。由清口暢出。專力攻沙。海口轉收刷滌之益。惟聞歸江各路。多有淤墊。亟宜疏浚。石工尤須修築。其黃運兩河。下游隄埽工程。亦關緊要。因各廳辦工銀款。俱經康基田借動。提赴大工。現在料物等項。尙未購齊。均須趕緊籌辦。督臣費淳。仰蒙聖恩。仍令兼管河務。臣諸事旣得會商。而一切呼應較靈。現在費淳已赴高堰查勘石工。臣卽兼程前往。惟有會同費淳。悉心籌畫。以保安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費淳。吳璉奏高堰石工。臣等先後到彼會勘。並與道將等虛衷籌畫。查洪湖周圍四百餘里。輒石工長一萬七千餘丈。湖邊存底水三尺二、三寸。石工高出水面十一、二、三層不等。湖查歷年盛漲時。湖水長至一丈二、三尺。至一丈四、五尺不等。石工卽出水無多。全藉一綫長隄捍禦。淮揚兩郡。去秋邵壩漫口。全黃歸湖。本年尤須設法豫防。臣等察看湖底。雖不免淤墊。而比較石工出水層數。尙堪容納。前河臣高斌所議浚船梳爬淤沙。固屬補救一法。第湖面寬闊數百里。祇可逐年緩辦。况水中施工。亦恐費多無益。此時自以廣籌疏導。使分洩旣暢。則漲滿自消。似爲要策。查洪湖設有山盱石滾壩五處。壩脊高九尺。向來上加封土攔禦。盛漲時始啓除開放。由高寶湖洩入下游各支河。歸海歸江。以減湖漲。臣思五壩全開。下游恐難容受。祇可於五壩中酌啓兩壩。但俟盛漲水高。再啓封土。過水未免湧驟。莫若將封土豫行啓除。俟水長至九尺以上。聽其於石壩脊上自行過水。則循序漸進。下游旣免湧注。而湖面豫爲騰空。亦不致漲滿。再桃源縣境內。吳城七堡地方。湖河僅隔一隄。前遇湖漲。曾開引渠二、三十丈。使洩入黃河東注。亦可分減暴漲。今擬照辦。將引渠酌爲展寬加深。使由黃河故道歸海。則入黃之水多一分。卽存湖之水少一分。而桃源至順黃壩一帶。河身轉可收清水刷滌之益。且湖內不至過漲。卽五壩不必全開。又可保護下河農田。如此廣籌疏導。高堰石工似不至過於著重。至補砌石工。已做五六分不等。臣等創挖查驗。灰漿均屬飽足。復據道將等稟。脫落一兩塊。舊石之腰洞甚多。又皸裂。舊石工長八丈八尺。續卸舊石工十六丈五尺。並智信二壩石底。尙有殘缺三十八丈。估工時尙在水中。是以俱未估辦。嗣因長水落盡。始行露出。均應修整。臣等沿隄細看。所稟屬實。但處處拆修。未免多費。現令分別補砌。用灰鈎抵。可無妨礙。至

隄項量寬八、九丈十丈不等。間有寬六、七丈者。須加幫培。其隄上子堰殘缺。亦應加足。庶可抵禦。並擇緊要處所。購貯柴料。以備臨時搶護。臣等現赴下游。再將歸海歸江各支河查明挑浚。務使暢流下達。如此層層籌辦。既固其隄防。復導其去路。似不致有壅漲之虞。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十二日奉硃批。河工之事。朕實不知。全在卿等盡心籌畫。以衛民生。湖內既難施工。止須下游各支河實力刷沙。莫使淤墊。下不壅。則上不潰。自然安瀾順軌。朕乃據理而言。未知是否。卿等審地度勢。妥協慎重爲之。南河成案續編。

閏四月初三日。費淳、吳璥奏查洪湖石工長一萬七千餘丈。上年塌卸。奏明補砌各段。共長七百餘丈。其仁、智、信三壩石底衝刷損壞。亦經奏明補修。自開工以來。臣費淳屢經往查。飭各員認真修築。臣吳璥到任後。復經會勘查催。茲據各工員具報。已於四月一律完竣。由該道和騰額查驗。轉報臣等。卽往驗收。丈尺敷足。刨挖輓石內所灌灰漿。亦俱飽滿。輓後尾土。拌用石灰素土。潑水行碓。均辦理如式。沿湖舊石工內。另有脫落腰洞。並臟裂續卸。及壩底續有殘缺等工。亦經分別補修。鈎抵完整。再堰盱大隄。臨湖一面。俱係石工。堅實可靠。但偶遇風暴。巨浪撞擊。難保無間段掣卸。所恃隄身高厚。土性膠粘。急切斷難塌透。惟查丈隄頂寬窄不一。自五丈、六丈、五尺。至八九丈、十丈、十一丈不等。臣等率同道將等察看。五壩以南。隄邊漸見淤灘。卽盛漲水亦較淺。風浪至此。其勢漸輕。該處隄工雖有三百餘丈。頂寬僅五丈者。而形勢不甚喫重。自可無庸多幫。以節糜費。至五壩以北。湖寬水深。內除隄寬十丈、十一丈者。固極寬厚。卽八丈、九丈者。亦足捍禦。均可不必加幫。其間有不及八丈者。究覺單薄。現俱逐段估幫。總以頂寬八丈爲度。又

高堰以北。裏河廳臨湖隄工。係湖尾引河水。面窄狹。情形較輕。祇擇其卑矮處所。酌爲加築。如此分別籌辦。工費不多。而全隄可資捍衛。再隄上舊有子堰。風浪撲上。隄頂時賴以攔護。頗關緊要。內多卑薄殘削。並應加築襯平。俾一律完固。其石工面上眉土。係蓋護石縫。以免浪湧灌入。歷經風浪掣刷。殆盡現亦確估興修。臣等督同淮揚道和騰額。並委候補道沈啓震。往來工次。嚴督工員核實妥辦。臣等亦時往查驗。凡一切工程。統於大汛前普行完竣。俾資保護安全。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吳璥奏。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京師自入春以來。雨澤稍稀。交夏至後。甘霽連綿。極爲深透。因思南省正值大雨時行之際。河湖水勢。自必增長。現在邵壩漫口。未經堵合。大溜全注。洪湖高堰石工。最爲險要。節經降旨。令該督等豫爲防護。不啻至再。至三。吳璥現因查審河工積弊一案。在清江浦會同岳起辦理。但此案有岳起督同孫日秉在彼。足資審辦。吳璥係河道總督。自當以河工爲重。著卽親赴高堰。於洪水未漲之前。妥爲辦理。實力守護。以期一律穩固。至洪湖宣洩盛漲。向來全恃開放五壩。惟五壩旣開。則下游民田。必多淹浸。亦非萬全之策。費淳與吳璥總宜彼此熟商。設法疏浚。俾湖河之水。去路暢順。高堰石工。不致十分著重。方爲妥善。不可徒恃開放五壩。置下游民田於不顧。以鄰爲壑也。著將該處石工情形。及近交大汛。如何宣洩防守之處。卽行迅速具奏。以慰昕夕。廑注。欽此。臣查江省自春至今。連綿多雨。臣於料理黃河上下。游各隄埽工程之外。卽專心以籌辦高堰爲要務。三四月間。臣會同督臣費淳。並與淮揚道和騰額。悉心商議。凡隄工卑薄處。均酌爲幫培。隄上子堰。又經加築。歸海歸江。各路亦俱疏浚。並於隄上多設堡房窩鋪。鍬鍤雨具。巡籤等項。遴派文武員弁。二十餘員分段率領兵夫。晝

夜駐守。又添委候補道沈啓震幫同該道和騰額常川赴工經理。並委副將許世德、參將汪德、協力守防。臣仍不時親赴查勘。節經於月之十三日及二十六日奏聞。茲查正陽關稟報自閏四月二十五日起。至月之十五日止。淮水日逐增長。較上年六月水大五尺七寸。又據豫省稟報。萬錦灘黃河長水二尺。沁河長水三尺。俱匯注而下。現在湖內截至二十八日止。共存水七尺八寸。較上年今日水大一尺九寸。是來源不能禁其加增。而去路必須使之暢達。查湖水去路有二。一由束清壩禦黃壩入黃河。出雲梯關歸海。計洩水十之七八。一由運口折東。經三壩三閘。入淮揚運河歸江。計洩水十之二三。此湖水常行之正路也。至山盱五滾壩。前人創建以分減盛漲。查五壩俱係石底。即過水亦不能刷深。且所減之水。由高寶湖穿入運河。一出瓜洲口歸江。一出金灣六閘。由下河歸江。均有水道攔束。而行原不致泛淹民田。惟五壩石脊計高湖底九尺。向來上加封土。俟異漲時水高。始行開放。轉致湧驟泛漫。臣與費淳暨道將等籌議。五壩中只可酌啓智。信兩壩。竟無庸封土。俟湖水長至九尺以上。即聽其於石脊上陸續過水。則下游無暴注之虞。而湖水可資漸減之益。亦經會同費淳奏明。臣現復遵旨通盤熟籌。湖河洩水去路。總以束清禦黃兩壩爲扼要之區。交夏令後。即督飭道廳等。將該兩壩大加拆展。現在測量水勢。束清壩刷深幾及四丈。禦黃壩深至六七丈。由此入黃河故道。直達海口。實屬深通迅駛。其由運河歸江一路。河身亦甚通暢。是以夏至以來。長水雖驟。而高堰新舊石工。尙高出水面九層十層十餘層不等。每石一層計高一尺二寸。是堰頂高於水面。尙有一丈以外。五壩石脊尙高出水面一尺二寸。並未過水。各工穩固。但目下已屈伏汛兼之風雨時作。水勢必更增長。臣實朝夕凜畏。現又親往該工。督飭該道等。添紮埽枕。以防風浪。

或竟撲及子堰。可資攬護。一面購土添料。以備臨時搶護。並飭分派駐工各員。弁勤率兵夫。按段巡查。再清江至高堰。僅三十餘里。自高堰至蔣家壩。工尾亦不過百餘里。臣時常赴工。現雖會同岳起辦案。而高堰一帶。仍不時就近往勘。河務係臣專責。斷不敢顧此失彼。聞督臣費淳。已由江西安徽回抵江寧。卽日可抵清江。臣當再與熟商一切。惟有倍加敬慎。實力防範。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初九日。奉上諭。吳璥奏。湖河水勢加長。高堰石工現俱穩固。並宣洩防守各情形。覽奏稍慰。本年湖河水勢增長。比上年較大。高堰石工。最爲險要。節經降旨。令吳璥等加意防護。設法疏通。今據稱夏至以來。長水雖驟。堰頂高於水面。尙有一丈以外。五壩石脊。尙高出水面一尺二寸。並未過水。但現在正當伏汛。大雨時行。下游水勢稍長。尙易爲力。若黃沁上游暴漲。匯注下趨。則該處石工。必至十分著重。吳璥惟當倍加小心。督率河工員弁。實力隄防。隨時疏濬。以期固工衛民。萬全無弊。不可稍存懈怠也。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費淳。吳璥奏。伏查洪澤湖平險情形。全視風信。緣湖面寬至四百餘里。無風則波平如鏡。遇風則浪湧如山。而新舊石工。俱在湖之東面。是以西風尤爲著重。本年自夏至以及交秋。雖風雨連綿。所幸多係東南風。尙於石工無礙。迨立秋以後。金風司令。六月二十三、四及二十六、七等日。風勢較大。浪亦較猛。七月初三半夜間。忽起雷陣。風烈異常。屋瓦皆震。浪乘風湧。直撲隄頂。臣等督同道將。並分段守隄之文武弁兵。無不虔敬悚慄。益加竭力巡防。數刻間。暴風漸息。臣等遍查湖隄一萬七千餘丈。內高堰廳所管石工一律鞏固。毫無掣動。山旰廳屬湖心寬闊之處。石工亦並無衝激塌損。惟徐壩汛楊家灣蔣壩工尾有

乾隆十六年所築舊石工四處。樁底朽壞。間段被風掣卸。計共長三十三丈二尺。該工在洪澤湖之西南隅。本係沿邊淺水。並非湖心喫緊處。所當卽督飭廳營用料。攔護穩實。隄身仍寬有七八丈不等。不致再爲風浪刷塌。俟冬令水消。運石補修。需費亦屬無幾。旬日來。洪澤湖共落水一尺九寸。現祇存水八尺八寸。天氣亦已晴爽。極爲風靜。波恬。節近白露。可冀水消工穩。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六年五月。費淳。吳璥奏。據正陽關稟報。洪澤湖上游之淮河。自五月初旬以來。陸續共長水七尺七寸。臣等已將河口之束清等壩。預行拆展暢洩。湖面騰空。儘足容納。高堰石工。現尙高出水面十一二三層不等。惟山旣廳境之徐壩。汛黃堽寺古溝等處。遠年舊石工。底樁已朽。因五月十八日風雨撞掣。坐墊數段。該處地居湖尾。尙不著重。業已攔護穩固。應俟秋汛水落。再爲拆修。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七年六月。吳璥奏。查洪澤湖。因淮河上游。冬春雨雪甚稀。僅存底水二尺五寸。而本年黃水長發。較早且大。以致倒灌淤滯。迨至五月下旬以來。各處澍雨渥沾。據安徽正陽關具報。淮河長水六尺九寸。匯注洪湖。高堰誌樁亦卽每日長水一二寸不等。無如河口黃水。五月二十以前之長水。尙未全消。復於五月二十七八九及六月初三四五等日。又長水五尺餘寸。是以仍前頂托。清水不能下注。臣等日夕籌勘。焦急倍常。復經率同淮揚道和騰額。並廳員將備等。公同熟商。清水已有日旺之勢。必須將河口一帶。凡有淤沙。停聚處所。先行抽溝疏浚。庶清水到時。導引有路。始能衝刷得力。因卽多集人夫。或用畝勺。撈挖。或用混江龍。鐵篦子。爬梳。將河泓內淤淺之處。逐段疏浚。以待清水下注。至初八九日。黃水漸見消落。高堰誌樁湖水。長至七尺五寸。臣等察看情形。清水已可敵黃。復令將運口三閘。全行閉板。擊蓄。並將運口。

各草壩收束。不使湖水多分入運。清水得以蓄高。立時外出。刷沙暢注。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費淳吳璫奏。安徽正陽關前次稟報。長水六尺二寸之後。復據報。六月初三四至十一日。淮水共長二尺四寸。連日洪澤湖復長水一尺七寸。高堰誌。椿已存水一丈一尺一寸。山盱五滾壩內之智信。兩壩前於嘉慶五年。經臣等奏明。毋庸封土。俟湖水長至九尺以上。聽其逐漸自過。則潮漲既可分減。下游亦無虞。湧驟。今智信兩壩壩脊過水二尺。由高寶邵伯等湖循序歸江。甚爲平順。高堰石工。尙出水七八尺不等。均極穩固。其河口之禦黃束清等壩。及三四月間漕船渡黃時。所築高家馬頭挑水壩。俱已拆除。撈盡。使清水會黃。甚爲迅暢。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八年九月初五日。陳大文吳璫奏。洪湖因八月杪及九月初二三等日。西南大風。晝夜狂猛。湖中浪湧如山。潑過隄頂。將高堰山盱境內石工。掣塌三十五段。並將伏汛期內原經掣塌石工。撲護埽段。全行掣去。其山盱五壩護埽封土。亦俱掣動。臣等督同該管道將廳營。逐段勘明。分投用料撲護。計高堰廳六堡至十二堡。掣卸石工十五段。共長八十九丈三尺。山盱廳高潤汛頭堡至禮壩南。掣卸石工十段。共長二十一丈五尺。又撞掣腰洞尾土。墊陷共二十八處。五壩護埽掣塌平墊。共長一百七十七丈五尺。業經分委各員。漏夜補鑲填築。現已完固。足資抵禦。查高堰誌。椿湖水現在一丈九寸。此時雖距霜降不遠。而湖水尙大。仍應酌備料物。小心防守。俟湖水再消二三尺。另行勘估。補砌石工。不任稍有混冒。南河成案

續編。

是月吳璫奏。奉上諭。封邱隄工。墊陷掣動大溜。上游旣經漫溢。下游水勢乾淺。轉恐有停淤之患。回空漕

船行走有無妨礙等因。臣查河口清黃交匯處。所自八月下旬以後。黃河盛漲。積久不消。倒灌沙停。清水不能外出。當經多用混江龍鐵籠子。竭力梳爬。無如旋挖旋淤。漕船難於過竣。迨九月十六七八等日。黃水消落三尺餘寸。清水甫經外注。方冀通順。適行至二十一。二日。黃水復陡落五尺六七寸。共落水九尺餘寸。水係陡落。沙亦陡淤。以致清黃交匯一帶。悉成乾灘。外層高仰。清水愈不能下注。臣等督率道將廳營等。調集弁兵。多雇人夫。晝夜挑挖。自禦黃壩以外。直至彭家馬頭。計長九百餘丈。將淤沙挑去五六丈。一面將運口各草壩口門。儘力收窄。各閘亦全行封閉。擡蓄清水。逼令全力衝刷。並於新挑河槽內。酌看形勢。築做大小草壩十一道。逼溜刷泓。始得通流下注。惟清水微細。且係建瓴直瀉之勢。不能擡蓄。長河水深處。尚有二三尺。其淺處。僅止二尺四五寸。幫船仍未暢渡。所幸洪澤湖。目下尙存水一丈一尺三寸。可敷接濟。臣等復察看河身廣闊處。所水面鋪寬。更易淺澀。飭令趕緊築壩收束。則水勢既可擡起。而溜行過急。自必刷滌漸深。即可暢行無阻。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九年二月十四日。吳璥奏。洪湖水勢因竭力收蓄。不致過於消耗。現存底水六尺七寸。較往年尙大三尺餘寸。足資濟運。惟洪湖存水較旺。去冬今春。西風時作。於上年十月初二三日。及初十一。二十四等日。並二月初二。三等日。山盱廳境。掣卸舊石工二十九段。原長八十八丈八尺。又牽連帶卸長三十丈六尺。並高澗頭堡至蔣壩工尾止。間段倒卸舊石工二十二段。共長七十四丈四尺。計石十一層。至十七層不等。又高堰廳境。掣卸舊石工二十四段。原長一百二十三丈五尺。又牽連帶卸長十四丈。並於六號至十八號止。間段倒卸舊石工十四段。共長六十一丈六尺。計石十二層。至十五層不等。又脫落腰洞石

塊二百二十六處。共長一百二十五丈五尺五寸。均在保固限外。其宣洩漲水之智。信兩壩。因湖水較大。汕激日久。上年十一月間。衝損智壩石底。長六十八丈九尺八寸。信壩石底。長四十八丈二尺。並零星缺石。寬六尺至十丈二尺不等。去冬已飭該道廳購料。現在上緊補築。另容核明長寬高深銀兩。再行開單具奏。現在河口一帶。水勢充裕。漕船過行。如再有消落。即將湖尾五道引河口門。酌量收窄。俾資蓄水。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日。奉上諭。高堰一帶石工關係緊要。聞年來因湖水汕刷。竟有倒塌之處。其智信兩壩基。亦被衝損。甚爲可虞。吳璣旣已查明丈尺。購備料物。務卽認真經理。趕緊補築。總須於伏秋大汛之前。一律齊全。永臻鞏固。其石工長寬高深銀兩各細數。並卽一面開單奏聞。以備查核。不可稍有不實。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十一日。吳璣奏。清口湖水較大。力足敵黃。並未倒漾。惟向來湖水長至丈二尺外。卽將山盱五壩酌啓一兩壩減洩。因今歲情形微有不同。正需清水全力刷河。未便輕議分洩。是以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三尺八寸。仍竭力防守收蓄。尙未啓壩。並將河口各束水壩。展拓寬深。俾清水暢注。現抵彭家馬頭以下。匯黃歸海。可資攻刷淤沙。近日雷陣較多。雨勢尤大。六月初一日。初二日。及初九日。陡起風暴。高堰廳境內。掣卸石工十五段。共長四十四丈六尺。山盱廳境內。掣卸石工十一段。共長二十五丈六尺。內有高堰廳新工。共四丈六尺。山盱廳新工。共七丈二尺。緣修築甫竣。灰漿未甚乾老。卽遭風暴所致。又七年分所修保固限內。工七丈五尺。照例著落原辦之員賠修。並責令先行購料。摟護不准動用工料。以示懲警。其

餘所製遠年舊工。飭廳動料分頭撲護。山盱五壩封土護埽。爲風浪所掣者。亦照舊補鑲如式。臣派委中軍副將汪德。督同搶辦。均已一律完固。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七日。奉上諭。吳璥奏。高堰廳境內。因風雨猛烈。間有掣卸石工。飭令分投撲護。其在保固限內者。並責令原辦之員。賠修示儆。覽奏殊爲幸慰。向來黃水倒漾。總因清水力弱之故。今清口湖水力足。敵黃不致倒漾。河水得以順軌安行。而運河亦無淤墊之虞。最爲安瀾吉兆。此時伏汛盛行。轉瞬卽屆秋汛。各處水勢旺盛。吳璥尤當加意敬慎。會同陳大文。督率將備工員。奮勉巡防。協力守護。其高堰境內掣卸之工。速令補鑲如式。應銷者准銷。應賠者著賠。務期工堅料實。該督等俟伏汛過後。著先將各工平穩情形。奏報一次。俟秋汛安瀾後。再行飛章奏報。朕當發香虔祀河神。以答靈佑也。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二十一日。陳大文。吳璥奏。洪澤湖水由清口分注入運。自清江以達揚州。是爲淮揚運河。其實應汜水汛以下。至江甘汛金灣六閘。計一百八十餘里。運河之西。卽係寶應。白馬。汜光。高郵。甓社。邵伯諸湖。僅以一隄爲隔。其運河東岸。下通興化。泰州等七州縣地方。建有南關。五里。車邏等五壩。與山盱之五滾壩。上下相應。蒙高宗純皇帝。欽定機宜。視山盱五壩過水大小。分別啓放。俾水由興化。鹽城。東臺等縣境內。各開分洩歸海。將原奉諭旨。勒石永遠。欽遵辦理。本年洪湖水長。至一丈五尺。甚爲浩瀚。臣等與道將等。公同籌議。先後酌啓山盱信義兩壩。以資分洩。七月初五日。復因異常風暴。將仁智二壩。亦掣通過水。由高寶諸湖泛漲入運。七月二十日以前。臣等察看運河水勢。雖大。尙堪容納。且下河農田。將屆成熟刈穫。是以高郵之南關。車邏等壩。堅守未啓。而山盱各壩。湖水稍落。卽應堵築。以截來源。臣吳璥帶同江蘭。並

候補道田自福、中軍副將汪德前赴堰盱查勘籌辦。臣陳大文率同淮揚道曹恆、遊擊包宗堯、赴高寶一帶相機防守。正在分投酌辦間，接據安徽正陽關呈報：淮河於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又長水三尺。洪湖水復加長，寶應以下運河西岸湖河相連，東岸隄工節節危險。兼以七月二十三、四日兩晝夜，西北大風揚河廳永安汛之清水潭、蔡家堰、小二堡、張家溝、九里鋪等處，揚糧廳江甘汛之周家溝、蔡家潭、夏家直等處，或水潑隄頂，油刷殘缺，或隄坡蟄塌滲水。當經臣陳大文督率道將廳營並府州縣等分投幫戩，加高趕鑲護埽防風漏夜搶辦，幸俱保護無虞。而河水仍有長無消，溯查運河水勢，以乾隆五十一年爲最大，長至一丈三尺七寸。曾將南關車邏等四壩全啓洩水。今本年河水已長至一丈六尺九寸，較是年尙大三尺二寸。其勢斷難容納，儻西風大作，必致他虞。而下河早稻中稻業已刈穫，晚禾亦將收割。且各壩下本有各支河，可以循軌入海，是以公同熟酌於七月二十八、九兩日及八月初一日，循照舊制將南關車邏等五壩內酌啓三壩，並飛飭將下河范公隄沿海各閘全行啓放，俾河水暢注歸海，以免壅遏漫淹。自啓壩後，河水漸消，百數十里隄工得以保守平穩。至山盱各滾壩，因湖水過大，溜勢湧猛，將壩底石塊衝擊，翻起刷成溝槽數道。臣吳璥察看情形，不能徑直鑲埽，必須由壩內越灣進築，而兩面皆湖，購運料物，倍費周章。因酌派廳縣汛員分投購料，並令江蘭設法督催雇船由外湖及二河轉運，始得到壩。一面督率道將廳營等趕緊進築。於七月二十九日先將智壩堵竣，隨即趕築信、義兩壩。於八月十三、二十等日，亦卽堵合斷流，僅餘仁字一壩過水。現在跟手趕辦，亦可尅期堵閉。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十二日，陳大文吳璥奏：洪湖石隄長一萬七千三百十四丈。本年五六月間，淮水疊次長發甚大，兼

因風暴時作高堰山盱兩廳石隄間被掣塌至七月初四五日又遭異常風暴浪湧如山掣塌工段尤多並有塌及隄身丈餘及二三丈處又外河廳屬吳城臨湖輒工裏河廳屬運口臨湖輒工均因疊遇風暴掣塌當經分投用料撲護保守至揚河廳屬運河西岸卽係寶應白馬汜光高郵暨社等湖臨湖一面亦係輒石工程本年洪湖異漲山盱各壩減洩之水歸入高寶諸湖西岸湖河連成一片隄工浸泡水中風浪掀掣坍塌較多輒後土隄亦皆汕刷殘缺節經臣等具奏查各廳掣卸輒石工程關係緊要均應補築向須霜降後估定先行購料一亦春令卽趕緊興辦於汛前一律早竣始得灰漿乾老足資堅鞏本年掣卸臨湖工段既多所需石料灰輒等項採購程途較遠尤須早爲估辦臣等於湖水消落時卽飭淮揚道曹恆參將張永盛遊擊包宗堯等逐段測探樁腳細查應修丈尺層數確切估算開單臣等復加勘驗細核所塌工段內有新修尙在保固限內者卽著落原辦之員賠修不准開銷錢糧其實係遠年舊工久在保固限外者方准動項辦理不任絲毫新舊牽混並飭令吊撈石塊照例湊用以節工帑其遠年舊工內有因風浪擊撞賊裂者並應確估拆修免致塌卸又外河吳城輒工尾迤下舊有土隄單薄本年河水盛漲掣泡隄身汕刷堪虞亦應接築輒工並將該汛卞家汪一帶舊工酌量加高裏河運口汛輒工亦有應行加砌之處俾資抵禦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九日奉上諭本日姜晟等由四百里馳奏運道已通糧船挽渡一摺覽奏欣慰本年江南清口一帶間有淤淺回空糧船在彼阻滯前後已屆兩月朕心時切焦廛節經降旨令尙書姜晟會同該河督等設法疏通朕於宮內齋心望空叩禱仰祈神佑特親頒藏香前往令姜晟等分往各處河神廟虔禱茲

據奏稱。初三日禱祀之後。是日申刻至初四日卯刻。黃水頓消。清水高出五寸。旋即啓放引河。適風轉西南。清水乘風外注。大形通暢。一面督令幫船趕緊挽渡。至本日戌時。已過船一百零八隻等語。叨沐神庥。如響斯應。朕叩感之餘。倍深兢惕。特發去大小藏香各十枝。著姜晟等卽虔詣各處河神廟祀謝。以酬靈貺。河渠志稿。

是月二十日。奉上諭。姜晟等奏治河之法。以蓄清敵黃爲上策。此語誠是。至以減黃助清爲中策。朕看來。竟係下策。清水所以敵黃。自應蓄深暢。方足以資刷沙之益。若恃減黃以助清。必致洪澤湖底逐漸停淤。久且成爲黃水瀉注之所。成何事體。若將來淮黃不分。又借河水衝刷淤墊。凡事須念及久遠。不可祇圖目前。朕聞今年春夏間。黃水盛漲。灌注入湖。湖底本已淤高。不能容納。是以當清黃並漲時。高堰隄工。幾致危險。陳大文等乃始議開信。義等壩。權宜補救。今姜晟等籌辦各工。欲請加培高堰。試思湖底若未淤墊。又何必將堰工增高。卽此可爲黃水入湖之明證。至祥符。五瑞兩閘。摺內稱距洪澤湖四十餘里。瀉水建瓴。逐漸澄清。無慮流沙墊及湖身。兩閘金門。不但無庸堵閉。仍於西閘牆迤上土隄。展寬五六丈盤做裏頭。另挑引渠。俟明春察看情形。再爲啓放等語。祥符。五瑞二閘。若長時間開放。不行堵閉。設水勢建瓴而下。黃河大溜。或爲所奪。湖身豈能容受。且黃水經由之處。亦豈能悉行澄清。不使挾沙入湖。設此四十餘里內。泥沙停滯。漸將引渠淤淺。填爲平陸。則水仍無處消納。况兩岸皆有民田廬舍。亦豈能無被淹受害處。所伊等此議。自係專爲明春重運經行起見。但朕意此二閘長時間啓放。究屬不妥。仍著姜晟等慎重籌畫。妥爲經理。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大學士慶桂等奏。據欽差尙書姜晟、兩江總督陳大文、江南河道總督吳璥、護理河東河道總督徐端等奏。詳察河身受病之原。會籌應辦各工情形。開單呈覽等因。臣等查洪澤一湖。係江南水櫃。臨湖一帶。輒石土隄。爲淮揚兩郡保障。最關緊要。其運口及束清、禦黃、順黃等壩。賴以蓄清敵黃。爲利濟運漕最要關鍵。今該尙書等請將清口大挑疏浚。以備重運。經臨清口河寬處所。添束水壩。逼溜刷沙。清黃交匯處所。於順黃壩河尾接築柴壩。挑溜東注。運口頭壩外。現築挑清蓋壩。收蓄清水。永爲定制。高堰、山盱兩廳石隄。請再加高。高堰、山盱石工後土隄。請一律加培。山盱五壩壩底殘損之處。請一律修補。並將封土培築。高寬各等款。查係爲收束洪湖水勢。濟運敵黃。及捍禦黃流束水。刷沙起見。應如該尙書等所奏辦理。其高堰、山盱石工後二隄。一道長百餘里。需費五六十萬。既經奏明。緩商應毋庸議。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初二日。陳大文、吳璥、徐端、奏臣等接廷寄。十一月十六日奉。上諭。本年河口淤淺。漕船阻滯。仰賴河神默佑。通流濟運。目前幫船得以暢行。自可無誤歸次。但清口之淤實由六月間。陳大文等因湖水長發。先將信、義兩壩啓放。至七月內。仁、智兩壩又被風暴掣通。每壩約開寬六十丈。共有二百數十丈。似此奔騰傾注。宜其一瀉無餘。且壩工若果堅實。何至一遇風暴。卽被掣動。可見壩根必有鬆浮之處。是以未能捍禦。又禦黃、束清兩壩。所以蓄高清水。抵禦黃流。不使倒灌。設法最爲良善。近來黃水浸入清口。清水未能暢注。刷沙黃強淮弱。看來該處壩工。竟不能得力。自係歲修工程。有草率偷減情弊。著陳大文、吳璥實力妥辦。務使一律堅固。能資蓄清敵黃之用。况上游淮水。今年並無異漲。何以洪澤湖身不能容納。輒至泛溢。自因黃水灌注停沙。以致湖底淤高。而倒灌清口之弊。尤顯而易見。總由海口一帶。尾閘不暢。下

游高仰。乃全河受病之原。陳大文、吳璫、徐端等。尤當設法熟籌。爲一勞永逸之計。切勿再有因循。致有貽誤。至啓閘減黃。係權宜辦法。前月姜晟等。籌開天然閘。朕聞銅山縣民人環籲攔阻而止。其有礙民舍田廬可知。今所有祥符五瑞等閘。是否業已堵閉。該處下游。有無被淹處所。昨已降旨查詢。該督等遵照查明。如有應行撫卹者。卽據實具奏。毋稍隱飾。欽此。查洪湖周圍四百餘里。波濤汹涌。惟賴一綫長隄。爲淮揚兩郡保障。關係甚鉅。康熙以前。自周橋至翟壩三十里。向本無隄。前河臣靳輔始行補築。仍留減水土壩六處。康熙四十年。前河臣張鵬翮因六壩堵塞。題建南北中三石壩。其天然南北兩壩。仍係土壩。乾隆十六年。奉高宗純皇帝諭旨。天然二土壩。永禁開放。另建石壩二座。並南北中三石壩。共爲五壩。以仁義禮智信爲次。仁義禮三壩。照康熙年間舊制。高堰誌椿長水至八尺五寸及九尺以上。聽其由石脊過水。惟智信二壩。於石面上加築封土。嗣後仁義禮三壩。一併封土。高不過四尺。寬一二尺。仍照向定章程。長水至九尺以上。以次相機啓放。至今永垂法守。本年洪湖上游。淮河據正陽關報。自三月二十三日起。日見增長。至八月間。共長水二丈七尺八寸。高堰湖水誌椿長至一丈五尺。較比十數年來。水勢實爲異漲。先於六月十四日。湖水已長至一丈四尺以上。臣陳大文、吳璫據道將稟。水勢久逾。向來啓壩定制。隄工在在危險。亟請宣洩。始令酌啓信壩。而水勢尙在加長。迨七月初三日。長至一丈五尺。不得已。又將義壩啓放。水僅平定。至初四五兩日。忽起異常風暴。浪湧如山。潑過隄頂。遂將仁智兩壩封土掣通。水始漸消。彼時堰下村民。及淮揚士庶。咸以風掣兩壩。方得保全高堰。爲幸。至請加石隄。實因湖水現存一丈二尺三寸。比盛漲時。僅落二尺七寸。而較上年底水。已大三尺。現在已形旺盛。明歲汛水長發。可虞。不得不請

幫寬土隄。並請加石工一層。庶可多收尺餘之水。以備敵黃。而長隄亦藉資保護。至洪湖承受七十二山河之水。年久必有沙淤。但湖身甚大。波流甚湧。亦非一時所能淤高。卽歷來黃河南岸漫口。如豫省之楊橋宋堂大壩。睢工。江南之魏工。陳工。司工。周工。邵工。皆全黃歸湖。而湖身未見甚淤。蓋因漫水紆回。數百里。泥沙沿路停留。及至入湖。其色已清。是以未甚停淤。至徐屬毛城鋪滾壩。天然開峯山四閘。建設已閱百數十年。每年必啓放兩三處。以洩黃漲。而洪湖亦未見淤。其故因各閘壩分減之水無多。且自上而下。與湖水順流而行。沙隨水去。非如倒灌之兩相頂阻者可比。現在所開之祥符五瑞兩閘。雖距湖較近。亦係順流並下。是以不致受淤。惟歷來黃強淮弱。河口倒灌之患。黃水一高。卽勢不能禁。且與清水相頂。故易停淤。然亦祇能淤至太平引河武家墩一帶。湖尾二三十里而止。其數百里之湖身。斷無灌滿之理。自前明迄今。河口倒灌次數。難以更僕數。而太平河一帶。清水得出。卽通。歷來從未淤斷。水年四五兩月。倒灌之水。亦漾至武家墩以南。至六月初一日後。清水暢出湖尾之太平引河等處。卽已刷深。現委員弁測量湖水。其近隄湖邊湖灘。存水六七八尺。至丈餘不等。湖身則深二三四五丈不等。龜山一帶。湖心更深。遂難測。湖中鹽米商船。以及漁船往來甚多。並經確切詢問。所言相同。是現今湖底尙不爲淺。如果實在淤墊。臣等自當據實入告。至祥符五瑞二閘金門。僅寬三丈六尺。且土性堅凝。臣等前於啓放時。復在閘外築鉗口壩二道。兩閘並做裏頭。皆用料盤護十分穩固。不致有奪溜之患。惟減黃助清。究係一時權宜。誠如聖諭。長時啓放。究屬不妥。現在回空過竣。自當欽遵諭旨。將該二閘堵閉。來春重運到時。清水尙旺。黃水未漲。亦可毋庸啓放。儻淮弱黃強。不得不藉以減洩。再當奏明。暫行啓放。以資浮送。至東清禦黃兩

壩爲蓄清敵黃緊要機宜。查未改清口以前原祇有束水東西壩一道。定制視湖水大小以定口門寬窄。如湖水加長一尺則拆展十丈。湖水漸消亦漸次收束。自乾隆四十一年移改清口後勢遠氣寬清水外出無力束清壩一道不足以資收束。於五十年前大學士公阿桂奉命查勘添建禦黃壩一道亦視黃水大小遞相拆築以禦黃流頗爲得力。但水勢總爭高下各該壩雖能節宣亦難免倒灌。惟有設法節節收束使之逼溜刷沙不致過於寬緩散漫。再十一月十九日西北大風狂猛湖水勢大波浪掀騰石工復多掣坍。臣陳大文吳璣督飭道將等查勘高堰廳境內掣卸石工長十四丈四尺。山旰廳境內掣卸石工長一百四十四丈七尺。除保固限內新工十六丈八尺著落賠修外其餘皆係遠年舊工均應一律補砌。又揚河廳境內臨湖甄石工亦被風浪掣卸二丈。查本年秋汛風暴掣卸甄石各工業經勘估奏明派員分段承修。所有此次續掣工段亦應勘明丈尺一併俟春融派員補砌統俟工完併案這冊具題核銷。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一

淮水章贖十

嘉慶十年正月二十二日。陳大文、徐端奏。臣等奉上諭。據汪志伊馳奏。請將高堰石工。循照舊規辦理。一摺。加築堰工一事。前據該督等奏到時。朕本以爲於蓄清濟運事宜。無相關涉。即欲加培增築。似非目前急不可緩之工。據奏採辦石料運工。如此艱難。自屬實在情形。徐端著即迅速馳赴新任。會同陳大文、汪志伊悉心籌度。究竟高堰石工。是否可以緩辦。其採辦石料。應如何酌量辦理之處。即行據實妥議具奏。勿稍回護。欽此。臣徐端前在東省。奉到諭旨。當將高堰石工。亟須加高。蓄水濟運緣由。先行奏覆。臣陳大文旋即赴工。因撫臣汪志伊未見該工情形。商同徐端。屢次咨會汪志伊前來會勘。方可遵旨籌度。以期利運衛民。茲准汪志伊咨稱。以諭旨無會勘字樣。現在催漕搭運。難以分身。札復。若再往返咨商。急切難以定議。臣等復赴堰。盱一帶履勘。實緣淮揚兩郡。全憑此隄保障。兼需蓄水濟運。從前黃河較深。湖水誌椿存水八九尺。即能外出。現因黃河底高。湖水需一丈以上。方能暢出。刷黃。目前湖水尙蓄存一丈一尺數寸。百里長隄。已形單薄。即再消一二尺。一經伏秋盛漲。水過隄頂。勢未可定。臣等前同尙書姜晟。議請將石工原舊卑矮者。加高一二三層外。復普律加砌一層。原爲蓄水不得不加隄之故。至採辦石料。檢查乾隆十八年舊案。係購辦石料二十萬餘丈。是以分三省採辦。此次估工止需石六萬一千四百餘丈。河員俱已委辦要工。勢難令其分投購石。且石匠船戶亦呼應不靈。是以議令本省產石各府屬地方官分

辦。易於集事。並照例價。加倍津貼。不致賠累。因上冬會議。爲期已促。未及與撫臣往返熟商。致上煩聖慈訓飭。曷勝惶悚。茲臣等欽遵諭旨。公同悉心籌度。現距桃汛不遠。爲日已遲。斷乎趕辦不及。惟有卽照徐端前奏。先將卑矮舊石工補砌一二三層。首先儼辦。計需石七千餘丈。爲數既少。購運亦易。現再咨明汪志伊卽飭屬趕緊購辦。於三月內交工應用。並將石後土隄原議加高。幫寬土工。遴派多員。卽行儼辦。並購儲柴料。以備伏秋盛漲。藉資摟護。仍一面將仁義等壩壩底衝損之處。趕爲修補。如果水勢長至一丈五尺上下。卽相機啓放減洩。庶洪湖不虞漲漫。而清水常旺。河口可收刷淤之效。至普面加高一層石工。且至本年大汛時。臣等察看水勢。確按隄面出水高低。如可無庸加砌。自當就勢節省。不敢糜費。儼實在需辦。當於霜降後。再購運石料。次第興辦。俟屆期另行具奏。再現辦土石各工。已據投効人員來工踴躍呈請領辦。除另摺請旨外。毋須調派州縣。其軋灰米鐵等項物料。爲數雖多。仍責成工員就地購辦。如此各任其事。庶要工易舉。於地方官亦毫無苦累。緣撫臣汪志伊未經來工會同籌議。不便列銜。謹就臣等所見。據實會議具奏。再查河口另挑引河。經臣徐端奏明。再普律展寬三丈。加深二尺。督令儼辦。一二月卽可全竣。臣陳大文到工。查看形勢。頗爲順直。挑挖亦俱如式。現在清水高黃水二尺五寸。計日重運。行抵運口。亦經開放。可期暢行。並藉以衝刷積淤。幫船浮送裕如。無虞阻滯。南河成案續編。

二月徐端奏。河口疏挑引河一千七百餘丈。經前河臣吳璥奏辦。臣到任後。悉心籌度。復普律展寬加深。業經具奏。旬日以來。臣督率道將各員。駐工嚴催。加夫漏夜儼辦。工完。臣復逐細量驗如式。於正月二十七日啓壩放河。清水暢行外注。自交春令。黃水雖略長數寸。而洪湖所存底水本大。仍高黃水二尺。足以

敵黃衝刷。測量新河中泓水深八九尺一丈不等。大江以南之鎮江。後幫漕船業於二月初七日行抵河口。卽由新河過渡。挽進揚莊。其後幫各船。已派委員弁。照料督催。務令隨到隨渡。不任稍有停滯。仍將仿照混江龍。另製之揚泥車。多雇夫船。在新河尾。清黃交匯處。所上下梳爬。更可刷滌深暢。至清口一帶。河面本寬。湖水至此。溜緩無力。上年冬。臣會同姜晟等議奏。應於裏河東清壩以下。至外河惠濟祠以上。兩岸各築束水壩二道。藉資逼溜刷沙。現飭道廳等分投集料。照估築做。以資收束。其束清壩工。本爲收蓄湖水關鍵。去冬因湖水過大。經吳燾奏明。俟湖水消動。再爲接築。茲啓放新河後。湖水宣洩旣暢。計算重運。經行爲日方長。亟當力圖逼束。查舊壩固能擊蓄湖水。但建在運口迤北。相離不遠。未免兜溜入運。臣與吳燾率同道將廳營等。於清口上下。細勘形勢。不如於運口迤南。湖水匯出之處。建築較有節制。擬於挑清壩外。築做束清東壩。其束清西壩。在對岸張家莊地方。盤基築做。今按改束清壩於運口南。始此該處湖面量寬一百七十餘丈。兩壩進占舊制束清壩口門收窄至十二丈。係專束入黃之水。今連入運之水。一併收束。未可仍照舊制收窄時酌留口門寬二十丈。仍俟湖水大小。隨時收束拆展。如此量爲移建。則箱束湖水。更爲扼要。不致入運者多。敵黃者少。並可爲挑清壩外護。實屬兩有裨益。南河成案續編。三月初二日。徐端奏。高堰大石隄。原議普律加高一層。因石料運辦不及。同前督臣陳大文會議。奏蒙允准。將幫培加高土工。先爲趕辦。臣當卽確估土方。劃分段落。遴委投効人員。雇夫漏夜興辦。並細按工程做法。示以規條。督令按坯行。職實力夯築。旬餘以來。儻辦已有二三分工不等。隨時簽試。尙俱堅實。汛前定可全竣。其舊工卑矮。應擇要加砌一二三層處。亦已派員購集靛灰各料。所需石塊。經撫臣嚴催採購。

已報起運。臣現委員迎提，趕緊到工。次第砌築，不任遲誤。至上年秋汛期內，高堰、山盱、裏河、外河、揚河等廳、臨湖、輒石各工，風暴掣坍較多。經吳璣勘估，派委廳營五十餘員，分段承辦。臣卽嚴催購料，陸續運工。乘時儻辦，惟洪湖存水既大，所有掣坍應修工段，下數層俱浸水中。現督各工員按段趕築，越壩、戽水清底。然後施工，務令根腳穩實，以資經久。仍俟灰漿乾老，逐層慎重加砌，不准簡率。查山盱五壩，下游高郵、邵伯諸湖，現存底水亦大，必須豫籌宣洩，以爲大汛容納地步。臣現將高堰土石工程做法，交明江蘭及檄調來工督催知府譚祖綬等，上下查催。臣卽由高寶連河前赴邵伯迤下，湖水歸江之人字河、芒稻閘等處查勘。如有淤澱壅遏，設法疏濬，以期宣洩通暢。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六日，奉到硃筆密諭。徐端知悉，河工至要，民命攸關，須悉心講求，務求至當，集思廣益，不可自恃。今河口淤沙，竟至千餘丈地面。去年雖挑引河，不過濟目前之急，非久安長治之策。總由河底墊高，清水雖強，尙不能抵禦。故議加高蓄清，使成建瓴之勢，以去淤滯，立意甚善。然淮揚保障，亦須籌算，宜擇險處，用碎石坦坡，以緩水勢，柔能制剛，亦爲上策。他如混江龍、木龍等項器具，皆古人之成法，不可不講求也。聞汝新製揚泥車鐵篋子，親身試演，果能如此用心，朕復何憂。實蒼生之福。東清壩改於河口，可收七分禦黃之效。所辦甚好。又聞禦黃壩去秋被淤，似應向下游稍移，更爲得力。此係朕偶見及此，是否可行，不必遷就。雲梯關以上，河身宜窄不宜寬，寬則散漫，窄則湍急，散漫則沙必淤，湍急則沙可刷。現挑俞家灘引河，使水勢直下，誠善策也。凡此數端，皆可試辦，總不必存惜費之見。况隨時整理，永除水患，所省實大。若因循不辦，較量錙銖，一朝有患，所費倍多。再察弊去其太甚，不可過於搜求。河工員弁毫無所得，必另

生枝節。關係匪淺。汝不可不深思熟慮也。勉力爲之。毋忘朕諭。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七日。鐵保徐端奏。三月二十一日。臣等正在河口。催儻漕船。是日卯刻。陡起西北暴風。河內水勢湧高數尺。督飭河口催漕將備各員。將待渡漕船。多加錨纜防護。幸俱平穩。至二十二日丑刻。風勢稍息。旋據淮揚道暨堰盱廳營稟。是日湖中浪湧如山。直潑高堰大隄。浪高隄頂丈餘。將石工掣掀數十段。山盱義字一壩。護埽掣通十餘丈。兵夫搶護落水。臣鐵保先赴高寶下游。查辦歸江各路。臣徐端馳赴高堰。直至山盱五壩。逐細查看。高堰廳境。上年秋汛及冬令。原因風暴掣坍石工七十五段。長四百七十一丈四尺。山盱廳境。上年原掣石工八十七段。長四百八十三丈七尺。俱經吳璣勘估奏明。派委通工各廳員分段承修。今此次風暴。高堰廳境又掣坍舊石工三十段。長二百七十五丈六尺。山盱廳境掣坍舊石工三十九段。長三百一十二丈四尺。不但輒石掣卸。並塌及石後土隄。有僅存寬二三丈者。兩廳境內掣卸海漫腰洞。脫落石塊甚多。計有二百餘處。隄工舊有堡房。及承辦工員搭蓋棚廠。並加高之土工。多被浪淋殘塌。其補修石工。所釘排樁越壩。全行衝刷。木植漂散無存。隄頂所貯石塊。亦多掣落入湖。山盱之義字壩護埽。掣去十一丈。該汛弁兵在壩奮勇搶護。有目兵趙鳳鳴。被浪擊入壩後。跌傷腰腿。又防壩力作夫。被浪掣去二名。撈救未護。詢之附近居民。僉稱是日湖心浪高數丈。沿湖停泊之鹽米商販各船。及工員裝運。輒灰船隻。碰損沈溺四十餘隻。實爲非常風暴。幸石後土隄。土性堅凝。未致掣通過水。而山盱各壩護埽。經該廳營等竭力搶護。亦掣坍無多。湖水未致過於旁洩。臣查義字壩。本係減洩漲水。此時掣通過水無多。壩下邵伯等湖。容納有餘。並未淹及民田。現在高堰誌椿存水一丈二尺四寸。雖洪湖飽滿。

而河口一帶正藉以抵黃刷沙。未便遽議減洩。所有義壩護埽。應先漏夜補築。其餘掣卸各段石工。亦亟須樓護。已添派幹員。並飭山陽清河盱眙等縣。撥船購料。協力趕辦。務臻穩固。惟此次掣坍石工五百八十餘丈。需料較多。計算購石燒輓。爲期已迫。勢不能於大汛前趕砌。且恐灰漿未會乾老。遇浪卽坍。臣等會商。並同道將等虛衷籌酌。惟有多備柴料。椿木妥爲樓護。堅實派員防守。俟過大汛。從容補砌。以期經久。其上年風暴所掣各段。工員原辦石料業已到工者。仍令補釘排椿越壩。趕緊砌築。不任藉詞延緩。至原坍段內。此次有續掣丈尺加寬之處。並飭淮揚道逐段量驗。補給工價銀兩。一手領辦。亦不使過於苦累。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二十八日。鐵保徐端奏。洪湖高堰石隄。應須加高。蓄水濟運。本年正月。臣徐端同前督臣陳大文。欽遵諭旨。悉心籌度。分別緩急。會議具奏。仰蒙俞允。將卑矮舊工。應砌一二三層者。首先辦理。並將石後土隄。普律幫培。准令候選人員投効承辦。又堰盱等廳境內。上年秋冬風暴。先後掣坍各段石工。經前河臣吳璣暨臣徐端節次奏明。派委通工承倅各員。僱辦。臣鐵保嚴飭各工員。分投僱緊砌築。查該工段落既長。而由湖轉運石料。灰輓節節盤壩。挽運維艱。二月下旬至四月初。風雨不時。湖水驟長。大隄內外無土可取。辦理尤爲棘手。臣徐端嚴立期限。分別勸懲。竭力催僱。並經江蘭晝夜在工督僱。自六月初旬後。陸續據報完工。臣等會同親赴堰盱。逐工勘驗。查此次修築各工內。間段加高一二三層石工。共長二千六百五十二丈。劃分十一段。又普律加幫大隄土工。長一萬六千三百六十九丈。劃分四十段。遴派投効同知通判知州知縣州同等官五十二員領辦。又補砌風掣石工八百一十八丈四尺。自三層至十七層不

等係調派通工各廳員承辦。臣等挨段查驗。簽試石工灰漿。尙俱飽足。土工亦俱夯礮堅實。除山旰義壩幫培土工。因該壩過水較大。隄坡水佔。應俟堵閉後。另行補築。其餘各工。俱已完竣。至原議高堰。普律加高一層石工。前經臣徐端會奏。俟大汛時察看水勢。再行酌辦。數月以來。悉心訪察。江寧蘇州所屬各山石料。實係採鑿維艱。而淮揚京口一帶。運河大汛時。逆流挽運。耽遲。迨秋末春初。又值重空漕船。往來擁擠。勢不能不封雇民船轉運。封船過多。則商販裹足。亦多未便。本年所辦間段。加高。僅採石七千丈。於列價外。加倍津貼。各州縣辦理。已甚竭蹶。今統計普律加高。需石五萬四千四百餘丈。購辦尤爲不易。臣等再三商酌。並檢查冊檔。高堰一帶。從前本有輓工。能資攔禦。若將加高一層之工。改用河輓砌築。上加石塊。以爲海漫。則需石較少。採購稍易。而土堰仍得包護。計可節省工價銀數萬兩。臣等體察既確。不敢因具奏在前。拘泥辦理。應請將此項石工。改砌輓工。所需添購海漫石料。毋庸再令地方官採辦。致滋藉口。賠累。應卽同河輓石灰等項。一并責令工員採辦。仍照依姜晟等原奏。加給津貼。俾資購運。於霜降後興工。限明年春汛時砌築完竣。再臣徐端前蒙諭旨。令將高堰大隄。用碎石坦坡法。擇險處試做。臣欽遵籌辦。當查外河廳吳城輓工尾。舊有土隄。經吳燾彙摺奏請接砌輓工。二百八十丈。該處外臨洪湖。若將該工改填碎石。俾護既足。驗坦坡是否有益。且毋庸格外多費錢糧。隨飭工員如式拋填。月餘以來。湖水鼓盪。未見激動。已有成效。所用錢糧。亦較原估輓工。價值爲省。惟該處湖水較淺。不若高堰之深。現在委員採購碎石。擬在高堰深水處。所試辦一兩段。如果俾護得力。容臣等通盤籌計。另行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閏六月初十日奉。上諭。現在洪湖水勢減落。各工平穩。但秋汛方長。更須加意防護。不可稍有懈怠。高堰

加高石工及補砌石隄。加幫大隄土工。均經鐵保等督催各廳官及投効各員。上緊修築完竣。逐段查驗。工程堅實。其新修之工。仍責令投効辦工人員協力防守。俟秋汛後。察其勤惰。再分別河工地方。咨部掣籤。加捐分發。所辦均屬妥協。至高堰普律加高石工。鐵保等以江省採運石塊。辦理竭蹶。請改用甌工一節。此事鐵保等既稱體訪確實。著照所議。將加高石工。改用河甌砌築。上加石塊海漫。一應料物。俱責令工員分投採辦。並加給津貼。以資購運。勒限興工修築。但須嚴飭各工員認真辦理。甄料務極堅實。日久不至酥城。灰漿照依做法。一律飽足。毋令衝刷脫落。方能抵禦洪流。該督等不時留心察訪。秉公勸懲。使人知奮勉。工不虛與。此爲至要。又高堰大隄。用碎石坦坡之法。徐端已於吳城土隄。試做有效。著再擇深險處所。如法拋填。如果更試一二處。於隄身保護得力。該督等據實具奏。做照辦理可也。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十七日。鐵保徐端奏。臣等先後接奉上諭。鐵保等奏全漕渡黃比較遲滯。自請議處各摺。已明降諭。旨將鐵保等交部議處矣。但總須將湖河受病之源。設法疏治。以期利運速漕。方爲有濟。否則徒請議處。亦於事何益。看來蓄清敵黃。刷沙濟運。最爲要著。該督等惟當酌量情形。會同速辦。以期河流暢順。不惟漕船挽運迅速。即往來商賈船隻。亦不致淺擱阻滯。方爲妥善。現在該督等因重運渡黃遲延。交部照例議處。不過稍示薄懲。若再不及早籌辦。或致回空船隻。到彼停阻。不能依期歸次。必將該督等治以貽悞之罪。欽此。伏查河口爲咽喉重地。漕運要津。年來因河底淤高。倒漾爲患。受病本非一日。上年回空阻滯時。已淤成平陸。中挑引河。始得行船。實屬權宜補救。若清水不能旺注。雖多挑引河。亦復無益。誠如睿訓。惟蓄清敵黃。刷沙濟運。最爲要著。臣等博訪輿論。海口既非人力能施。黃河又萬無挑挖之策。惟有慎閉

五壩。加培高堰。以蓄湖水。修復惠濟等各閘。節宣有制。使湖水少入運口。並補築中河之繚隄。使運中河之水。亦全力外出。助以刷黃。凡此皆爲疏治河口起見。於上月二十八日。分別各條具奏。現在河口淤高河底。按順黃壩誌。樁丈尺計算。較乾隆五十八九年間。實已淤高丈許。現自七月初十日至十二日。河水復長二尺餘寸。比清水較高四尺。是以由禦黃壩倒漾。而入清江運河。悉係黃水流行。深四五尺至二三丈不等。官民船隻。通行並無阻滯。現飭將禦黃壩口門。趕爲收窄。慎重防守。不使過於內灌。並將山旰義壩。漏夜攢堵。斷流以蓄湖水。敵黃實緣河口受病已深。設法疏治。非旦夕所能奏效。須俟明春將各閘壩。修建如式。方能漸復舊規。目下籌濟回空。爲第一急務。臣等籌計。指日回空入境。如果黃水未消。則藉黃流濟送。萬一秋深黃水消落。清水可以外注。卽設法導引。使之暢出。並啓放祥符五瑞二閘。以助其力。彼時秋水沙輕。亦不致有淤湖之病。總期於回空無悞。仰慰聖懷。奉上諭。本年自閏六月後。水勢旋長。旋消。各工極爲平穩。茲於七月十六日。節交白露。水勢漸消。各廳埽壩工程。一律安恬。覽奏甚爲欣慰。現距霜降。雖尙有數旬。計接奉此旨後。爲期已不及一月。鐵保等不可因刻下秋暑已退。水力益涸。稍涉大意。仍當督率廳汛各員。倍加敬慎。實力防護。俟霜降後。奏報安瀾。再行降旨加恩。又據另摺。奏籌辦疏通河口。並現在黃河倒漾情形。據稱現在河底淤高丈許。自七月初十日以後。黃水復長。比清水較高四尺。由禦黃壩倒漾而入等語。黃水高於清水。雖船隻暫資浮送。究恐清水淤墊。殊有關係。至借黃濟運。尤不過一時權宜之計。實非常策。此時總以疏治清口爲第一急務。若清口不能通暢。雖多挑引河。亦屬無益。至多備剝船起運。更不足恃矣。目下糧船陸續回空。銜尾南下。鐵保等務當趁此水勢消落。各工平穩之時。

迅速設法。蓄高清水。使其力足以敵黃。俟黃水消落。清水外注。河口暢行無阻。方爲一勞永逸。切勿僅事目前補苴。以致每屆漕運往來之時。辦理棘手。此爲最要。至義字壩現在是否業已堵閉。清水誌椿所存之水。究有若干丈尺。並著隨時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大學士慶柱等議覆鐵保徐端原奏兩條。一奏稱山盱義字壩。本年三月。洪湖風暴猛烈。壩通過水壩底掀掣。跌塘寬深。應須圈築越壩攔截水勢。方能堵築。該壩內外皆水。取土維艱。已於六月內遴派幹員。豫於有土處。用船裝運。並分投購運正雜各料。堆積備用。臣等現在親督道府。趕緊築壩堵閉。所需錢糧。卽於河庫動墊等語。臣等查洪澤湖周圍幾及四百里。勢甚浩大。向設五壩減洩盛漲。原屬保障淮揚最要機宜。但盛漲時固須酌備分減之路。以保隄工。而水落時尤宜早籌收蓄之方。以利清口。本年三月間。風暴掣通義壩。衝跌寬深。不特下河農田被淹。亟應堵閉。俾得及早涸復。而回空漕船。現已陸續南旋。若宜洩過多。或致清口淤阻。所關非細。該壩早堵一日。則蓄水多一日之功。湖水多蓄一分。則刷黃多一分之益。所有錢糧。應如所奏於河庫內動支。工完奏撥還款。一奏稱洪澤湖之水。蓄多則石隄著重。不能不籌減洩。以保高堰。查仁義禮智信五壩。建自康熙三十九年。及乾隆十六年。皆歷年久遠。每遇啓放過水。或衝跌殘損。不過零星粘補。並非普律全修。上年冬間。雖經前督河二臣會議。奏明修補。亦祇就殘損處補砌。而通體灰漿脫落之處尙多。除義字壩壩底本年衝揭過甚。俟堵閉之後。另爲補建外。其餘仁智禮信四壩。應請一并另行勘估。普律拆修。臣等核明實需工料銀兩。於原估外酌量加增。以期鞏固。惟查五壩。必須於湖水勢難容納後。方議減洩。水高則力猛。若不大加防範。究恐難免衝跌之虞。臣等率

同道將各員悉心籌議。應請在五壩下游。南北束水隄之中。添建碎石滾壩一道。爲重門擊托。庶啓壩時。水有節制。不致宣洩猛驟。則壩底無虞。掣刷而下。游高郵。邵伯一帶。循序歸江。亦免於漲滿等語。臣等查上年十一月。臣姜晟在江南時。曾會同前任督臣陳大文等奏明。五壩壩底。惟禮壩尙屬完整。其智義二壩。灰漿脫落。石塊殘缺。仁信二壩。衝跌坑塘。石塊掀揭。應一律修砌完固。今據奏請另行勘估。普律拆修。自更可期。堅實至五壩下游。南北束水隄之中。添建碎石滾壩一道。爲重門擊托。則宣洩之中。仍有節制。洵屬兩有裨益。均應如該督等所奏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初三日。鐵保徐端奏。本年三月風暴高堰。山盱兩廳掣卸石工。閏六月風暴高堰廳山盱廳掣卸石工。均經隨時查勘奏報。茲大汛已過。應卽勘估分段派員領辦。當飭淮揚道閻學淳。署河營遊擊劉重等。逐段測探樁腳。細量應修丈尺層數。確切估算。開單呈送。臣等復親赴堰盱。公同勘驗。細核所場工段。內有新修尙在保固限內者。仍著落原辦之員賠修。不准估報錢糧。惟實係舊工。在保固限外者。方准動項辦理。並飭弔撈石塊。照例湊用以節工帑。其遠年舊工內。有因年久皸裂者。並確估拆修。免致塌卸。實計高堰廳屬。應修掣卸舊工。長三百一丈八尺。應拆修皸裂工。二十丈七尺。又應補海漫腰洞。共三百二十四處。山盱廳屬。應修掣卸舊工。五百八十一丈一尺。應拆修皸裂舊工。三十八丈八尺。又應補海漫腰洞。共二百六十七處。確按層數。擲節估計。共需銀十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三兩。派委通工各廳丞倅。分令承辦。向來估砌石工。總須於霜降後。購辦石料。燒甑。豫運貯工。一交春令。卽趕緊興辦。於汛前完竣。方能灰漿乾老。一律鞏固。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八日奉諭。本日據戴均元奏到履勘運口水勢情形。繪圖貼說。甚屬明晰。而自禦黃壩迤南至迤東一帶。滿幅皆係黃水。可見倒灌益甚。據稱自八月堵築義字壩後。迄今三月有餘。清水較高。黃水未及一尺。距明春啓放。僅有兩月。盡力收蓄。諒不能及二尺。初放時。或可暢注。日久勢弱。兩水頂阻。或遇汛水漲發。仍恐不免倒灌。所慮甚是。但據稱再四商酌。如遇兩水相抵。不能不暫開峯山等閘。用減黃助清之法。此則非是。蓄清敵黃。原係治河良法。乃自上年回空阻滯。經姜晟吳璣等籌啓祥符。五瑞等閘。掣減黃水。權宜濟運。本年回空。則全係借黃濟運。似此年復一年。黃水所到之處。在在停淤。日久竟成平陸。全河受病。關係非輕。今若再開峯山等閘。仍係上年掣減黃水辦法。必致淤及下游。殊非正辦。仍著鐵保徐端會同戴均元。悉心商酌。熟籌良法。務使來年重運。可以通行無阻。而黃水不致仍前倒灌停淤。爲一勞永逸之計。方爲妥善。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一日奉諭。前日戴均元奏查勘義字一壩。因本年風浪。賊開壩底。全行掀揭。此時跌塘之水。深至三丈。勢難車戽修復。若僅恃柴壩。又難保護。請改建隄工等語。經降旨。允行。連日再四思維。五壩之設。由來已久。溯從康熙年間。聖祖仁皇帝創建之後。乾隆年間。復屢蒙皇考高宗純皇帝親臨相度。指示機宜。設立誌椿。以時啓閉。命河臣永遠遵守。誠以敵黃刷淤。全賴洪澤湖之水。而湖水盛漲。不能無所節宣。今若減去一壩。既與定制不符。且近來湖水盛漲時。高堰隄工處處著重。而義字一壩過水之處。竟至壩底俱被掀揭。跌塘水深三丈。看來該處地勢較底。水惟趨下。是以連年以來。此壩更爲喫緊。此時改建隄工。將來盛漲時。新築之工。恐未足資抵禦。且跌塘之處。總需填實。隄工方免汕刷。亦未可輕率從事。著

再公同相度。通盤籌畫。或照舊築建義壩。如勢難復建。祇能改造隄工。亦當於大隄之外。另行添築月隄。坦坡之類。爲重門保障之計。較爲得力。計其工費。又共需幾何。時日又共需幾何。是否於明年大汛以前。均可完畢。卽行會商妥議。迅速奏聞。候朕酌奪。睿皇帝聖訓。

嘉慶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戴均元奏。湖河水勢已定。各工樓護平穩情形一摺。覽奏益深凜畏。此次清水長至一丈八尺四寸。爲從來所未有。幸黃水開放減壩後。消落至三尺餘寸。清水得由河口暢出。現高黃水四尺有餘。宣洩順利。自十四日後。亦已消落二寸。漸見平定。又連日並無西風。各工得以搶護平穩。此實仰賴天恩神佑。寅感之餘。倍增乾惕。看來清口淤沙刷滌。竟是南河一大轉機。不可思議。然人事必當籌其萬全。前經該督等將堰盱大隄。加築子堰。並將各處湖河消落。預爲疏浚深通。此時得資宣洩。卽伊等盡心人事之效。至智。禮二壩開放之後。水勢已定。所有信字一壩。既可暫緩啓放。自當力爲固守。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九日。戴均元。鐵保。徐端奏。伏查洪湖水勢。追溯百餘年來。惟乾隆五十一年爲最大。高堰誌椿長至一丈六尺二寸。其次則乾隆四十三年及嘉慶九年。會長至一丈五尺一寸。本年五月初旬。長至一丈八尺四寸。實爲從來所未有。臣等驚心駭目。博訪周諮。如湖水淤墊之說。傳聞已久。從前豫省及豐。碭等處。黃河南岸。屢有漫溢。濁流蕩漾。徑由洪澤湖下注。其迤西一帶。自多積淤。但湖面周圍數百里。甚爲寬廣。詢問年老弁兵。及附近士民。漁戶人等。僉稱湖心及老子山等處。水尙極深。足資容納。又積年黃水倒灌。沙噴湖口。向抵武家墩而止。此二十餘里內。本有淤淺。今自清水奔流暢出。至淺處已刷深八九尺。

至丈餘不等。並無阻遏。細求異漲之由。實緣上游河南、安徽山水大發。正陽關來水。據報長至一丈四五尺。湍流匯注。又值大雨連綿。晝夜不止。以致湖水擡高。非常暴漲。若非此大水。亦不能將湖口河口多年淤積。刷滌一空。洵爲遇險得濟。此時清水尙高黃水三尺有餘。河口下注既暢。又開各壩分洩。上游水勢一定。湖水不患不消。茲查截至二十八日止。高堰已落水一尺二寸。卽二十五日以後。連日風雨。每日仍落寸許。已見消動之機。似不致再虞增長。惟二十七日子時。風轉西北。勢甚猛烈。湖浪捲高。掀擊隄頂。高澗汛頭堡禹王廟前。臨湖外越隄工。掣卸八丈。幸越隄後本有大隄圈攔。水勢灌平卽止。現已加築子堰。培固堅厚。卽將越隄補還。以資重障。前因湖水消動。已飭將信壩停止開放。同日風雨鼓浪。致將信壩護埽封土。掣通過水。計寬十丈。惟前放兩壩。已足分洩。再開一壩。恐下游難以容納。現趕集稽料。將信壩先行堵閉。俾有節制。至樓護各工。此次風浪撞擊。續有墊塌。已飭各員迅速補行樓護。俟查明丈尺。另行具

奏。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鐵保、戴均元、徐端奏。奉上諭。據御史徐寅亮奏。近年洪澤湖底淤。高堰工卑薄。一遇淮水漲發。極爲危險。及今之計。應於堰頂殘缺。甃工內外。鑲砌石工。卑矮處所。再加數尺。並卽加築碎石坦坡。以資護衛。趕在明春桃汛前。一律完竣等語。所奏不爲無見。本年湖水盛漲異常。僅恃數尺子堰。保護平安。安知明年大汛時。湖水不又似此浩瀚。關係甚鉅。此時當先辦碎石坦坡。培護堰工。爲最要等因。伏查碎石坦坡作法。係將碎石拋護隄根。斜鋪水中。底寬十丈。逐漸出水。頂與堰平。約計護隄一丈。需石一百方。此項石料。須在皖省澗溪等山。隔湖採辦。用船裝運。每船一隻。僅裝石一二方。候風渡湖。不能剋期而至。又工段

表延分屬高堰。山盱兩廳共長一萬七千餘丈。計程九十餘里。湖水盛漲時不能施工。小船貨船俱不能運石。計冬春二季往返裝運。竭一歲之力。計可辦成坦坡三千丈。爲率亦非二三年所能集事。是以臣等酌定分作五六年次第辦理。若必於明春桃汛前一律完竣。勢所不能。至堰盱現在情形。舊有石工十數層不等。上加輒工。輒工之上加海漫石一層。海漫之上外加眉土。內襯槽土。隄面寬八尺。上加子堰。子堰舊高四尺。新加二尺。頂寬四尺。本年甚漲。得力在此。今擬用碎石坦坡。幫護隄身。則堰工益臻鞏固。是碎石坦坡。靠臨湖石工之外。而非在石工之上。該御史稱桃汛前一律竣工。及輒工內外鑲砌石工。再加築碎石坦坡。實未灼見。與現在情形不符。礙難照辦。臣等公同熟議。應請將輒石各工掣損之處。嚴催工員於限內補築完竣。卽在商捐項下。先提銀五十萬兩。擇其頂衝最要處所。先作坦坡。以備盛漲。其餘工段仍歸明年接辦。查本年既得子堰之力。應請於舊築子堰六尺之外。再加高二尺。共高八尺。加寬培厚。高堰土性堅實。足以防意外之虞。成功亦易。不虛糜帑項。轉致顧此失彼。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初十日。奉上諭。鐵保等奏籌議碎石坦坡章程。據條款內稱。高堰五堡至工尾止。長一萬四千餘丈。三面當衝。應全行拋砌碎石。以資培護。又稱分限六年辦理。本年先擇其地勢尤險。最爲犯風之處。先爲拋砌。儘五十萬兩爲率等語。坦坡工程。原非隄岸可比。但亦必有憑藉施工之處。若竟於洪波巨浪中。將碎石拋落。不獨將無限料物。輕於一擲。且亦無從稽核。偷減草率。諸弊易滋。斷無此辦法。條款內卽稱水中施工。易於滋弊。可見該督等亦自知查察爲難。究竟應築坦坡處所。是否靠隄水底。舊有坡形。可以順勢依傍。漸次施工。抑竟憑空堆塚。從前自必辦有章程。該督等當詳細檢查。酌核辦理。以期工歸實濟。並

繪具圖樣呈覽。至所稱另派大員分定界址。駐工督辦。分段稽查。並酌給薪水飯食銀兩之處。統俟將辦理章程奏定。再照議行。睿皇帝聖訓。

十月。鐵保戴均元。徐端奏。伏查黃運湖河隄工。凡用土築做者。皆有坦坡。底寬頂窄。惟輒工石工。則係層累築砌。並無坦坡。形如壁立。洪澤湖高堰大石工。每遇風浪撞擊。易於坍塌。從前河臣靳輔。卽有應築坦坡之議。因工鉅費繁。迄未築做。乾隆年間。前河臣蘭第錫。康基田。因徐州城外石工險要。間用碎石。俾護根腳。並砌做碎石挑壩。抵禦著有成效。臣徐端前在徐州道任內。體察情形。在於銅沛南岸之郭汛。北岸之茅家隄等處。按其迎溜處。所依隄拋填碎石層層加高。以護隄工。均經詳報有案。上年籌議保護高堰石隄。奏明試做坦坡。當於高堰石隄之外。淺水處築成土坦坡二段。深水處築成砌石坦坡二段。並試做中填土心。外包砌石坦坡一段。經臣戴均元勘明。會商在於最險之處。添築較長坦坡數段。查所築之坡。俱頂寬五尺。底寬八丈。高一丈五尺。計五收。歷經本年伏秋大汛。節次暴風巨浪。並未掣動。已有明驗。臣等公同察看。中心用土。易於蕩滌。漸至低窪。不如純用碎石。較爲穩實。先按四收拋築。如果水深處根腳場寬。隨時加展。以期節省。其做法係依靠隄根。將碎石拋下。漸壘漸高。則下腳自然漸寬。並非棄石湖心。憑空堆塚。蓋緣高堰石隄。係層層直砌。壁立二丈之高。是以一經風浪。擊撞坍塌。今將壁立之長隄。護以斜鋪之碎石。石隄與坦坡互相倚藉。表裏爲用。石碎則水到無力。坦坡則浪激不高。夷險頓殊。足資永久。現在浙江海塘。亦間用碎石以爲坦坡者。臣等公同熟籌。實止此一法。可資保護。惟工員偷減浮開之弊。不可不嚴定章程。預立丈量測探之法。擬飭將所購碎石。先貯隄頂。驗明方數。然後填入水中。編記號數。

於未拋之前。查量丈尺。於既拋之後。並專派大員駐工督辦。先就易衝處施工。有弊必懲。總期工歸實濟。俾高堰長隄。萬年鞏固。南河成案續編。今按此籌議碎石坦坡之始。

嘉慶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江境堰盱長工。爲淮揚保障。上年該督等屢經籌議。砌築碎石坦坡。並分限動項興修。藉資捍衛。曾經降旨諭令分限十年。陸續築做。該督等自己遵照辦理。但此項工程。其說不一。有謂坦坡勢本欹斜。碎石非整段完堅者可比。適遇湖河盛漲之時。風浪擊衝。轉可因坡形平衍。石勢蕩漾。不致湍激。迨至水勢消退。坦坡穩固如舊。而隄根永保無虞。此拋砌有益一說也。有謂碎石本不堅實。一經湖水汕刷。便易拆卸。及水落後。而碎石已漾入湖中。不惟湖底淤墊。難以疏浚。兼恐鑲築隄樁。無從安置。此又無益有害一說也。該督等親詣河干。目覩情形。自有定見。究竟於堰工。是否有利無弊。現在已做若干。未做若干。所做之工。係在何處。約於何時可以完竣。業已動用帑項若干。尙計需費若干。若果無益。不妨中止。不可迴護。前奏若實有益。卽銳意辦理。勿爲浮言搖惑。一一詳細據實覆奏。七月。鐵保、戴均元、徐端奏。奉上諭。看來坦坡。竟未必有益。且洪湖工段。縣長。又焉有如許經費辦理。此等工段。仍著鐵保等查明。現在已做坦坡若干。未做若干。如果無甚大益。竟須中止。切勿迴護。前奏等因。伏查碎石坦坡。本係前人成法。臣徐端前經委員。在於淺水深水及險要處所。屢次試作。累經風浪。並未掣動。是以臣等會商具奏。以商捐銀三百萬兩。作爲經費。分限六年。又因各工林立。欽奉諭旨。酌籌緩急。將坦碎擇要施工。分作十年陸續辦理。自議辦以來。外間利害之說。實不一其辭。臣等審度情形。以壁立單隄。有此斜坡外障。果能剋期完工。則根腳俱護。鞏固石隄。可無掣肘之虞。惟查此項工程。原指商捐銀兩。

分年興辦。今商捐三百萬兩。已作減壩挑河及堵築郭工之用。此時無款可動。卽或籌有款項。仍如原限完工。亦必十年之久。始可一律觀成。茲當錢糧緊要之時。以數百萬金錢。責效於十年之後。已屬緩不濟急。且此十年中。風信靡常。仍須隨時補苴。不能靜待坦坡。權其緩急。實有不能中止之勢。查現在於險要處所。已做成並應補填完竣者。共二十一段。計已發過銀四萬八千七百八十九兩。臣等悉心妥商。既知曠日難成。何敢迴護前奏。勉強興辦。惟是洪湖之險。人所共知。坦坡既不能猝辦。則必須幫寬大隄。加高子堰。以爲保護之計。本年湖水甚小。可保無虞。容臣等於秋汛安瀾後。相度機宜。另籌簡便易行之法。再奏請皇上訓諭遵行。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十三年五月十九日。長麟戴衢亨奏。臣等前赴高堰。山盱一帶。逐處履勘。查洪澤湖周圍數百里。水面寬廣。僅恃一線長隄。爲之捍衛。現在湖內誌椿存水一丈二尺四寸。勢已浩瀚。再值伏秋長水之時。風坡掀騰。隄工處處著重。高堰舊工。閱年久遠。嘉慶十年接築。輒工已多酥滅。脫落。據該督等議請。於隄後加築高坡。查堰盱隄工。內石外土。頂寬八丈九丈十丈不等。從前遇有風浪。將石塊掣卸。遂將土工刷進六七丈。設有疎虞。淮揚一帶保障。關係匪輕。今石工既不足深恃。自不得不加築後戩土坡。以資抵禦。爲暫救目前之急。原估加寬頂四五丈。底十二三丈。需銀一百五十餘萬兩。工費未免過多。臣等會同履勘。酌量情形。加寬頂二三四丈。足資防守。計需銀一百零五萬餘兩。可以及時培築。至欲保護石隄。以添砌碎石坦坡。爲上策。前於十一年曾經議辦。用過銀四萬餘兩。拋成數段。後因工鉅費繁。奏明停止。臣等詳勘湖堰形勢。洪湖匯汝潁渦汴衆川之水。乘勢東趨。從前初建高堰時。聞堰下現有灘地。今則洪流直逼。

堰根。水石相擊塌卸。歲所不免。且遠年舊工。並間有畝向湖心形勢。若非加以保護。實難穩固。查十一年所拋碎石段落。已歷二年風浪。石塊並未漂淌。蓋緣坦坡迤邐漸低。雖怒濤衝擊。可以盪之使平。其碎石亦多係尺許石塊。並非零星石子。隨水漂流。以之保護石工。可期永遠得力。惟是坦坡工段縣長。計運石拋成。爲期總須七八年。核計工費。總需銀三四百萬兩。一時難以猝辦。此項工程。應暫從緩議。又山盱五壩規制。自周橋沿河向西南。依次排立仁字、信字二壩。久未啓放。壩基均尙完好。義字壩於十年跌成深塘。不能簽樁修復。現於外層圈築柴壩堵閉。其智禮二壩。十一年啓放後。將壩基壩底俱已衝損。現該督等議請修復。並請將壩底加高。欽奉諭旨。以各壩規制相同。何以必欲加高壩底。著臣等詳細籌度。考五壩舊制。原係滾水石壩。水漲聽其自洩。水落則止。厥後黃河之底日高。必須加蓄湖水。方能暢出敵黃。原設壩基。遂形卑矮。於是將壩基封土。蓄水愈高。一遇開放。建瓴下注。輒將壩底衝壞。而下游之被淹浸。尤不可阻遏。今請修智禮二壩。若仍因其舊。恐啓放時一洩無餘。不得不加高壩底。使水有節制。臣等悉心籌議。應統較數年水勢。酌中定制。加高四尺。仍於其上略爲封土。察看湖水漲滿。卽以時宣洩。不至一往莫禦。而壩基既高。蓄水有力。苟非堰工危險。總令固守勿啓。使清水蓄洩合宜。下游州縣亦不至頻年被浸。查向年諸壩。同時並啓。事所罕有。仁、信二壩。既未損動。仍令固守。從緩修治。南河成案續編。閏五月鐵保、徐端、那彥成奏。查洪澤湖本年底水較大。自五月下旬以後。又值皖省雨水過多。潛山發蛟。各山漲水。悉歸淮河。據壽州正陽關馳報。共長水二丈餘尺。奔注洪湖。而沿湖一帶。連日濃陰陣雨。湖心益見飽滿。雖將信字壩啓放。而湖面寬廣。一時不能見消。閏五月二十六、七兩日。又長水九寸。高堰誌椿。

共長水一丈七尺五寸。較嘉慶十一年非常異漲之水。僅小數寸。高堰、山盱、石隄舊工。皆浸水中。湖尾山盱、蔣家壩之隄工。較矮者。水上隄面僅賴一綫子堰攔禦。一遇西風。倍形危險。在工之廳營將弁等。無不人人凜懼。竭力搶護。臣等復添派候補道葉觀潮。率同幹練廳汛多員分投。一面將子堰幫培鞏固。一面於隄面趕做馬鞍埽工。以資擋護。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諭。運口臨湖輒工。係嘉慶九年。姜晟會同吳璫、徐端籌辦。今猝遇盛漲。掣通至一百餘丈之多。自係當日籌畫。未能周妥。除疎防之道。將廳營由該督等查明題參。照例分賠外。其加砌一層輒工。係姜晟、吳璫、徐端會議。不必專令徐端一人認賠。即著三人分賠。以示懲儆。現在河水雖旋長旋消。但秋汛方長。江境地處下游。各處隄堰埽壩工程。均關緊要。鐵保等當督率道將廳汛各員。加倍小心。晝夜防護。務保安瀾。至刻下儻辦各工。需費孔急。所有兩淮運庫。應行解京之湖北罰項銀四十萬兩。准其移知兩淮鹽政。先行解工應用。仍於商捐項下。趕緊催交。如數歸款。解京。毋得遲延。致涉牽混。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鐵保、徐端、那彥成奏。查嘉慶十一年。洪澤湖非常異漲。高堰誌椿長至一丈八尺四寸。是年淮水來源。僅長水一丈四尺二寸。今年因潛山等處蛟水驟發。正陽關淮水陡長。至二丈二尺八寸。來源本極旺大。是以自山盱信字壩啓放後。湖水並未見消。二十九初一等日。又長水一尺。高堰誌椿已長至一丈八尺五寸。較嘉慶十一年非常之漲。尚大一寸。彼時因清口賴有減壩掣消。故落水較速。今自河口以下。別無旁洩之路。是以倍形漲滿。吳城一帶。臨湖隄工。汕刷殘缺。趕鑲護埽抵禦。如萬不得已。即於禮、智等壩

內再啓一兩壩宣洩。以保隄工。查智字壩口門較寬。素爲得力。惟一經啓放過水。下河難免滄浸之患。昨與康基田等面商。皆以得守且守爲宜。正在封摺間。高堰湖水。因本日風雨頓長五寸。連前共一丈九尺。石工處處漫水。勢甚危險。臣等不敢拘泥。已劄飭委員。卽日開放智字壩。以資分洩。南河成案續編。是月鐵保徐端那彥成奏。奉上諭。此時南河全局。高堰最爲著重。前長麟戴衢亨奏。請將加培堰。旣係後土工。於明後兩年分段興辦。今先其所急。著改於本年堵築各工完竣時。儘先興辦。再碎石坦坡。旣係保護高堰。必應辦之工。亦當早爲籌備。其如何分年償辦。約計幾年可以辦成。並摺節估計。實需銀若干之處。並著妥速籌議。奏聞。伏查保障淮揚兩郡生靈。以高堰山旣隄工爲最重。自應及早籌畫。多得一段工程鞏固。卽多收一段捍衛之益。此次洪湖異漲。危險情形。萬分惴懼。惟有將此項工程儘先趕辦。擇其最窄最險之處。不必拘定山旣高堰。總以明歲大汛前辦成一半。較可放心。又五壩中之智禮二壩。應加高壩底。以免過水跌損。漫無收束。原請加高四尺。仍於其上略爲封土。今臣等悉心籌議。湖水高至一丈四尺。已極充足。應將該兩壩規仿舊制。通作大石滾壩。俟水長至一丈四尺。卽令過水。水落卽止。竟不必再爲封土。庶節宣更合機宜。而水力由漸而出。不能衝跌。可期久遠穩固。至碎石坦坡。俱屬應辦之工。惟因工段縣長。需限至七八年。計費三四百萬。且與各鉅工同時並舉。非惟採運石料。併另籌款項。皆非一時所能猝辦。臣等查高堰以五壩爲重。該處隄身單薄。取土維艱。而距老子山產石之地。湖面較近。今欲爲未雨綢繆之計。莫如俟智信兩壩堵合後。卽將該處甄石各工。先用碎石偎護。以昭慎重。通計不過三四千丈。尙可剋期就緒。容臣等招商採運石料。議定價值。酌派大員。按方收驗。後如法拋砌。以免

弊混其餘長隄工段俟土工辦竣如有別款可籌再分年擇要陸續辦理庶籌款不至竭蹶而要工亦無歧悞矣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十四年正月吳璥奏河湖現在情形條款一洪澤湖水不能多蓄敵黃由於山盱五壩石底未修大隄石工亦未能一律鞏固也山盱五壩原爲分減湖漲以保堰盱大隄立法至善但舊制係滾水石壩高九尺五寸上有封土湖水長至九尺五寸以上始酌啟分減而過水仍有限制由高寶邵伯諸湖循序宣洩是以民田不致受淹而湖水亦不過耗其力仍足敵黃近年壩底衝成深塘數丈一經啟放下游必淹黃水亦必乘虛倒灌然堅守不放必致湖水漲滿難容堰盱大隄設有潰溢其害更大是本年盛漲時勢不能不仍行酌啟分洩先救大隄而下河受淹運隄受險皆在所難免且宣洩過多則敵黃不足倒灌亦係必然之勢不但運河恐致淤淺其清口以下黃河河底必更加淤高是修砌五壩石底實爲節宣至要之務但連年無暇籌辦現在爲時已遲卽有經費而石料亦採購不及祇好秋冬再爲籌辦辦成後尙須俟灰漿乾老一年方可於次年啓放現今一兩年內總不能卽還舊制旣無啓閉之方安有善全之道至保固石隄惟碎石坦坡可期一勞永逸如果石隄堅鞏始能儘力蓄清現亦未暇籌及應行先將甌石工場卸段落趕築補修並加築子堰備料樓護以爲目前防守大隄之計此洪澤湖五壩機宜及臨湖石隄現無力保萬全之策之實在情形也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鐵保吳璥徐端奏分別未能卽辦要工各款一山盱五壩壩底必應加高修整以收啓閉節宣之益五壩本係石底湖水九尺五寸以上始能過水向來大汛時啓放可免漲滿之虞而水有節制不致多

洩湖水之力。仍可敵黃原。屬最要機宜。上年經欽差協辦大學士長麟。戴衢亨覆勘議定。應再加高。俾得多蓄清水。秋汛後確估興辦。無如上年六月以後。運口運河漫工疊出。至本年二月。荷花塘合龍後。各處堵築工程甫竣。所餘錢糧。祇可先儘運口隄壩。堰。旣石工。及黃運河隄工之用。且石料椿木。皆須赴遠地購辦。不能剋期集事。須俟本年秋汛後。趕緊先修兩壩。以備明年啓閉。而現在尙不能籌辦之實情也。

一堰旣碎石坦坡。本屬經久良策。然須俟有餘力。方能分年辦理。查高堰石隄。年久根腳鬆動。一遇風暴。動輒倒卸。每年修補。所需不下一二十萬兩。以一年計之。數已不少。若以十年數十年計之。則所費不貲。臣等數年以來。試驗體訪。凡有碎石。俱護之處。雖經風浪。並無掣塌。前經奉旨。飭令籌辦。何敢再事因循。惟統約需銀四五百萬兩之多。且連年各工費用已繁。實無暇兼顧。及此。應請俟本年秋汛後。工帑稍有寬餘。每年酌撥銀數十萬兩。次第辦理。爲得尺得寸之計。約計十年之內。亦可一律告竣。而現在尙不及籌辦之實情也。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吳璫。徐端奏。竊照洪澤湖大隄。用大石層累砌成。形同壁立。創自前明。加修於我朝康熙年間。迨雍正乾隆年間。又經加高補砌。但歷年久遠。椿木。斲朽。灰漿。脫落。根腳。旣鬆。下層石塊。卽不能穩實。一經風暴。輒多倒塌。每年掣卸。自數十丈。至數百丈。千餘丈不等。所需修費。一二十萬兩。及三十餘萬兩不等。年復一年。工費。竟無底止。臣吳璫。前在南河任內。卽與文武各員。悉心講求。並採訪輿論。僉稱。碎石坦坡。實堪經久。無患。惟緣該隄。長一萬七千餘丈。工鉅費繁。且須隔湖採取石料。用船裝運。按工計日。須至七八年之久。方能普律辦竣。未免曠日持久。迄未定議。興工。茲通查堰。旣兩廳。臨湖石工。實難持久。惟有填

築碎石坦坡沿隄保護。則雖遇西北暴風湖浪隨坦上下。水力不能撞掣。以柔制剛。良法無以逾此。所有試辦築成坦坡各段。已閱數年。屢經風浪。皆屹立未動。此即明效大驗。洵爲一勞永逸之策。况近年黃河河底日高。非大蓄湖水不能敵黃外注。而湖水收蓄愈大。則石隄愈爲喫重。不得不急籌保護之計。以免事生意外。再四思維。與其逐歲補苴。何如計圖經久。該工需費固繁。而分年修砌尙易籌畫。現有各鹽務加價一項。似可每年酌量盈絀。多則撥銀五六十萬兩。少則撥銀三四十萬兩。另款存貯。專辦此項工程。雖計期似覺紆緩。然辦成一段。即護一段之益。得尺則尺。自可日起有功。擬先儘湖心著重之處。趕緊填築。以次辦至兩三年。收效已可過半。此後再逐段興修。統計六七年。亦可一律告竣。則石土永無坍塌之慮。以目前工價計之。所費雖多。而以數年後石工無需修費合算。則節省不可勝計。該工既關淮揚保障。且石隄鞏固。始能儘力蓄清。實於河防全局大有裨益。嗣大學士慶桂等議覆。應如該河督等所奏。將湖內著重之處。先行築做。其餘酌量情形。以次興辦。仍令將堰圩境內臨湖隄工。統計若干丈尺。編列字號。以一百丈爲一字號。以十丈爲一段。先行造冊送部備案。其每年做過工段。即於估報冊內。聲明字號。段落丈尺。以憑查核。所需銀兩。應令該河督在於附近之兩淮鹽斤加價項下。按年將需用銀數。專摺具奏。俟覆准後。再行動撥。並將用過銀兩。於工部准銷之日。報明戶部查核。奉上諭。此事工鉅費繁。時日又久。該河督等務當認真經理。以期按年修築堅實。爲一勞永逸之計。切勿輕聽工員虛糜帑項。爲人受過也。慎之。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十五年四月。吳璣。徐端奏。修復舊制條款。一洪澤湖原議填砌碎石坦坡。應改辦培築二隄。以收

速效也。查河口欲除倒灌之病，必須儘力蓄清，而儘力蓄清，又必須堅守高堰大隄，及山盱五壩，但非妥籌堅守之策，則大汛盛漲，高堰石隄岌岌可危，勢必不能儘力多蓄，且該處石隄建築年久，根腳鬆動，一經風浪動輒掣卸千百丈，實屬可虞。迥非數十年前可比。是以臣等仿照前河臣靳輔築做土坦坡成法，填砌碎石坦坡，以資保護。分年砌做，以爲得尺得寸之計。現在兩淮撥項未到，尙未興辦。因思此項工程需費過繁，且工程約需八九年，勢難久持。查高堰大石隄之後，舊有二隄一道，長一百餘里，係前河臣靳輔築做未完之工。現高五六七八尺不等，較大隄尙矮丈餘。惟有將此隄幫寬加高，與大隄一律相平，再加高三尺，則大隄雖遇非常風浪，有此二隄，以爲重障。淮揚兩郡士庶，俱可高枕無憂。卽湖水盛漲時，亦可儘力收蓄，毋庸輕啓山盱五壩矣。此項工程約計需銀二百萬兩上下。如次第趕築，剋期兩三年卽可告成。較碎石坦坡工簡而效速。如蒙俞允，容再確估需用實數具奏。一大汛期內，僱堵河口禦黃壩，亦可暫杜倒灌也。查黃水少一日倒灌，卽少一日淤墊。上年重運渡黃後，卽將禦黃壩堵閉，使黃水專力歸海。清水暢注運河，頗得其益。惟近年江廣重運幫船行抵清江，已交大汛，且船身重大，挽運維艱，全數渡黃，往往在六月以後，堵壩甚遲，受淤已厚。臣吳啟前任倉場侍郎時，曾有全漕盤壩剝運之請，因需費繁重，勢不能行。若專剝江廣漕糧，似尙易舉。現在會同督臣漕臣，催僱全漕趕早渡黃北上，儻彼時清水高於黃水，聽其暢出敵黃，固屬甚善。如黃水高於清水，卽將禦黃壩相機堵閉，俟回空南下，再行開放。數月內，以黃刷黃，以清刷運，則黃水全力趨海，不致溜緩沙停，清水暢達歸江，運河藉資刷滌，是亦暫杜倒灌之一法也。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初八日徐端奏十月初二三日陡起西北大風甚爲猛烈工次棚廠悉被掀揭查本年洪湖存水旺大堰盱石隄最爲著重當卽多派員弁飛馳前往協力防護旋據堰盱兩廳營稟報自初二日子刻陡起西北大風狂猛異常至初三日辰刻尙未止息洪湖巨浪直湧過隄石工處處危險高堰隄上之禹王廟關帝廟廊房圍牆已被衝倒山盱之義壩舊埽亦掣通過水臣連夜兼程馳赴高堰督率搶護於途次復又據廳營報初三日酉刻風仍未息山盱仁智兩壩封土護埽皆已打通臣加緊前進初六日到工逐細查勘緣本年湖水來源本旺前吳礮遵旨專駐巡防堅守五壩並經督臣松筠派員協力防守高堰誌椿水勢長至一丈七尺二寸秋汛期內西風未作獲保平寧自八月初將河口禦黃壩啓放後清水暢爲宣洩迨節交霜降洪湖消水四寸高堰誌椿仍存水一丈六尺八寸大石隄僅高出湖面二尺餘寸一遇西風鼓盪浪卽上隄臣令在隄頂擇要鑲做馬鞍埽以資抵禦前經奏明在案十月初二三日西風過猛至初三日亥刻始行停息經歷兩晝夜隄頂浪如山湧官弁兵夫不能站立致掣場工段甚多並刷及石後土隄查該處隄頂節年培築寬至九丈此次巨浪掣刷窄處僅存二三丈不等高堰廳之六堡山盱廳之夏家橋古溝等處長隄尤爲危險高良澗之外越隄掣通四十餘丈該處尙有裹越圈隄一道廳營等分投竭力搶護俱保守無虞僅將仁壩護埽及義壩舊埽掣通過水該處本係減洩之路下有南北東水隄攔束匯注寶應高郵各湖容納有地得以藉資減洩於大局無礙其智字一壩本年加高修砌甫將完竣尙未加築封土所有圈堰護埽經此次風浪湧注普漫而過不能搶護壩脊亦登時過水臣逐一查勘仁智兩壩皆有石底擊托過水究屬無多惟義壩前於嘉慶十年衝廢跌有深塘現在掣場口門寬五

十餘丈。過水較大。已飭下游揚河。揚糧兩廳。速將金灣六閘以下歸江各閘壩。並高郵車邏大壩。豫行開放。俾水勢循序下注。以免壅漲爲患。臣現同道將等商酌。權其緩急。輕重。洪澤湖現存水一丈六尺四寸。義壩掣通處。應將兩頭盤護。不使塌寬。暫留口門減洩。一面先將仁智兩壩。趕堵斷流。俟湖水消至一丈五尺內外。其時料物齊備。再將義壩相機僱堵。惟冬令西北風多。所有掣場石工。所存土隄窄狹處。亟應用料首先摟護。計高堰廳屬。共塌石工長一千七百餘丈。山盱廳屬。掣場石工長三千餘丈。段落繁多。現於海口工次。調員星夜來工。幫同該廳營分投摟護。並逐段查明。內有保固限內新工。仍著落原辦人員賠修。其實係保固限外舊工。估定工料銀數。容臣另摺具奏。撥項購料。春融卽行補砌。其隄上衝塌之禹王廟關帝廟。廊房圍牆。需項無多。臣同該管道員捐廉修葺。現卽專交淮揚道葉觀潮。同原派駐防之候補道裘世璘。督率妥辦。臣仍赴海口工次。會同臣馬慧裕。僱催挑河築壩各工。俟辦有分數。再回高堰工。往來督僱。不任稍有草率。遲延。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三日。奉上諭。本日徐端奏。高堰山盱兩廳。風暴掣塌石工。兼仁義智三壩。掣通過水。現在勘明僱辦緣由。高堰爲淮揚保障要工。今衝塌石各工。多至四千餘丈。越隄過水。固由湖水旺發。風暴猛烈。人力不能救護。但其受病根由。總非一日。此時運船回空。爲第一要務。前日因寶應王家莊隄岸衝決。不得已繞湖行走。今徐端又恐白田鋪南窰兩處口門。湖水由此入運。飛飭先行堵閉。仍令回空。由正河行走。是否正河實可行船。無虞耽滯。其河口禦黃壩一帶。日內有無淺阻。回空能否照常僱渡。著卽據實奏聞。現在該河督已將下游歸江各閘壩。並高郵之車邏大壩。悉行開放。俾免壅漲。其衝塌壩工。擬先將仁智

兩壩趕堵。將義壩暫行裹護。兩頭仍留口門減洩。相機再行償堵。其餘一切隄工。春融補砌。此時工段繁多。處處緊要。自應權其緩急。次第償辦。但工程浩大。一切撥帑購料。俱屬不易。是否如期。均可應手不誤。徐端祇委之道員葉觀潮等辦工。殊不足資經理。著將海口工程。交馬慧裕一人在彼督辦。徐端應卽回至高堰。山盱一帶。專辦新塌各工。此次隄壩衝溢。非尋常疎失可比。本應將徐端革職治罪。但伊轉得置身事外。姑念伊究係熟手。暫從寬交部嚴加議處。責令辦工。若伊再不知愧。知奮。盡心籌辦。或致漕運貽誤。各工草率遲緩。必從重懲治。恐伊不能當其罪也。凜之。至其餘疎防各員。著卽查明參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九日。徐端奏覆。伏念高堰。山盱兩廳隄工。爲淮揚兩郡保障。本年湖水收蓄過旺。臣未能先事妥籌。致隄壩猝被風暴掣塌。自問罪無可逭。仰蒙皇上。逾格姑容。不卽革職治罪。僅交部嚴議。感激涕零。倍增愧奮。前於十月初七日。將堰。盱兩廳風掣各工。勘明後。卽調派文武員弁。將所掣智壩。趕先償堵。隄工分別摟護。飭將寶應東岸廟灣缺口。趕緊進占收束。啓放正河。以利空運。當派淮揚道葉觀潮。淮安府知府胡克家等。分投經理。臣馳至海口。工次會同臣馬慧裕。將挑河築壩。催有分數。復馳赴堰。盱督辦。於十四日。先將智字一壩。搶堵斷流。其餘應行摟護。輒石工段。四千餘丈。各廳營汛。及委員等。共知工關險要。無不奮勉。將緊要處所。漏夜趕辦。已摟護十之六七。惟柴土須由湖運。遲速難定。現在加緊籌催。俟料物齊集。卽將仁義兩壩。次第償堵。至寶應之白田鋪南窰兩處口門。因恐湖水下注。猛湧。由此入運。則寶應上下隄工。著重。是以飛飭趕先堵閉。一面飭令將東岸廟灣缺口。進占鑲築。據報截至十三日。口門僅存

寬五丈餘尺。正河水已擡高。隨將攔河壩啓除。放水行船。所有行次寶應之鳳常等幫。回空糧船。卽由正河過行南下。並無阻滯。仍將寶應上下隄埭補鑲完固。計旬日內。卽可將口門堵閉。至高郵之車邏壩。業已啓放。據報壩脊過水一尺有餘。似此循序下注於下河地方。田廬尙無大礙。連日高堰湖水消落。現存水一丈四尺六寸。河口禦黃壩黃水漸形內漾。尙不致於淤淺。回空幫船照常挽渡。銜尾過行。可期無誤。歸次。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徐端奏。河口禦黃壩黃水已漸形內漾。俟回空幫船全行渡竣後。自應仍將禦黃壩堵閉。免致倒灌日久。河口受淤。明歲清水又不能暢出。其堰盱各工。智壩現已堵合。湖水落至一丈四尺六寸。著卽剋期將仁義兩壩上緊堵築完固。並將掣塌甄石各工段。一順樓護平穩。毋得再有疎虞。該河督係獲咎之人。務宜知感知愧。勉圖自贖。盡心籌辦爲要。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五日。徐端奏。臣承准廷寄。內開十八日奉上諭。本日據馬慧裕徐端奏報。海口疏挑堵築各工。分數一摺。海口興辦各工。固屬緊要。現在山盱仁義智三壩。掣通過水。下游民田。均被浸灌。其情形尤爲著重。昨已有旨。令徐端馳回高堰一帶督辦。徐端雖尙未奉到。獨不思海口工程。尙有馬慧裕在彼督理。伊將三壩新工。僅委道員葉觀潮等。豈能應手經理。殊屬不知緩急。徐端著卽遵前旨。速赴堰工。籌辦一應事宜。不可遲誤。再前據徐端奏稱。先將仁智兩壩趕堵斷流。俟河水消至一丈五尺內外。再將義壩相機儻堵等語。本年三壩齊開。清水所洩必多。明歲刷黃濟運。恐又形力弱。並著徐端作速籌畫。究竟義壩何時可以堵閉。不致多洩清水。奏明妥辦。欽此。伏查三壩猝被風浪掣通。臣親履勘。督飭先將智壩趕緊

堵合。連日催集料物。率同在工各員。將仁壩進占築做工程。已有五分。約計旬日。即可堵閉。至義壩口門較寬。已無壩底。水深溜急。較仁、智兩壩。辦理稍爲費手。現已盤住裏頭南岸。已先出占。鑲成埽工二十丈。俟仁壩堵合。更可全力注於義壩。一面籌催料物。剋期應手。務於十一月二十日內外堵閉斷流。至本年湖水收至一丈七尺二寸。過於旺盛。原冀刷黃濟運。自八月下旬。啓放禦黃壩後。源源外注。漕船經行順利。運河刷滌深通。迨霜降後。湖水已消落七寸。今三壩雖減水較多。現在高堰誌椿尙存水一丈三尺二寸。但壩工未經堵合。再有消落。誠如聖訓。恐來歲刷黃濟運。又形力弱。豫應籌計。溯查向年洪湖存水總在一丈以內。嗣因黃河河底墊高。湖水亦因之擡蓄。如十三年冬。洪湖存水僅一丈三尺。次年漕船仍照常僱運。就現在情形。較十三年水勢尙屬充餘。而先事豫防。自當熟籌儲蓄。臣已飭裏河廳將束清壩口門大加收束。俟回空漕船。渡黃完竣。即將禦黃壩趕緊堵閉。使清水全注運河。黃水不致內漾。庶於漕運河務有益。現在禦黃壩內外至淺處。尙有二尺七寸。回空幫船足資浮送。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諭。徐端奏。僱堵仁、義兩壩。並豫籌明歲濟運事宜一摺。洪湖壩工爲蓄清緊要關鍵。前日正降旨。催令趕辦。今據徐端奏。仁壩已有五分工程。旬日內可以堵閉。其義壩現在籌催料物。俟仁壩堵合後。更可全力注於義壩。務期十一月二十日內外堵閉斷流等語。義壩口門較寬。又無壩底。現在水深溜急。自較仁、智二壩。措手爲難。但口門一日未經堵閉。則湖水一日不能存蓄。此時存水祇一丈三尺二寸。若再有消落。恐來歲刷黃無力。清口又致倒灌。辦理不可刻緩。徐端請俟仁壩堵合。再辦義壩。須本月二十日內外方可竣工。已覺耽延時日。該河督自應分飭工員。趕堵仁壩。一面先將義壩僱辦。能於

本月十五日以前堵閉斷流爲妥。若因趕辦過急。工料不能堅實。則又貽誤將來。所繫匪淺。又當於迅速之中。認真經理。至工員等。若再於此等要工。忍心害理。偷減工料。希圖侵蝕帑銀。則是喪盡天良。必遭天譴。其弊自斷無不破之理。任伊等多方掩飾。而上蒼默牖朕衷。必能隨處覺察。彼時大加懲辦。恐伊等不能當此重咎也。慎之。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六日。徐端奏十一月初四日奉。上諭。前因山盱三壩。掣通過水。石工場卸數千丈。河工處處著重。特降諭旨。詢問吳璣。茲據吳璣縷悉覆奏。其所論甚屬切要。朕詢問在廷諸臣。卽不諳河工者。所言亦大略相同。此時自應以速堵義壩爲緊要之務。據前日徐端所奏。仁壩日內自己堵合。水勢專注義壩。該處塘深水急。堵築斷不可再遲。徐端前奏。期於本月二十日內。內外堵閉斷流。已有旨令其趕早數日。務當上緊儻辦。尤須工堅料實。若再有滲漏。湖水外洩。日多。河口倒灌益甚。明歲刷黃濟運。將何所恃。徐端不可不慎。又慎。勉力辦理。至高堰石工場。至四千餘丈。隄身狹窄。情形自爲著重。總須於明年大汛前。一律補砌全竣。以資保障。其隄工石料。被風浪掣卸。仍不過沈落湖濱。左近損失不致過多。著卽著落該廳員等。按段打撈。核計不足。應行購補者。今冬卽上緊採備齊全。毋誤春融興工。剋期歲事。其海口挑工。吳璣以爲黃水暢出。則洪湖河口之病悉除。徐端隨時咨會馬慧裕。嚴飭工員實力挑挖寬深。毋得稍有偷減。吳璣覆奏。摺著抄寄閱看。欽此。伏念近年黃河河底淤高。非竭力蓄清。不能敵黃。而洪湖蓄水過多。則又隄壩著重。每遇風暴。卽易於掣卸。患實相因。現蒙諭旨。務令堵閉義壩。尤爲目前收蓄湖水最要機宜。臣駐工。漏夜儻辦。該壩所掣口門。原寬五十餘丈。除先做成二十三丈外。本應存寬三十餘丈。惟因金門跌

有深塘。施工匪易。必須圈越築做。雖壩工稍爲加長。而工程穩實。欽遵恩訓。慎之又慎。固不敢片刻延緩。尤不敢因求速草率。計自仁壩堵合後。卽以官弁兵夫。全力專注。又經築成二十九丈。連前共築成五十二丈。截至十五日止。緝量金門尙存寬二十五丈。雖現當西北風。司令間遇風勢較大。兵夫未能著力。一經風色稍定。仍卽督飭儻辦。不遺餘力。務趕數日內堵合斷流。得早一日堵竣。卽早一日上紓聖廬。至洪湖水勢自堵合仁壩後。續消無多。高堰誌椿現尙存水一丈一尺四寸。較十一二三等年所存底水相等。其堰。盱兩廳掣卸石工段落。臣於樓護工完後。就近督飭廳營逐細量驗。此次風暴所掣工段。丈尺雖多。而掣卸層路到底者少。所掣沈石塊。在湖濱左近。臣查定例補修石工。所用石塊。俱係選用舊石。四成添用新石。六成現飭廳營汛弁。雇夫弔撈。務令儘數撈起。擇其未經跌斷破碎者。全行配用。統計堰。盱兩廳補砌石工。添購石料。並河。甌。灰。漿。錠。鑄。夫。工。等。項。錢。糧。除。保。固。限。內。新。工。仍。著。落。承。辦。之。員。賠。修。外。共。約。需。銀。十。五。萬。餘。兩。又。裏。河。廳。臨。湖。甌。工。並。揚。河。揚。糧。等。廳。甌。石。工。段。前。此。風。暴。亦。間。有。掣。卸。均。應。於。春。融。一。律。補。砌。所。需。錢。糧。約。在。五。萬。兩。內。外。此。項。工。程。應。購。石。料。灰。甌。必。須。年。前。採。辦。齊。全。歲。內。爲。日。無。幾。所。需。錢。糧。亟。應。早。撥。溯。查。向。年。修。砌。高。堰。石。工。皆。奏。明。動。撥。淮。關。及。兩。淮。運。庫。之。項。仰。懇。皇。上。俯。准。就。近。在。關。庫。運。庫。撥。銀。三。十。萬。兩。次。第。解。工。以。爲。修。砌。各。廳。石。工。之。用。俾。歲。內。派。員。趕。緊。購。石。燒。甌。俟。春。融。卽。行。興。砌。趕。大。汛。前。一。律。完。固。以。資。捍。衛。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十一日。松筠。蔣。攸。銛。奏。臣。等。接。據。徐。端。來。信。山。盱。義。字。壩。工。自。初。一。日。後。趕。將。北。壩。上。下。水。加。鑲。邊。埽。盤。壓。並。於。南。壩。捲。下。大。埽。前。進。漏。夜。補。築。現。於。初。十。日。已。刻。合。龍。加。緊。追。壓。是。夜。卽。已。斷。流。堵。築。穩。

固現趕做二壩。以資擎托。查該壩工程水深溜急。儻堵極難。徐端感激鴻慈。勉力儻辦。茲已堵築完固。水無旁洩。上紓宸廑。所有該壩善後。應接做二壩。填築深塘等工。現仍札屬徐端盡心籌辦。妥爲儻築。以期一勞永逸。俾資鞏固。至河口之禦黃壩。先經臣松筠督催儻堵。運口通湖各道引河。應行疏挑處。督飭廳營分段挑挖。現俱將次竣事。容再與臣蔣攸銛。公同籌商妥辦。務令挑濬兼施。以備宣放湖水。接濟重運。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此時扼要機宜。全在蓄清敵黃四字。湖水得蓄高之效。始能全力敵黃。黃水無旁洩之時。自必迅速達海。如此不但以清刷黃。並可以黃刷黃。將來湖水匯黃東注。奔流湍急。河槽愈刷愈深。則黃水永無壅滯之虞。湖水永無泛濫之慮。卽運河之淤墊。更當不挖自除。而其辦法全在隄堰堅固。多蓄清水。實爲至要關鍵。陳鳳翔惟當力遵朕訓。勉之望之。南河成案續編。

二月初九日。陳鳳翔奏。上月二十九日。奉上諭。陳鳳翔所奏急辦各條內。加陪高堰二隄一事。前經吳璥條奏。發交廷臣集議。未經准行。高堰保障淮揚。自須加意籌辦。從前碎石坦坡一事。屢經議辦。並曾試做有效。祇緣臨湖取石甚難。錢糧不無多費。是以有分年辦理之說。今欲改築二隄。該隄形制本屬單狹。近年來又殘缺過多。恐一時取土更難。尤非可迅速集事。著陳鳳翔再詳悉體訪。是否應仍辦碎石坦坡。抑二隄籌辦土方。尙可不致棘手。通盤籌畫。奏聞定議。欽此。伏查河口蓄清敵黃之策。首在堅守高堰大隄。惟大隄年久。一經風浪鼓盪。動輒掣卸。是以吳璥等疊經奏蒙恩准。仿照前河臣靳輔土坦坡之法。填砌碎石坦坡。以資保護。並擬分年次第辦理。緣此項工程。需費旣繁。且曠日持久。自嘉慶十年。創議今逾六

載迄無端緒。上年春吳璈徐端等復同道府各員議改辦二隄。以收速效。經大學士等議駁。臣調任南河。卽先赴高堰詳悉查看。將風浪掣塌工段逐細丈量。分派員弁趕緊購料修砌。俾得蓄清敵黃。並同道將各員虛衷諮訪。僉稱填砌碎石坦坡。隔湖運石。按工計日。非十年不能竣事。且拋石中水。稽查既難。易滋弊竇。每遇風浪撞激。碎石亦不免掣塌。加以歲修。則經費更大。前經試做碎石坦坡處所大隄。上年亦曾坍塌。自應因靳輔之二隄加高培厚。以作高堰重門。淮揚保障。而錢糧亦省費三百餘萬。且可剋期成功。按土量驗。易於查察。亦不致有假冒之弊。較爲切實。而有把握。臣查洪湖寬廣。水勢本平。惟遇西北大風。浪如山湧。撞擊堪虞。萬一大隄過水。則淮揚兩郡皆成巨浸。是以靳輔創築二隄。法至善也。儻湖水至二隄。河面不寬。其勢已弱。風力卽不能鼓盪。如乾隆五十九年。嘉慶十一年。及上年十月高澗汛之禹王廟前大隄。曾被風浪掣卸三次。因後有越隄攔截。均未塌通。此卽二隄足資抵禦之明驗也。臣遵旨復加體察。現在二隄高四五六七尺不等。殘缺單簿。緣大隄節次加高。二隄愈形卑矮。且近年高堰誌椿湖水收蓄。至一丈二尺以上。方能由清口外注敵黃。洪湖收水愈大。則高堰大隄愈形著重。非將二隄一律加培。方資捍衛。該隄附近土性甚堅。取土亦易。辦理不致棘手。除加培外。尙須接築千有餘丈。共約需土方工價二百萬兩上下。酌分二三年築做。則稽查易周。錢糧亦可應手。又不致冒濫侵肥。較之碎石坦坡。實屬工簡效速。此隄若成。則洪湖之險無足慮。淮揚士庶可以安枕無憂。而蓄清敵黃之策。實惟萬世永賴之利矣。南河成案續編。今案。此停辦碎石坦坡。籌議增築二隄之始。

是月十八日奉諭。陳鳳翔覆奏體訪培築高堰二隄情形一摺。高堰大隄。一經風浪鼓盪。動行掣卸。必

須熟籌經久之策。從前吳璣等先請建築碎石坦坡。嗣又請加培二隄。迄未定議。今閱陳鳳翔所奏。其云加培二隄。比之碎石坦坡。錢糧可以節省之說。尙在其次。朕因保障民生。年來頒帑已至四千餘萬。兩若果碎石坦坡有效。豈復惜此區區。惟所稱現在有坦坡處所大隄。仍不免塌卸。而有越隄之處。大隄可以無虞。是二隄之勝於碎石坦坡。具有明驗。朕面詢初彭齡。伊亦稱在清江時。曾親履閱看。採訪輿情。皆云修築二隄。比碎石坦坡更爲得力。此次若發交廷臣集議。懸揣臆度。仍未能定議。勢必往返詢問。徒延時日。旣據陳鳳翔所奏如此。該處衆論僉同。著卽照該河督所奏辦理。惟二隄在大隄之外。該處保障究恃大隄。若大隄不能得力。則二隄又豈復可恃。此時欲辦二隄。自應將大隄殘缺之處。一律補築齊全。使屹然爲金湯之固。然後再將二隄築辦如式。使可收重門保障之益。該河督尤當認真辦理。至培隄必須好土。摺內稱附近土性甚堅。取土尙易。此二語是否確實。全在該河督留心查察。勿任工員等朦混塞責。其估辦二隄事宜。著該河督詳悉查明。妥議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初八日。勒保奏。臣由束清壩前赴堰。各工查勘。望見湖口一片淤灘。實因連年黃水倒灌。又上年仁義智三壩坍卸。湖水耗洩太甚。是以水勢弱極。雖太平等引河挑挖深通。此時不過涓涓細流。須俟夏間湖水漲發。方能暢達清口。臣與河臣連日相商。應將張福天然張家莊裴家場等引河展寬加深。俾將來水發時。勢若建瓴。其力猛盛。而後可以敵黃。彼此意見相同。現已派員趕辦。臣復沿隄細察。堰圩坍塌石工。形如鋸齒。或數丈或十數丈。或數十丈。雖層數深淺不一。均須補砌完整。方能捍衛洪湖。收束清之效。河臣陳鳳翔前於到任後。分派員弁。發給經費。購運料物。並委候補道裘世璘專駐堰。查料監辦。以

專責成。其賠修工程。均係承辦之員。自行購料。現已次第開工。汛前均可完竣。臣當經面諭各工員。必須辦理堅固。儻有草率偷減情弊。定行據實嚴參。臣又同原任河督徐端。赴五壩詳加履勘。仁智兩壩均已妥辦。惟義壩尚在澆築土餞。查該壩上年合龍。係用柴土鑲堵。閉復加土餞。更資結實。第石土壩基業已衝刷深坑。礙難修復舊制。而柴土工程。究難經久。臣與陳鳳翔商酌。擬於秋後相度形勢。補築石隄。庶一勞永逸。今案義壩改隄。始於是年。此時尚有仁智禮信四壩。足資宣洩湖水盛漲。意見相同。臣卽由堰盱二隄。回至清江。看得二隄較正隄矮至一丈數尺。高下懸殊。若將此隄加培高厚。實爲淮揚保障。且該處土性膠粘。取土亦易。再於二隄以東。開一便河。卽以挑河之土補足隄工。河內運料運鹽。各得其便。且向時鹽飭運至盱泗。皆由湖心行走。一遇風浪。損壞船隻。漂沒鹽飭。事所常有。今一開此河。俾鹽運免風波之險。更有裨益。將來辦理時。不過將所挖民田。給發價值。豁免錢糧。爲數亦屬無多。二隄之舉。較碎石坦坡實爲事半功倍。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陳鳳翔奏。奉上諭。蓄清敵黃。係前人一定之法。但隨時啓閉機宜。亦應酌量辦理。該處設立五壩。原爲宣洩盛漲而設。上年湖水過旺。因堅守五壩。未經稍爲啓放。以致湧漫。壟場多工。從前余家壩千根旗杆等處。漫工亦因各壩未經早放所致。設使早爲酌起一壩。俾水勢稍減。或不致別生工段。是宣洩正所以資儲蓄。該河督惟當相時酌辦。無得膠執成見。致有貽誤。爲要。臣查蓄清敵黃。固爲古今不易之論。然當時設立五壩。原爲啓閉而設。水大則啓。以資宣洩。水小則閉。以爲儲蓄。是以定有誌椿。總以蓄水一丈三尺爲度。如逾定誌。則啓一壩。或再增長。則啓兩壩。以湖水之淺深。定啓壩之多寡。並非專主堅守之說。

也。若俱堅閉不放，則五壩竟成贅旒。古人又何必多此一舉。上年湖水長至一丈七尺數寸，而一壩不開，遂至隙裂三壩。清水耗洩過半，湖水悉露淤灘。是意在儲蓄，而轉致消耗，不獨不能敵黃，仰且不能濟運。誠如聖諭，設使早爲酌啓一壩，俾水勢稍減，或不致別生工段。宣洩正所以資儲蓄。天語煌煌，實爲萬世不易之準。則臣等惟有敬凜恪遵，相機啓閉，斷不致膠執成見，以蹈前轍。南河成案續編。

閏三月十九日，陳鳳翔奏。臣於月之十五日，由河口察看水勢情形，甚爲平穩。糧船行走順利，卽赴堰。肝按段查察，修砌坍塌，甄石各工，共長四千二百七十餘丈，均已砌出水面四五尺至六七尺不等。以後湖水增長無礙，現在加砌上層，易於辦理。大汛前一律可完。或坍塌層數無多，原估祇就坍塌處估計。臣細察根腳浮鬆，卽令其將未坍一二層拆卸，築做越壩，屏水清理根腳，簽訂木椿，其承辦之員，有能認真出力者，根腳結實，石料方正，灰漿滿足，背後戩隄層土層礮，可期鞏固。亦有一二員積習未除，雖不敢減料偷工，而辦理草率，究未能免。臣卽令拆卸另砌，總以堅凝爲要。如蹈前轍，定當嚴參治罪。臣復乘小舟沿湖查看，未坍舊隄，根腳整齊者固多，而破損露椿者亦復不少，亦尙不至傾欹。若概行拆修，經費浩大，祇將空虛之處填塞結實，殘缺海漫收拾整齊，中間腰洞補砌鈎抵，以資抵禦。至水深處，隄腳難以查看，而隄間石料不正，灰縫不裂，自屬穩固。又查石工雖未坍塌，而背後土戩掣刷甚多，若不補還，再遇風浪，必致淘刷深溝，單隄壁立，殊於可慮。現飭候補道裘世璘將應行補砌補築各工，核實估計，仍令辦理石工各員就近分投趕辦，限汛前完工。經費尙屬無多，而於要工實有裨益。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六日，奉上諭。陳鳳翔奏查催修砌洪湖石工，並補砌腰洞海漫，及補築掣刷土隄一摺，覽奏俱

悉本年糧船行走尙爲順利。但藉黃水浮送。究非正辦。總須將湖水瀦蓄充盈。得能暢出清口。刷黃濟運。方爲妥協。而蓄清機宜。全在高堰。現在陳鳳翔查催上年坍塌石工。俱次第補修外。復據查有土隄掣刷之處。請一并派員趕辦。欲便石工後有倚靠。自應如所請辦理。但金湯之固。全在大隄。該督等總當隨時查勘石工。如石工有須補築之處。立加修砌。勿稍怠慢。庶保障更爲得力。可以多蓄清水。不慮旁洩。至近日該督等奏報漕船度黃摺內。總未將清水蓄高幾何奏聞。殊爲廬念。前經降旨飭查。著卽將清水增長情形。隨時奏聞。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初三日。奉上諭。南河關鍵。總以清水暢出敵黃。不使黃水涓滴入運。方爲全善。本年漕船。仍係黃水浮送。目下雖已全數挽出江境。但黃水經過之處。河身不無淤墊。是於漕船目前有益。於河工轉多妨礙。恐來年漕船。未必能如今年之迅速也。且現在伏汛經臨。一切隄岸。在在均關緊要。該督等不可存自滿之見。出自滿之言。以全漕業已出境。遂可安然無事。如該督等所稱。從此禦黃壩。年年得於汛前堵閉。豈年年必須用黃水浮送耶。若將來併黃水亦不受節宣。豈竟束手無策乎。此時禦黃壩業經堵閉。所有運河淤塞處所。卽宜趕緊疏濬。以備空運經由。切勿又致淺阻。其黃河兩岸及海口一帶。亦須加意保護。無少疏虞。至洪澤湖清水。節次增長。誌椿現深一丈二寸。固可瀦蓄清水。但本年春夏之交。雨澤稀少。恐伏秋汛內。雨水較多。湖水過盈。亦足爲患。該督等尤須於啓洩機宜。隨時斟酌。不可稍存大意。河渠志稿。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二

淮水章 十一

嘉慶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百齡陳鳳翔議覆清水治法條款。一移置東清壩一條。查舊東清壩在運口之北。相機收拆。以爲節宜。機宜。嗣因黃河之底漸高。清水不能暢出。恐一經收窄。湖水入運更多。而入黃轉少。是以嘉慶十年移建湖口。若湖水盛漲。不若仍建於運口之北。克收挑逼之功。而上年因湖水過弱。曾將該壩堵閉。蓄水濟運。本年亦將該壩收窄。湖水始得蓄高。目下黃河之底未深。此壩未可遽行廢棄。惟舊東清壩亦應修復。庶清水出湖。層層關鎖。外可攔黃。內可蓄清。俟清水旺盛時。兩壩俱應拆展。使清水暢出。刷黃似宜。兩存其制。隨時相機。以收操縱之效。一堰盱士坦坡一條。前河臣靳輔行之有效。載在成書。惟現今湖水必須蓄至一丈數尺。始能敵黃。則概於深水施工。辦理殊非易事。誠如聖諭。風浪衝激。不能經久。轉恐坡土卸入湖心。日久淤墊。應毋庸議。臣陳鳳翔曾於嘉慶十六年奏請補還堰盱二隄。以爲重門保障。恭奉上諭。該處保障。究恃大隄。若大隄不能得力。則二隄又豈復可恃。此時欲辦二隄。自應將大隄殘缺之處。一律補築齊全。使屹然爲金湯之固。然後再將二隄築辦如式。始可收重門保障之益等因。臣等公同酌議。二隄旣以費用浩繁。一時驟難辦理。坦坡復以蓄水過大。急切難以施工。而堰盱兩廳恃一線之長隄。爲淮揚之保障。風浪撞掣。刻刻堪虞。莫若將築做坦坡之土。移之加培大隄。添做後戩。需土不及坦坡之半。所費較省。旣可藉資捍衛。又能經久無虞。風浪刷衝。如蒙俞允。再行確估奏辦。

南河成案續編 今按此以土坦二隄均非善策，籌議幫培大隄。

六月二十八日百齡奏，近日洪湖水勢自開放智禮兩壩後，仍復有長無消。禮壩於初八日衝損三合土，舌漸次衝壞，關石木椿將石脊跌損，加以連日大雨，水勢愈猛。至二十三日，將壩脊塌穿，臣即馳往閱看。所塌石脊缺口約二十餘丈，洩水甚爲湧激，當飭道將等於兩頭盤裹，摟護作爲蓋壩，以保兩面之金剛牆及未衝之石脊。庶水有鈐束，不致潰塌過大。洩枯湖水，並往勘智壩，見壩下浪花翻濺，恐土舌亦有損傷。臣思五壩關係節宣，爲洪湖橐籥，仁義信三壩久已廢壞未修，今禮壩復被塌穿，惟餘智壩爲分減之路。若不趕緊保全，明年設遇清水盛漲，即無可籌策。且近接揚河揚糧廳營稟報高郵、甘泉一帶湖水面水勢增長，自應速將智壩封閉，既免洩枯湖水，並杜下游水漲。當與道將等籌商，刻下禮壩業已塌損，過水已多，即封閉智壩，洪湖亦不虞漲滿。隨督令在工各員將智壩用料土封堵，皆時惟有力蓄湖水，留以敵黃。計回空糧船七月內即可抵江南。維時河口黃水如再消落，清水蓄高，即啓放禦黃壩，俾得并力外出。刷黃方爲正辦。近年每以借黃濟運爲長策，殊不知河以倒灌而分流，以分流而底墊，南河痼疾莫甚於此。本年黃水順軌暢行，已大有起色。若任聽洩枯清水，仍以倒灌回空，是經歲籌畫底定之功，廢於一擲。臣不諳宣防，涉歷河工未久，雖不敢言必有成效，斷不敢稍存苟且遷就之見。現駐清江，察看河湖水勢，增減情形，隨時酌量奏明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二十八日百齡奏，洪湖清水自禮壩塌穿石脊後，洩水較多，亟須堵閉，以期蓄水敵黃。前經具奏，飭令趕辦。乃自六月下旬，河臣陳鳳翔派令淮揚營遊擊陳岱督率備弁等進占鑲堵，計圈越石壩外測量。

口門寬一百餘丈。截至七月二十二日。動工月餘。該遊擊僅令備弁等捲做小占小埽。尙留四十餘丈未堵。經臣嚴劄疊催。仍以水急做工費手爲詞。不肯多進占埽。加增丈尺。現在回空糧船已報入境。陸續南下。若再不將禮壩速堵。任聽湖水久洩。不但下游農田被水。且瞬息開放。禦壩過船之時。必致黃流攔入清口。諸多窒礙。屢奉聖謨指示。以蓄清爲緊要機宜。而南河大小文武。總以洩枯清水。尙可借黃濟運。沿循痼習。河臣陳鳳翔。前自山盱回浦。又遠赴海口。查看水勢。臣隨於二十二日。復馳赴山盱。將聽從遊擊陳岱遲延之守備等。在壩前棍責。並將陳岱撤回清江。另派參將劉重。及河標中軍副將汪德。在工督令捆下大埽。晝夜趕鑲。限月內完工。據淮揚道黎世序稟。於二十三、四兩日。兩壩趕進六埽。已成十丈。現在漏夜堵築。剋期完竣。查該壩做工。現已收窄口門。水勢猛急。自撤回遊擊陳岱各備弁等。卽能較前多做丈尺。可見從前淺水易於做工。祇用小占小埽。耽擱時日。並非力不能爲。實由陳岱不認真辦理所致。似此玩延糜帑。若不嚴參示懲。實無以挽南河工員詐肆之風。應請旨將淮揚遊擊陳岱革職。以爲玩誤要工者戒。再臣往查時。據報高堰誌椿存湖水一丈三尺一寸。親自測量。僅存水一丈二尺七寸。不勝詫異。當卽面詢看守誌椿之效用王如。據呈出該廳營諭單。令其每日少報消水。是以自七月初六日。至二十二日。共少報四寸。復詢問該廳通判唐文睿。守備劉俊。據稱恐報水消落過多。上司著急等語。查各工設立誌椿。原以驗水勢消長。隨時籌辦。最關緊要。若不據實查報。必致失機誤事。今該廳營竟敢有意朦混。諭令兵丁短報消水。使上司知存水尙多。冀緩堵口。以附和該管遊擊陳岱遲延做工。實屬欺玩。查諭單雖係守備劉俊所寫。而通判唐文睿扶同弊混。咎亦難辭。應請旨將署高堰守備之千總劉俊革職。署高

堰通判唐文睿摘去頂戴。以示炯戒。該二員均在禮壩掌管進埽。現當堵築緊急。未便令其置身事外。仍請責令在壩効力。俟工完後。再行奏辦。臣與道廳各員籌商。現將運口頭壩外之鉗口壩。及束清壩。俱行收攏。並於三閘相機下板。以資擡托。計禮壩合龍後。清水尙可多蓄。並設法挑逼。且每年節交白露。卽黃水漸消。將來開放禦壩過船時。或不致黃流倒灌。以冀仰副蓄清刷黃之睿訓。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全淮匯入洪湖。以清刷黃。爲治河良藥。惟清水非豫爲滯蓄。則力弱不足以敵黃。而蓄清之道。全在保護高堰。欲保護高堰。則必須修復五壩。使宜洩得宜。操縱在我。方能收湖水之益。而不使爲害。今五壩已壞其四。惟餘智字一壩。而禮壩跌穿之後。洩水過多。下游高寶一帶。已受其患。現在該督擬將禮壩速行堵閉。收蓄清水。所見甚是。昨有旨令修復五壩。卽使工費浩繁。不能同時並舉。本年當先擇何壩最要。先行修整完固。其餘再以次遞修。務令全復前人舊規。然後治河關鍵。得有把握。清水治而黃水益治。實係全河至要機宜也。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初五日。奉上諭。百齡奏報秋汛後各工平穩。及勒限堵築禮壩緣由。內將玩誤要工之遊擊陳岱等。參奏懲處。所辦甚是。已明降諭旨。分別照所請辦理矣。南河文武官員。欺詐成風。冀圖興工糜帑。藉以漁利飽橐。積習相沿。牢不可破。試思河工設立官弁兵夫。歲給俸餉。原責其實力防守。俾河工安全無事。乃伊等視俸餉爲故常。轉冀大工屢興。不但可以侵肥獲利。並藉爲陞遷捷徑。甚至援引親友。濫邀官職。種種惡習。不可枚舉。非如百齡之大破顏面。不避衆怨。不能力挽頹風。但百齡既將各劣員嚴參懲治。尤當加意防閑。恐伊等不得遂其牟利之私。心懷恨怨。或陰謀詭秘。計圖報復。甚至私挖隄埽。以爲陷害地步。

百齡等當存之於心。密派妥幹可靠之員。隨時查訪。如查有偷決私挖等事。立即嚴拏。從重辦理。不可稍有疎懈。至堵閉禮壩。爲蓄清敵黃。最要關鍵。該督現派員趕緊堵築。可以刻期完竣。俟堵合後。將湖水認真收蓄。將來開放禦黃壩時。不致黃水再灌入清口。方爲妥善。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十日。百齡奏。臣前奏河湖情形一摺。會附驛將禮壩堵閉遲延。勒限完工。并將玩誤遊擊陳岱參奏。嗣因接據淮揚道黎世序稟報。八月初一日。連值風浪。壩工難以著力。致占埽游走。河臣陳鳳翔前往督辦。又經附片奏明。茲於初六日。復據黎世序稟。該壩於初三日。將走失之埽補還。初四日黎明。卽督率弁兵鋪捲大埽重下。而壩工日漸收攏。口門溜激非常。忽然繩纜全斷。所補之埽又走。現在趕緊搶護。臣因連日秋汛盛漲。各工報險。河臣復在山旰。不能不親住清江。督率防守。並接據桃南通判沈植蕃稟稱。該廳所屬王家莊等工。自七月二十七日後。至八月初四日。共長水三尺一寸。照上年伏汛盛漲。已大五寸。現在竭力防守等語。因思禮壩。現有河臣駐工。而黃河秋汛漲水。大於伏汛。各工緊要。必須該管道員往來策應。隨遣標弁札調道員黎世序回浦。以便督飭廳營。防禦秋汛各處險工。並派令熟悉工程之外。河北岸通判嚴煇。及原任裏河同知繆雋。前往禮壩幫同堵辦。旋據該道黎世序來浦面稱。禮壩口門尙存寬二十丈。因收窄後。愈見刷深。現在測量水勢。已在五丈外。初七日又走一埽。壩門之水。上下高低一丈二三尺。陡急異常。壩臺稍狹。占埽纜檣。難以舒展。經河臣與在工文武各員商酌。幫寬邊埽。再行趕堵。須遲數日。始得竣工。查清水因禮壩分洩過甚。現止存一丈有零。今復不能堵壩。自必日漸消減。轉瞬回空。定不足以資濟運。而河臣坐視清水大耗。曾無一札與臣籌及。查黃水連日大長。順黃壩誌椿。已至三

丈六尺餘寸。爲數年所未有之盛漲。各工員全力守禦。雖有危險之處。而全河捍衛無虞。現已於初七日。兩日消水尺餘。白露汛期。已經搶過。實賴聖慈福庇。河神効靈。黃河南北岸千里臣民。無不同聲感頌。若清水不致如此過洩。則海口通利。黃水日見消退。計至本月下旬。開放禦黃壩。挽回渡空。軍船定可暢出。敵黃河身大資刷滌。如此至順至美之氣機。誠爲十餘年所未有。今以禮壩之失。至敗全局。凡在官吏士民。罔不歎惜。臣實不勝愧憤悚惶。查禮壩跌穿。洩水莫制。若果因湖水過大。風浪撞掣。尙可委之天時。今查智禮兩壩開放時。係在四月下旬。湖水僅止一丈四尺餘寸。何須亟亟開壩減洩。乃河臣並不先商之。臣遽爾開放。已屬失算。迨放後一月有餘。河臣近在清江。亦並不親往察看。迨道廳稟報跌動土舌。及關石椿木。猶不馳往督令堵閉。仍復安坐遲疑。不解何意。若謂開壩之後。恐湖水漲滿。致堰盱石工涉險。如嘉慶十三年。衝開余家壩十五年。掣通義壩之患。其勢實不相侔。案查十三年。安省上游大水。淮河源旺。湧注入湖。兼之徐州屬天然峯山二閘之水。乘盛漲汛期。分減歸湖。更增兩路添水之源。又未開放山盱一壩。爲之宣洩。湖水但增無減。安得不致潰決。十五年。亦係淮河長水。天然峯山二閘。直至十月未堵。亦不開一壩分減。收水至一丈八尺餘寸。彼時秋盡冬初。西風猛競。始有掣塌義壩之事。本年五六月間。淮水僅長五六尺。鋪至洪湖。不過增水數寸。且天然峯山二閘。又未開放。更少兩路添水來源。迥非昔比。若卽堵禮壩。止留智壩宣洩。則水勢來路既少。宣洩有門。當盛長之時。並無西風。何所顧慮。卽使收水至一丈八九尺。亦斷保無虞。乃急於開壩於前。復遲於閉壩於後。以致全河大局。辛苦經營。一年有餘。極好氣象。變爲棘手情形。實堪痛惜。至此時回空軍船。行入中河者。已有十餘幫。此月下旬。卽須開壩挽渡。而黃

高於清丈餘。卽逐日消退。恐禮壩堵閉過遲。清水益難收蓄。臣現雖督同裏外河同知。設法挑逼。並將頭二閘下板。終難擡高頂黃。查黃河歷年受病之由。實因倒灌。斷不可蹈前車。仰蒙皇上指示周詳。屢頒睿訓。臣久已宣示通工。豈敢復踰此戒。且本年情形。非往年可比。往年下游揚河一帶。水勢不大。故黃水灌入運河。尙能徑下。然已不免停淤。今高郵迤下。河水猶形漲滿。設使黃水倒灌。下游頂托難消。必致淤塞。運河不久卽成平陸。而本年運河經清水刷深至二三丈。大爲順利。儻被黃淤。匪僅回空難渡。而明年重運。又恐無策圖維。此臣所以謹守蓄清之見。萬不敢輕爲搖惑者。爲今之計。惟有籌畫減黃助清之法。以濟回空。查減黃之途。有天然閘。峯山閘。祥符五瑞閘三處。天然峯山二閘。下游河道久已挑濬。卽可啓放。惟查徐州一帶黃河。本年於李家樓未經堵合之先。已大加疏濬。該處土性沙鬆。此次歷經大汛。刷盪深通。大溜迅急下注。若下游之桃南。桃北一帶。土性膠淤。難卽刷盪。汛水流行。較上游稍緩。是以現在徐屬水誌。較之桃源迤下轉小。若開放天然峯山二閘。係由水小處分減。必致分掣正流。黃河正流分減一分。則河底少一分攻刷。卽停一分淤泥。自徐屬以至河口。河長三四百里。若停淤而下。實爲全河增病。且該處分減。距湖太遠。非二三十日。不能使清水增高。不若開放祥符五瑞之近捷。向來河水盛漲。至桃南始大。卽從大漲處分洩。止普漫之游水。不致分動正流。而過閘十餘里。卽入洪湖。可期朝發夕應。查嘉慶九年。回空糧船。及十一年。辦理重運。俱增開放。見效甚速。所慮者。黃流灌入湖內。不免停淤。然該閘下卽近張福口引河之尾。縱有淤澱。亦止在此河之中。來年清水蓄高。卽可刷去。設或未能全刷。將此河重爲挑濬。費亦無幾。第查該處外高於內。幾及三丈。勢若建瓴。必須於閘東另開引渠百十丈。於渠外加築鉗口。

柴壩三條。俾資約束。斯減水始有節制。現在閘內入湖之引渠。亦皆淤塞。必須開挖深通。臣已委員勘估。約需銀五萬餘兩。辦理二十餘日。可期竣事。此閘係南河分減要地。黃水盛則減以助清。清水漲則洩以刷黃。最爲便捷得力。原屬河工善後應辦之事。儻禮壩卽日堵合。黃水大消。毋庸分減。則修理此壩。亦係有備無患。不爲虛費。臣因慮黃水倒灌。力籌助清濟運。與熟諳之文武各員。悉心籌酌。均屬意見相同。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二日。奉上諭。百齡奏禮壩急難堵合。現在清水宣洩過多。籌備減黃助清一摺。據稱禮壩口門。連日收窄後。尙存寬二十丈。壩門水勢陡急。堵閉尙需時日。惟有籌畫減黃助清。以濟糧艘回空。河臣陳鳳翔。急於開壩於前。遲於閉壩於後。以致辦理棘手。請旨嚴加議處。並自請議處。將不能匡正之河道。黎世序。一并議處等語。本年李家樓壩工合龍之後。河流順軌。海口深通。黃河兩岸大隄。又俱保護平穩。溜勢直走中泓。再能清水暢出。刷黃則全河積病漸除。實爲南河極好機會。乃陳鳳翔不知守著清定見。於本年四月下旬。湖水並未旺長之時。卽開放智禮兩壩。並不商之百齡。迨開放至一月有餘。禮壩土舌椿木。俱已衝動。猶不親勘堵閉。自李家樓回署之後。數月安坐衙齋。直至百齡前赴山旰工次。始往察看。行至高堰。距禮壩咫尺。仍不親督籌辦。僅委之遊擊陳岱。在彼堵築。而陳岱任意遲緩。以致清水大洩。下游被淹。禮壩口門愈刷愈深。亟難堵閉。此事陳鳳翔怠玩乖舛。貽誤全河大局。殊堪痛恨。前日百齡具奏壩工情形。並未將陳鳳翔直參。經朕看出。降旨將陳鳳翔革職罰賠。續又責令查辦災務。今伊罪狀昭然。褫革尙不足蔽辜。著百齡於奉旨之日。卽傳旨將陳鳳翔在禮壩工次。枷號兩月示衆。如禮壩剋期堵合。再

移住他工。限滿疎枷發往烏魯木齊効力贖罪。俾通工大小員弁共知總河大員一經貽誤。尙如此重懲。庶悚目驚心。羣知炯戒。已革遊擊陳岱派辦要工。心存延玩。著在工次枷號四月。滿日發往伊犁充當苦差。百齡辦理河工事務。盡心籌畫。此次自請議處。原可寬免。但伊不早將陳鳳翔參奏。至事機已誤。始行查參。究屬遲緩。百齡著交部議處。黎世序在淮揚道任內。見總河開放禮壩錯誤。不能力爭匡正。亦著交部議處。伊現在署理河督。當以前任爲鑒。於一切河工緊要機宜。認真講求。知慎知懼。勉副職守。至此次回空糧船業已南下。黃水高於清水。卽趕緊堵閉禮壩。設法挑逼。亦未必能使清水暢出敵黃。所有百齡奏請開放祥符五瑞閘。以資減黃助清之處。著卽照所請。會同黎世序迅速妥辦。其下游被淹各處。並著百齡迅速派員查明撫卹。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八日。黎世序奏。臣等以禮壩堵閉之工。已經五十餘日。尙未合龍。甚關緊要。臣黎世序前在山盱工次。馳回外河北岸。督搶險工完竣後。仍卽趕往山盱接印辦理。臣百齡以河臣甫經更換。恐在壩文武少有懈弛。亦卽親往督辦。查該壩自六月下旬塌穿之後。過水猛急。又因陳岱等堵閉遲延。以致壩門愈刷愈深。溜勢日加湧急。嗣於八月初一、初三、初六等日。連走三埽。在壩文武各員。惶懼莫能措手。臣等卽選派素諳工程之外河北岸通判嚴煇。及已革原任裏河同知繆雋。前往該壩督率弁兵。相機辦理。據該員等到工察看形勢。實由壩工圈越太遠。致逼起湖溜。刷汕壩門。壩前水勢已深至五丈以外。且高下懸殊。竟至一丈五六尺。湍流倒傾。陡急。是以占埽入水。不能穩實。臣等商酌。惟有於壩內幫寬邊埽。加長壩臺。卽於邊埽之上。捆下大埽。庶得讓過深水。易於著力。卽飭各該員趕辦。自八月初十日。至十二日。始

將邊埽做成。十三日後。兩壩對捲大埽。相機下壓。仰仗皇上洪福垂庇。進埽並無游走。至二十三日。兩壩僅存金門。寬四丈餘尺。正在跑買柴土。加高壩臺之際。是夜驟起西風。湖浪如山。直撞壩前。甚是危險。經該員等督率弁兵。連夜搶護。壩工竟無損動。至二十四日午時。風緩。卽乘時挂纜。追壓柴土。於二十五日午刻合龍。並無涓滴滲漏。又於壩內督令趕澆土餼。以期堅久。現查山盱黃堽寺前誌椿。僅存湖水九尺四寸。已飭裏河同知徐承恩。將束清壩早爲收攏。並將運河頭二兩閘。下板攔蓄。又將越河築壩堵斷。庶使湖水毫無去路。計餘日後仍可增長。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松筠初彭齡奏。臣等欽奉上諭。百齡等奏籌辦河湖全局善後緊要工程。據稱現在河底尙高。必須收蓄清水。以期暢出敵黃。而高堰石隄。不如從前之可靠。惟有先行趕緊築二隄。以資重門保障。其二隄之外。請另挑二河一道。以通鹽柴運行之路。事關重大。此時是否能一律興辦。辦成後啓壩放水。下游州縣。能否全免淹浸。著松筠初彭齡二人前往該處訪察民情輿論。一并奏聞。再行降旨飭辦。臣等遵卽先由清口至高堰。山盱一帶。詳加履勘。復向年久河兵王德榮。及沿途土著年老文生陳芳。老民張國富等。虛衷訪問。據稱高堰大隄。實爲根本。臨湖建砌石工。隄身年久。土性膠堅。本屬穩固。若再培厚加高。添築後戩。栽柳蟠根。隄土更可堅實。若另築二隄。土性不如大隄。儻或大隄不固。卽有二隄。亦不中用等語。是土人所言情狀。已先在聖明洞鑒之中。臣等曷勝欽佩。查高堰山盱兩廳。所屬大隄。緣亘百餘里。臨湖石工。自上年陳鳳翔督修以來。尙俱完整。間被風浪衝刷。隨時補砌。並無妨礙。現在海漫高出。洪湖水面八九尺不等。惟大隄子堰東首土坡。年久殘損甚多。迤東隄頂。低於海漫石者。一三三四尺不等。俱應加

築修理。督臣百齡等先請臨湖築做坦坡。旋請將坦坡之土移之。加培大隄。添築後戩。茲又稱先行加築二隄。以防意外。臣等現與署河臣黎世序公同履勘。悉心籌酌。惟有將大隄子堰東首。卑矮單薄之處。分別加高培厚。以資鞏固。計新加隄頂。高於現在水面一丈三四尺。以湖水最大之年而計。隄頂尙高水面六七尺。以之捍禦盛漲。較爲得力。並於子堰前後。栽種排柳。即可蟠根護土。設遇風浪上隄。亦得以資保護。其百齡等原奏。請於五壩兩旁。加築束水土壩。原爲保護壩工起見。自應一律築做。所有幫築大隄。自束清壩尾東首起。至信壩迤南東水壩根止。估計土方。總於二隄迤東十丈之外取土。一切夫工等項。通共需銀七十九萬八千四百餘兩。栽種排柳價值夫工。需銀一萬四千二百餘兩。核計該督等原奏。加築二隄。格隄。銀一百七十餘萬。可節省銀八十餘萬兩。二隄。格隄。俱毋庸築。其二河。亦毋須另爲挑挖。奉上諭。高堰以大隄爲根本。大隄堅實。則二隄無庸添築。二河更無須挑挖。著照松筠等所議。將大隄子堰東首單薄之處。分別培築。並將子堰栽種排柳。蟠根護土。以資保護。至五壩急需修復。卽著以次估修。俾清水得有關束。不致泛濫爲患。黎世序遵照妥辦。不可再爲浮言惶惑。輕議更張。南河成案續編。今按此停止增築二隄。定辦加培大隄後戩。

嘉慶十八年三月初十日。百齡。黎世序奏。山盱五壩。收蓄湖瀦。東出清口。刷滌黃流。南洩盛漲。保衛淮揚。洵爲南河最要關鍵。近年黃河。因河底墊高。清口不能暢出。曾將智禮二壩。擡高壩脊。以期多收湖水。俾與黃河形勢。高下相等。方可東注刷黃。乃以壩身陡立。水勢擡高。危險更甚。屢經開放。衝缺頻仍。壩外既有深槽。壩基愈多損壞。上年疊蒙睿訓。飭令趕緊修復。實爲至緊至要之工。臣等督同道將廳營。並在工

年久熟諳情形之原任徐州道候補通判張鼎河營參將劉重確加履勘親爲諮訪知仁義禮三壩不惟石底無存卽底土亦跌成深塘而塘之上下又皆刷有深槽若就原處修復工鉅費繁且舊基受病過深卽使修復亦難經久惟查蔣家壩以南附近山岡地勢較高土質堅實以之移建費省工倍堪以經久該處臨湖均係坦坡若開挖引渠建立滾壩其壩底與內外渠底相平旣免懸溜衝刷而相離舊壩引河亦復不遠仍可引合一處匯達高寶諸湖形勢極爲穩便應請將仁義禮三壩均於該處建立計三壩齊築並挑挖引河三道今按此改仁義禮三河之始通共約估需銀七十餘萬兩而現在桃汛已屆同時興工非剋日所能竣事臣等再三籌計必須不誤本年大汛之用方爲周妥惟有先挑三壩引渠一面派員辦料將仁義兩壩儘先改建並將應行移建之禮壩暫爲緩辦俟引河挑竣先將禮壩地基築做草壩以備本年宣洩仍俟仁義兩壩建成灰漿堅結再將禮壩一律補建如此次第辦理卽遇汛水漲發亦可有備無患刻下先建兩壩並挑渠三道計需費五十餘萬兩一時籌撥難以應手查加培堰盱大隄尙可擇要興辦擬於原估隄工八十萬兩內先行分撥應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六日奉上諭百齡等奏確勘仁義禮三壩必須移建一摺並繪圖貼說朕詳加披閱當卽召見扈從之軍機大臣及松筠指畫酌商山盱五壩爲宣洩洪湖盛漲保護堰工而設康熙年間靳輔原議建仁義禮三壩乾隆十六年皇考高宗純皇帝特命建智信兩壩迄今歷有年所其地形水勢自必斟酌盡善今該督等奏稱仁義禮三壩近年屢經開放衝跌壩基損壞刷成深塘難以修復卽修復亦難經久擬於蔣家壩以南附近山岡之處移建三壩並挑引河三道儘先改建仁義兩壩將禮壩地基築做草壩以備

本年宣洩計需費五十餘萬兩等語。三壩既不能就原處修復。該督等斟酌情形。奏請移建。但詳閱圖內。舊壩之下。所繪民莊相距甚遠。現擬移建之處。界畫引河三道。兩旁民莊鱗次。則其間田畝廬墓。自必繁庶。所挖引河淺狹。水必泛溢。若挑挖寬深。恐所傷實多。且該處地勢既高。啓壩放水。究能宣洩若干。引河須挑至若干丈尺。若干里數。原摺亦全未敘明。難以懸斷。其舊有三壩。既不開放。則與堰隄無異。必須填砌堅實。與石隄聯爲一體。方足以資捍禦。隄頂處所。並應添建鋪房。派駐弁兵防守。方可保無疎失。合計各項需費。恐該督等所估銀數。以之興辦。尙不敷用。事關謀始。不可不詳細酌核。朕意或於蔣家壩地方。先行改建一壩。本年試爲啓放。若水勢順利。足以消滅盛漲。並於附近田廬無傷。再議續改二壩。著該督等。再行詳議。是否可行。並統計引河寬深丈尺若干。工費若干。另行籌度。繪圖貼說具奏。再降諭旨。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二十三日。百齡。黎世序奏。伏查山盱五壩舊制。其西則對隔湖之淮河口。遠接來源。其東則入寶應之白馬湖。順利直達。在從前建設時。地形水勢。誠爲斟酌盡善。臣等何敢議改舊章。輕率興舉。惟因時因地。旣形勢之不同。而籌蓄籌宣。實今昔之迥異。從前湖水收至八九尺。即可外出敵黃。嗣後盛漲。竟長至一丈二三尺。是以誌椿一丈以外。卽須啓壩。以免堰盱工著重。近年黃河底漸淤高。湖水卽收至一丈四五尺。亦不能暢出禦壩。衝刷洪流。迨盛漲長至一丈七八尺。不能不亟爲啓放。而水面既經擡高。一經放壩。勢如懸瀑。猛力下注。壩下河底。跌成深塘。跌塘過甚。堵閉遂難。操縱無權。傾瀉有弊。下游水患。實由於此。儻全湖無分洩之門。則堰盱百里長隄。在在危險。設有疎虞。淮揚兩郡。先受其害。是分洩之路。必不

可少。然舊日三壩跌塘，皆深至三四丈不等。原思逐一修復，再四講求，不但錢糧浩大，所費甚鉅，且用土填實，卽加以夯礮，而新舊土性相參，必不能膠凝堅固，勢難經久，殊屬無益。此臣等察看情形，不得不亟圖移建之原委也。查設立滾壩，首重壩基，必須地高土堅，方免刷滌寬深之患。卽如徐州天然峯山等間，皆就山腳建設，至今開放，並不跌塘，此其明驗。五壩一帶，臨湖東岸，在前明時並未建築石隄，緣其地亦係蔣家壩以下山岡，餘氣所結，比周橋迤北土性稍堅，地勢亦覺稍高。我朝康熙年間，前河臣靳輔因淮泗水發，湖源過盛，始於周橋以南，接築石隄，以資捍衛，並議建滾壩，定制蓄水至九尺以上，卽聽其滾洩。今洪湖蓄水較從前益增，必須隨時由壩減洩，始保隄工。若壩座地勢不高，既恐水溢旁潰，基土不實，又恐力猛跌深，舊壩難於修復，則臨時啓閉之機括，竟無把握。此又臣等詳核形勢，不得不移於蔣家壩山坡以下地方建設之實情也。臣等復先後親詣蔣家壩以南，建壩之處，逐細覆勘地勢，由西南老子山一帶向東南迤邐而下，甚爲高亢，建壩可期穩固。現在估建三壩，內仁壩石底，以湖水長至一丈二尺外過水，義壩石底，以湖水長至一丈一尺外過水，禮壩石底，以湖水長至一丈三尺外過水，均係照舊壩近年過水丈尺分別核定，壩身各寬六十丈，合計三壩過水已寬一百八十丈。將來按誌次第開放分洩，自屬靈便。其壩下引河三道，各按地勢挑挖，長自七百餘丈，至八百丈不等，計四里有餘，底寬自三十丈至四十丈不等，深自四尺至一二丈不等。河底均與壩底相平，洩水至大不過數尺，其引河下洩之水，仍匯入舊壩引河所洩之叉河內，統歸高寶等湖東注，且順勢平瀉，不似舊三壩下之直掣水以紆徐而溜緩，河身足資容納，斷不致湧溢出槽滋患。並於北面地勢稍低之處，接築攔堰一道，隄頂一律相平，更足防護。

該處南北村莊。半在高阜。距引河兩岸尙遠。並無妨礙。雖頭二道河身內。間有民塚。爲數無多。該處居民。亦因移壩。可免水患。情願遷避。臣等均酌量捐給遷費。並無抑勒。其兩岸不必遷移之塚。地勢甚高。河槽之水。不致漫及。所有河身佔用之荒熟地畝。仍卽勘明。照例題豁。咨部查核。臣等竊以如此斟酌辦理。所有湖水宣洩之機宜。引河匯流之處。所均與舊制相符。屢經詢之南河年久文武員弁。及山盱一帶老民。亦皆稱爲穩便。惟本年大汛屆臨。信壩現未完工。僅有智壩一處。接長石底。雖可啓用。究不能十分放心。此時亟宜豫籌宣洩之路。但現擬移壩處所。事屬創始。計須萬全。誠如聖諭。先建一座。試看本年過水情形。以昭詳慎。臣等酌議。將義壩趕建石壩一座。挑挖引河一道。以備宣洩。復思洪水勢難以懸定。並將擬建仁壩處。盤做草壩。其壩下引河一道。亦乘時挑出。多一路洩水。庶盛漲時。更覺有備無患。一面備集料物。俾資臨時應用。臣等未敢拘泥。現卽委員分投挑築。其改建之禮壩。及壩下引河。均暫緩辦理。俟秋汛後。察看該壩洩水情形。再行奏請訓示遵辦。至舊有三壩。既不開放。自應填砌堅實。現在各該壩均加有柴土後餞。尙爲寬厚。可資抵禦。從前本有弁兵堡房。督令加意防守。此時毋庸添設。俟新壩建成後。再爲補築石工。與通工石隄。聯爲一體。益增鞏固。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初一日。奉上諭。百齡等奏。遵旨覆議。移建山盱仁義禮三壩一摺。山盱三壩。近年疊經啓放。跌塘過深。計有三四丈不等。勢難修復。卽修復亦必不能經久。自不能不議改建。蔣家壩地勢高亢。逼近山根。土性堅實。壩基可期穩固。新挑引河。仍可歸舊壩引河宣洩。於該處民居。亦無妨礙。該督等既覆加履勘。審度情形。力稱穩便。著卽照所請改建。本年先將義壩。趕建石壩一座。挑挖引河一道。並將仁壩地基先行

盤做草壩挑出引河以備宣洩盛漲所有趕做壩工務須於大汛前一律辦竣引河尤須挑挖寬深俾水勢無旁溢之慮如本年節宣得力則三壩分年遞修可以永資保障而工費從容措辦亦不致形支絀至舊壩既不開放尤須填砌堅實該處爲歷年水勢所趨經行已熟且外有數丈深塘根脚不固必須夯礮堅實使與石壩聯爲一體大汛時仍須多派弁兵不分晝夜住宿防護勿稍疎懈是爲至要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百齡黎世序議覆御史程贊清陳奏一條查堰盱石隄歷年久遠下層石塊不能穩實皆由底椿均已朽爛加以近年湖水較從前收蓄既高遇有倒卸石工難於清底卽就水中摸砌根脚不堅前河臣吳璫等試做碎石坦坡數段僥護石隄經歷風暴比石工壁立之處水淺波平實爲籌維保護起見然碎石工宜於黃水而不宜於清水緣碎石拋擲水中不能用灰漿抵砌堅結於黃水僥護埽段隄身凡有空隙之處泥沙灌入成淤頗爲得力且止須照二五收分足資估辦亦可久站卽如徐州銅沛廳近山之處前河臣蘭第錫康基田吳璫徐端戴均元皆用碎石於埽前拋護經歷數年尙多完整較之埽工歲歲加鑲所省實多至堰盱大隄之外皆係清水拋填碎石不能合縫一經風浪掣刷易於卸動溯查從前曾試拋數段坦坡係照五收估辦比黃河所做坦坡寬至加倍爲時未久業已塌入水中卽不能久站之明證雖現在根底尙存擁護未嘗無力而歲歲加修所費甚大如須拋築堅實則必加寬七收八收計每隄一丈須用碎石一百餘方卽以一百里長一萬八千丈計之已須碎石一百八十餘萬方每方例價照三兩至四兩不等計算卽須銀六百餘萬兩所費實屬繁鉅且隔湖採運全憑風力不能剋期到工例價旣恐

不敷完工。又難豫定。况於水中拋擲。若放坡過寬。其分收之丈尺。用石之多寡。丈量驗收。殊難考究。即使石料到工。先行委員點驗。而工段太長。經時太久。查察難周。迨拋砌完工之後。每年風浪掣卸之處。尚須添補。增用錢糧。仍非一勞永逸之策。是以雖經奏奉諭旨。而再三計議。不敢輕易興工。現在奏明幫培大隄。以資堅守。所有碎石坦坡。並非無所裨益。實屬不易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十三日。百齡、黎世序奏。山、肝、仁、義、禮、三、道、減、水、石、壩。經臣等勘議。在蔣家壩迤南。地亢土堅處所。另行改建。奏奉諭旨。已恭載五月朔日。欽此。臣等欽遵。睿訓。即經派委文武員弁。分投趕辦。並因所挑引河。地近山岡。土帶砂礫。雖挑挖工鉅。將來啓壩放水。可免跌塘之慮。惟河底土性。既如此堅結。原估寬深丈尺。恐分洩未能通暢。祇承聖明。指示機宜。引河尤須挑挖寬深。復將仁壩河底。加深一尺。義壩河身。展寬十丈。俾減下之水。不稍旁溢。再查兩道河尾形勢。尚有平行之處。並經接估抽溝。以資通順。其兩岸應築東水攔水土隄。俱經派員分辦。即專委淮揚道徐承恩。住工督催。節據各工員具報完竣。臣黎世序親詣該工。將各員承辦之引河。並東水攔水隄壩等工。逐細勘量。如式。並無偷減。仁字壩盤做草壩。亦已鑲成。仍用重土追壓。義字壩石底工程。現亦上緊趕辦。查洪湖水勢。自交夏至節後。陸續共長水一尺一寸。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三尺三寸。較上年盛漲。計小三尺餘寸。察看現在情形。湖面寬廣。足資容納。無須啓壩減洩。即續有長發。在一丈五尺以內。總擬極力堅守。以收蓄清敵黃之益。兼使下河普慶豐登。儻長至一丈五尺外。再有續長。即行相機酌啓壩工。分減。計時已在秋成之後。於下游可無妨礙。本年黃河水勢。較上年盛漲。亦小至三尺有餘。仰托聖主洪福。河底日刷日深。秋後水落。則清高於黃。湖水可冀暢出。刷

黃濟運。以除倒灌之患。漸復舊制。實爲臣等至願。至舊減水壩五道。內仁義禮三壩。上年已將埽戩後內塘填築寬厚。足資抵禦。智壩接長石底之工。現已砌竣。信壩陞高壩底工程。亦已興砌。臣等飭令照估趕辦完工。五壩外首護埽間。有風浪掣墊段落。節經隨時補築完整。現俱一律堅鞏。堰盱兩廳臨湖大石隄。亦俱平穩。石隄後尾土。因連次風浪。間段掣刷溝槽。均已勘估填補。其加幫土工。現亦擇要派員分段興辦。務期處處籌備縝密。上慰聖心。庶念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二十八日。黎世序奏。洪湖水勢。本年交秋後極力收蓄。存水一丈五尺。底水本旺。自月之初旬。豫省睢州漫工奪溜。全黃南注。由安徽省鳳潁渦淮等河徑達洪湖。來源湧急。並據河南具報。萬錦灘及沁河兩處水勢。月初仍在加長。甘肅寧夏府。於九月初四日至十一日。接續共長水九尺一寸。各處長水匯流下注。添波助流。是以洪湖水勢。於十九日起。至二十八日。連接增長。高堰誌椿。現長至一丈六尺八寸。極形浩瀚。前經拆展禦黃束清兩壩。並將外南廳吳城七堡啓放。原冀清水暢出。刷黃連日以來。湖水仍屬增長。尙不足以資分洩。督臣百齡。於帶領各處官兵赴徐防禦。前自浦起身時。臣卽將湖水接長。現屬西北風當令。必得多籌減洩之路。以保平穩。向督臣面商。意見相同。並據淮揚道具稟。啓放山盱壩工。分洩漲水。臣卽於二十二日。督飭道廳。將蔣壩迤南。新挑仁義兩壩引河。並智字壩先後啓放。查蔣壩迤南仁字壩。引河頭柴壩。業於七月間鑲盤堅穩。義字壩石底工程。亦經委員趕集料物。尙未興砌。現將該壩引河頭鑲做柴裏頭。以資鈐束。一體啓放。至智字壩底接長石舌。亦經工員於五月間辦齊。灰漿已老。茲各該壩啓放過水。均極平穩。不致跌塘。山盱舊仁義禮信四壩護埽。前因風浪撞掣。雖已隨時補鑲完整。但湖

水日長。現又一律加高。俾資抵禦。裏河廳臨湖隄工。逼近湖面。風浪堪虞。臣飭該廳。趕加子堰。並酌鑲馬鞍埽。埽後填築土坡。務期高大堅實。運口蓋壩。接長之工。亦已鑲成。現仍將頭二三壩。及各護埽。一并加鑲。高厚。其運清平三汛隄埽工程。及揚河廳兩岸各工。均經分別鑲修。凡有掃灣處所。添鑲護埽。隄身窄狹段落。並卽估幫餞工。裏河雙孔涵洞。柳園頭。草閘。揚河竹絡壩。白田鋪。俱經相機啓放。水勢匯注高寶諸湖。由鳳凰橋等處水口。循序歸江。高郵車邏等壩。仍在竭力防守。非十分緊要。不肯輕放。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十三日。黎世序奏。洪湖水勢。自分啓各壩後。仍日逐加長。截至十月初七日。高堰誌椿。長至一丈七尺九寸。緣本年湖水。收蓄充足。加以豫省睢州漫口。全黃下注。來源過盛。是以雖經啓放減水各壩。仍在有長無消。堰盱兩廳石工。高者僅出水一二層。卑者將與水平。情形喫重。九月三十日。及十月初七。初十日。西南西北風大。湖浪撲隄。勢甚險要。堰盱石工。間段塌卸。各一百數十丈。各舊壩護埽。亦間有掣塌。臣督率道將廳營。竭力搶鑲。護幸保平安。惟湖水尙在有長無消。勢難容納。堰盱隄工。爲淮揚兩郡民生所繫。往後西風正多。急應分洩。以資保護。據該管道將廳營等。逐細查勘。稟稱減洩之路。除已放各壩外。惟有舊仁義禮信四壩。而四壩之內。仁壩石底。已經跌通。南金剛牆。亦經塌卸。且該壩逼近北束水隄。設有衝損。關係亦重。義壩底後前跌塘。深至四五丈。久經填塘。封閉斷不可啓。信壩修砌尙未全完。難以啓放。惟禮壩石底。雖亦跌損。而僅寬三十餘丈。刷深不過三丈。比仁義兩壩。情形較輕。且係上年新堵之工。埽壩尙多完整。於中間啓拆四十丈。南北兩壩。尙可盤頭裹護。以資鉗束。將來堵閉較易。錢糧較省。臣以

禮壩亦經跌塘。上年堵閉。頗爲費手。未可輕議啓放。與道將等再三辯論。復據稟稱。若尋常湖水長發。來源計日可消。跌損之壩。自不敢率行啓放。今豫省睢州漫口之水。全黃匯注。洪湖患其漲滿難容。不患其宣洩過甚。情形不同。臣復帶同道將廳營。查勘現在湖水盛漲。前經拆展禦黃束清兩壩。並啓放吳城七堡及智字壩。并蔣壩迤南。新挑仁義兩壩引河。分路減洩。不爲不暢。無如黃淮兩水。並注歸湖。來源過大。實非尋常湖漲可比。不可不再籌分洩。而舍禮壩外別無分洩之路。自應權其利害輕重。相機啓放。未便稍遲。臣於勘定後。知會督臣。卽令啓拆。於初八日啓放過水。壩身並未掣動。洪湖添此分洩之路。連日水勢雖未見消。已不復見長。可期漸次消滅。堰旰裏河等處。隄埽工程。可期平穩。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初九日。黎世序奏。上月二十三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本日召見吳燾。據奏睢州漫工。此時卽趕緊興辦。已恐明春桃汛以前。不及合龍。桃汛後水勢日增。卽不能施工。從前江南邵工。卽係嘉慶四年漫溢。因是年趕辦不及。於次年秋季後興工堵築。旋即合龍。此次睢工堵築事宜。亦祇可於明年秋汛後興辦。惟是漫工未經堵築之前。全河匯入洪湖。恐湖心不能容納。關係綦重。邵工亦係南岸漫口。彼時全黃入湖。賴清口通暢。黃河灌湖出口。得以暢達尾閭。此時清口情形。非嘉慶五年可比。亟須豫爲疏濬寬深。以防明年盛漲等語。睢汛堵築工程。此時辦理已遲。不得不俟之明年秋汛以後。但漫口一日未經堵合。則黃流一日不歸正河。以全河之水。悉注洪湖。清口去路不暢。隄堰必愈形喫重。月餘以來。據黎世序奏。將減水各壩悉行啓放。堰旰工程。尙有塌卸者。當此水落歸槽之時。情形尙然險要。况明年汛水長發之候。堰旰工程。豈可不慮。著黎世序趁此冬令閒暇之時。速卽履勘清口一帶。應如何闢展口門。或挑挖

引河啓除淤墊。俾湖水得以暢出。衝刷河身。直注海口。不致旁洩。該河督卽遵諭妥籌。先事綢繆。務保萬全。欽此。伏查全黃匯歸洪湖。惟有導之全出清口歸海。則下游長河得資滌刷之益。山盱各壩得免旁溢之虞。實爲至當不易。本年睢州漫口。湖水陡長。臣督令道廳先拆展束清禦黃兩壩。隨又啓放吳城七堡。原期水勢全出清口。無如現在情形。誠如吳璫所奏。迥非昔比。雖竭力展闢。湖水未能暢出速消。不得已。遂開放山盱新挑引河。智壩水仍有長無消。復奏放禮壩。乃一時權宜之計。若睢州漫口。來年汛前不及堵合。大汛水發。淮黃並注一湖。其漲滿尤非本年九月內情形可比。若不豫爲籌計。必致堰盱增險。臣等溯查從前湖水出口入黃。河道寬有二百餘丈。下游出海河道。比今低至丈餘。以故湖中不致漲滿。自豫省衡工。江境郭家房等處。節次漫溢。河底墊高。湖水卽不能暢出。運口一帶。倒灌日甚。不但下游長河較前高至丈餘。卽湖口以外。清水入黃之處。兩岸漸淤高灘。現在河身窄處。僅存寬二三十丈。比舊日河身不及十之二三。是以嘉慶十六年。李家樓漫口。黃水歸湖。清水不能暢出。另於清口以上。開放吳城七堡。而洩水仍不暢速。復開放山盱仁壩。以資分洩。是年吳璫在工。目擊深知。實非嘉慶五年可比。現在清口情形。仍與十六年相似。至下游長河。自李家樓堵合以來。雲梯關下至海口。雖漸刷深。而關以上舊淤尙存。本年上游漫口。不免又淤。所以禦黃束清兩壩。及吳城七堡。悉照十六年全行展闢。而湖水仍未暢消。臣焦慮萬分。已將禦黃壩。迤上順清河一道。挑挖深通。並將去冬於惠濟祠前挑挖新河一道。一律啓放分洩。茲復與道將等。再四體察。但於清口關展。而大河高仰。自雲梯關以上。至清口以外。計二百餘里。卽水勢攻刷得力。亦難旦夕奏效。挽救實無全策。爲今之計。惟有將清口一帶河身淤窄之處。加挑引河。使

湖水多出一分。則湖中少一分。漲滿之虞。大河卽多一分。刷滌之力。逐處估計。自束清壩起。至禦黃壩外。大河邊止。估挑引河三道。共長一千二百四十餘丈。底寬十二丈至十六丈不等。深一丈二三尺不等。並將束清西壩再行拆展。口門寬至八十丈。連吳城七堡。口門寬七十丈。共計出水口門寬一百五十丈。其禦黃正二鉗口各壩。亦一律闢展。趁此水小。妥爲挑挖。來春早爲啓放。以期湖水多出清口。刷滌大河淤墊。得能漸臻深暢。卽有吸川東下之勢。湖水亦可速消。但恐來春大河尙待刷深。而汛水已先長發。當淮黃分道之時。尙難容納。况兩水同歸一湖。若遇匯流並漲。卽清口深通。亦恐不及宣洩。必須妥籌分減。庶可有備無虞。查舊仁義兩壩。已斷不可開。禮壩石底衝塌跌塘。本年開放。出於萬不得已。現在趕堵。來年亦斷難啓放。惟智信兩壩及蔣壩迤南。新挑仁義兩壩引河。可爲分洩之路。其兩壩石脊。因籌蓄湖水。比舊壩擡高二三尺。兩處引河。因創始時不敢過求寬深。恐致衝跌爲患。昨經啓放。過水兩月。現已水落斷流。土性極堅。分毫未動。惟洩水無多。尙應加估寬深。趕爲挑辦。以備來年之用。此四處分洩。均有節制。如明年汛水不大。卽此四處亦應得守且守。不輕啓放。俾湖水專注清口。以收刷河之益。如水勢盛漲。但期就此四處次第分洩。卽能平減。則堰盱大隄。不致著險。高寶等處。亦無虞洩水過大。至堰盱二廳石工倒卸段落。現在確估。於明春水小時。趕爲補砌。以禦大汛。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三

淮水章廣十二

嘉慶十九年正月十九日奉。上諭。吳璥奏。查勘清口引河工程。據稱黎世序擬將束清。西壩。順清河。吳城。七堡。禦黃正二壩。一律闢展。並於河身淤窄之處。估挑引河三道。共長一千一百十六丈。原估自底寬五六丈。至十六丈八尺不等。今又量加酌減。計需銀三萬二千餘兩。此外尙有關展各壩。切灘抽溝。零星各工。所費僅數千兩等語。清口爲宣洩湖流正路。本年睢工不能早堵。全黃注湖。前經黎世序奏請。於河口淤窄之處。估挑引河。當降旨交吳璥覆勘。茲據奏稱。均係必應辦理之工。需帑計祇三萬餘兩。著照所估。剋期興辦。早一日辦竣。即早得一日之益。百齡等務當督飭工員。認真經理。將應挑處所。一律疏挖深通。俾湖流暢出。不特汛水長發。時藉減洪湖盛漲。兼可增刷河之力。如查有草率偷減情弊。即行嚴參示懲。此外關展各壩。切灘抽溝各工。一併核實妥辦。南河成案續編。

閏二月二十八日。百齡。黎世序奏。南河本年情形。黃淮二水。匯於洪澤一湖。高堰誌椿。上年十二月底。存水一丈八尺。自本年正月至今。陸續長水一尺六寸。誌椿現存水一丈二尺四寸。清口以下黃河及淮揚運河水勢漸長二尺餘寸。至三尺餘寸不等。湍流消洩。歸海歸江。而湖口所出。總不敵湖中之所長。是以不免停積。現在時交桃汛。已屆汛水長發之時。急需暢洩。方無漲滿之虞。仰蒙聖明。恩准加挑清口一帶引河。及禦黃壩下減壩。對岸毛家嘴南岸等處。挑切灘嘴。俾資湖水暢出。臣黎世序。於奉旨後。遵即派員

分工發銀趕辦。茲於月之二十五日業已一律完工。親爲查驗。均屬照估如式。查宣洩之路。早放一日。則湖中之水亦早消一日。而大河刷滌之益。可早得一日。是以卽於二十六日。將各引河全行開放。湖水外出。頗形順暢。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六日奉上諭。百齡等奏。清口一帶挑工完竣。啓放宣洩。並湖河水勢情形一摺。覽奏俱悉。洪澤一湖。本專注淮瀆之水。今加以全黃匯注。勢益浩瀚。此時甫屆桃汛。而高堰誌椿長水尺寸。已日見加增。計湖口所出之水。不敵湖中所長之多。此後伏秋大汛。長發更甚。時日又長。豈不更虞漲滿。下游百萬生靈。朕心垂廛。綦切。且淮南爲財賦所出。儻致商民失業。又將何以撫綏。此事關係甚大。現在引河雖已開放。伊等又於南窪等處。修建閘座。以資宣洩。其隄工保障事宜。尤屬緊要。更當加意講求。朕今以淮揚百萬生靈。付交汝等。一切應行籌備之處。皆當未雨綢繆。思患預防。此時國帑不能寬裕。自應力爲撙節。但實有應辦之工。亦不可因小失大。欲省轉費。所有籌辦修守事宜。該督等盡心擘畫。務保萬全。仍隨時具奏。以慰廛注。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初六日。百齡、黎世序奏。查勘東清壩以下新挑引渠。探量水深。一丈一二尺。至一丈四五尺不等。較前已刷深一二三尺。並刷寬一二丈不等。其吳城七堡順清河等處。溜勢亦極通暢。局勢大覺開展。旬餘以來。湖水僅長一寸。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三尺五寸。時屆夏至。而湖蓄轉不見增盛。自係出路漸暢。是以隨長隨消。不致多爲停積。並查據下游廳營稟報。山清、海安一帶長河。按旬測探。水深一丈一二尺。至一丈四五尺不等。其雲梯關外。自八套以至海口。均深一丈五六尺。至二丈不等。灘高水面。尙有四五尺。

大溜歸槽。日刷日深。較上年已深三四尺。指日大汛屆臨。水力增旺。刷滌自更深透。而湖水東注。亦必倍暢。臣等仍卽由高堰至山盱。查勘上年歷次風暴。掣場各段石工。修砌多已完竣。其稍有未竣者。亦剋期可完。舊仁義各壩埽工。間被本年風暴掣卸之處。均經該道廳補鑲完整。信壩修砌石底。亦已竣工。灰漿漸次乾老。大汛時卽可啓放。至智信二壩以下深塘。均一律填平。盤築堅實。其上年堵閉禮壩後戩。亦將次完竣。惟埽壩外水面寬深。恐被風浪掀揭。且南北壩尾。均與石工交接。恐不能合縫。已飭令添築埽壩二道。並於埽壩內塘。用土填實。益期穩固。所有蔣家壩仁義二道引河。續估展寬加深。亦經趕辦完竣。俟至大汛時。湖水長至一丈四尺。卽將新挑仁義二道引河。先行啓放。以漸舒其勢。如再長至一丈五尺以上。續將智信二壩。次第啓放。則各壩下注之水。循序有節。下游揚河一帶。或不致陡漲滋患。南河成案續編十一月九日。百齡黎世序奏。自九月二十七日立冬後起。至十一月初八日。月餘以來。湖水又續消一尺三寸。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四尺二寸。山盱智信兩壩。奏明俟湖水消至一丈五尺。卽行堵閉。臣等督令該道廳等。如期進占。已於十月二十六日。及十一月初三日。先後堵合。現在趕澆裏戩。以期堅穩。其仁義兩引河。卽次第興堵。山安啓放李工。於九月下旬。水勢漸消。而海屬存鹽。亦經運完。卽令照舊堵合。現在趕澆裏戩。俾水勢全力刷滌。正河揚河廳屬水勢。自智信兩壩堵合後。業已漸消。車邏南關等壩。現令堵閉。河口一帶。自霜降後。至今水消溜急。刷滌益形深闊。順清河口門。逐漸刷寬六十餘丈。水深四丈餘尺。至六丈不等。堵閉需時。臣等督飭道將廳營。先爲興辦。現已兩壩進占。吳城七堡。隨後亦卽趕堵。禦黃東清兩壩。收束工程。臨時察看趕築。上月內。西南西北風較多。堰盱兩廳石隄。間有掣卸之處。五壩護埽。亦

間被掣墊。現飭各該廳營分投撲護補鑲。本年啓放智信兩壩。均屬平穩。惟信壩近土舌處。不免損動。今於堵閉後詳看實緣壩底比舊制擡高。下注之水勢如懸瀑。以致易於衝跌。查前年智壩土舌衝損。當經奏明接寬石底。本年啓放。所接石底並未損動。已有成效。今信壩情形正與智壩相同。自應亦照智壩辦法。將石底接寬。現令確估趕辦。以期無誤。來年啓放。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十年三月百齡黎世序奏。自外河廳境起。本有清水流行。黃水到後。報長四尺餘寸。下至海口。僅據報長二尺餘寸。臣等猶以爲初放引河水未全注。俟睢工合龍之後。水勢必更加長。迨經數日。各工水勢不但未報續長。並據報陸續消水一二尺不等。探聞睢工合龍業已穩固。黃流全歸正河。暢行入海。愈至下游。長水愈少。而流行愈駛。自係下游河道及海口通暢之故。外河廳順黃壩誌椿。爲南河水勢考較最準之處。現存水二丈四尺九寸。較比嘉慶十七年二月內。蕭南李家樓合龍後。順黃壩誌椿。長水至三丈三尺。計小八尺餘寸。以節氣水勢而論。均當桃汛以前。現在黃河下注之水。並非比嘉慶十七年二月較小。實緣河口以下。經兩年清水暢行刷滌。河底比前寬深。此爲明驗。現在洪澤湖高堰誌椿。存水一丈一尺二寸。計高於黃水數寸。暢出敵黃。清黃交匯之處。直射至彭家馬頭以下。足徵湖水勢強。尙可敵黃。在工官民人等。目覩情形。均稱近年罕見。積年淤墊。現在已刷去十之三四。從此再能愈刷愈深。即可全復舊規。平成永慶。所有河口禦黃束清兩壩業已趕爲收窄。以期箝束。順清河口門。趁此黃水頂托。溜勢稍平。卽督飭上緊堵閉。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百齡黎世序奏。竊照黃河自交夏至後。卽屢次長水二三尺不等。尙屬旋長旋消。不致漲滿。惟淮水

於五月二十三日起。至六月初六日。洪湖陡漲水四尺一寸。藉以敵黃濟運。甚爲得力。初六日後。至十四日。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七尺。接據正陽關水報。該處自五月下旬。至六月初三日。共長水二丈四尺九寸。緣淮河上游。大雨連旬。各山泉匯歸擁注。實爲多年未有之事。此後來源多少。尙在未定。不可不速籌。宣洩。查河口禦黃壩。從前舊制。湖水長發。卽行拆展。以洩湖漲。而助黃刷沙。自近年河底墊高。雖湖水盛大。亦不能外出。徒有倒灌之害。是以於重運全行渡黃之後。卽行堵閉。本年清口以下。河底比前刷深數尺。現在黃水雖在增長。而清水尙在暢流出外。自當因時制宜。將禦黃束清兩壩。並行拆展。以減洪湖盛漲之勢。而助黃河刷滌之功。如此後湖水漸消。黃水較大。再將禦黃束清兩壩。相機收束堵閉。期於宣洩。鉗制機宜。均無貽誤。至山盱仁義兩引河。智信兩壩。專爲分洩湖水而設。現在湖水雖然暢出清口。一經黃水見長頂托。卽宣洩無多。所有山盱引河滾壩。卽飭令全行啓放。本年五月以後。陰雨連綿。高寶濱湖。及下河各州縣。前已據報低窪田畝被淹。再益以壩水下注。誠恐田畝被淹稍重。臣等與道廳等。通盤籌計。現當洪湖水勢長發之際。堰盱長隄。關係甚重。與其坐視漲滿。設有疎虞。爲患滋深。不如預爲啓壩宣洩。究有節制。其歸江歸海各閘壩。均飭令早爲啓放。使水勢循序分消。不致過於壅積。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二十三日。百齡奏。臣自十七日到浦。察看黃水節次長發。漾至禦黃壩內。清水僅存一丈三寸。雖能頂托黃水。不能衝黃直出。現在禦黃壩及新築之鉗口壩內外。因清黃相抵。水無溜勢。漸至停淤。測量壩上下水深。自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尙有至淺一段。僅深一尺九寸。至二尺二寸。計三進漕船。尙有江西湖南各幫六百餘隻。未經渡黃。現雖押令全行起剝。而船身笨重。卽全行卸空。猶喫水二尺三四寸。刻下

節逾夏至。大汛已臨。黃水難期驟落。湖水向於此時。亦從無大長。似此內外頂托。平衍無溜。若不設法挑逼。必致河道愈墊愈淺。恐難即日暢通。或致稽延重運。所關甚鉅。臣察看情形。十分焦急。隨督同道將廳營詳悉籌議。查向來河槽淤墊。惟有築壩逼刷。呼應較靈。今已於壩內外添築接長至五十餘丈。並又趕紮木把逼溜。而溜勢仍屬遲緩。緣禦黃壩內外。從前本窄。故行溜易形迅駛。自上年大關清口宣洩湖漲。致將河身刷盪過寬。水即緩而無溜。所以黃水稍爲內漾。卽形溜淺。而壩內河面闊大。竟同止水。前雖築壩。亦難見功。現在重運急須渡黃。惟有急則治標之計。速分其頂托之勢。庶克收挑逼之功。現又將禦黃壩以內兩岸相度形勢。於寬闊處所。加築挑束各壩二十餘道。先澆土尾。用柴裹護。無分疎密。務期刷出水泓。並將該處兩道分汊河形堵合。免其分溜。仍飭用鐵籠船隻。在淤淺處往來爬疏。俾令沙鬆易行。一面將束清壩進占收窄。使湖水溜勢掣動。自能刷出河槽。設或黃水意外多消。清水格外加長。亦可循壩外出。刷黃實於河身有益無損。臣與河臣相商。亦稱舍此之外。別無善策。業已飭令趕緊築做。剋日告成。

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五日。百齡奏。臣於上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本年洪湖盛漲。爲近年罕有。現在清水暢出。會黃東注。原屬最好形勢。但大汛正長。黃河亦值漲盛之時。恐黃清並漲。一切宣洩修防。均關緊要。其各閘壩啓放。後察看情形。應堵之時。卽迅速堵閉。勿令宣洩過多。下游州縣低窪田畝。被淹百齡亦卽委員確實查明。奏請撫卹。欽此。查湖河自上月望後。同時並漲。全工無不危險。臣與河臣督率文武。隨機策應。竭力搶鑿。幸黃水漸退。各工俱臻平穩。惟湖水雖連日報定。間日亦或報消。而漲滿情形。驟難卽減。洩水各壩。此時

尙不能議堵。已嚴飭山旰廳。俟湖水消至一丈六尺五寸。卽行堵閉。庶完工後。尙可蓄水一丈五尺餘寸。以備回空抵黃之用。一面先期貯料。以備臨時辦理。應手現在各藩庫關庫奉撥之銀。均已陸續到工。臣已諄屬河臣。隨時發給各廳。趕辦料土。以資險工防禦。庶大汛雖長。有備無患。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初八日。百齡黎世序奏。山旰五壩。宣洩洪湖盛漲。保衛淮揚。爲南河最要關鍵。而值黃河水長。必須多蓄湖水。方能暢出敵黃。湖中水勢擡高。由壩身陡瀉。其勢過猛。是以屢經開放。衝跌頻仍。舊仁義禮三壩。不惟石底無存。卽底土亦跌刷成塘。深至五六丈不等。若就原處修復。勢難經久。是以於嘉慶十八年。臣等奏請於蔣家壩以南附近山岡。地勢較高。土性堅實之處。另建仁義禮三壩。先爲挑挖引河。是年將仁義兩引河挑成。原估先築仁字壩底。嗣因錢糧支絀。經欽差吳燾到工。會同察看。土性尙堅。可以將壩底暫緩築做。先行啓放宣洩。亦經奏明。自十八年以來。洪湖疊經盛漲。隨時啓放引河。宣洩俱保平安。是山旰新挑引河。甚爲得力。較之啓放舊壩。已有明效。惟查仁字引河。歷經過水。河底堅土。有衝刷之處。堵閉頗難。且恐年年開放。愈刷愈深。則堵閉錢糧。益滋糜費。亟應遵照原擬建築石壩。以爲經久之計。第仁字河。建築石壩。工程繁重。非計日可成。辦成後。亦須俟灰漿乾老。始敢啓放。本年湖水漲發。卽少一宣洩之路。設湖漲大汛。經臨堰旰石工。益增危險。必須先將禮字引河。於大汛前起挑。以備異漲節宣。庶蓄清敵黃。機括順利。而全湖汛水。亦克無虞。計現挑禮字壩引河一道。先築仁字石壩一座。約估需銀二十五萬餘兩。至義禮兩壩石底。仍可暫緩。俟將來隨時察看情形。如必須添建。再爲具奏辦理。

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二日奉諭百齡黎世序奏請將改設山盱滾壩引河工程擇要挑築并懇將本年修防工需未撥銀兩照數撥給各一摺此項改設引河滾壩各工既據該督等奏稱自新挑引河以來連年啓放著有成效著照所請准其將禮字壩引河一道仁字石壩一座趕緊興修以爲本年節宣之備所有估需銀二十五萬餘兩卽於備防工需款內動撥核實報銷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初九日黎世序奏洪澤湖水勢自義字河智信二壩啓放之後卽漸見消落下游高寶諸湖因本年早啓歸江各壩是以長水不致甚驟比之上年盛漲尙小尺餘臣與各道將籌商下河正當早中稻收穫之時晚稻尙未登場若早堵山盱壩河能使高郵車邏南關二壩無需啓放實於民生大有裨益而現在河口清水比黃水較高數尺外出之勢甚暢能於多留湖水專出清口衝刷下游黃河亦實爲最好之事是以於湖水消至一丈六尺餘寸卽督飭道廳將山盱洩水較多之信壩先行堵閉於七月二十八日斷流現在湖水尙存一丈六尺俟再有消動卽當將智字壩義字河次第趕堵俾水勢全注清口敵黃刷沙束清禦黃兩壩口門亦先爲籌備料物俟水勢大消隨時收束以資瀦蓄堰盱兩廳石工及各壩護埽交秋以來疊經西北風暴間有掣塌並刷去尾土之處均經隨時撲護鑲填一律堅固高寶揚州一帶湖水勢自山盱信壩堵合以後來源減少近日已報消落數寸車邏南關二壩竟不可放下河晚稻可獲全收實爲歷年少有之事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二十一日百齡黎世序奏山盱各壩河啓放之後卽飭發錢糧預備堵閉料物迨高堰誌椿消存湖水至一丈六尺以外卽將信字壩先行堵閉次卽堵閉仁字河跟手將智字壩義禮兩河分頭趕堵數日

之內一律完工。現查誌椿尙存水一丈五尺二寸。止由清口一處暢出。敵黃湖漲實爲充足。黃河水勢自七月下旬以來有消無長。現在外河順黃壩誌椿僅存水二丈六尺八寸。河口清水現高黃水三尺餘寸。束清禦黃兩壩口門均趕爲收窄。以資擎蓄。惟清水外出過暢。壩門愈窄。刷滌愈深。現在束清壩口門刷深至五丈以外。禦黃壩口門刷深至七丈以外。禦黃東壩舊埽本已剝朽。並因淘刷過深。掣動淤漲。不能存站。以致壩身墊塌。而束清壩亦因禦黃壩掣溜過急。隨見游墊。並卽隨時趕緊補鑲。以資收束。現在河口清水暢出。河底日益刷深。溜勢奔騰下注。疾如建瓴。海口去路十分通暢。惟束清禦黃兩壩隨時拆展接築。不無需費。但關係全河機要。自應用所常用。不敢圖省目前勞費。致失宣洩之宜。臣等惟有督同該管道廳妥籌撙節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十八日孫玉庭、黎世序奏奉上諭。前據孫玉庭等奏。禦黃壩口門因本年清水暢出。刷深至八丈餘尺。若仍就該處進占收束。不特錢糧過大。壩工難期穩固。且口門過深。卽去水較多。難資收蓄。從前禦黃壩本在裏首。逐漸移出。今清水暢出。遏黃仍應內移。改建於舊二壩地方。庶工程穩固。錢糧不致多糜。等語。朕披閱所奏。因思近年河工平穩。甚賴清水出口有力。足以敵黃。若將禦黃壩口門內移。恐致水勢出口散漫。或滋黃水倒漾之虞。當交戴均元、吳璣會議具奏。本日戴均元等覆奏。亦以舊二壩地平。距清口尙有五六百丈。清水出壩。行至清口會黃處所。已屬強弩之末。恐入黃之力較弱。議准將禦黃壩另建於舊二壩地方。仍請將現在之禦黃壩基。裹頭守護。中間酌留口門三四十丈。以資逼溜。刷黃禦黃壩。爲清水敵黃。最要關鍵。近年向外移建。已漸見成效。該督等仍欲內移。不過因節省錢糧起見。恐誤聽工員之

言欲興工作。一有失誤。所關匪細。卽治汝二人之罪。事已壞矣。况汝二人皆非河員出身。何所見而必欲改移。殊屬輕率冒昧。戴均元等所議。亦不免調停兩可。現在禦黃壩基。既爲得勢。自不如仍其舊貫。不必改弦更張。著孫玉庭等。仍就原壩跟鑲進占。務期堅固得力。以收一勞永逸之效。事關全河大局。不可靳惜小費也。臣等查南河最要關鍵。惟在蓄清敵黃。而清水之能否敵黃。惟較湖河水面之高低。不關築壩之遠近。前此禦黃壩之設。專爲攔禦黃流倒灌。宜於外挺。俾內河少停淤之患。堵閉時亦無入袖之虞。若清水外出之時。則以收蓄湖水爲主。禦黃壩卽與束清壩爲重門攔束。宜於口門不深。兩壩可以收窄。庶鉗蓄得力。使清水常高於黃。方能出口敵黃利運也。溯查乾隆四十一年。以前黃河由順黃壩。直至惠濟祠前。爲清黃交匯之處。是時風神廟前。束清禦黃。共止一壩。嗣陶莊引河告成。順黃壩堵閉之後。於乾隆四十四年。始建禦黃壩於惠濟祠前。五十年。因黃水倒灌。又移建於福神庵。卽今之黃大王廟前。所謂舊禦黃壩也。嘉慶九年冬間。黃水倒灌。漕船淺阻。奏明於順黃壩迤北。清黃交匯之處。接築柴壩挑溜。次年卽就挑壩接長。築作對頭柴壩。名爲新禦黃壩。離福神庵之舊禦黃壩。三百八十丈。每年漕船過竣。卽行堵閉。十六年。因洪水枯。黃水愈灌。復於該壩裏首。添築二壩。外首添築鉗口壩。逐層擎托。抵禦。迨十九二十年後。河底漸深。黃水倒灌之勢漸減。清水外出之日居多。不但漕船過後。禦黃壩無庸堵閉。且清水常年暢出。大汛時與束清壩一同拆展。俟秋後水落。與束清壩一體收窄。作重門關鎖。名爲禦黃。實亦爲蓄清之用。迨至去歲湖水外出益暢。將禦黃壩內外多年淤沙灘嘴。一洗殆盡。實爲極好情形。惟束清壩口門。刷深至五丈餘尺。禦黃壩口門。刷深至七丈餘尺。收束之時。東鑲西墊。大爲費手。所用錢糧。已屬不

費隨復上緊搶鑲。並於壩工上下，趕幫寬大邊埽，幸免矧失。本年清水外出之勢，比上年更暢。各壩口門，均比上年又刷深丈餘。束清壩口門，現深六丈有餘。禦黃壩口門，現深八丈有餘。臣等原擬均就該壩進占收束。於八月後，即將禦黃西壩，就水勢稍淺處，先爲接築。茲又竭力進占，現已收存口門，寬二十二丈八尺。無如束清、禦黃東西各壩，新舊埽工，紛紛蟄塌，跟鑲補鑲，日不停手。臣等查淮揚道徐承恩、淮海道張文浩，均由河員出身，於工程素稱諳練。河營參將盧順、遊擊張兆，向稱椿埽能手。歷次堵築大工，均合機宜。何至常年收束壩工，竟至棘手。臣黎世序與道將等，推求考究，據稱歷次堵築大工，止於口門收窄之時，河底刷深，均卽晝夜搶築，合龍斷流，卽得穩固。今係鉗束壩門，非堵閉大工可比。須於水深流急之中，日久屹立。該壩從前外移，本係舊日河唇，底土鬆浮。當黃水倒灌之時，到處停淤，愈灌愈淺，不患其深。今清水暢出，數年積久，刷深至八丈餘尺。該工捲埽約寬二丈，捆鑲進占，亦不過寬三丈餘尺。以二三丈寬之占埽，直下於八丈餘尺急溜之中，形同壁立，簷纜繩樞，均難得力。追壓未能到底，必至走失。徒費錢糧於事無益。是壩門旣不能再爲收窄，復不能禁其不深。所洩之水，倍於尋常。難資收蓄。本年山盱各壩，堵閉較早，收存水一丈五尺餘寸，不爲不多。至霜降日，尙存水一丈四尺六寸。乃自霜節至今，每日消水寸許。現僅存水一丈二尺餘寸。此後凌汛黃水日消，湖水無所擎托，出口更速。目前距來年重運，尙有四月之久。勢必大爲消耗。且洪湖情形，非東省微湖可比。微湖有閘洞，可以關閉。洪湖則全恃壩工收束。現在束清、禦黃兩壩口門，均刷滌過深。此時有出水過暢之虞。來年必有清水不足之患。設至漕船淺阻，關係非輕。是以再四勘籌，惟禦黃內二壩地方，河面較窄，水勢稍淺，土性堅實。就該處重壩一道，將口門

收窄。過水即可較少。束清禦黃兩壩之間。添此一層鉗束。內可擎托束清壩。緩其掣溜之勢。外可節制禦黃壩。減其暢洩之流。兩壩工程。均免著重。庶幾節宣應手。緩急無虞。此臣等籌請另築一壩之源委也。因未經詳細上陳。致蒙聖明指飭。臣等實深慚悚。總之清水原貴暢出。惟冬令又不可使之太暢。恐如高屋建瓴。一洩殆盡。轉致無力敵黃。如果就原有之禦黃壩。可以設法收束。臣等何敢靳惜小費。另作他圖。實緣過於刷深。不能施工。束清壩亦因掣溜太急。難期穩立。不得不添建重壩。以資擎束。實係廣詢博採。所見皆同。不敢少爲拘泥。致悞事機。所有原設之禦黃壩。現已收窄。照舊修守。並非聽其廢棄。謹將籌辦會議緣由。據實瀝陳。奉上諭孫玉庭等奏。新禦黃壩口門刷深至八丈有餘。捆埽進占。難以施工。自係實在情形。著卽照所奏。迅速興工。妥協辦理。惟是該督等既再四酌籌。移建此壩。務期於蓄清敵黃。機宜實有裨益。儻建壩之後。或不能收效。則錯誤之咎。惟伊二人是問。彼時不但將所用錢糧全行著賠。仍必嚴懲不貸。

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二十日。吳璣奏。臣查明蕭南廳王平莊民堰情形。業於十一日具奏。十六日行抵河口。連日詳加履勘。臨黃之舊禦黃壩口門。現存寬三十丈五尺。測量水深六丈餘尺。至八丈餘尺不等。新添之禦黃壩口門。現存寬二十丈。測量水深三丈七八尺不等。東西兩壩身。計各寬八丈。仍於下水幫寬邊埽。益資穩固。較量清水。現高於黃水五尺有餘。迅駛東趨。極爲暢順。臣細詢河臣黎世序。添建新壩之故。因嘉慶十九年後。清水暢出。積年淤沙。刷滌殆盡。本年清水外注。比上年更暢。臨黃舊壩。刷跌過深。八月間收窄至二十二丈八尺。溜勢愈急。新埽復經墊塌。該廳趕緊賠補。而愈刷愈深。斷難再行進築。徒資糜費。當與道

將等熟商。不得已於舊二壩地方。添建新禦黃壩一道。方可鉗束清水。免致多耗。十一月。奏蒙俞允。趕緊興工。現已收存口門二十丈。尙可再爲收窄。清水自不致宣洩過多。舊禦黃壩。亦已遵旨盤頭裹護。仍照舊修守。以資重門擎托。不特清水得有節制。卽或大汛時。偶值黃水倒灌。仍可將舊壩相機收窄。藉以攔禦。臣親加查勘。均屬實在情形。委係添建重壩。尙非輕改舊章。所添新壩。鉗束頗爲得力。至束清壩。乃湖水蓄洩關鍵。最爲緊要。十九年後。清水暢行。清口刷深。海口通暢。爲十餘年所未有。惟時屆冬令。該壩正應儘力收蓄。方可爲來歲禦黃之計。臣緝量口門。尙存寬二十六丈五尺。水深五丈。至六丈餘尺不等。湖水尙難多蓄。因向河臣細詢。未能收窄之故。縣本年湖水流行更暢。日見刷深。且河底衝跌。高低不平。十一月間。口門已收至二十丈。掣溜愈急。新壩走失。口門復塌。寬至三十餘丈。所塌新壩。河臣已令該廳賠繳。仍竭力補進兩占。趕幫寬大邊壩。收口門二十六丈五尺。形勢稍定。因該壩衝跌愈深。河底又不平整。新壩尙須盤壓。未敢急於再進。轉致閃失。但湖水現存一丈一寸。自此時至四月以前。俱在湖滯消耗之時。束清壩口門。尙未能趕緊收窄。湖水仍不免多洩。將來黃水長發。恐難抵禦。必須另籌收蓄之法。以備敵黃。庶可稍有把握。因思湖水由五道引河。匯注束清壩。滔滔外出。若得來源稍減。則去路自輕。詢之河臣黎世序。引河頭設法堵截之計。亦曾與淮揚道徐承恩。並參遊等籌議。及此。茲復會同詳勘。束清壩旣不能剋期收窄。自應從上游設法。以減來源。俾清水存蓄稍多。卽可預爲敵黃地步。此係全河最要機宜。所關甚鉅。尤須廣思集益。詳慎妥籌。臣查徐州道嚴煇。淮海道張文浩。並原任河南下北同知張協鼎。俱係在工年久。最爲諳練明幹之員。臣札委各員先赴河口。一面會同河臣督率各員。逐細履勘。湖內引河。

五道共寬一百二丈。流行湧盛，匯歸束清壩外注。是以該壩倍形喫重。今擬將張福口、太平河、裴家場、張家莊四道引河，共寬五十五丈，悉行堵住，祇留天然引河一道通流，僅寬四十七丈。則匯注束清壩之水，計可減少一半。上游既減其來源，而禦黃新壩再酌爲收窄，又得節其去路。湖內出水較少，自可存水較多。蓄清多收一分之功，卽敵黃多得一分之力。且束清壩來源輕減，壩工亦不致過於著重，尙可相機再爲收束。臣等再四講求，目前急圖收蓄之計，舍此更無良法。各引河水勢較淺，易於堵截，僅需料一百餘垛，費尙無多。而束清壩新壩可期跼穩，卽再進築，亦可無衝塌之慮。所省實多。來年湖水長發時，卽將引河壩壩起拆，亦不費事。仍可暢流無礙，事關緊要，未可稍有稽遲。河臣已督令道將廳營等，迅速集料興工。旬餘卽可趕竣。臣暫住工次，俟引河堵截後，察看湖水壩工大局，妥定再據實具奏。起程回京，恭復恩命。奉硃批，依議辦理。蓄清敵黃實屬最要，勉力籌畫，毋忽。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九日，黎世序奏：河口新添禦黃二壩工程。臣奉到諭旨，飭令趕辦後，遵卽兩壩分投晝夜進占。至上月底，趕辦將完。適蒙欽差刑部尙書吳燾來工，臣迎赴蕭南，會同查勘。王平莊隄埽工程後，卽同至河口查看情形。新添禦黃二壩業已完工，照向來定制收窄口門二十丈，探量壩門水深三丈七八尺，比舊禦壩口門深至七八丈以外，尙不及半。過水減少，鉗束甚爲得力。其舊禦黃壩霜降後收窄口門至二十二丈八尺，兩壩尙屬穩立。東壩因水勢過深，新壩復經墊塌。臣責令該廳賠補，趕緊盤頭收存口門三十丈五尺，以資重門擎托。束清壩霜降後收束口門至二十丈，因水勢過深，掣溜愈急。西壩新進占埽走失，亦責令該廳賠補，再爲趕緊幫寬進占。欽差尙書吳燾到工時，收窄口門存二十六丈五尺，形勢稍定。

但該壩衝決太深。河底高下不平。新埽尙須盤壓。急切未能進占。經吳璥詳查遍詢。均屬實情。因與臣率同該管道將。並吳璥檄調在工年久各員。悉心籌商。擬將束清壩內五道引河。酌堵四道。以減清水之來源。並將新添禦黃二壩口門。再爲收窄。以減清水之去路。使不致多洩。卽與收窄束清壩口門無異。一切籌辦緣由。業經吳璥奏聞。臣卽督令道將廳營。星夜趕集料物。將張福口、太平河、裴家場、張家莊四道引河。分投興築。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悉皆堵截斷流。止留天然引河一道。通流出口。並將新禦黃二壩。接前一占。計長四尺。現存口門。寬十六丈。亦一律完工。現在洪湖高堰誌椿。存水一丈。比上年冬底存水尙大數寸。較高黃水五尺餘寸。臣查高堰湖水。十一月內。每日消落一寸。自新添禦黃二壩收窄之後。至今兩旬有餘。僅消水三寸。鉗束尙爲得力。轉瞬交春。正冰融水長之時。湖水有所擊托。不致再爲消耗。似足敵黃濟運。堪以仰慰聖席。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吳璥、黎世序奏。查蓄清敵黃。爲全河第一關鍵。而蓄洩機宜。總在束清禦黃兩壩。互相節制。自嘉慶十九年後。湖水暢出。匯黃東注。并力攻沙。清口深至七八丈。海口亦深至三四丈。大河一律加深。實爲大好氣象。惟從前水淺溜緩。兩壩易於施工。近年衝刷日深。倍形著重。禦黃舊壩。因水深難以鑲築。業經臣黎世序會同督臣孫玉庭奏蒙恩准添建二壩一道。足資擊束。但黃水倒灌。則以外禦爲先。清水暢行。尤以收蓄爲急。束清壩首當湖水匯出之區。更爲喫緊。查該壩自嘉慶十年建築。已歷十餘載之久。近年金門水勢愈刷愈深。河底高下不平。致壩工屢鑲屢墊。現將湖內引河堵截四道。並將天然引河收束二十二丈。以減來源。湖水無虞多洩。惟思該壩現在水深六丈餘尺。進占已甚棘手。迨

至大汛勢必衝跌更深。恐秋冬鑲築尤非易。因與諳練之員講求。僉稱束清壩於水深溜急中。孤懸力薄。若專靠該壩收束。不特費多。且難穩固。必須添建二壩一道。鉗束水勢。鑲做工程。方有把握。查束清壩迤北。連口蓋壩迤南。相距五十丈處。河面寬一百二丈。水深三丈。上下形勢頗爲扼要。擬請於該處建設二壩。雖新壩另需土料錢糧。而水淺底平。進占得省。費用較省。且舊壩得此擎托。祇須量爲盤築。所省亦多。合計銀數。仍與往年用項相做。不致格外多糜。等語。臣等親勘熟籌。現在之束清壩衝跌過深。實難倚恃。儻收束不能得力。必致湖水不能敵黃。所關非細。自應添建二壩。以作重門。多一鉗束之工。卽多一收蓄之效。至所擬新添二壩。如春間趕緊做成。一交大汛。卽須拆展。轉致兩次勞費。應待春融。鑲盤裏頭。酌進數占。留存口門七八十丈。以備湖水漲發。暢行宣洩之路。俟秋冬察看湖水大小。再爲接長收窄。如此層層關束。若能清水長高。則禦黃兩壩。卽同爲束清之用。設黃水偶漲。而束清兩壩。亦可助禦黃之力。彼此相爲表裏。宣節得宜。似於蓄清敵黃。大有裨益。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吳璣奏。臣暫住河口。籌辦收蓄湖水事宜。於上年十二月二十日。先將大概情形具奏。查張福口等處。引河四道。經河臣飭道將廳營分投趕辦。於月杪先後堵閉。並澆築裏戩。甚爲妥實。因所留天然引河一道。水面尙寬。復於東西兩灘崖築成柴土壩二十二丈。祇留河面寬二十五丈。新禦黃二壩前。已收存口門二十丈。今又收窄四丈。僅存口寬十六丈。該兩處工程。亦俱以次辦竣。臣會同河臣親往各工。逐細查看。一律穩固。並較量引河各壩。上水高於下水五尺。是湖水擡蓄。已有明驗。高堰誌椿。旬餘並未落水。其爲外注水少。顯然可見。查嘉慶二十年冬底。湖水較高。黃水二尺八寸。次年伏汛。黃水倒灌三次。每次

不過三四日。黃水見消。清水仍卽暢出。二十一年冬底。湖水較高。黃水五尺八寸。次年伏汛。黃水倒灌一次。僅止二日。黃水見消。清水旋卽暢出。茲查二十二年冬底。湖水高存一丈。近日黃水又落數寸。清水較高。黃水六尺有餘。以此計算。比前兩年。黃水底又加深。清水勢更建瓴。且引河旣減其來源。禦壩又節其去路。湖外出水較少。湖內存水自多。不特桃汛時。黃河長水不大。固無慮其倒灌。迨大汛。黃水旺盛。湖水亦必加長。卽偶有倒灌。祇須黃水略消。清水卽可暢注。似不致有淤淺之虞。運河亦經清水刷深。兩岸隄高。水面丈餘。土埽工程。俱屬穩實。臣留心察看。全河順軌。由於海口刷深。而海口深通。又由於清水暢出。河順則漕行亦順。其利相因。是束清禦黃兩壩。實爲全河最要關鍵。必須蓄洩合宜。並將上下游各工勤慎修守。自可永慶安瀾。江境各府屬。臘雪頻霑。豫卜豐收。民情歡忭。均堪上慰聖懷。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十日。奉上諭。吳璥等奏請於束清壩外添建二壩。以資收蓄一摺。束清壩爲湖水匯出之區。近年湖水旺盛。溜勢湍急。壩口河底衝刷過深。以致壩身著重。自應先事綢繆。著照所請。准其於該壩迤北。運口蓋壩迤南。添建二壩一道。俾作重門鉗束。先於春融。鑲裹進占。俟秋冬間。再將口門收窄。以收蓄清敵黃之效。南河成案續編。

二月十八日。孫玉庭。黎世序奏。河口束清禦黃兩壩。近數年來。湖水暢出。該兩壩金門刷深。至六七八丈。收束難以施工。上年霜降後。經臣等奏蒙恩准。添建禦黃二壩一道。以資擎托。而束清壩首當湖水匯出之區。收蓄尤關緊要。進築埽占。屢鑲屢墊。經欽差刑部尙書吳璥來工。會同臣黎世序。並調集年久諳練道將等勘籌。先將湖內五道引河。堵截四道。並將天然引河。築壩收窄。以減來源。再添築束清二壩一道。

以資重門鉗束。並勘定建設之處。會奏飭令於春融鑲裏進占。俟秋冬再將口門收窄。欽遵在案。茲臣孫玉庭自蘇來至清江。復會同臣黎世序。率同道將等勘估。查該處河面寬一百二丈。東岸陡崖。西岸灘寬十八丈。水深自一丈至三丈八尺不等。應於西岸先築壩尾。然後兩壩盤頭進占。除將來收窄時。應留口門二十丈外。兩壩共築長八十二丈。水深溜急。進占後河底難免刷深。壩身應築寬十丈。方可跟鑲穩立。今先就目前水深估計。共需料六百餘堆。現已酌發錢糧。督令該廳集料興工。先進數占。留口門七八十丈。以備湖水長發。暢行宣洩。俟秋冬間。應行收蓄時。再爲收窄。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孫玉庭、黎世序奏。山旰廳屬舊設減水五壩。內仁義禮三壩跌塘太深。不能修復。另於蔣家壩迤南挑河三道。築壩以資分洩。所有舊仁義禮三壩已屬無用。應與長隄一律補還石工。查山旰舊仁義兩壩從前堵閉。均於臨湖一面外越圈築。現在補築石工。應與兩頭石隄一律取直施工。內仁壩金門原寬七十丈。於嘉慶十六年啓放。將裏頭衝塌。並帶塌後身石工二十餘丈。今連北裏頭迎水斜長。改直接築。共長九十七丈。義壩金門原寬六十丈。北首石工。從前啓放時塌卸四丈餘尺。今連南北兩裏頭迎水斜長。改直接築。共長七十四丈。至禮壩金門原寬七十丈。嘉慶十八年啓放復堵。因外面跌塘已深。係舊壩下圈越堵閉。現在埽外卽係深塘。難以取直補築。該壩南北舊金剛牆尙皆堅整。就勢退後。圈越補築。與兩金剛牆下裏頭相接。計長九十七丈。統計三壩補築石工。共長二百六十八丈。惟各壩金門均有衝跌深塘。辦理實屬不易。臣等督同道將反復籌估。各段高深不一。在老土未經刷深之處者。砌石十六七層不等。在刷深跌塘之處。雖經填築新土。究恐未能堅結。酌估加深層路砌石。自十九層至二十四層不等。面

石均與上下大石隄，一律相平。其石層加深之處，裏石襯輒，亦遞行加增。輒石灰步尾土之下，多用長大椿木簽釘，以期新填底土，克臻堅實。並將各舊壩不堪選用石塊，在於石工外塘深之處，疊砌擁護。其石塊毋須估用錢糧，惟護石之外，酌釘關石木椿，所費無幾。而工程倍臻穩固。其補築石工，及接連舊壩裏頭之後，應行補築土隄，地勢河身深淺不一，除填補窪塘外，築高自一丈八尺，至二丈三尺餘寸不等。與上下大隄相平，一律頂寬九丈，底寬照收分估築。從此捍衛無虞，一勞永逸。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懷遠縣知縣孫讓稟，懷遠依淮爲縣境，內諸水皆入於淮。淮治則水患悉除，淮不治則水之入淮者，淮不能受，遂汎濫爲患。而莫有治淮之策者，以黃河南徙，與淮爲敵也。治黃者藉黃以濟漕，且藉淮以刷黃。於是高堰不免多爲閘壩，以資收束。淮之下游不能暢遂，則上游濱淮州縣之水無所歸，而淮不可治。歷稽往歲，自夏徂秋，淮水長多消少，自霜降以及冬盡，日就消落水之入淮者，時或高出於淮，方得相機議浚。邑境諸水，現在情形，渦河最爲恬靜，所患淮水倒漾。若淮漸歸槽，卽無需人力。洛河、窩河、茨河被淹處，所尙與淮平。若欲疏浚，須俟淮水消退以後，其卽日可以施工者，惟天河入淮處之禹村溝、淝河入淮處之抹河口，計天河斜長四十餘里，漫淹之處，積水寬一、二里，至三、四里不等。水深四、五尺，其入淮故道，舊由葫蘆繫，現經黃水淤塞。今春集夫挑挖，乾淤未盡，役夫已不能容足而止。而禹村岡北，天河南岸，尙有水溝。月前尙作涓涓細流，請於該處築壩挑引河一道，長不過四里許，已接天河抵淮。引河成後，俟淮水消落，啓壩以洩天河之水，仍於口門築壩，以防淮長倒灌。趕緊辦理，縱二麥無及，尙可播種秋糧。其經費，天河兩岸居民中下之戶，有丁壯者出夫，中戶以上，按照地畝出錢，以錢給夫食，及購料築壩等用。

擇鄉人之有才具者理其事。不經胥役之手。不出三月。可以集事。北淝水入縣境。行一百三十里。最爲綿遠。其源出宿州之龍山湖。入淮。在鳳陽之抹河口。本年來源不大。居民於抹河口築壩一道。是以淮水雖長。未至倒灌。而自懷遠之大三岔以下。至抹河口五六十里之間。迄今一望瀰漫。以淤塞不能挑挖之故。查抹河口外。水深一丈八尺。口內半里許。有土壩一道。壩內之水。高於壩外一尺。計自抹河口至朱家臺。二里許。水勢順遂。自朱家臺至蔣家岡。三里許。水深一二尺。淤深四五尺。又自蔣家岡至陳家橋。長九里。寬二三里。至七八里不等。水深二三尺。淤深五六尺。又自陳家橋至靈璧之八塔集。長十五里。寬二三里。至八九里不等。水深三四尺。淤深四五尺。又自八塔集至懷遠之大三岔。長二十里。寬二三里。水深五六尺。淤深二三尺。以上各處水面寬窄不一。而淝河原身寬不過十餘丈。外盡民田。鳳陽陶令曾在朱家臺集夫挑挖。乾淤未盡。人夫已不能容足而止。情形正與挑挖天河之葫蘆繫相類。是該處人力既不能施。而又無從改道入淮。龍亢主簿屠慕曾商陳蓄水刷淤之法。請於抹河口內。將土壩暫行堵閉。而於蔣家岡。陳家橋兩處。各築攔河壩一道。留金門以逼溜。雇集人夫船隻。於船尾曳帶揚泥車。船傍人執伐泥器具。在淝河原身內。往來梭織。務使乾淤活動。與稀淤攪成一片。俟淮水較所蓄之水。低至五六尺。然後將口內之壩。與蔣家岡所築之壩。同時並啓。人夫船隻。乘此建瓴之勢。用以排淤。無難通暢。再於八塔集。大三岔上下各築壩一道。亦如前法。便可一律深通。查屠主簿係河員出身。其言似合事宜。如以爲可用。即飭該主簿專司其事。所有工役畚揭之需。惟各處守土之員是問。事亦可成。惟是購買工料。打造成器。及雇集人夫船隻等費。約需五千兩。又須於一月前。預爲籌畫。惟抹河口以內五六十里。自十八年。至今

六載顆粒不收。民力拮据。非請帑不辦。合并陳明。懷遠縣冊。

嘉慶二十四年五月。孫玉庭奏。安省鳳陽縣抹河。係洩淝河之水。又懷遠縣天河。葫蘆繫。係洩東南諸山之水。匯歸淮河。遞達洪湖。該二河年久淤塞不通。每遇山水長發。散漫無歸。淹及民田。前據該二縣以各該處農業人等。屢籲勘估興挑。以資利導。飭據鳳陽府知府倪思淳。督同確勘。實在河淤。幾成平陸。必須及時挑挖。俾上游來水暢行。匯達洪湖。庶免漫溢。樽節估計。鳳陽縣應挑河道。需用土方工費銀七千五百五十二兩六錢一分五釐。懷遠縣應挑河道。需用土方工費銀三千四百六兩四錢七分五釐。請於本省水利工程典息銀內。發項趕挑。造冊由該管廬鳳道惠顯核勘。加結移司。經安徽布政使嵩孚覆核。實係應挑之工。現在收貯工程典息銀兩。原資疏導水利之需。所估工費。應請即於此款動用。因民瘼攸關。必須及時趕辦。已先酌發銀兩。飭令上緊興挑。詳請具奏。臣等查沫河。天河。葫蘆繫。年久淤塞。必須挑濬。深通俾水利民生。大有裨益。所估土方工費銀兩。節經該司道府核勘無浮。應如所請。即於水利工程典息銀內動用。事竣覈實造銷。該司因工程緊要。先已發銀領辦。除飭趕緊挑濬。務期一律深通。俟工竣報委驗收。不使稍有草率。虛冒。懷遠縣冊。

八月十一日。孫玉庭。黎世序奏。豫省黃河漫溢。大溜趨注洪湖。臣黎世序。馳回清江。督辦減洩湖水事宜。於初六日奏明。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初三日奉。上諭。昨據葉觀潮奏。東河黃水異漲。舊隄普律平漫。南岸蘭儀境內。現有漫口。掣動大溜。等語。本年黃水盛漲。較之往年多至丈餘。現在東河既有漫口。該處地當上游。已經奪溜。南河各工。自必平穩。惟東河南岸漫水下注。必係歸入洪澤湖。湖內驟添盛漲。恐

高堰甚爲著重。著孫玉庭、黎世序預爲籌備。應如何宣洩水勢。保護高堰之處。會籌妥協。先行由驛覆奏。以慰廛注。欽此。查臣黎世序自聞蘭儀漫溢之信。星夜馳歸。督率道將廳營。拆展禦黃東清兩壩。該處夏初因黃水倒灌。兩壩上下均有停淤。當卽集衆興挑河道。拆展壩身。於初三日過水。至初八日溜勢漸暢。湖水消落一寸。臣黎世序察看形勢。咨商臣孫玉庭。必須將該壩再行展寬。方洩盛漲。因將原估拆展四十丈外。再展寬二十丈。共計六十丈。又將嘉慶十六十八兩年曾經啓放之順清河。亦挑挖寬深。以備啓放。庶洩水更形得力。此時洪湖誌椿存水一丈六尺五寸。比十六年李家樓漫溢之先。湖內存水一丈二尺。計大四尺五寸。比十八年睢工漫溢之先。湖內存水一丈四尺五寸。計大二尺。是本年洪湖收蓄底水。本大不能多納。現據安徽州縣來稟。黃水由渦河下注。於二十七日行至亳州。二十八日卽至蒙城。長水一丈餘尺。至三丈餘尺不等。計旬日內外。水頭卽當由淮達湖。以全河不能容納之盛漲。專注一湖。且距霜降尙有月餘。難保來源不再加長。是本年高堰之著重。較之前兩次上游漫溢情形。更爲喫緊。所幸山盱五壩業已修齊。現經啓放仁禮二河。並智字壩。湖水前已消落六寸。正陽關淮源亦報落水。並未同時並漲。山盱尙有壩底最深。洩水最暢之信。壩及義字引河。現在堅收未放。臣等趁此湖水尙未見長。先儘河口極力疏洩。以期湖水多由禦黃壩外出。俾下游黃河藉此清水。多收刷滌之力。如將來湖水接長不止。清口宣洩不及。再將山盱信壩及義字河啓放。以減湖漲。而保堰盱石隄。且節令已過秋分。下河一帶早稻已收。所種晚稻無幾。卽啓放歸江歸海各河壩。於民田無所損傷。臣等現已飭行下河各州縣。出示令農佃早爲收穫。並增培圩堰。以期有備無患。並隨時察看斟酌啓放。俾水勢紆徐下注。不致過猛。民間

圩堰亦易於防護。至堰盱。輒石長隄。臨湖壁立。西風司令。時刻可虞。已飭廣貯土料。遇有風暴。掣塌。隨時樓護。加派幹員。分段修守。裏河揚糧。江防各廳。隄埽工程。亦趕緊加鑲培築。以資抵禦。此臣等會籌宣洩湖漲。保護堰盱。隄工之情形也。臣孫玉庭。料理地方。應辦諸事。卽馳赴清江。督同修守。臣黎世序。現駐清口。督辦挑浚。拆展事宜。此時全河專注洪湖。形勢最爲緊要。臣等身當其任。惟有竭力保全。以冀仰副皇上衛護民生之至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六日。孫玉庭。黎世序。奏查洪湖水勢。自十二日報長起。每日計長一二寸。並有長至三寸者。截至二十五日止。已增長一尺九寸。連底水長至一丈八尺四寸。勢極浩瀚。堰盱石隄。高者出水。尙有尺餘。低者已與海漫石岸相平。目覩情形。不勝慄懼。束清壩前。已拆展六十丈。復又展寬二十丈。共計八十丈。深至四丈四五尺不等。過水極暢。禦黃壩。並順清河兩處。已刷寬至一百餘丈。水深二丈餘尺。至三丈不等。山盱信壩。義字河亦同時啓放。過水七尺。至八尺不等。加以智壩。及義禮兩河。分洩之路。不爲不多。而湖水猶逐日加長。尙未平定。緣自七月二十三日。蘭儀漫缺。後豫皖二省。水勢鋪寬數百里。同時下注。已屬浩大。現又接據止陽。關馳報。淮水於八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亦陡長五尺八寸。淮黃二瀆。同時漲發。是以洪湖。雖數處分洩。水勢仍積長難消。臣孫玉庭。趕至清江。會同臣黎世序。督率道將。廳營。分駐堰盱。長隄。加派兵夫。廣集料土。分段防護。石工平水之處。趕鑲馬鞍埽。其隄身單薄。趕幫裹戩。又加築子堰。計現在土隄。高出海漫石面。尙有四五尺。如果西風不作。現在尙無妨礙。八月二十一日午後。陡起西北大風。登時浪濺土隄。石工卽有掣塌數段。幸旋即風止。查保守土堰。必須先護石工。臣等現派留工。防汛熟悉。

河務之知府閻學淳、知州許乃來等，會同文武委員，晝夜巡防。遇有掣卸，立時撲護。統俟水勢稍定，查明新工舊工，分別賠補。石後汕刷溝槽，分用土石，隨時填築。夯杵堅實，庶石工後靠，免致空虛。一面多集人夫，分投積土，間段堆貯，並分貯錢文、雨具、油燭、稽石，以備臨時搶辦。裏河、揚河、揚糧、江防各廳，承受運口及山盱壩河下注之水，飭將迎溜埽段，普律加鑲，幫培隄堰。高郵、南關壩，亦啓放分洩。江防廳回瀾壩，徐家牆等處，係減水入江之處，酌拋碎石，以免塌卸。其湖水由禦黃壩、順清河歸海之處，清水尖利，埽前尤易刷深。已飭山安、海防、海安、海阜各廳，加緊修防。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初四日，孫玉庭、黎世序奏，自八月二十六日起，至九月朔日止，湖水仍日長一二寸不等。誌椿積存一丈九尺二寸，浩瀚汪洋，實從來未有。八月二十七、八兩日，晝夜西南大風，石工間段掣塌，石後槽土爲風浪擊衝，隨填隨卸，情形十分險要。臣孫玉庭、黎世序親督員弁，鼓勵兵夫，分段趕鑲馬鞍埽，加築子堰，裹餓竭力搶護，幸仗聖主洪福，二十九日風靜波恬，克保平穩。伏思現在東清壩已拆展八十餘丈，過水深四丈餘尺，禦黃壩、順清河共刷寬一百餘丈，過水深二、三丈不等，暢注入河。是去路實爲通暢，無如來源日盛。據安徽省蒙城、太和等縣稟報，黃水自八月初十日，至十四日，續長水五尺餘寸。又據懷遠縣具報，淮水八月初五日至二十日，積長一丈三尺餘寸。是淮黃二瀆同時並漲，致湖水有增無減。臣等悉心籌議，十八年湖水盛漲，曾啓放吳城七堡，以資分洩。本年雖禦黃及順清河開展，而湖水積長不已。因卽派員將吳城七堡趕緊挑通。數日以來，水注黃河，已刷寬四十餘丈，過水深七八尺，及丈餘不等。仍逐日加展溜勢所注，日就深通。多此一路分洩，湖漲可期漸減。惟入黃之路雖多，而黃河舊身已形漲滿，順黃壩

誌椿。現與伏汛相仿。逐節頂托。湖漲仍屬難消。臣等再三籌畫。趕將王營減壩啓放。俾河水由鹽河下注。以期分洩。至山盱兩壩。三河業已全行啓放。洩水不爲不多。而湖漲尙不能減。臣等親詣山盱。與道將逐處履勘。查有蔣家壩舊開河一道。卽與三河相近。地處山岡。土性堅實。係昔年洩水古制。惟與蔣壩街市民居切近。現飭淮揚道趕築盱堰。以衛居民。又將壩門豫做裹頭。刻日啓放。水由開河下注。數百丈外。卽與三河之水會合。下達高寶諸湖。添此數處分洩。九月初三日。洪湖水勢始定。臣等查嘉慶十三年。洪湖水勢長至一丈九尺。已瞰開臨湖軋工。衝倒余家壩運口一帶。卽致普漫。南北兩岸。決口十數處。本年湖水已長至一丈九尺二寸。比十三年水勢更大。每一思及。憂惕萬分。所幸近日隄工較之十三年。培築堅厚。卽埽壩碎石等工。亦積年籌補堅實。是以湖漲非常。工程尙可支持。現距霜降。不過數日。淮黃來源漸減。而分洩之路。較前加增。自可望其日漸消落。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七日。孫玉庭、黎世序奏。豫省蘭儀漫溢。匯入洪湖。積長至一丈九尺二寸。實爲從來未有。經臣等先後拆展束清、禦黃新舊兩壩。挑展順清河、吳城七堡。並啓放各壩河。分途宣洩。至九月初二日。水勢甫定。當經會奏。臣等因淮黃並漲。匯注洪湖。堰盱石工已有平水入水之處。節經添派員弁兵夫。廣貯土石。稽料晝夜修防。卑矮石工。趕鑲馬鞍護埽。加築子堰。隄身單薄處。所趕幫裹餞。漲水幸未平漫。初六七兩日。西北大風。激浪上隄。石工間有掣塌。在事廳營。並各委員奮不顧身。分投搶護。幸保平穩。惟山盱壩河分洩之水。下注高寶諸湖。匯入運河。揚河揚糧各廳。水勢日長。兩岸隄工十分喫重。現經淮揚道徐承恩、常鎮道王逢源親督廳營。於西岸卑矮石工。趕鑲馬鞍護埽。東岸隄埽各岸。卑矮單薄之處。分別加鑲。培

築堰戢臣等查揚河廳之車邏南關五里等壩揚糧廳之壁虎鳳凰各橋壩及人字河等處均已啓放而水勢猶有長無消固由來源太盛亦由各壩河下注之水不能暢洩歸海致壩下之水僅低大河數寸及尺餘不等緣下游高郵甘泉鹽城興化等州縣因近年洪湖水勢不大下注之水無多止開南關車邏一兩壩並有未經開放者壩下居民培築圩岸將近河兩旁圈佔並有將分流支河堵截者本年水勢盛漲節節爲民堰攔阻不能通達下注是以高郵啓放三壩未能分減漲水查民間築堰保護田廬原屬地方應辦之事但正河已形逼窄並將支河堵截水無去路亦不能不酌量拆除以利宣洩現已劄飭府州查勘分別應啓應存妥爲經理務使水道田廬兩無妨礙並又將揚河廳之南關新壩揚糧廳之昭關壩一概啓放中河廳屬鹽河兩岸舊壩多年未修經減壩水勢下注間有刷蟄均經隨時酌鑲完整隄頂卑薄處所亦酌量加培並啓放莞瀆壩河以期洩水益暢自初二日至初七日雖未見消亦未見長茲於初九日水落一寸似各路分洩與來源足以相抵今節令甫逾霜降漲水已消以後來源自應日減可期消落

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孫玉庭黎世序奏洪湖非常盛漲九月初十日甫見消動揚河揚糧又形漲滿業將防護宣洩各情形於初十日會奏臣於十一日躬詣揚河一帶率同淮揚常鎮兩道會督廳營將各閘壩存留封土趕緊拉撈兩岸隄工分別鑲築十三四日西北大風輒石各工間段掣卸當卽樓護平穩南關壩下舊有官河名馮蠻子溝向係洩水河道年久淤閉經淮揚道督同府州查明挑浚啓放壩水由溝下注分途歸海盛漲日落高郵寶應城市保全下游田禾早經收割登場村堡圩圍修防堅鞏車邏五里南關昭關各壩需

做裏頭外餞等工。均經臣親歷確估。分投趕辦。洪湖水勢。日落一寸。截至二十日止。消存一丈七尺。石工已高出水面尺許。卽遇北風。不虞平漫。揚河揚糧。湖水勢亦日消二三寸不等。自裏河運口。以致高寶運河。前因黃水倒灌停淤。今經清水刷滌。悉已深通。空重漕船。益得過行。順清河已刷寬百餘丈。束清壩展寬八十餘丈。均過水深四丈餘尺。禦黃壩。吳城七堡。過水深二丈餘尺。至三丈餘尺不等。湖水暢注。入河海口。益形深暢。俟洪湖再消水尺餘。卽將王營減壩。莞瀆壩。並山盱蔣壩。趕緊堵閉。俾清水由大河入海。以收刷滌之益。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二十五日。黎世序奏。本年七八月間。洪湖蓄存底水本大。加以豫省蘭儀漫溢。全黃匯注。湖漲非常。高堰危險。節經奏明。闢展束清。禦黃等壩。啓放吳城七堡。順清河。並山盱兩壩。三河及蔣家壩。分途宣洩。湖水甫見消動。嗣因黃河北岸。武涉縣漫隄。掣溜奪河。洪湖來源驟減。仰沐聖明指示。趕將減水各壩。河堵閉。收蓄湖水。以濟來年重運。並蒙添撥工需銀兩。臣當卽飭派人員。集料鳩工。分投趕辦。查山盱廳智信兩壩。仁義禮三河。歷年啓閉。辦理無難。惟本年因來源過盛。一時宣洩不及。添啓蔣家壩。河係數十年來未經啓放之處。壩下河身最深。堵閉不易。此時趕辦。自應先其所難。臣親駐工次。督率淮揚道徐承恩。及參游廳營等。相度形勢。向外圈越。立定壩基。捲埽進占。逐步收窄。並鑲邊埽。於十月十四日。合龍穩固。其智信兩壩。並仁義兩河。亦於二十日前後堵閉。尙有禮字河。接手趕辦。數日亦可完竣。外南廳吳城七堡洩水口門。亦經堵閉斷流。並將束清。禦黃各壩。照舊收窄。湖水外出。已屬無多。惟查順清河土性沙鬆。現已刷寬至九十餘丈。深至四五丈不等。前兩次堵閉口門。均刷深至八丈以外。所用料物錢糧不貲。本

年下游大河。經清水刷滌深通。又無黃水擎托。堵築尤爲不易。且束清壩仍須收窄。是因一處工程。而兩處用料。糜費較多。且查現在湖水消存一丈二尺九寸。雖不爲少。然距來年二月重運。尙閱三四月之久。卽將束清禦黃各壩收窄。而冬令水枯。上無來源。下無黃水頂托。湖水仍不免虛耗。誠恐明歲桃汛前。武涉大工合龍。黃河挽復。不免倒灌。臣與道將等。悉心籌酌。莫如乘回空漕船。全數渡黃後。趕將束清壩堵閉。順清河用土堵築。外鑲護埽。並將禦黃壩外。亦築堰攔截。再將束清壩酌啓口門。放水下注。以通淮揚運河。俟明春重運經臨。始將禦黃壩啓放。以利船行。如此辦理。旣免水勢虛耗。而節帑實多。施工亦易。理合繪圖貼說。恭呈御覽。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十日。奉上諭。黎世序奏。洪湖減水壩河。次第堵閉。並籌堵束清壩。以備漕運一摺。武涉漫口。全掣黃河大溜。江南境內。黃水斷流。自河口至楊莊運道。全資黃河出口之水浮送。必當預爲濬蓄。現在馬營壩口門業已興工堵築。期於桃汛前合龍。但正二月間。重運卽源源北上。其二三進漕船。跟蹤前進。該河督不可心存其時業已合龍之見。總當預爲部署。屆時俾令挽運綽如。不致稍有阻滯。方爲妥善。此時冬令水涸。正當撙節湖流。不使虛耗。所有束清壩。俟回空全數渡河後。卽照所奏。先爲堵閉。再將順清河用土填築。亦可節省帑項。俟禦黃壩外築堰攔截後。再酌啓束清壩口門。以通淮揚運河。至明年重運經臨。再行啓壩放船。務各籌備周妥。以裕河漕而利漕運。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十五年五月。奉上諭。吳璉等奏。查勘洪湖水勢工程。及運河隄岸。會籌宣洩事宜一摺。上年豫省北岸馬營壩漫口。黃流下注。不及江境。本年北岸堵築合龍。而南岸儀封。又奪溜南趨。全黃水勢。匯注洪

湖雖湖面寬闊。每年夏秋之間。淮水漲發。尙形盛滿。今又納全黃之水。自必倍常浩瀚。該督等現與吳璉。那彥寶會籌。將束清禦黃各壩。拆展寬深。並將吳城七堡。於啓放四十丈外。再加展寬。以八十丈爲度。又於桃源高家灣地方。啓放洩水溝六十丈。就此時汛水未大。自足宣洩。轉瞬伏秋兩汛。經臨爲日方長。該督等總當慎之又慎。刻刻留心。事事周防。萬不可恃。爲有備無患。稍存自滿之見。其山盱兩壩。三河及蔣家壩等處。得守且守。若能停止減洩。保護下河田廬。固屬甚善。然亦不可拘執。設遇湖心湧漲。則又當以保衛高堰爲重。其緩急機宜。該督等隨時相度。亦不能豫存成見。務期保護萬全。是爲至要。此後湖水偶有增長。宣防悉臻平穩。不必頻頻入奏。若值盛漲之時。或又須拓展閘壩。分籌歸江歸海之路。該督等分別輕重。再行具奏可也。睿皇帝聖訓。

十月。孫玉庭。黎世序。奏。河口爲淮水匯黃要區。空重糧船必經之地。裏河廳設立束清壩。外河廳設立禦黃壩。嘉慶二十二年。又奏准各添二壩一道。遇伏秋湖水漲發。則兩壩一同拆展。以資暢洩。冬令水落。一同進埽收窄。多蓄湖水。爲來春敵黃濟運之用。機宜最關緊要。惟從前黃河底低。冬間洪湖存水二三尺。卽足敵黃利運。是以壩工不甚喫重。迨後河底逐漸淤高。湖水亦因之擡高。盛漲之時。高堰誌椿。率長至一丈八九尺。卽冬令水落。亦必收存一丈外。方能敵黃。水高溜大。壩門易至刷深。埽壩難期穩立。是以近年收束壩工。較之從前難易迥殊。歲費亦較前增倍。且收束壩工。較之堵閉大工。情形尤難。堵閉大工。口門收窄時。日夜進埽。一氣呵成。不致過於刷深。至收束壩工。則口門收窄。日夜淘刷。壩頭屹立水中。經歷半年之久。一經跌有深塘。則埽壩因之蟄塌。自上年秋後。豫省蘭儀漫溢。黃水匯入洪湖。歷今兩年。淮黃

俱由河口暢出。兩壩口門衝刷日久。實較從前深至一倍。本年春夏之交。惟以籌洩湖漲爲要。臣黎世序卽慮秋後水落。收蓄壩工。大爲棘手。因思近來黃河險工。遵用成法。於壩前拋護碎石。工程立見平穩。且石質堅重。歷久不壞。一掃拋石。上下各壩。均倚以爲固。實爲河防經久良策。南河自壩工拋石以來。頻歲安瀾。錢糧撙節。已著成效。歷經奏明。因思碎石既可用於壩前。卽可用於壩底。壩門刷深至五六丈外。先以碎石拋填深塘之內。以後不致再爲淘深。所進占壩。立於堅石之上。較之立於沙土者。自屬穩固。臣黎世序當與臣孫玉庭。面爲講求。並劄飭道廳。早爲籌備。該道廳以壩前用石。雖有成效。而壩底用石。事屬經始。所議未能合一。臣等以該道等爲慎重起見。亦不便相強。迨至七月下旬。湖水日消。該道廳請發收束壩工。錢糧前來。臣等業已照例批發。該道將督同廳營。趕爲進占。十月初旬。臣等正以湖水日耗。壩工趕進不前。時切焦思。乃據裏河廳稟報。束清壩收窄口門至二十餘丈。溜勢益大。口門刷深至六丈餘尺。該西壩場去十二丈。臣黎世序趕至工次查看。並同該道將廳營。再四講求。據稱清水頻年暢出。迴非向年情形可比。雖該壩擇於底平之處。另行築做。然二壩水勢刷跌過深。非用碎石拋填。斷難存立。且拋填碎石。每壩須費不過二萬餘金。以後年年築壩。俱免淘深之患。所省實多。且占壩不至墊塌。工員亦免賠累。再碎石拋填深塘之內。石上留水。仍深四丈。亦不至阻礙湖流。反覆籌商。有益無弊。衆議僉同。合詞具稟。請奏。臣等查南河情形。清水力能敵黃。則百事俱順。若收蓄湖水。不能應時。黃水倒灌。則百病日增。欲籌經久之良法。旣於收蓄應時。又得歲費撙節。則除壩門拋填碎石之外。別無良策。今據該道等合詞請奏。臣孫玉庭。臣黎世序。又復反覆札商。意見相同。除束清壩已失占壩。著令裏河廳張棟照例賠出。不准

開銷外。謹將束清禦黃各壩現擬拋填碎石緣由。合詞具奏。南河奏稿。

此
页
空
白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四

淮水工程

外南廳吳城縷隄自高家灣界起至張福口止長三千五百五十八丈五尺北臨黃河南臨洪湖乾隆四十四年河南儀德漫工黃水由亳州懷遠達渦河歸洪澤湖湖水盛漲在舊三堡迤下開隄寬二十丈宣洩湖水入黃兩頭用料裹護中以竹簾鋪底旋親補缺還隄嘉慶十年於北面隄尾斜至舊西壩築隄長五百六十丈隄南舊四堡至七堡乾隆十二年協辦大學士高斌總河顧琮勘建輒工長一千丈十八年又自舊七堡至十堡接建輒工長一千二百二十丈俱高八尺四寸嘉慶十年間段加高一二三層經歷年久輒多酥碎十三年湖水異漲間有撞塌十四年於輒工外首間段包築五段淤土坦坡仍存輒工一段長三百六十三丈輒工尾嘉慶十年接築碎石坦坡工長二百八十丈十二年又接上至夫九堡築碎石坦坡長六十二丈

吳城七堡埽工長三百十六丈五尺嘉慶十一年後歷年接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尾下首碎石土壩嘉慶二十三年築

張福口縷隄尾起至舊西壩止在風神廟前對岸臨清隄一道長五百二十八丈康熙三十七年築接下自舊西壩根起至新河南岸隄尾止乾隆四十四年築

臨清東水隄一道長六百九十二丈嘉慶九年又於前隄之東自舊西壩起至河尾止重築臨清東水隄

一道長一千五十丈。外南廳册。

裏河廳運口之南。向有引河七道。上承洪湖來源。下至運口外張家莊前會流。三分入口濟運。七分東注敵黃。天賜爛泥淺引河二道。久經淤閉。現存張福口引河一道。長一千二百三十五丈。張家莊引河一道。長一千六百七十丈。天然引河一道。長一千九百三十八丈。裴家場引河一道。長一千七百六十丈。三岔今名太平。引河一道。長一千六百四十丈。以上引河。歷經淤淺疏濬。乾隆五十三年奏准。每冬令湖水消落。於各河內築壩攔截。收束湖水。或酌留口門。或徑行堵塞。隨時察勘辦理。

臨湖隄一道。自運口頭攔壩起。至濟運壩止。長一千四百七十八丈。乾隆八年築。又於二十四年。自濟運壩東。臨湖撐隄頭起。至高堰交界止。隄長七百七十丈。臨湖一面建輓工。長七百五十丈。高一丈八寸。又於二十七年。自濟運壩西起。至太平莊止。翠華南幸臨湖。諭令接築輓工。長五百九十八丈。高一丈八寸。又於三十六年。自輓工尾起。西接築輓工。長九十三丈。嘉慶九年奏明。於卑矮輓工之上。間段加砌。長八百五十三丈。並普律加高二層。與高堰石工一律相平。十三年六月初三日。輓工三壩後掣通兩段。長四十餘丈。奏准與臨湖一面。鑲築柴土圈堰。長四百七丈。外拋碎石坦坡。假護連輓工頭。共長五百八丈。二十一年。及二十五年。又接前。南至裏堰交界止。北至東清壩尾。於輓工外拋砌碎石坦坡。共長一千六十四丈。

東清壩。乾隆四十六年築。在運口北。本名兜水壩。使湖水多入運口濟運。東壩長四十三丈。西壩長四十一丈。中留口門十二丈。每年大汛拆展。以洩湖水。冬初接築。蓄水濟運。五十年。改名東清壩。每年收束。應

留口門大學士公阿桂兩江總督薩載總河李奉翰奏明如湖水消存三尺酌留口門十二丈湖水消存二尺酌留口門八丈五十七年奏准移建於裏外交界處所嘉慶十年又移建於運口之南挑清壩之外湖水會出之處築東壩長七十一丈西壩長七十九丈中留口門寬十二丈每年相機展東西壩並無一定丈尺因東壩逼近頭壩不行拆展以爲蓋護二十一年於東壩臨湖一面拋護碎石長五十丈以禦風浪裏河廳冊。

高堰廳管清河山陽兩縣境內洪湖高堰隄工北自清河縣裏河廳屬運口汛界武家墩起南至山旰廳屬高良澗禹王廟前止隄長九千九丈一尺八寸乾隆十六年後一律幫培頂寬十丈嘉慶十年復加幫原建臨湖輓石工長八千九百二十五丈二尺於乾隆四十六年在二號工內越灣輓工外首取直建築石工長七十五丈計圈進輓工長一百十二丈附隄臨湖石工長八千八百八十八丈二尺爲汛一汛半曰高堰汛曰高澗汛。

二隄一道自武家墩南接鹽河隄起至高良澗山旰界止長八千四十五丈內七堡隄後高堰迤南涵洞一座寬高各三尺六寸乾隆十二年民建。

運料河俗名二河一道北起武家墩後與鹽河通南至周橋在高堰境內者長八千三百九十七丈淮安府志載在大隄之東二隄之西自武家墩而南至山旰周橋共長一萬一千六百餘丈二廳運料船隻悉由楊家廟進口直抵工所可免洪湖之險康熙二十五年總河靳輔題請挑濬四十一年總河張鵬翻率河工大小臣工捐挑六十一年又挑乾隆十九年復濬。

舊運鹽河。淮安府志載。接運料河。在武家墩之東。水出單陽口。

鹽壩一道。在武家墩大隄東坡。以石鋪成。淮安府志載。康熙三十四年商建。

高堰汛。汛地北自裏河運口汛界。武家墩北起。南至十四堡。高澗汛小黃莊界止。隄長六千三百八十五丈。臨湖附隄石工。長六千三百九十七丈六尺。自裏堰交界。至二堡顯王廟戲樓後止。隄長四百八十五丈。屬清河縣境。

自顯王廟戲樓後至高澗汛。隄長八千五百二十四丈二尺。屬山陽縣境。

按堰盱臨湖大隄。明季建石無多。康熙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題建石工。高堰自武家墩南首起。至小黃莊止。長五千八百四十七丈四尺。山盱古溝至唐埂一帶。間段建石工。長一千三百五十五丈三尺三寸。雍正七年。欽奉諭旨。加修石工。始於九年正月。至十年六月告成。又按雍正七年。修建堰盱石工。起止段落地名丈尺成案。府志皆未載明。惟成案載。十年御製高堰石工告成碑文。內有六千三百四十餘丈之語。今照廳冊核計。高堰所屬。自小黃莊下高澗汛。接康熙年間所建石工尾起。至禹王廟止。工長二千四百九十丈六尺。接下入山盱境徐壩汛七堡內第一段止。工長三千八百十八丈六尺七寸。計創築石工。共長六千三百九丈二尺七寸。比碑載之數。幾少四十丈。自係年久。或由越灣取直之處。致有不符。乾隆十九年。及二十五年。又自石工頭往北。至裏堰交界舊有埽工之處。改築輓石工。長四百三十八丈。於是高堰廳臨湖大隄。並無土隄矣。

一號石工。長二百九十一丈。乾隆二十五年。改埽工爲輓工。高一丈二尺。四十五年。改輓爲石。又加石二

層共十二層。嘉慶十一年配平甃工。高八寸至一尺七寸。十四年改甃爲石。

隄後東隄一道。長二百五十八丈七尺。淮安府志載。係明季運口東隄。

山清交界大隄。至東隄中有攔河壩一道。長四十丈。康熙三十六年築。

二號石工。長四百六十八丈。內一段長一百四十七丈。乾隆九年建甃工。高一丈二尺。四十六年甃改石工。加石一二層。一段長三百二十一丈。康熙三十九年砌石十三層。乾隆四十五年加石一層。工長二百十六丈。加石二層。工長四十丈。嘉慶十年又加石一二層。長三十丈。十一年配平甃工。高八寸至一尺七寸。十四年改甃爲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四十丈九尺。

三號石工。長五百二十六丈四尺。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二十三年加甃二層。四十五年改甃爲石。又工長二百六十五丈。加石二層。又工長八十丈。加石三層。四十六年改甃爲石。工長一百七十一丈。嘉慶十一年配平甃工。高八寸至二尺。十四年改甃爲石一二層。

四號石工。長五百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二十三年加甃二層。四十五年改甃爲石。又工長三百九十四丈。加石二層。四十六年改甃爲石。工長九十六丈。嘉慶十年加石二層。工長四十二丈。十一年配平甃工。高八寸至二尺。十四年改甃爲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十五丈九尺。

五號石工。長四百七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七年加甃二三層。四十六年改甃爲石。工長三百九十二丈九尺。又加石一層。工長七十七丈。嘉慶十年加石一層。工長四十五丈。十一年配平甃工。高八寸至一尺四寸。十四年改甃爲石一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三十八丈。

六號石工長四百六十五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三層。乾隆七年二十三年。輒加二三四層。四十五年改輒爲石。又工長一百十丈。又加石一層。四十六年。加石一層。工長一百九十九丈七尺。嘉慶十年。間加石工一層。工長一百四十八丈。十一年。配平輒工。高八寸至二尺二寸。十四年。改輒爲石一二層。

七號石工長四百七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三層。乾隆二十三年。加輒二三四層。四十五年。改輒爲石。又工長二百八丈。加石一層。嘉慶十年。間加石工一層。工長三十四丈。十一年。配平輒工。高八寸至一尺八寸。十四年。改輒爲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二層。工長二十四丈。

隄後高堰裏越壩一道。長一百四十九丈二尺。康熙三十四年建。西面建石十三層。輒八層。乾隆十九年。修砌。改輒爲石。共十九層。此項越隄石工。亦在大隄石工數內。

高堰大壩外越壩工。長一百九十四丈。乾隆三十七年停修。

高堰關帝廟前誌椿。原高一丈八尺八寸。嘉慶十一年。增高一尺二寸。現高二丈。查正陽關水報。於乾隆二十八年定式。水勢長發時。由正陽關巡檢。隨時填單通報。其所管之鳳臺縣壽州。亦一體填報。單內言正陽關淮河水勢。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內。三官廟石岸前。奉立大誌椿。高一丈七尺。與石岸相平。又於河邊立小誌椿。高七尺。與大誌椿根底相平。此時中泓水深二丈。共高深四丈四尺。

八號石工長五百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三層。乾隆二十三年。加輒一二層。四十五六年。改輒爲石。又工長七十六丈八尺。加石一層。嘉慶十一年。配平輒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輒爲石一二層。九號石工。長四百七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三層。乾隆四十五六年。改輒爲石。又工長八十三丈。

五尺。加石一層。又工長五十丈。加石三層。嘉慶十年。間加石工二段。一長二十五丈。加石一層。一長六十五丈。加石二層。十一年。配平輓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輓爲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三十丈。

十號石工。長四百七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十二年。加輓一二層。四十五年。改輓爲石。又工長八十三丈三尺。加石一層。嘉慶十年。加高二段。一長八十一丈。加石一層。一長二十六丈。加石二層。十一年。配平輓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輓爲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十四丈五尺。

隄後侯二門越隄一道。長一百二十八丈。乾隆六十年築。

十一號石工。長四百九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十二年。加輓二三層。四十六年。改輓爲石。又工長七十一丈七尺。加石一層。嘉慶十年。間加一層。工長三十丈。十一年。配平輓工。高八寸。至一尺八寸。十四年。改輓爲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二十四丈。

十二號石工。長四百八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七年。加輓二三層。四十五年。改輓爲石。又工長一百丈八尺。加石一層。嘉慶十一年。配平輓工。高八寸。至一尺五寸。十四年。改石一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二十二丈。

十三號石工。長四百七十五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五層。乾隆四十六年。加石一層。長八十二丈。嘉慶十一年。配平輓工。高八寸。至一尺七寸。十四年。改輓爲石一二層。

十四號石工長二百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五層乾隆四十六年加石一層工長八十七丈八尺嘉慶十一年配平輓工高八寸十四年改石一層

高澗汛汛地自高堰汛界小黃莊十四堡尾起至高良澗禹王廟山旰廳界止隄長二千四百七十四丈九尺八寸附隄臨湖石工長二千四百九十丈六尺屬山陽縣境

十五號接堰汛井計石工長六百六十丈雍正九年建石高十五層嘉慶十年間加二段一長六十丈加石一層一長四十五丈加石二層十一年配平輓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輓爲石一二層

十六號石工長六百二十丈雍正九年建石高十五層嘉慶十年加二段一長一百十丈加石一層一長八十丈加石二層十一年配平輓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石一二層

十七號石工長五百九十丈六尺雍正九年建石高十五層乾隆四十五年加石一層工長一百十丈嘉慶十年加石二層工長三十丈十一年配平輓工高一尺二寸至二尺十四年改石一二層

十八號石工長五百五十丈雍正九年建石高十五層嘉慶六年露椿落低一層工長七丈八尺上又加石一層共十六層十年加石一層工長六十丈十一年配平輓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石一二層

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八十丈七尺

十九號石工長七十丈雍正九年建石高十五層

禹王廟後裏越石隄上首接至大隄乾隆六十年築越隄一道長九十九丈乾隆三十五年編堰字一號至十九號造冊咨部有案

堰澗兩汛。康熙四十七年，仰蒙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令沿隄建設救生椿，在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各解交河庫銀五百兩，分發高堰、山盱兩廳購木簽釘，以廣救濟。歲以爲常。雍正八年，將應解銀兩改歸上下江藩庫，各在耗羨項下動支應用。乾隆十一年七月，高宗純皇帝諭旨：朕聞洪澤湖周圍寬廣五百餘里，一遇風起浪湧，船隻每有漂溺之患。康熙年間，蒙聖祖仁皇帝特設救生椿，釘於石工之外，使被溺之人得以攀援而上，全活甚多。今夏家橋地方有舊葦壩一座，並高堰迤南有順水壩一座，俱有口門，爲遭風船隻躲避之所。於行舟甚屬有益。著再於高堰廳屬之老隄頭、山盱廳屬之高澗壩迤南，又徐家灣、周橋等四處各添設護隄救生壩，俾沿河一帶人船恃以安全。該部卽行知河道總督顧琮，令其遵照妥協辦理。欽此。遵建高堰救生椿計七堡、八堡、九堡、六安溝壩左右十堡，至十七堡共十三處。嘉慶十二年後，湖水蓄高，柴壩木椿難於存立，至今未辦。高堰廳冊。

山盱廳管山陽、盱眙兩縣境內洪澤湖高堰隄壩工程。北自高堰廳屬高澗禹王廟交界起，南至盱眙縣境蔣家壩止。臨湖隄長八千三百五十五丈二尺。乾隆十六年後，一律幫培，頂寬十丈。嘉慶十年，復加高幫寬。西面附隄石工長七千九百八十七丈六尺，爲汛一。汛半高澗一汛，與高堰廳分管。曰高澗汛。曰徐壩汛。

按山盱隄工，原管至秦家高岡而止。迤南至蔣家壩，地勢高阜，未創隄工。雍正以後，湖面漸高，因就岡爲隄，直抵蔣家壩山，而山盱之汛地亦隨加長矣。澗徐兩汛，康熙年間石工之外，如高澗壩、龍門壩、清水潭、古溝、茆家圩頭壩、茆家圩二壩、夏家橋、唐埂等處，各有外越埽壩，節年搶修。至嘉慶十一年，裁減停修。

又按山盱臨湖大隄。明季建石無多。康熙年間。歷次建徐壩汛古溝。至唐埂一帶石工。長一千三百五十餘丈。雍正八年。欽奉諭旨。特發內帑。修建堰盱石工。山盱自高澗頭堡起。至七堡徐壩汛第一段。止建石工。長三千八百十八丈六尺七寸。乾隆十六年。聖駕親臨閱視。允總河高斌之請。將堰盱土隄。一律幫寬十丈。特頒諭旨。添建智信兩壩。仍加封浮土。五壩以仁義禮智信爲次。壩底高矮維均。以高堰誌椿水深八尺五寸平脊。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五寸。以次啓放智信二壩。信壩以北。輒改石工。信壩以南。石基輒整。於十七年完工。計改建接築。共長一千八百九十二丈五尺。北起禮壩。南迤蔣家閘。並建工尾蔣家閘上。鉗口石壩一座。

高澗汛。汛地自高堰廳禹王廟界分管起。至徐壩汛周橋界止。隄長三千五百九十五丈。內臨湖石工。長三千三百六十二丈。

頭堡石工。長五百五十六丈八尺。內一段長三百六十九丈二尺。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五年。加石二層。一段長一百八十七丈六尺。砌石十五層。輒四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十八年。倒卸補修。長一百七十七丈一尺。內有外越埽工。改直補築石工。長一百八丈。改輒爲石。餘長十丈五尺。乾隆四十五年。改輒爲石。嘉慶十一年。加輒配平。高八寸至一尺。十四年。改輒爲石。二十四年。加石二層。長四十九丈。龍門壩一段。隄長一百五十四丈。隄頂寬四丈。按道光二年。又加石二層。長一百四丈。

頭堡內高澗裏越石工。長二百三十三丈。砌石十三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五年。加輒四層。又自高澗壩南起。至龍門壩止。以下建龍門壩裏越石工。長一百八十六丈五尺。計石十五層。十九年。改建。加石四

層外越埽工二百三十三丈。乾隆十六年停修。

二堡石工長五百五十三丈。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五年加石二層。長八十三丈。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一百七丈。加石一層。十一年加甃配平。高一尺五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甃爲石。二十四年加卑矮工。長二十七丈五尺。計石二層。按道光二年又加石二層。長三十五丈。

三堡石工長五百七十二丈。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六年加卑矮工。長一百六丈。計石二層。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一百一丈。計石一層。又長四十八丈。計石二層。十一年配平甃工。高一二尺。十四年改甃爲石。二十四年又加卑矮工十丈。計石一層。

四堡石工長五百七十三丈。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五年加卑矮工。長一百二十丈。計石二層。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四十五丈。計石一層。十一年配平甃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甃爲石。二十四年加卑矮工。長七十二丈。計石一二層。

五堡石工長六百二十四丈二尺。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六年加卑矮工。長三十八丈。計石二層。嘉慶十一年配平甃工。高一尺。至二尺四尺。十四年改甃爲石。按道光二年又加卑矮工。石二層。長一百八丈。

六堡石工長四百八十三丈。已抵周橋汛尾。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五年加卑矮工。長九十七丈。計石二層。嘉慶十一年配平甃工。高一二尺。十四年改甃爲石。

大隄東二隄一道。上接高堰界起。下至周橋止。長三千二百二十丈。康熙二十五年築。

大二隄之中。運料河一道。長三千二百丈五尺。康熙二十五年挑。乾隆十九年復濬。

灣河一道。長五千四百丈。在高良澗東。即昔年高良澗開水下注河道。現通運料河。水入岔河。歸白馬湖。以達寶應湖。

周橋迤東順水隄一道。長一萬二百五丈。上自周橋二隄起。下至萬家集止。按行水金鑑載。周橋順水隄。至仁和集西止。長四千八百九十五丈。康熙三十九年建。淮安府志載。長一萬餘丈。

隄南草澤河一道。長五千五百四十二丈。水達寶應湖。淮安府志載。明嘉靖間。水淹泗陵。於周橋建閘。以洩湖水。康熙十九年。改建減水壩。二十九年。總河張鵬翮閉壩築隄。補建石工。草澤河。即周橋閘下之河。

乾隆九年濬。

高澗。窰灣並周橋護隄救生壩工二處。乾隆十一年。奉特旨建。現無。

高澗壩。南龍門壩。南厲家西五壩。瓊家灣。清水潭。救生樁五處。康熙四十七年。奉旨建設。現停。

徐壩。汛地自高澗汛周橋界起。至蔣家壩止。臨湖隄長四千七百六十丈二尺。西面附隄石工。長四千六百二十五丈六尺。又智信兩壩。金門。長一百二十丈。自周橋至智壩止。隄長二千一百七十六丈五尺。

屬山陽縣。自智壩至隄尾。長二千五百八十三丈七尺。屬盱眙縣。

大隄東。運料河一道。北接澗汛河尾起。南至東水北隄止。長一千二百七十七丈。乾隆十八年挑濬。

七堡石工。接澗汛六堡。順計。長一千三十六丈八尺七寸。內一段。長四百五十六丈六尺七寸。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雍正八年接建石工止。此。乾隆四十五年。加高三十四丈。計石二層。又一段。長八十一丈。

計石二十一層。乾隆十九年改建。四十五年，加石二層。又一段，長三百三十四丈三尺。計石十五層。乾隆十九年改建。四十五年，加高長十一丈。計石二層。又一段，長一百五丈六尺。計石九層。及十一層。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四年，加輒三四層。四十五年，改輒爲石。又一段，長五十九丈三尺。計石八層。至十一層。康熙四十二年，建乾隆十六年，加輒四層。四十六年，改輒爲石。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一百一丈。計石一二層。十一年，配平輒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輒爲石。二十四年，加高工。長二十五丈。計石一層。八堡石工。長三百七十五丈四尺。內一段，長一百八十二丈二尺。計石九層。至十一層。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四年，加輒三四層。四十五六年，改輒爲石。又一段，長七十六丈三尺。計石十二層。至十五層。又一段，長一百十六丈三尺。計石十二層。皆乾隆十九年，建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二百四丈。計石一層。十一年，配平輒工。高八寸至二尺二寸。十四年，改輒爲石。二十四年，加高工。長四十八丈。計石一層。

束水北隄一道。長九千四百五十丈。康熙四十五年，建束各壩，減下之水，合流長五千七百六十七丈八尺。至普利寺，達汜光湖，入寶應湖。南注高郵諸湖，分入運河。由東岸開壩，邵伯以南者，歸江。邵伯以北者，歸海。乾隆九年，復加築。嘉慶十年，又加築。

仁壩，卽北壩。康熙三十九年，建。雍正五年，將壩底落矮一尺五寸。乾隆三十三年，壩上加築封土護埽。嘉慶十六年，啓放，跌成深塘。堵閉後，未能修復。二十三年，奏明補還土隄。臨湖建築石工。長九十五丈八尺三寸。內北長四十六丈八尺三寸。砌石十六層。南長四十九丈。砌石二十四層。石後築隄。長九十四丈。又於西面拋築護椿碎石。長六十丈。

九堡石工長三百六丈七尺內一段長一百十六丈五尺計石十一層。輒三四層。康熙四十二年建。乾隆四十五六年改輒爲石。又一段長一百九十丈二尺計石九層十層。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間加輒高一二三層。四十五年改輒爲石。又加高工長八十五丈計石二層。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一百四十二丈計石二層。又長九十一丈加石一層。十一年配平輒工高一尺二寸至二尺二寸。十四年改輒爲石。二十四年又間段加高工長一百十丈五尺計石一層。按道光加石二層長一百十六丈。

義壩卽中壩。康熙三十九年建。雍正五年將石底落矮一尺五寸。乾隆三十三年壩上加築封土護埽。嘉慶十年十五年兩次過水。跌成深塘。堵閉後未能修復。二十三年奏明補還土隄。臨湖建築石工長七十丈五尺七寸。內南北長三十三丈五尺七寸。砌石十六層。中長四十丈。砌石二十層。石後築隄長七十丈。西面拋築護椿碎石長四十二丈。

十堡石工長二百二十三丈五尺。石高九層至十一層。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二十三年加輒二三層。四十五年改輒爲石。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六十八丈計石二層。十一年配平輒工高八寸至二尺。十四年改輒爲石。二十四年加高工長三十四丈計石一層。

智壩一座。金門南北長六十丈。石底面寬二十丈四尺。牆高一丈二寸。乾隆十六年建。三十三年壩上加築封土護埽。嘉慶十五年將壩底加高四尺。每年堵閉。在壩脊上加築埽戩。

按堰盱境內。康熙初年湖水不能暢出清口。湖面漸高。十九年創築伍家墩。高良澗。周家橋。古溝。東西夏家橋。唐埂等。減水壩。是爲六壩。屢經衝缺。洩水過多。三十九年特命尙書范承謨等堵塞。而設南北中減。

水三石壩。即仁義禮三壩。迨乾隆八年。總河高斌。以三壩未足減漲。議請添建兩壩。格於部議。十六年。高宗純皇帝南巡。乃具南河緊要各工圖說二十條呈閱。聖駕親臨。閱視全隄。周覽形勢。特頒諭旨。添建智信二壩。仍加封浮土。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五寸。始相機節宣。舊有之天然壩。則立石永禁啓放。欽遵辦理。垂六十年。遵守弗替。嘉慶十五年。後仁義禮三壩衝成深塘。未能修復。於蔣家壩南山坡之地。以次創挑仁義禮三河。築成滾壩。一如舊制。以操節宣。而將舊壩三處。築土石隄工。

十一堡石工。長四百七十六丈二尺三寸。內一段。長一百七十七丈二尺三寸。砌石九層。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二十三年。加甃二三層。四十五年。改甃爲石。又一段。長一百四十二丈五尺。砌石十一層。康熙四十二年。建。乾隆二十三年。加甃三四層。四十六年。改甃爲石。又一段。長一百五十六丈五尺。砌石九層。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二十三年。加甃一二三層。四十六年。改甃爲石。康熙時歷次所築石工止此。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二百六十八丈。計石一層。十一年。配平甃工。高八寸至一尺九寸。十四年。改甃爲石。禮壩。即南壩。康熙三十九年。建。雍正五年。將壩底落矮一尺五寸。乾隆三十三年。壩上加築封土護埽。嘉慶十五年。加高壩底三尺。十七八年。啓放。跌成深塘。未能修復。二十三年。奏明補還土隄。建築石工。退後圈越。新石工與南北兩金剛牆下裏頭相接。共工長一百四十七丈。內中長五十三丈。砌石十九層。南北長四十四丈。砌石十七層。又兩金剛牆。舊石工。長四十八丈。亦作臨湖石工。石後築隄。長一百四十一丈。西面拋護椿碎石。長四十五丈。

十二堡石工。長四百四十丈。砌石九層。乾隆十六年。建。乾隆年間。接長石工自此起。四十六年。加高工。長

十一丈。計石二層。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五十五丈。計石二層。又長二十六丈。加石一層。十一年配平輓工。高八寸至一尺九寸。十四年改輓爲石。二十四年加高工。長七十一丈。計石一層。

信壩一座。金門南北長六十丈。壩底東西寬二十丈四尺。牆高一丈二寸。乾隆十六年建。三十三年壩上加築封土護埽。嘉慶十七年加高壩底一尺。每年啓放。在壩底上築做埽戩。

十三堡石工。長一千四百五十二丈五尺。乾隆十六年建。內一段長一百六十八丈。砌石九層。四十五年加高工。長八十丈。計石二層。又一段長七百九十七丈。計輓五層。石三層。四十五年改輓爲石。又底椿露脚。長二十三丈三尺。添加一二層。又一段長二百六十四丈。砌石十層。四十五年加高工。長六十一丈。計石二層。又一段長二百二十三丈五尺。砌輓四五層。石三層。十九年改輓爲石。工長一百二十二丈二尺。計石七層。四十五年加高二段。一長六十九丈。計石二層。一長五十五丈。加石二層。底椿露脚。添石二層。四十六年全改石工。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四百十三丈。計石一層。又長十四丈。加石二層。又長十六丈。加石三層。十一年配平輓工。高八寸至二尺二寸。十四年改輓爲石。二十四年加高工。長二十二丈。計石二層。按道光元年加石三層。長五十六丈。

東水南隄一道。起十三堡。長一萬二百六丈。康熙四十五年建。乾隆十九年復修。將謝家涵洞處開挖支河。以暢洩五壩下注之水。兩岸建築堰工。東長一千五十丈。西長九百八十丈。其水匯歸寶應湖。二十一年將口門建竹絡壩。長五十丈。嘉慶十年又改建碎石壩。長八十丈。兩頭砌片石裹頭。蔣家壩護街堰一道。長一百六十三丈。嘉慶二十四年築。

蔣家閘石閘一座。乾隆十一年建。蔣家壩臨湖隄尾，鉗口石裏頭。乾隆十六年建。洩湖尾之水，由蔣家民便河下達寶應湖。壩上築有攔湖壩，年久未啓。嘉慶二十四年，啓放減漲旋堵。

仁字河減壩。嘉慶十八年挑。河長七百六丈，以抵仁壩減洩湖漲。後恐刷深，二十二年，於河頭創建滾水石壩一座。金門口寬六十丈，兩牆各高八尺四寸，砌石七層。壩脊橫寬十丈，以湖水長至一丈二尺以外過水。

義字河減壩。嘉慶十八年挑。河長七百八丈，以抵義壩宣洩湖漲。按道光三年，河頭建滾水石壩，金門寬六十丈，兩牆高九尺六寸，砌石八層。壩脊橫寬十丈，以湖水長至一丈一尺以外過水。

禮字河一道，長八百丈。嘉慶二十一年挑濬，以抵禮壩宣洩湖漲。河頭築有攔壩，以時啓閉。十八年，原奏仁義禮三河並建滾壩，以符舊制。奏定禮壩以湖水長至一丈三尺以外過水，現尙未建。

新挑仁義禮三河，洩下之水，匯入舊壩，洩河內，統歸高寶等湖東注。山旰廳冊。

民沈局移贈圖書

上海圖書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524B

